



太平廣記

(12)

· 文白对照全译 ·

太平广记

第十二册

卷二百七十六——卷三百

目 录

第十二册

第二百七十六卷 1

●梦一

周昭王 吴夫差 汉武帝 司马相如
 阴贵人
 张奂 郑玄 范迈 许攸 薛夏 蒋
 济 周宣
 王戎 邹湛 陈桃 吕蒙 王穆 张
 天锡 张骏
 索充宋桶 苻坚 后赵宣咸 张甲
 张茂 晋明
 帝 冯孝将 徐精 商仲堪 商灵均
 桓豁 司马恬
 贾弼 王奉先 宗叔林 沙门法称
 刘穆之
 徐羨之 沈庆之 明歊之 刘诞 袁
 愨孙 刘沙门
 诸仲务 孙氏 桓誓 张寻 徐祖
 桓邈 周氏婢 何敬叔

第二百七十七卷 38

- 梦二 阎英 宋琼 宋颖妻 卢元明 元渊
许超 北齐
李广 萧铿 徐孝嗣 梁江淹 代宗
徐善
梦休徵上
隋文帝 唐高祖 戴胄 娄师德 顾
琮 天后
薛季昶 玄宗 魏仍 陈安平 李瞿
昙 赵良器
奚陟 张鷟 裴元质 潘玠 樊系
吕諲

第二百七十八卷 68

- 梦三 梦休徵下
张镒 楚实 杨炎 窦参 李逢吉
王播 豆卢署
韦词 皇甫弘 杜牧 高元裕 杨敬
之 卢贞犹子
国子监明经 薛义 郑光 宋言 曹
确 刘仁恭
唐僖宗 刘檀 晋少主 辛夤 何
致雍 郭仁表
王玙 谢谔 崔万安 江南李令 毛
贞辅

第二百七十九卷 102

●梦四

梦咎徵

萧吉 侯君集 崔湜 李林甫 杜玄

召皎

李捎云 李叔霁 李诉 薛存诚 李

伯怜 张瞻

于董 卢彦绪 柳宗元 卫中行 张

省躬 王恽

柳凌 崔暇 苏检 韦检 朱少卿

覃鹭 孟德崇

孙光宪 陆洎 周延翰 王瞻 邢陶

第二百八十卷 134

●梦五

鬼神上

炀帝 豆卢荣 杨昭成 扶沟令 王

诸 西市人

王方平 张诜 麻安石 阎陟 刘景

复

第二百八十一卷 154

●梦六

鬼神下

李进士 侯生 袁继谦 邵元休 周

蔼 郑起

朱拯 韦建 郑就

梦游上

樱桃青衣 独孤遐叔

第二百八十二卷 176

- 梦七 梦游下
元稹 段成式 邢凤 沈亚之 张生
刘道济
郑昌图 韩确
- 第二百八十三卷 193
- 巫
(厌咒附) 巫
师舒礼 女巫秦氏 杨林 来俊臣
唐武后
阿来 雍文智 彭君卿 何婆 来婆
曾勤
阿马婆 白行简 许至雍 韦覲 高
骈
厌咒
厌盗法 雍益坚 宋居士
- 第二百八十四卷 215
- 幻术一 客隐游 天毒国道人 骞霄国画工
营陵人
扶娄国人 徐登 周胗奴 赵侯 天
竺胡人
鞠道龙 阳羨书生 侯子光
- 第二百八十五卷 231
- 幻术二 宋子贤 胡僧 祖珍俭 叶道士 河

南妖主
 梁州妖主 明崇俨 刘靖妻 鼎师
 李慈德
 叶法善 罗公远 北山道者 东明观
 道士 东严寺僧 荆术士 梵僧难陀
 太白老僧

第二百八十六卷 253

●幻术三 张和 胡媚儿 中部民 板桥三娘子
 关司法
 长乐里人 陈武振 海中妇人 画工

第二百八十七卷 272

●幻术四 侯元 功德山 襄阳老叟 青城道士
 蜀都妇人

第二百八十八卷 284

●妖妄一 蔡诞 须曼卿 马太守 邺城人 纥
 干狐尾
 李恒 惠范 史崇玄 岭南淫祀 贺
 玄景
 瀛州妇人 薛怀义 胡僧宝严 胡超
 僧 调猫儿鸚鵡 骆宾王 冯七姨
 姜抚先生

第二百八十九卷 304

●妖妄二 李泌 纸衣师 明思远 周士龙 李

	长源	
	双圣灯 路神通 五福楼 鱼目为舍利	
	目老叟为小儿 于世尊 捉佛光事	
	大轮咒	
	陈仆射 解元龟 蔡旼 张守一	
第二百九十卷	323
●妖妄三	吕用之 诸葛殷 董昌	
第二百九十一卷	342
●神一	龙门山 太公望 四海神 延娟 齐桓公	
	晋文公 郑繆公 晋平公 齐景公	
	妒女庙	
	伍子胥 屈原 李冰 土羊神 梅姑	
	秦始皇	
	观亭江神 宛若 竹王 刘向 何比干	
第二百九十二卷	366
●神二	栾侯 阳起 欧明 李高 黄原 贾逵 李宪	
	张璞 洛子渊 陈虞 黄翻 阳雍	
	钱祐 徐郎	
	丁氏妇 阿紫	

第二百九十三卷 387

- 神三 度朔君 蒋子文 葛祚 虞道施 顾邵 陈氏女
王表 石人神 圣姑 陈敏 费长房
胡母班
张诚之

第二百九十四卷 409

- 神四 王祐 温峤 戴文谏 黄石公 袁双
商康 贾充
王文度 徐长 陈绪 白道猷 高雅之 罗根生
沈纵 戴氏女 孙盛 湛满 竺昙遂
武曾
晋孝武帝 蔺启之 王猛 封驱之

第二百九十五卷 433

- 神五 王僧虔 陈悝 宫亭庙 安世高 曲阿神 谢奂
李滔 树伯道 侯褚 卢循 陈臣
张舒 萧惠明
柳积 赵文昭 河伯 邵敬伯 吴兴人 刘子卿

第二百九十六卷 456

- 神六 太室神 黄苗 龚双 萧总 萧岳

	尔朱兆	
	蒋帝神 临汝侯猷 阴子春 苏岭庙	
	卢元明	
	董慎 李靖	
第二百九十七卷		478
●神七	丹丘子 瀚海神 薛延陀 睦仁茜	
	兖州人	
第二百九十八卷		497
●神八	柳智感 李播 狄仁杰 王万彻 太	
	学郑生	
	赵州参军妻	
第二百九十九卷		511
●神九	韦安道	
第三百卷		525
●神十	杜鹃举 河东县尉妻 三卫 李湜	
	叶净能	
	王昌龄 张嘉祐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七十六

梦一

周昭王	吴夫差	汉武帝	司马相如
阴贵人	张奂	郑玄	范迈
许攸	薛夏	蒋济	周宣
王戎	邹湛	陈桃	吕蒙
王穆	张天锡	张骏	索充宋桶
苻坚	后赵宣咸	张甲	张茂
晋明帝	冯孝将	徐精	商仲堪
商灵均	桓豁	司马恬	贾弼
王奉先	宗叔林	沙门法称	刘穆之
徐羨之	沈庆之	明歊之	刘诞
袁愨孙	刘沙门	诸仲务	孙氏
桓誓	张寻	徐祖	桓邈
周氏婢	何敬叔		

周昭王

昭王即位三十年，王坐祗明之室，昼而假寐。忽白云翳郁而起，有人衣服皆毛羽，因名羽人。王梦中与语，问以上仙之术。羽人曰：“大王精智未开，求长生久视，不可得也。”王跪请绝欲之教。羽人乃以指画王心，应手即裂。王乃惊悟，而汗湿于衿席，因患心疾，即却膳撤乐。移于旬日，忽见所梦者来，语王曰：“先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绿囊，中有药，名曰续脉丸补血精散，以手摩王之臆，俄而即愈。王即请此药，贮以玉缶，緘以金绳。以之涂足，则飞天地之外，如游咫尺之内。有得服之，后天而死。（出《王子年拾遗记》）

周昭王即位三十年了。一天，他坐在神殿里和衣小睡。忽见白云盛然而起，一个浑身长满羽毛的人飘然而至。昭王在梦中同那人对话，并询问成仙之道。那位羽人说：“大王尚未脱俗，想求长生不老，这是不可能的。”昭王跪下来，向羽人苦求脱俗绝欲之法。羽人就用指头划划昭王的心，那心便裂开了。昭王从梦中惊醒，汗水把袍子和坐垫都潮湿了，于是便患了心病。从此，他不吃不喝也不娱乐，十天一晃儿就过去了。一天，那位羽人忽然来到他的面前，并对他说：“我想先把大王的心变换一下。”说罢，拿出一方寸绿药囊，内装续

脉丸补血精散。羽人用手按摩昭王的前胸。一会儿，昭王的病便全好了。昭王当即要下这药，装进玉缶里，并缠上金线。他用这药抹脚，就可以飞到云天外，而且像玩似的。昭王常常服食这药，终于活了老长时间才死。

吴夫差

吴王夫差夜梦三黑狗号，以南以北，炊甑无气。及觉，召群臣言梦，群臣不能解。乃召公孙圣。圣被召，与妻诀曰：“以恶梦召我，我岂欺心者，必为王所杀。”于是圣至，以所梦告之。圣曰：“王无国矣！犬号者，宗庙无主；炊甑无气，不食矣。”王果怒，杀之。及越兵至，王谓左右曰：“吾无道，杀公孙圣，汝可呼之。”于是三呼三应。吴卒为越所灭。（出《越绝书》）

吴王夫差晚上梦见三只黑狗叫，一会在南一会在北，炊甑也断了烟火。他醒来之后，立即召集群臣说梦，可是谁也解释不了。于是，夫差便召见公孙圣。公孙圣得到消息之后，便与妻子诀别，说：“大王因为作了恶梦召我去解，决非好事。可是我又不能说谎，必定被他杀害……”公孙圣来到殿前，夫差将自己作的梦告诉了他。公孙圣说：“大王要亡国了！狗叫，说明宗庙没了主人；炊甑无气，说明粮食已绝。”吴王果然大

怒，杀了公孙圣。不久，越国兵马杀将过来，夫差对左右说：“我没有道理杀公孙圣啊，你们快唤他出来吧！”众人三呼公孙圣，公孙圣果然答应了三声。最后，吴国终于被越国灭掉了。

汉武帝

汉武帝梦大鱼，求去口中钩。明日游昆明池，见一鱼衔钩，帝取钩放之。三日，池滨得明珠一双。（出《三秦记》）

汉武帝梦见一条大鱼，哀求他替自己摘掉口中的鱼钩。第二天，他游昆明池的时候，果然看见了一条衔着钩的大鱼。汉武帝急忙替它摘下鱼钩，把它放入水中。三天后，他在池边拾到了两颗明珠。

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字长卿。将献赋而未知所为，梦一黄衣翁谓之曰：“可为《大人赋》，言神仙之事。”赋成以献，帝大嘉赏。（出《西京杂记》）

司马相如，字长卿。一天，他想作一首赋献上去却不知道怎么写好。晚上，梦见一位穿黄衣服的老人对他说：“你可作《大人赋》，谈谈神仙的事情。”司马相如醒来，照老人说的写成一赋献给了汉武帝，汉武帝大大地奖赏了他。

阴贵人

汉明帝阴贵人，梦食瓜甚美。时敦煌献异瓜种，名穹隆。父老云：“有道士从蓬莱得此种，食之不饥。”（出《王子年拾遗记》）

汉明帝时有一位阴贵人，作梦吃瓜，味道美极了。这时，恰巧赶上敦煌献来名叫穹隆的一种奇异的瓜籽。老人们说，有一位道士从蓬莱弄来的这种瓜籽，吃了它就再也不会觉得饥饿了。

张 奂

后汉张奂为武威太守。其妻梦帝与印绶，登楼而歌，觉以告奂。奂令占之。曰：“夫人方生男，复临此郡，命终此楼。”后生子猛。建安中，为武威太守，杀刺史邯郸商，州兵围急，猛耻见擒，乃登楼自焚而死。（出《搜神记》）

东汉，张奂任武威太守。一天，他的妻子梦见皇帝给了她一方大印，高兴极了，登楼而歌。醒来，她把这件事告诉了张奂。张奂让人占了一卦，那人说：“夫人将来生了儿子，还得管理此地，而且会死在这座楼上。”后来，张奂的夫人真的生了个儿子，叫猛。建安年间，果然也做了武威太守。不久，他杀死刺史欲逃往邯郸经商。刚要出城，便被官兵围住。他耻于被擒，就登楼自焚而死了。

郑 玄

郑玄师马融，三载无闻，融还之。玄过树阴下假寐，梦一人，以刀开其心，谓曰：“子可学矣。”於是寤而即返，遂

洞精典籍。后东归，融曰：“诗书礼乐皆东矣。”（出《异苑》）

郑玄跟老师马融学习，三年没有学到什么。后来，马融让他回去。一日，郑玄在树荫下和衣小睡，梦见一个人用刀划开他的心，对他说：“你是完全可以使自己成为有学问的人！”郑玄睡醒后立即返回，不久就把所有的典籍弄懂弄通了。后来，他回了东方。马融叹了口气说：“诗书礼乐全去东方啦！”

范 迈

林邑谓紫磨金为上金，俗谓之杨迈金。范迈母梦人铺杨迈金席，与其生儿，儿生席色昭晰。后因生儿，名曰范迈，为林邑王。（出《林邑记》）

林邑国称紫磨金为上等金，民间叫它杨迈金。范迈的母亲当年梦见一个人铺杨迈金编的席子，跟她生下个儿子，生儿时席子金光四射，十分耀眼。后来，她就给儿子取名范迈，范迈长大以后成了林邑国的国王。

许攸

许攸梦乌衣吏，奉漆案，案上有六封文书，拜跪曰：“府君当为北斗君，明年七月复有一案，四封文书，云：陈康为主簿。”觉后，适（适原作王。据许本改。）康至，曰：“今来当谒。”攸闻益惧。问康曰：我作道师，死不过作社公；今日得北斗、主簿，余为忝矣。”明年七月，二人同日而死。（出《幽明录》）

许攸梦见黑衣小吏为他搬来一张漆案，案上有六封文书，那小吏向他拜跪说：“大人应当成为北斗府君。明年七月还有一张漆案，上面有四封文书，那是送给陈康的。”醒来后，陈康刚好赶到，并且说：“我今天是来拜见你的。”许攸更觉害怕。有顷，他对陈康说：“我问过法师，死后不过是土地神而已；今天能当北斗府君、主簿，岂不高攀了么？”第二年七月，他和陈康在同一天死去。

薛夏

薛夏，天水人也，博学绝伦。母孕夏之时，梦有人遗一筐衣，云：“夫人必生贤明之子，为帝王所宗。”母记其梦之

时。及生夏，年及弱冠，才术过人。魏文帝与之讲论，弥日不息，辞华旨畅，应对如流，无有凝滞。帝曰：“昔公孙龙称为辩捷，而迂诞诬妄，今子所说，非圣人言不谈，则子游、子贡之俦。不能过也。若仲尼在魏，复为入室焉。”帝手制书与夏，题云“入室生。”位至秘书丞。居甚贫，帝解御衣以赐之，以符先梦。名冠当时，为一代高士。（出《王子年拾遗记》）

薛夏是天水人，博学多才，举世无双。他母亲怀他的时候，梦见有人送来一箱衣服，说：“你一定能生个贤明的儿子，被帝王所尊崇。”母亲牢记起这个梦的时间，等生下了薛夏，长到二十岁左右时，就学识过人了。魏文帝与他谈论起来，整日不休息。他思想深刻，辞采华美，什么问题都难不倒。魏文帝说：“当年公孙龙称为辩才，但他迂腐而又狂妄。今天你所说的，都是圣人之言，只有子游、子贡之辈才能赶得上。如果孔老夫子在魏国，也一定会进来看你的。”说罢。魏文帝亲手为他题字：“入室生”。后来成为秘书丞。他的家很穷，魏文帝解下自己的衣服赐给他。这与其母之梦相符。当时他的名气很大，成为一代风流人物。

蒋 济

魏蒋济为领军也。其妻梦亡儿涕泣言曰：“死生异路。我

生时为卿相子孙，今在地下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复言。今太庙西有孙阿者，将召为泰山令。愿母为白领军，嘱阿转我，今得乐处。”言讫，母遂惊寤。以白济，济曰：“梦不足凭耳。”明日，母复梦之，言曰：“我今来迎新君，止在庙下，未发之间，暂得归来。新君明日日中当发，临发多事，不得复归于此。愿重启之，何惜一试验也。”遂说阿形状，言甚备悉。天明，母又为言之曰：“昨又梦如此，虽知梦不足凭，何惜一验之乎？”济乃遣人诣太庙下，推问孙阿，果得之，形状如其梦。济乃涕泣曰：“几负我儿。”于是乃见孙阿，具语其事。阿不惧当死，而喜为泰山令，惟恐济言之不信也，乃谓济曰：“若诚如所言，某之愿也，不知贤郎欲得何职？”济曰：“随地下乐者与之。”阿许诺。言讫遣还，济欲速知其验，从领军门下至庙下，十步安一人，以传阿之消息。辰时传阿心痛，日中传阿亡。涕泣曰：“虽哀儿之不幸，见喜亡者之有知。”后月余，母复梦儿来告曰：“已得转为录事矣。”（出《列异传》）

蒋济是领军将军。一日，他的妻子梦见死去的儿子哭泣着说：“我与你们生死相隔。我活着的时候为将相子弟，今天在阴间却是泰山的小役卒，憔悴不堪，忍辱负重，简直没法说了！现在，在太庙西边有个叫孙阿的人，蒋被封为泰山县令。希望母亲转告父亲，嘱咐孙阿给我换个好地方。”儿子说完，母亲便惊醒了。她把这事告诉了丈夫。将济却说，梦是没有根据的。第二天，母亲又作了同样的梦，儿子说：“我今

天是来迎接新县令的，住在太庙下，在出发前的间隙，暂得脱身归来。新县令明天中午出发，出发前的事务繁多，我不能再来这里。希望你再跟父亲说说，不妨试验一下……”然后他说出孙阿的模样，十分熟悉似的。天亮之后，母亲又把这事对父亲讲了，并说：“虽然说梦是没有根据的，但也不妨验证一下看看。”蒋济派人去太庙周围打听孙阿，果然找到了这个人，模样跟梦中说的一样。蒋济哭泣道：“差一点对不起我儿子啊。”于是，他找到孙阿，详细谈了此事。孙阿听说要当泰山令，一点也不怕死，只是担心蒋济的话不可信。他对蒋济说：“如果真是这样，我当然愿意帮忙，可不知你儿子想干什么？”蒋济说：“你在阴间给他找个他喜欢干的差事吧。”孙阿答应下来。说完，蒋济便回到府中，为了快一点得到验证，他从领军门前到庙下，每十步安排一人，传递孙阿的消息。辰时时报告说孙阿心痛，中午就接到了孙阿的死讯。蒋济流泪道：“我虽然为儿子悲哀，但他让我找这位不怕死的人还是颇有见识的。”一个多月后，母亲又梦见儿子告诉她，自己已经转为掌管文书的录事了。

周 宣

魏周宣，字孔和，善占梦。或有问宣者：“吾梦刍狗。”宣曰：“君当得美食。”未几，复有梦刍狗，曰：“当堕车折脚。”寻而又云梦刍狗，宣曰：“当有火灾。”后皆如所言。其人曰：

“吾实不梦，聊试君耳！三占不同，皆验，何也？”宣曰：“意形于言，便占吉凶。且刍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初言梦之，当得美食也。祭祀即毕，则为所辄，当堕车伤折。车辄之后，必载以樵，故云失火。（出《魏志》）”

魏国有个人叫周宣，字孔和，善于解梦。一日，有人对周宣说，我梦见了草扎的狗。周宣说，你能够得到美味的食品。不一会儿，那人说自己又梦见了草扎的狗。周宣说，你要从车上摔下来弄折脚。有顷，那人又说自己第三次梦见了草扎的狗。周宣说，这回你该有火灾。后来，正如周宣说的那样。那人道：“我其实没有作梦，只是想看看你的本事。三次虽然不同，可为什么都应验呢？”周宣说：“人的意念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所以能占卜吉凶。刍狗是用来祭祀神灵的，所以你第一次说自己梦见了它，是应得到美味食品的。祭祀完毕，那刍狗也就被车轮碾轧，所以你会从车上摔下来弄坏脚。车轧之后，它只能当柴烧，所以我说你家要失火。”

王戎

王戎梦有人以七枚榘子与之，著衣襟中。既觉得之，占曰：“榘，桑子也。”自后男女大小凡七丧。（出《异苑》）

王戎梦见有人给他七颗榘子，他便揣入怀中。睡醒之后，

怀中果然有七颗榘子。他占了一卦，结果说：“榘，桑（丧）子啊。”不久，他的七个儿女全死了。

邹湛

邹湛梦一人拜，自称甄仲舒，求葬。湛觉，思之曰：舍西瓦土中人也。”乃取葬之。复梦其人来拜谢。（出《晋书》）

邹湛梦见一个人向他跪拜，说自己叫甄仲舒，请求为他安葬。邹湛醒来，心想：甄仲舒三个字，不就是“我乃舍西瓦土中人”么？于是，他在屋西瓦土中找到一个死人，将他重新安葬了。他又梦见那人来向他道谢。

陈桃

虞翻注《易》，上奏曰：“臣郡吏陈桃，梦臣与道士相遇，散发粗裘，付《易》六爻。（爻原作又。据明抄本改。）烧其三，以饮臣。臣乞尽吞之。道士言：‘易在天上，三爻（爻原作及。据明抄本改。）足以’。岂臣受命，应当知也。”（出《梦隽》）

虞翻注释易经，向皇帝奏道：“我手下有个叫陈桃的小吏，梦见我与道士相遇。那道士披头散发，衣衫褴褛。他给我易经中的六爻，被他烧了三爻，让我喝下去。臣请求把那三爻也吞下去。那道士却说：‘《易》在天上呢，地上有三爻足够了。臣子是受天之命，这一点是应当知道的。’”

吕蒙

吕蒙入吴，王劝其学。乃博览群籍，以《易》为宗。常在孙策坐酣醉，忽于眠中，诵《易》一部，俄而起惊。众人皆问之。蒙云：“向梦见伏羲、文王、周公，与我言论世祚兴亡之事，日月广明之道，莫不穷精极妙；未该玄言，政空诵其文耳。”众坐皆知蒙吃诵文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吕蒙来到吴国，孙权劝他好好研究学问。他博览群书，并以易经为主，常在孙权身边谈经论道，有时还喝得酩酊大醉。一日，他在睡梦中忽然背诵易经一部。一会惊醒，大家都问他怎么回事儿。吕蒙说：“我在梦中见到了伏羲、文王和周公。他们跟我谈论国家兴亡之事，天地宇宙之理，观点都十分精辟绝妙。他们可不是空发议论，仅仅背诵原文而已呵。”语惊

四座，众人人都知道吕蒙说梦话诵易经这件事了。

王 穆

洛阳王穆起兵酒泉，西伐索嘏，长史郭瑀谏，不从。夜梦乘青龙上天，至屋而止。觉叹曰：“屋字尸至也，龙飞屋上尸至，吾其死矣。”后果验。出（《前凉录》）

洛阳的王穆从酒泉发兵，向西讨伐索嘏。长史郭瑀出面劝阻，王穆不听。晚上，他梦见自己乘青龙上天，刚到屋顶就停住了。他醒来叹道：“屋字就是尸至呵。龙飞屋上尸至，看来我得死了！”后来，果然应验了。

张天锡

张天锡在凉州。梦一绿色犬，甚长，从南来，欲咋天锡，床上避之，乃堕地。后苻坚遣苟苌者，绿地锦袍，从南来，攻入门，大破之。（出李产《集异传》）

张天锡在凉州梦见一只绿色的狗，特别高大，从南边扑来，想咬他，吓得他逃到床上想藏起来，结果却摔到地上。后来，前秦皇帝苻坚派苟苌杀来。那苟苌就穿着绿色锦袍，从南边攻进城门，把凉州给破了。

张 骏

凉文王张骏，梦一人鬢眉皓白，自称子俞，曰：“地上之事付你，地下之事付我。”王寤问之，有侯子瑜先死。得其曾孙亮。为祈连令矣。（出《敦煌录》）

凉文王张骏，梦见一个鬢眉皆白的老人，自称叫子俞，对他说道：“地上的事情交给你，地下的事情交给我。”他醒来之后一打听，才知道有位叫子瑜的侯爷刚死，便得了个叫亮的曾孙子。原来，他是想祈求连任呵。

索充宋桶

索充梦一虜，脱上衣来诣充。索統占曰：“虜去上半，下男字也。夷虜阴类，君妻当生男也。”已后果验。

又宋桶梦内中有一人著衣，桶一手把两杖，极打之。索熵占曰：“内中有人，是肉子也；两杖著之象，极打肉食也。”过三日，过三家，皆得肉食矣。（出刘彦明《敦煌录》）

索充梦见一个外夷的俘虏，脱了上衣来拜见自己。他请人算了一卦，说：“虏去上半身，下边是个男字。外夷的俘虏属于阴类，指你妻子，意思是说你的妻子应该生个男孩儿。”以后果然应验了。

又有一个叫宋桶的人，梦见家内有人在穿衣服，于是他一手拿两根棍子狠狠打去。醒来，他请人算了一卦，说：“内中有人，分明是肉字嘛；两杖呈筷子之象。这回你该有肉吃了！”他一连过了三天，走了三家，结果都吃到了肉。

苻坚

苻坚将欲南伐，梦满城出菜，又地东南倾。其占曰：“菜多，难为酱也。东南倾，江左不得平也。”（出《梦书》）

前秦皇帝苻坚想向南讨伐，晚上梦见城里长满蔬菜，而且大地向东南倾。第二天占了一卦，说：“菜多，难为酱（将）呵；大地东南倾斜，更说明江左难以夺取了。”

后赵宣咸

宣咸卒后五年，石虎梦见咸。涕泗嘱其子奋，曰：“非心力所达也。”通梦之言而有征：“奋今何在？”左右对曰：“为赵郡守。”于是即擢拜廷尉，为太常。才力不及父，因咸梦登列卿也。（出《赵书》）

宣咸死后五年，后赵皇帝石虎梦见了。他哭啼着嘱咐儿子奋，说：“不是我心想着就能实现的呵。”石虎想，他这梦中之言是有求于我，便问：“奋现在什么地方？”手下人回答说当郡守呢。于是，石虎当即提升他为廷尉，掌管宗庙礼仪等。虽然奋的才华赶不上父亲，但却因父亲托的一个梦，而成为了九卿之一。

张 甲

张甲者，与司徒蔡谟有亲，侨住谟家。暂数宿行，过期不及。谟昼眠，梦甲云：“暂行，忽暴病，患心腹痛病，胀满不得吐下，某时死。”谟曰：“何以治之？”甲曰：“蜘蛛生断

去脚，吞之则愈。”谩觉，使人往甲行所验之，果死。（出《幽明录》）

张甲跟司徒蔡谩有亲戚，寄居在蔡谩家中。开始几宿还不错，过些日子就不行了。一天，蔡谩白天睡着了，梦见张甲对他说：“我刚要走，忽然得了个急病，心腹疼痛，胀满想吐又吐不出来，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死了。”蔡谩问道：“怎么能治呢？”张甲答道：“把活蜘蛛的腿弄掉，吞下去就好了。”蔡谩醒来，派人去张甲的住处检验，他果然已经死了。

张 茂

会稽张茂，尝梦大象，以问万推。曰：“君当为大郡，而不能善终。大象者大兽也，取诸其音，兽者守也。象以齿焚其身，后必为人所杀。”茂永昌中，为吴兴太守。值王敦问鼎，执正不移，敦遣沈充灭之。（出《异苑》）

会稽的张茂。曾经梦见过大象。他请人帮助解梦，说：你应当管理大郡的，但却不能善终。大象者大兽也，而兽就是守，取它的谐音嘛。大象因它的牙齿宝贵却毁坏了它的生命，将来必被人所杀。”张茂在永昌年间，任吴兴郡太守。等王敦

掌管东晋大权时，他刚正不阿，王敦便派沈充把他灭掉了。

晋明帝

晋明时，献马者梦河神请之。及至，与帝梦同。即投河以奉神。始太傅褚裒，亦好此马。帝云：“已与河神。”及褚公卒，军人见公乘此马矣。（出孔约《志怪》）

晋明帝的时候，一位来献马的人梦见河神向他要这匹马。等他赶到殿前，一说，恰与晋明帝作的梦一样。于是，这马就被投进水里献给了河神。当初，太傅褚裒也想要这马，晋明帝说，已经送给河神了。等到褚裒死后，士兵们看见他骑着那匹马而行。

冯孝将

广平太守冯孝将，男马子。梦一女人，年十八、九岁，言“我乃前太守徐玄方之女，不幸早亡，亡来四年，为鬼所枉杀。按生录，乃岁至八十余。今听我更生，还为君妻，能见聘否？”马子掘开棺视之，其女已活，遂为夫妇。（出《幽明录》）

广平太守冯孝将，有个儿子名叫马子。一日，马子梦见一个女子，十八九岁的样子，说：“我是前太守徐玄方的女儿，不幸夭折，死了四年后，又被鬼屈杀。按生死簿上讲，我能活到八十多岁。现在，听凭我再生一次，返回阳间作你的妻子，不知你肯不肯娶我？”第二天，这马子掘开那女子的棺材一看，那女子已经活了。于是，他俩便结成了夫妻。

徐 精

晋咸和初，徐精远行，梦与妻寝，有身。明年归。妻果产。后如其言矣。（出《幽明录》）

晋代咸和初年，徐精出远门的时候，梦见和妻子睡觉，并使她有了身孕。第二年，他从外地回到家，妻子果然生下个孩子。后来一问，一切都跟他说的一样。

商仲堪

商仲堪在丹徒，（丹徒原作舟。据《搜神记》及《异苑》七改）梦一人曰：“君有济物之心，岂能移我在高燥处，则恩及枯骨矣。”明日，果有一棺逐水。仲堪取而葬之于高冈，酌酒。其夕，梦见其人来拜谢。（出《梦隽》）

商仲堪在丹徒县梦见一个人，对他说：“你既然有济困扶危的博爱之心，能不能把我挪到一个干燥的高地方？这样，你就对一具枯骨也有恩了。”第二天，果然顺水漂来一具棺材。商仲堪捞上来之后，又将他埋葬在山岗上，且用酒祭奠了他。当晚，商仲堪梦见那人前来感谢他。

商灵均

商灵均，义熙中，梦人来缚其身将去，形神乖散。复有一人云：“且置之，须作衡阳，当取之耳。”后除衡阳守，辞不得免，果卒官。（出《梦苑》。明抄本作出《异苑》。）

晋义熙年间，商灵均作了一个梦，梦见有人把他用绳子

绑上就走，吓得他魂飞魄散。这时，又走出一个人来说：“放了他吧。衡阳还缺个太守，应当在那儿取他。”后来，商灵均果然被任命为衡阳太守，想推辞也不行，结果死在衡阳任上。

桓 豁

荆州刺史桓豁，所住斋中，见一人长丈余，梦曰：“我龙山之神，来无好意，使君既贞固，我当自去耳。”（出《甄异记》。许本作出《述异记》。按今见《异苑》卷七）

荆州刺史桓豁住在自己的书房里。一日，他梦见一个人，足有一丈多高，对他说道：“我是龙山之神，这次来没有什么喜事，使君已经坚贞不移，我自然就会离去。”

司马恬

京口新城有邓艾庙，毁久。晋谯王司马恬为都督，梦一人自称邓公，求治舍宇。恬乃令与修造之。（出《异苑》）

京城旁边有座邓艾庙，坍塌已经好长时间了。这时，晋谯王司马恬当上了都督。一天，他梦见一个人自称邓艾，请

求他帮助修造一座房舍。第二天，司马恬就派人把那座邓艾庙重新建造起来。

贾 弼

河东贾弼为琅琊参军，夜梦一人，麤大鼻閉目，请曰：“爱君之貌，换君之头，可乎？”梦中不获已，遂被换去。觉而人见者悉惊走。还家，家人悉藏。自此后能半而笑啼，两手足及口中，各题一笔书之，词翰俱美。（出《幽明录》）

河东的贾弼是琅琊郡的参军。晚上，他梦见一个人，样子长得很难看要求说：“我实在是太爱你的相貌了，想和你换换脑袋，可以吗？”因为在梦中不能够阻止，脑袋当即被那人换去。醒来之后凡是见到他的人全都吓跑了。回到家里，家里人也都吓得躲藏起来。从此以后，他能用半面脸哭笑，两手、两足及口中可以各拿一支笔写字，写出来的词章都很有文采。

王奉先

有贵人亡后，永兴令王奉先梦与之相对如平生。奉先问：“远有情色乎？”答云：“某日至某家，问婢。”后觉，问其婢，云：“此日某梦郎君来。”（出《幽明录》）

有一个地位贵显的人死后，永兴县令王奉先梦见与他相对而坐，跟平时没什么两样。王奉先问道：“你们阴间也有男女之情吗？”那位贵人答道，哪天你有工夫去我家，一问我的婢女便知。王奉先醒来之后，便赶到他家去问他的婢女，婢女答说：“今天，我梦见了大人来到我家。”

宗叔林

晋阳守宗叔林得十头鳖，付厨曰：“每日以二头作臠。”其夜，梦十丈夫，皂布衣裤褶，扣头求哀。不悟而食二枚。明夜，又梦八人求命，方悟。乃放之，后梦八人来谢。（出《搜神记》）

晋阳太守宗叔林得到了十只老鳖，交给厨师说：“每天用二只鳖作肉羹。”当天晚上，他梦见十位汉子，穿黑色的布衣服，向他叩头并苦苦哀求。宗叔林没有醒悟，吃了两只老鳖。第二天晚上，又梦见八位汉子向他跪请饶命。这时，他才醒悟过来，把剩下的那八只鳖全放生了。后来，他梦见了那八个人前来道谢。

沙门法称

宋沙门法称，临终曰：有嵩（嵩原作松。据明抄本改。下同。）山人告我，江东刘将军应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一饼为信物。”宋祖闻之，命僧惠义往嵩山。七日七夜行道，梦有一长须翁指示。及觉，分明忆所在，掘而得之。（出《冥祥记》）

北宋初年，佛门弟子法称，临死前说：“嵩山上有个人告诉我，江东的刘将军应当受命于天。我拿出三十二块宝玉和一饼金子为信物。”宋太祖听说了这件事，命令僧人惠义前往嵩山。路上走了七天七夜。最后这天夜里，惠义梦见了一位须发飘然的老人为他指示道路。等到他醒来的时候，还记得老人告诉他的那个藏宝的地方，结果一挖，就把那三十二块宝玉和一饼金全挖了出来。

刘穆之

刘穆之常渡扬子江宿，梦合两船为舫，上施华盖，仪饰甚盛，以升天。既晓，有一姥问曰：“君昨夜有佳梦否？”穆之乃具说之，姥曰：“君必位居端揆。”言讫不见。后官至仆射丹阳尹，以元功也。（出《异苑》）

穆之又梦，有人称刘镇军相迎。旦占之：“吾死矣，今岂有刘镇军耶？”后宋武帝遣人迎，共定大业。武帝时为镇军将军。（出《续异记》）

刘穆之曾在扬子江的船上过夜。一天晚上，他梦见两只船合拼成一只大游舫，上头盖着华丽的篷子，装饰得十分讲究，这游舫刚刚升天，天就亮了。这时，有一位老妇人问他说：“你昨天夜里是不是作了个美梦？”刘穆之以实相告。老妇人笑着说：“你一定能够当上宰相。”老妇人说完就不见了。后来，刘穆之果然位居仆射和丹阳尹等要职，真是功德圆满呵。刘穆之又作了一个梦，梦见有人称呼他刘镇军，并笑脸相迎。早晨，他占了一卦后说：“我就要死了！这里哪有什么刘镇军呢？”后来，宋武帝派人来迎他进宫，与他共商国家大

事。不久，他真的被封为镇军将军。

徐羨之

徐羨之为王雄少傅主簿。梦父作谓曰：“汝从今已后，勿渡朱雀桁，当贵。”羨之后行半桁，忆先人梦，回马。而以此除主簿，后果为宰相。（出《幽明录》）

徐羨之为王雄少傅当主簿。一天晚上，他梦见父亲对他说：“你从今往后，不再过朱雀桥，就能大富大贵。”后来，羨之有一次上了朱雀桥刚走一半，不由想起父亲托的那个梦，立刻策马返回。他因此被免去了主簿之职。后来，他记取这次教训，结果当上了宰相。

沈庆之

沈庆之，元嘉中，始梦牵鹵部入厕中，虽忻清道，而甚恶之。或为之解曰：“君必贵，然未也。鹵部者，富贵之容；厕中，所谓后帝也。君富贵不在今主矣。”后果中焉。（出《拾遗录》）

沈庆之是南北朝时宋文帝元嘉年间的人。一天夜里，他梦见自己带领仪仗队进到厕所里。虽然清洁，却使他十分厌恶。有人为他解梦说：“你一定会得到富贵。但是得等到将来。仪仗队是富贵的象征，厕所代表后帝的意思。所以说，你在当今皇帝在位时是得不到富贵的。”后来先帝死了，太子继位，他果然得到了富贵。

明歛之

元嘉九年，征北参军明歛之，有一从者，夜眠大魇。歛之自往唤之，顷间不能应。又失其头髻，三日乃寤。说云：“被三人捉足，一人髻之。忽梦见一道人，以丸药与之，如桐子，令以水服之。”及悟，手中有药，服之遂瘥。（出《幽明录》）

南朝宋文帝元嘉九年，征讨北方的参军明歛之有一个随从，夜晚睡觉时惊吓得大叫起来。明歛之亲自去唤他，半天却不能应声。梳在头上的发髻也不见了。他三天之后才睡醒。对大家说：“我梦见自己被三人按住脚，一人割去发髻。忽然又梦见一位道士，掏出一丸药给我，那药象一颗梧桐子，并

让我用水把它服下去。”等到醒了，大家这才看到他手中果然有一丸药，他服下之后病马上就好了。

刘 诞

竟陵刘诞，在广陵，左右直眠，梦人告之曰：“官须发为稍旄。”则觉已失发矣，如此数十人。（出《续异记》）

竟陵太守刘诞带人来到广陵。正当手下人都睡着了的时候，他梦见有人告诉他说，你的头发应该做长矛和旗帜呀。当他醒来时便已经失去了头发。像他这样的还有几十个人。

袁愍孙

袁愍孙，世祖出为海陵守，梦日堕身上，寻而追还，与机密。（出《拾遗记》）

袁愍孙这个人，在宋太祖时出任海陵郡守。一天，他梦见太阳落到自己身上。太祖很快把他召了回来，让他参与机

密。

刘沙门

刘沙门居彭城，病亡。妻贫儿幼，遭暴风雨，墙宇破坏。其妻泣拥稚子曰：“汝父若在，岂至於此！”其夜梦沙门将数十人料理宅舍，明日完矣。（出《甄异记》）

刘沙门家住彭城，因病而死。撇下孤儿寡母，苦不堪言。一天，下了一场暴风雨，房子遭到严重破坏。妻子搂着小儿子哭泣着说：“你父亲如果还活着，咱们怎么也不致于落到这一步呵！”当夜，她梦见丈夫带领几十人前来修理房子。第二天她醒来一看，那房子果然修理完了。

诸仲务

诸仲务一女显姨，嫁为米元宗妻，产亡于家。俗闻产亡者，以墨点面。其母不忍，仲务密自点之，无人见者。元宗为始新县丞。梦妻来上床，分明新白妆面上有墨点。（出《搜神记》）

诸仲务有一个女儿叫显姨，嫁给米元宗为妻，因为生孩子难产死在家中。老百姓们说，凡因难产而死的女人，都应该在她脸上点上墨汁。她的母亲不忍心这样做，诸仲务就悄悄地给她点上，没有让任何人看见。后来，米元宗当上了始新县令，梦见妻子来到眼前，分明看见她刚化了妆的脸上有墨点。

孙氏

有孙氏求官，梦双凤集其两拳，以问占者宋董。曰：“凤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卿当大凶，非苴杖，即削杖。”后孙氏果遭母丧。（出《集异记》）

有个姓孙的人总想当官。一天，他梦见一对凤凰落在自己的两只手上。醒来之后，他去问算命先生宋董。宋董说：“凤凰不是梧桐树不落，不是竹子的种子不吃。看来，你要遭大难了。你不是得拿居父丧的苴杖，就得拿居母丧的削杖。”后来，他果然死了母亲。

桓 誓

桓誓字明期，居豫章时，梅玄龙为太守，先已病矣，誓往看之。语玄龙云：“吾昨夜忽梦见君，着丧衣来迎我。”经数日，复梦如前，云：“二十八日当拜。”二十七日，桓忽中恶，就玄龙索麝香丸。玄龙（玄龙二字原缺。据明抄本补。）闻，令作凶具。二十七日桓亡。二十八日龙卒。（出《续搜神记》）

桓誓，字明期。他住豫章郡的时候。梅玄龙当太守。一天，梅玄龙在桓誓之前先病倒了，桓誓前去看望他，并对玄龙说：“我昨天晚上忽然梦见你身穿丧衣来迎接我。”过了几天之后，桓誓又作了那样的梦，并梦见梅玄龙说二十八日再相见。二十七日那天，桓誓忽然也病倒了，派人向梅玄龙要麝香丸。玄龙听说了这件事，便吩咐下人赶紧准备棺材。二十七日桓誓病故，二十八日梅玄龙也死了。

张 寻

巴西张寻梦庭生一竹，节相似。都为一门。以问竺法度，云：“当暴贵，但不得久矣。”果然如其所言。（出《述异记》。明抄本作出《异苑》）

巴西郡的张寻梦见院子里长出一棵竹子，那竹子每节都一样长，且长成了一个门形。为此，张寻去请教竺法度，回答说：“你能够大富大贵，但却不能长久。”后来，果然像他说的那样。

徐 祖

嘉兴徐祖幼孤，叔隗养之如所生。隗病，祖营作甚勤。是夜，梦二人来云：“汝叔应合死也。”祖叩头祈请哀愍。二人云：“念汝如此。为活之。”祖觉，叔乃瘥。（出《搜神记》）

嘉兴县的徐祖幼年成了孤儿，被叔叔徐隗收养，待他如

亲生儿子一样。忽一日，徐隗病倒了。徐祖跑前跑后更加勤快。当夜，徐祖梦见二个人对他说：“你叔叔应该死了。”徐祖急忙跪下磕头，祈求免他叔叔一死，样子十分悲伤。那二人说：“看在你如此孝顺的份上，那就让他活下去吧。”徐祖醒来，他叔叔的病已经好了。

桓邈

桓邈为汝南，郡人贲四乌鸭作礼。大儿梦四乌衣人请命。觉，忽见鸭将杀，遂救之，买肉以代。还梦四人来谢而去。（出《幽明录》）

桓邈为汝南郡太守。一天，手下人送来四只黑色的鸭子作礼物。当夜，他的大儿子梦见四个穿黑衣服的人请求他救命。醒来之后，忽然看见那四只鸭子就要被杀，急忙救了下來，并买来几斤肉顶替。事后，他还梦见那四个人前来道谢呢。

周氏婢

陈留周氏婢入山取樵，倦寝。忽梦一女子，坐中谒之曰：“吾目中有刺，愿乞拔之。”及觉，忽见一棺中有髑髅，眼中草生，遂与拔之。后于路旁得双金指环。（出《述异记》）

陈留县老周家的婢女上山砍柴，因劳累过度便睡着了。忽然，她梦见一个女子坐在面前拜道：“我眼睛里有刺，请你帮我拔去吧！”婢女立刻醒来，忽然看见一口棺材，棺内有具髑髅，头骨眼中已生出草，她当即拔了下来。后来，她在路边拾到了一对金戒指。

何敬叔

何敬叔少奉法，作一檀像，未有木。先梦一沙门纳衣杖锡来云：“县后何家桐甚良。”觉，如梦求之，果得。（出《冥祥记》）

何敬叔少年就敬爱佛学，想做一个檀木佛像供起来，却没有木头。这时，他梦见一个和尚穿着粗布衣拄着禅杖来说：“县城后面何家的梧桐树就很好。”何敬叔醒来，照梦中的地点去寻找，果然找到了一片梧桐树。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七十七

梦二

闫英	宋琼	宋颖妻	卢元明
元渊	许超	北齐李广	萧铿
徐孝嗣	梁江淹	代宗	徐善

梦休征上

隋文帝	唐高祖	戴胄	娄师德
顾琮	天后	薛季昶	玄宗
魏仍	陈安平	李瞿昙	赵良器
奚陟	张鷟	裴元质	潘玠
樊系	吕諲		

闫英

后魏闫英为肥城令，梦日堕所居黄山水中，林人以车牛挽致不出，英抱戴而归。后至散骑常侍。（出《梦隽》）

后魏时，闫英当上了肥城县令。一天，他梦见太阳落进他所居住的黄山下的水中，村里人用牛车拉也拉不出来，闫英急忙上前将那太阳抱入怀中回家了。后来，他的官职一直升到尊贵的散骑常侍。

宋琼

后魏宋琼母病，冬月思瓜。琼梦见人与瓜，觉。得之手中。时称孝感。（出《梦隽》）

后魏，宋琼的母亲病危，三九天想吃西瓜。宋琼晚上作了个梦，梦见有人给他一个西瓜。醒来之后，他果然得到了那个西瓜。当时，人们都说，这是因为他的孝心感动了上苍。

宋颖妻

后魏宋颖妻邓氏，亡十五年。忽梦亡妻向颖拜曰：“今被处分为高崇妻，故来辞。”流涕而去。数日崇卒。（出《梦隽》）

后魏，宋颖的妻子邓氏已经死了十五年。一日，他忽然梦见妻子向自己拜道：“我今天已经分配给高崇作妻子了，所以向你告别。”说完大哭而去。几天之后，高崇就死了。

卢元明

后魏卢元明，字幼章，为中书侍郎。孝武永熙末，乃居洛东缑山。时元明梦友（友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人王由携酒就之言别。赋诗为赠。及觉，忆其诗十字云：“自兹一去后，朝市不复游。”元明叹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间，乃有今梦。诗复如此，必有他故也。”经三日，果闻由为乱兵所害。寻其亡日，乃是发梦之夜焉。（出《梦记》）

后魏有位卢元明，字幼章，任中书侍郎。孝武帝永熙末年，他住在洛东的缑山。一天，卢元明梦见朋友王由带着酒而来，与他告别。王由一边喝酒一边赋诗赠给他。卢元明醒来之后，还能想起他诗中的十个字：“自兹一去后。朝市不复游。”卢元明长叹一声道：“王由一向清高而不媚俗，如同暂居凡世的仙人，所以才有这个梦。他写出了这样的诗句，看来一定有什么不测了。”过了三天，卢元明果然听说王由已被乱兵杀害了。查一查他死的日子，正好是卢元明作梦的那天夜里。

元 渊

后魏广阳王元渊，梦著衮衣倚槐树，问占者杨元稹。元稹言：“当得三公。”退谓人曰：“死后得三公耳，槐字木旁鬼。”果为朱荣所杀，赠司徒。（出《酉阳杂俎》）

后魏广阳王元渊，梦见自己穿着礼服倚在槐树上。第二天，他问占卜的人杨元稹，杨元稹说：“你能够做‘三公’高官。”背后，他又对人说：“这可得等他死后才能得到。槐字，不就是木旁边的鬼吗？”不久，元渊果然被朱荣所杀，死后才被封为司徒。

许超

许超梦盗羊入狱，问杨元稹，元稹曰：“当得城阳令。”后封城阳侯。（出《酉阳杂俎》）

许超梦见自己因为偷羊而被关进监狱。醒后他问杨元稹这是怎么回事，杨元稹说：“你能当城阳县令。”后来，他真的被封为城阳侯。

北齐李广

北齐侍御史李广，博览群书。修史。夜梦一人曰：“我心神也。君役我太苦，辞去。”俄而广疾卒。（出《独异志》）

北齐，侍御史李广，广览群书，知识渊博。一日，他因编纂史籍太累而睡着了。梦中有一人说：“我是你的心神呵，你把我役使得太苦，我不得不走了！”很快，李广便因病而死。

萧 铿

齐宜都王铿年七岁，出阁，陶弘景为侍读。八九年中，甚相相遇。后铿遇害。时弘景隐山中，梦铿来，惨然言别曰：“某今命过，无罪，后三年。当生某家。”弘景访之以幽中事，多秘不出。及觉，即使人至都参访，果与梦符。弘景因此著《梦记》。（出《梦记》）

南朝齐宜都王萧铿，七岁那年就受藩封，陶弘景作侍读。在八九年时间里，二人相处得很好。后来，萧铿被害。当时，陶弘景躲在山里，梦见萧铿来了，神情凄惨地告别说：“我今生的寿命就算到头了。但因无罪，再过三年，我还能生在我们家。”陶弘景想问问阴间的事情，可他怎么也不肯讲。醒来之后，陶弘景半信半疑。三年之后，他派人去宜都一打听，果然跟梦中说的一样。因此，陶弘景写了一本《梦记》。

徐孝嗣

徐孝嗣，字始昌。曾在率府，昼卧北壁下。梦两童子，遽

云：“移公床。”孝嗣惊起，壁有声，行数步而壁倒，压床。（出《谈薮》）

徐孝嗣，字始昌。他曾经住在帅府里。一天，他白日躺在北墙下，梦见了两个童子，急忙说要挪动他的床。徐孝嗣惊醒起来，听见墙壁有动静，刚跑几步那墙就倒了，压住了他的那张床。

梁江淹

宣城太守济阳江淹少时，尝梦人授以五色笔，故文彩俊发。后梦一丈夫，自称郭景纯，谓淹曰：“前借卿笔，可以见还。”探怀得五色笔，与之。自尔淹文章蹶矣。故时人有“才尽”之论。（出《南史》）

南朝梁时，宣城太守济阳的江淹，小时候曾经梦见有人送给他一支五色笔，所以文采飞扬，才气横溢。后来，他又梦见一个人，自称叫郭景纯，对他说：“从前借给你的那支笔，现在该还我了吧？”江淹从怀中掏出五色笔，还给他。从那时起江淹的文章越来越差，所以人们便有了“江郎才尽”的说法。

代宗

李辅国恣横无君，代宗渐恶之。因寝，梦登楼，见高力士领数百铁骑，以戟刺辅国，流血洒地，前后歌呼，自北而去。遣谒者问其故，力士曰：“明皇之命也。”帝觉。不辄言。及辅国为盗所杀，帝异之，方以其梦话于左右。（出《杜阳杂编》）

李林甫横行无忌，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代宗渐渐讨厌他了。一天，代宗睡觉时梦见自己登上楼去，忽见高力士带领数百兵马，用戟刺向李林甫，血洒在地上，前后欢呼着向北而去。代宗派人去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高力士说，这是唐明皇的命令啊。代宗惊醒过来，什么也没有说。等到李林甫被强盗所杀之后，代宗感到十分惊异，这才把那个梦告诉了身边的人。

徐善

江南伪中书舍人徐善，幼孤，家于豫章。杨吴之克豫章，

善之妹为一军校所虏。既定，军校得善，请以礼聘之。善自以为旧族，不当与戎士为婚，固不许，乃强纳币焉，悉掷弃之。临以白刃，亦不惧，然竟虏之而去。善即诣杨都，求见吴杨渥而诉之。时渥初嗣藩服，府廷甚严，僭拟王者。布衣游士，旬岁不得一见。而善始至白沙，渥夜梦人来言曰：“江西有秀才徐善，将来见公。今在白沙逆旅矣，其人良士也。且有情事，公可厚遇。”且即遣骑迎之。既至，礼遇甚厚，且问所欲言，善具白其妹事。即命赎归于徐氏。时歙州刺史陶雅闻而异之，因辟为从事。（出《稽神录》）

江南五代杨吴的中书舍人徐善，自幼父母双亡，住在豫章郡。吴王杨行密攻克豫章之后，徐善的妹妹被一个军官掳去。既成事实后，那军官找到徐善，并送来定亲的聘礼。徐善觉得自己是旧朝的人，不宜与他结亲，因此没有答应。那军官把钱币硬塞给他，全被他扔了。接着，军官又把刀架到他脖子上，可他一点不怕。那军官便把他妹妹带走了。徐善立刻赶到都城告状，想找杨渥诉说一番。而当时杨渥刚掌大权，制度极严，深居简出，普通百姓一年也难见他一面。徐善到江西的白沙这一日，杨渥晚上梦见有人来对他说：“江西有位秀才叫徐善，想来见你，现在白沙的旅舍里。这人不但有才华，而且有事陈请，你要好好地待他。”天亮之后，杨渥立即派人去请徐善。徐善来到都城，受到很高的待遇。杨渥问他想对自己说什么，徐善便把妹妹被抢走的事情讲了。杨渥当即命令那位军官把徐善的妹妹还给徐家。当时，歙州刺

史陶雅听说了这件事十分惊异，便任命徐善为从事。

梦休征上

隋文帝

隋文帝未贵时，常舟行江中。夜泊中，梦无左手。及觉，甚恶之，及登岸。诣一草庵。中有一老僧，道极高。具以梦告之。僧起贺曰：“无左手者，独拳也，当为天子。”后帝兴建此庵为吉祥寺。居武昌下三十里。（出《独异志》）

隋文帝未发迹的时候，常常乘船在江中漂游。一天夜泊时，他梦见自己的左手没了。醒来之后，他十分不悦，上岸后，走进一座小草屋。屋里有一位老和尚，道法极高。隋文帝把自己的梦告诉了他。老和尚听罢站起身来祝贺道：“没有左手就是独拳（权）呵，你能够成为皇帝！”后来，隋文帝登基后便在此建起一座寺庙，称为吉祥寺。这寺庙在武昌下游三十里处。

唐高祖

唐太宗为秦王时，年十八，与晋阳令刘文靖首谋之夜。高祖梦堕床下，见遍身为虫蛆所食，甚恶之。咨询于安乐寺智满禅师。师俗姓贾氏，西河人也，戒行高洁。师曰：“此可拜乎！夫床下者，陛下也。群明食者，所谓群生共仰一人活耳。”高祖嘉其言。又云：“贫僧颇习《易》，以卦之象，明夷之兆。按《易》曰，巽在床下，纷若无咎，而早吉晚凶。斯固体大，不可以小，小则败。大则济，可作大事。以济群生，无往不亨，乃必成乎。”高祖动容曰：“虽蒙善诱，未敢当。”禅师眇秦王曰：“郎君与大人并叶兆梦，是谓干父之蛊，考用无咎。天理人事，昭然可知，不可固拒，天之与也。天与不取，必受其咎。无乃不可乎？”高祖拜而谢曰：“弟子何幸，再烦郑重丁宁之意，敢不敬从。”（出《广德神异录》）

唐太宗做秦王的时候，只有十八岁。他与晋阳县令刘文靖第一次密谋起事的那天晚上，高祖梦见自己掉到了床下，浑身爬满了蛆虫，令人作呕。第二天，他向安乐寺智满禅师询问这是吉是凶。智满禅师姓贾，是西河人，修养很深。禅师说：“你应该朝天拜谢呀！床下，就是陛下之意；蛆虫吃你，就是百姓共同仰仗你一个人才能够生活。”高祖赞许地点点

头。智满禅师又说：“我对《易经》十分熟悉，能够用卦象来解释事物的征兆。按易经所说，巽在床下，杂乱不堪，仿佛没有什么凶事，其实是先吉后凶。你虽然身材高大，但不能做小事，做小事必然失败。你应该做大事，做大事必然成功。如果你为民济世，会非常顺利地取得成功。”高祖听罢，非常激动地说：“虽然感谢你的好心诱导，但我实不敢当。”禅师又斜眼看了唐太宗一眼，说：“对你的梦所作的解释，和那些成大器的同在一页书上，都是要动干戈冒犯父王的罪行，但经考察都将成功的，你不能拒绝。倘若上天要给予你的，你如果拒绝，那是要受到惩罚的。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高祖听罢拜谢道：“弟子有什么功德，又劳你郑重地叮嘱了一番，我怎敢不恭恭敬敬地从命呢？”

戴 胄

戴胄素与舒州别驾沈裕善。胄以唐贞观七年死。至八年八月，裕在州，梦其身行于京师义宁坊西南街。每见胄著故弊衣，颜容甚悴，见裕悲喜。问公生平修福，今者何为？答曰：“吾昔误奏杀人，吾死后，他人杀羊祭我。由此二事，辩答辛苦，不可具言。今亦势了矣。”因谓裕曰：“吾平生与君善友，竟不能进君官位，深恨于怀。君今自得五品，文书已过天曹，相助欣庆，故以相报。”言毕而寤，向人说之，冀梦有征。其年冬，裕入京参选。有铜罚，不得官。又向人说所

梦无验。九年春，裕将归江南，行至徐州，奉诏书，授裕五品，为婺州治中。（出《冥报记》）

戴胄向来跟舒州的别驾沈裕相好。戴胄于唐贞观七年死去。第二年八月，沈裕在舒州梦见戴胄走在京城义宁坊西南街上。只见他穿着过去那件破衣服，面容十分憔悴。看见沈裕，戴胄又悲又喜。沈裕问他一向可好，现在做什么。戴胄回答道：“我过去由于误奏一本，错杀了好人；我死之后，别人杀羊祭奠我。由于这样两件事情，把我折腾得好苦，真是苦不堪言。今天，事情总算过去了。”接着，他又对沈裕说：“我平生跟你那么好，竟然不能帮助你晋升，心中十分遗憾。今天，你终于升为五品官了，命令已经从天曹发出，我来是给你报喜的。”戴胄又庆贺了一番。说完话，沈裕便醒过来，把这件事对别人讲了，希望这梦能够成真。当年冬天，沈裕又进京等待分配。有铜罚，不得官。于是，他又对别人说自己作的梦不灵。贞观九年春天，沈裕要回到江南去，走到徐州时，皇帝的命令到了，封沈裕为五品官，任婺州治中。

娄师德

娄师德布衣时，常因沉疾，梦一人衣紫，来榻前再拜曰：“君疾且间矣，幸与其偕去。”即引公出。忽觉力甚捷，自谓

疾愈。行路数里，见有廨署，左右吏卒，朱门甚高，曰：“地府院。”惊曰：“何地府院而在人间乎？”紫衣者对曰：“冥道固与人接迹，世人又安得而知之？”公入其院，吏卒辟易四退。见一空室，曰“司命署”。问职何如？对曰：“主世人禄命之籍也。”公因窃视之，有书数千幅，在几上。傍有绿衣者，称为案椽。公命出己之籍，按取一轴以进，公阅之，书己名，载其禄位年月，周历清贯，出入台辅，寿凡八十有五。览之喜，谓案椽曰：“某一布衣耳，无饥冻足矣，又安敢有他望乎？”言未毕，忽有一声沿空而下，震彻檐宇。案椽惊曰：“天鼓且动，君宜疾归，不可留矣。”闻其声，遂惊悟，始为梦游耳。时天已曙，其所居东邻有佛寺，击晓钟。盖案椽所谓天鼓也。是日疾亦间焉。后入仕历官，咸如所载者。及为西京（明抄本京作凉）帅，一日，见黄衣使者至阁前曰：“冥途小吏，奉命请公。”公曰：“吾尝见司命之籍，纪吾之位，当至上台，寿凡八十有五，何为遽见命耶？”黄衣人曰：“公任某官时，尝误杀无辜人，位与寿为主吏所降，今则穷矣。”言讫，忽亡所见。自是卧疾，三日乃薨也。（出《宣室志》）

娄师德还是普通百姓的时候，常常患病。一日，他梦见一个紫衣人来到床前，拜了又拜说道：“你的病就快好了，先跟我走一趟吧。”随即把他引出来。忽然，娄师德觉得自己力气很大，脚步敏捷，病已经好了。走了好几里路，看见前面有一座官府，周围站着吏卒，大红门相当高。紫衣人说：“这是地府的大院。”娄师德吃了一惊，说：“地府的大院为什么

会在人间？”紫衣人回答说：“阴间的道路和阳间人们的足迹原本是相连的呵，可世人又怎么知道呢？”娄师德进了院子，吏卒们急忙闪到一旁。他看见一座空房子，叫“司命署”。他问这里面是管什么的？回答说是放世人禄名寿命籍册的。娄师德于是偷偷看了一眼，只见里面有几千册书，均放在几案上，旁边有穿绿衣服的人守护，这人被称为案椽。娄师德让他拿出自己的籍册。案椽取出一册递给他。他一看，只见书上有自己的名字，上面写着当官进爵的时间，一切都写得详详细细，而且可以活到八十五岁。他看后大喜，对案椽说：“我一个小老百姓，饿不着冻不着就足够了，怎么敢有这样的奢望呢？”话没说完，忽然听到一个声音从空中降下，把屋檐震得直响。案椽一惊说：“这是天鼓在响，你得赶紧回去，不可久留。”听见这声音，娄师德便惊醒了，才知道方才是梦游。这时，天已经亮了，他家的东边有一座佛寺，正在击钟，这钟声就是案椽所说的天鼓了。当天，他的病就好了。后来，他走入仕途，步步高升，正像自己籍册上所载的那样。他一直成为西京的大元帅。一天，他看见一个黄衣使者来到楼前说：“我是阴间的小吏，奉命来请你。”他说：“我曾经看见过自己的禄命簿，记载着我的官位，寿命是八十五岁，成为上台星，怎么这么急就想要我的命呢？”黄衣人说：“你在当某个官的时候，曾错杀过无辜的人。你的官位与寿命是我的上司给的，现在他那里已经没有了。”说完娄师德便什么也看不见了。从此卧床不起，三天后就死了。

顾琮

顾琮为补阙，尝有罪系诏狱，当伏法。琮一夕忧愁，坐而假寐。忽梦见其母下体，琮愈惧，形于颜色。流辈问，琮以梦告之，自谓不祥之甚也。时有善解者贺曰：“子其免乎？”问何以知之？曰：“太夫人下体，是足下生路也。重见生路，何吉如之。吾是以贺也。”明日。门下侍郎薛稷奏刑失入，竟得免。琮后至宰相。（出《广异记》）

顾琮任补阙之职时曾经受牵连被判有罪，皇帝下诏将他投入监狱，当判死刑。顾琮忧惧不已，和衣小睡。这时，他忽然梦见母亲的阴部，惊恐万状，脸都变了色。同狱的人问怎么回事，顾琮便把梦告诉了他们，自以为这是大不祥之兆。当时，有位善于解梦的人却向他祝贺道：“你的死罪要免了。”顾琮问何以见得？那人说：“你母亲的阴部，本是你出生之路；你重又看见生路，这不是大吉大利吗？我就是因为这向你祝贺呵。”第二天，门下侍郎薛稷奏请皇帝说，顾琮之罪与事实不符，应当翻案。于是，顾琮竟然免于死，后来还当了宰相。

天后

唐则天后梦一鸚鵡，羽毛甚伟，两翅俱折。以问宰臣，群公默然。内史狄仁杰曰：“鸚者陛下姓也。两翅折者，陛下二子，庐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两翅全也。”武承嗣、武三思连项皆赤。后契丹围幽州，檄朝廷曰：“还我庐陵相王来。”则天乃忆狄公之言曰：“卿曾为我占梦。今乃应矣。朕欲立太子，何者为得？”杰曰：“陛下内有贤子，外有贤侄，取舍详择，断在圣衷。”则天曰：“我自有圣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癬。”承嗣等惧，掩耳而去。即降敕追庐陵，立为太子，充元帅。初募兵，无有应者。闻太子行，北邙山头皆兵满，无容人处。贼自退散。（出《朝野僉载》）

唐代，皇后武则天梦见一只鸚鵡，羽毛丰满，两只翅膀却折断了。醒来，她问宰相和大臣们这是怎么回事，众人沉默不语。内史狄仁杰说：“鸚者。陛下的姓呵。两翅膀折断，是说陛下的两个儿子，现在却在庐陵郡做相王。你如果能起用这两个儿子，两翅膀就全了。”听罢他的话，武则天的两个侄儿武承嗣、武三思连脖子都红了。后来，契丹人围住幽州，向朝廷下了一道檄文，说：“还我庐陵相王来！”于是，武则天回忆起狄仁杰的话来，心想，他曾经为我解梦，今天果然

应验了。她说：“我想立太子，谁行呢？”狄仁杰说：“陛下内有贤子，外有贤侄，选择谁你可要认真考虑，最后还得由你定。”武则天说：“我当然要立我的儿子，承嗣、三思算什么东西？！”听她这么一说，承嗣等害怕了，乘人不备跑掉了。武则天随即降旨相王李旦，立为太子。他出任大元帅，开始招兵的时候，没有几个应招的。后来听说了太子的德行，北邙山头站满了来应招的新兵，再也容不下了。见状，敌人自己就退回去了。

薛季昶

唐薛季昶为荆州长史，梦猫儿伏卧于堂限上，头向外。以问占者张猷，猷曰：“猫儿者爪牙，伏门限者。阃外之事，君必知军马之要。”未旬日，除桂州都督岭南招讨使。（出《朝野僉载》）

唐代，薛季昶任荆州长史。一日，他梦见小猫趴在屋前门槛上，脑袋向外张望。他问占卜的人张猷，张猷说：“猫儿即爪牙，也就是指武将；趴在门槛上，就是说在想家外之事。看来，你一定掌握指挥兵马的要柄。”不到十天，薛季昶便出任桂州都督和岭南招讨使。

玄宗

玄宗尝梦落殿，有孝子扶上。他日以问高力士，力士云：“孝子素衣，此是韦见素耳。”帝深然之。数日，自吏部侍郎拜相。（出《广异记》）

唐玄宗曾经梦见自己从殿上跌下来，有个孝子又把他扶上去。日后，他问高力士这是怎么回事，高力士说：“孝子穿素衣，这是指韦见素呵。”玄宗深感有理。几天之后，韦见素就从一个吏部侍郎成为了宰相。

又

玄宗梦入井，有一兵士，著绯襜，背负而出。明日。使于兵号中寻访，总无此人。又于苑中搜访，见一掌关，着绯襜，便引见。上问：“汝昨夜作何梦？”对曰：“从井中背负日出登天。”上睹其形状，与梦相似。乃问：“汝欲官乎？”答曰：“臣不解作官，臣家贫。”遂敕赐钱五百千。（出《定命录》）

玄宗梦见自己掉进井里，有一个兵士，穿着带裆的红裤子，将他背了上来。第二天，他派人到营房里寻找，怎么也找不到这个人。又派人到禁苑搜寻，见到了一个把门的，穿着带裆的红裤子，便被领来见皇帝。玄宗问他昨天晚上作的什么梦，回答说：“我梦见自己从井里把太阳背上了天。”玄宗上前看他的容貌，与自己梦见的那个人很像，就问道你不想作官呀？那人回答说：“我不懂作官的事情，我家很穷呵。”随即，玄宗赐给他五百贯钱。

魏 仍

魏仍与李龟年同选。相与梦。魏梦见侍郎李彭年，使人唤，仍于铨门中侧耳听之。龟年梦有人报，侍郎注与君一畿丞。明日共解此梦，以为门中侧耳是闻字，应是闻喜。果唱闻喜尉，李龟年果唱蕲州蕲县丞。仍后贬齐安郡黄冈尉，准敕量移。乞梦，梦拾得一毛蝇子。与李龟年占议，云：“毛字千下有七，应去此一千七百里。”如其言。（出《定命录》）

魏仍与李龟年同去应选，等待量才授官。晚上，他们各自作了一个梦。魏仍梦见侍郎李彭年被人唤去说话，自己在考场门里侧耳聆听。李龟年梦见有人报告说，侍郎建议给一个畿丞之职。第二天他们共同来解昨晚的梦，认为门中侧耳是个闻字，应该是闻喜。果然，魏仍被封为闻喜尉，李龟年

被封为蕲州蕲县县丞。魏仍后来被贬为齐安郡黄冈县尉。他尊命上任，却不知此行多远。晚上，他又想作梦，结果梦见一毛蝇子。第二天和李龟年占卜并议论起来，李说：“毛字千下有七，那地方离这里有一千七百里呀！”结果跟他说的一样。

陈安平

给事中陈安平子，年满赴选。与乡人李仙药卧，夜梦十一月养蚕。仙药占曰：“十一月养蚕，冬丝也。君必送东司。”数日，果送吏部。（出《朝野僉载》）

给事中陈安平的儿子，年满应选，等待量才授官。临行前，他与同乡李仙药睡在一起，晚上梦见自己十一月养蚕。醒来，仙药为他占了一卦，说：“十一月养蚕。冬丝（东司）也！看来你一定会被送到吏部了！”几天之后，他果然被送到了吏部。

李瞿昙

饶阳李瞿昙，勋官番满选。夜梦一母猪极大。李仙药占

曰：“母猪，狨主也。君必得屯主。”数日，果如其言。（出《朝野僉载》）

饶阳有位李瞿昙，参加有功之官的选任。晚上，他梦见一头老母猪，极大。李仙药占卦后说：“母猪，就是狨主呵。你一定能够得到屯主的职位。”几天之后，正如他说的一样，李瞿昙做了屯主。

赵良器

赵良器尝梦有十余棺，并头而列。良器从东历践其棺，至第十一棺破，陷其脚。后果历任十一政，至中书舍人卒。高适任广陵长史，尝谓人曰：“近梦于大厅上，见叠累棺木，从地至屋脊。又见旁有一棺，极为宽大，身入其中，四面不满。不知此梦如何？”其后累历诸任，改为詹事，亦宽漫之官矣。（出《定命录》）

赵良器曾经梦见有十余口棺材，并排摆在地上。他从东依次踩着棺材走，到第十一口时，那棺材破了，他的脚陷了进去。后来，他果然历任十一个职务，最后官至中书舍人时死了。高适任广陵郡的长史，曾对人说：“我最近梦见大厅里

叠放着一堆棺材，从地上擦到屋顶。又看见旁边还有一口棺材，特别宽大，如果躺进去，周围能空好大地方。不知道这个梦怎么样？”他从此以后一连担任了好多个职务，最后改为执掌皇后、太子家事的詹事，也是个清闲自在的官。

奚 陟

奚侍郎陟，少年未从官，梦与朝客二十余人，就一厅中吃茶。时方甚热，陟东行首坐，茶起西，自南而去。二碗行，不可得至，奚公渴甚，不堪其忍。俄有一吏走入，肥大，抱簿书近千余纸，以案致笔砚，请押。陟方热又渴，兼恶其肥，忿之，乘高推其案曰：“且将去。”浓墨满砚，正中文书之上，并吏人之面手足衣服，无不沾污。及惊觉。夜索纸笔细录，藏于巾笥。后十五年，为吏部侍郎。时人方渐以茶为上味，日事修洁。陟性素奢，先为茶品一副，余公卿家未之有也。风炉越瓯，碗托角匕，甚佳妙。时已热，餐罢，因请同舍外郎就厅茶会。陟为主人，东面首侍。坐者二十余人。两瓯缓行，盛又至少，揖客自西而始，杂以笑语，其茶益迟。陟先有痼疾，加之热乏，茶不可得，燥闷颇极。逡巡，有一吏肥黑，抱大文簿，兼笔砚，满面沥汗，遣押。陟恶忿不能堪，乃于阶上推曰：“且将去。”并案皆倒，正中令史面，及簿书尽污。坐客大笑。陟方悟昔年之梦。语于同省。明日，取所记事验之，更无毫分之差焉。（出《逸史》）

奚陟现为侍郎。在他少年未作官时，曾梦见和来访的二十余位客人，坐在一个厅中喝茶。当时正热，奚陟坐在从东面数的头一个座位上，茶从西面开始敬，向南而去。两碗端上来，奚陟没有得到，渴得厉害，实在难以忍受了。一会儿，有一个小吏走上来，长得又高又胖，抱着一摞子簿书，在案几上摆下笔砚，请大家签名。奚陟又热又渴，又讨厌那小吏的样子，便斥责他说：“你快下去吧！”说完一推案几，浓浓的墨水正溅在文书上面，并把小吏的衣服、手脚和脸全弄黑了。于是，他惊醒了。当夜他要来笔墨，把梦中的情景详细记录下来，藏在放衣物的竹器里。十五年之后，奚陟任吏部侍郎。这时人们才渐渐把茶视为上品，一天比一天讲究起来。奚陟日常颇为奢侈。他置了一套上好的茶具，连公卿家中也没有。风炉越瓯，碗托角匕，十分美妙。夏天又到了，吃完午餐，他请客人在厅中喝茶。奚陟是主人，坐了东面头一个坐位。在坐的共有二十余人。两个茶碗上的极慢，装的又少，还得请客人从西面开始喝，再加上说说笑笑，这茶更显上得慢了。奚陟先前就有病，加上天热，茶又喝不上，又是急躁又是烦闷。过了一会，有一个又黑又胖的小吏，抱着一摞文簿走了进来。他把笔砚摆好，满脸是汗，请大家签名。奚陟气忿已极，就站在台阶上推了那小吏一把：“你快下去吧！”这时案几忽然倒了，墨水泼了他一脸，文簿也全都染污了，客人们见状大笑。奚陟这才想起当年那个梦。这两件事是多么相同呵。第二天，奚陟取出当年那个梦的记录一对照，更没

有半点差别。

张 鷟

张鷟曾梦一大鸟，紫色，五彩成文，飞下，至庭前不去。以告祖父，云：“此吉祥也。昔蔡衡云：‘凤之类有五，其色赤文章凤也，青者鸾也，黄者鹓雏也，白者鸿鹄也，紫者鷟鷟也。’此鸟为凤凰之佐，汝当为帝辅也。”遂以为名字焉。鷟初举进士，至怀州，梦庆云复其身。其年对策，考功员外奉味道，以为天下第一。又初为岐王属，夜梦著绯乘驴。睡中自怪，我衣绿裳，乘马，何为衣绯却乘驴。其年应举及第，授鸿胪丞，未经考而授五品。此其应也。（出《朝野僉载》）

张鷟曾梦见一只大鸟，紫色的，从天空中飞下来，落在他家门前不愿离去。他告诉了祖父，祖父说：“这是吉祥的征兆呵！当年蔡衡说：‘凤的种类有五种，其中红色的是凤，青色的是鸾，黄色的是鹓雏，白色的是鸿鹄，紫色的叫鷟鷟凤凰。’这鸟是凤凰的辅鸟，你将来能够辅佐帝王执政呵。”于是就给他取了张鷟这个名字。张鷟中了进士之后，来到怀州，梦见吉祥之云盖在他的身上。这一年他应答朝廷的策问，主考官认为他颇有见地。算得上天下第一，随即又成为岐王的属下。晚上，他梦见自己穿着红衣服骑在毛驴上。睡梦中他

还责怪自己，我应该穿绿衣裳骑在马上呵，怎么能穿着红衣裳骑在驴上呢？当年科举又考中了，被授予鸿胪丞一职。后来没用考试又授他五品官。这便应了他的那个梦。

裴元质

河东裴元质初举进士。明朝唱策，夜梦一狗从窦出，挽弓射之，其箭遂斨。以为不祥，问曹良史，曰：“吾往唱策之夜，亦为此梦。梦神为吾解之曰：‘狗者第字头也，弓第字身也，箭者第竖也，有斨为第也。’寻而唱策。果如梦焉。（出《朝野僉载》）

河东的裴元质初试科举中了进士。第二年进京对策，晚上梦见一只狗从洞里钻出来，他急忙拉弓射它，那箭却撇到了一旁，觉得这是不祥之兆。醒来去问曹良史，曹良史回答说：“我那年进京对策的时候，也作过这样的梦。梦见神仙为我解梦说，狗即犬，犬字的左体写法就是第字的头；弓是第字的身子；箭者是第字那个竖；有撇才念第呵。”上殿后他果然对答如流，唱策中第，梦应验了。

潘玠

潘玠自称，出身得官，必先有梦。与赵自勤同选，俱送名上堂，而官久不出。后玠云，已作梦，官欲出矣。梦玠与自勤同谢官，玠在前行，自勤在后。及谢处，玠在东，公在西，相视而笑。其后三日，果官出。玠为御史，自勤为拾遗。同日谢。初引，玠在前先行，自勤在后。入朝，则玠于东立，自勤于西立，两人遂相视而笑。如其梦焉。（出《定命录》）

潘玠自己说，每当参加考试获得官职前，必先有梦予兆。那年，他和赵自勤同去应试，都把考卷呈上堂，结果却好长时间没有公布。后来潘玠说，已经作梦了，结果就要公布了。他梦见与赵自勤都被选中了，二人一同来谢主考官，自己前面走，赵自勤在后面跟着。来到堂前，潘玠在东，赵自勤在西，二人相视而笑。几天之后，考试的结果终于出来了，潘玠被封为御史，赵自勤被封为拾遗。他们同一天向主考官致谢。主考官将二人引荐给皇帝，潘玠走在前面，赵自勤跟在后面。来到殿上，潘玠站在东侧，赵自勤站在西侧，二人随即相视一笑，跟作的梦一样。

樊 系

员外郎樊系，未应举前一年，尝梦及第。榜出，王正卿为榜头。一榜二十六人。明年方举，登科之后，果是王正卿为首。人数亦同。系又自校书郎调选，吏部侍郎达奚珣，深器之，一注金城县尉。系不受。达奚公云：“校书得金城县尉不作，便作何官？”系曰：“不敢嫌畿尉，但此官不是系官。”经月余，本铨更无缺与换，抑令入甲，系又不伏。其时崔异于东铨注泾阳尉，缘是优缺，不授。异，尚书崔翹之子。遂别求换一缺，适遇系此官不定。当日榜引，达奚谓云：“不作金城那，与公改注了。公自云合得何官耶？”亲云：“梦官合带阳字。”达奚叹曰：“是命也。”因令唱示，（示原作云，据明抄本改）乃泾阳县令。（出《定命录》）

员外郎樊系，在未考科举的前一年，曾经做梦考中了。试榜贴出来，王正卿为第一名。这一榜一共二十六个人。第二年考试，考中之后，果是王正卿第一名。人数也一样。樊系又从校书郎调往别的地方。吏部侍郎达奚珣说：“你不想做金城县尉，还要做什么官？”樊系说：“不敢嫌弃县尉官小。只因为这个官不是我当的。”经过一个多月选择衡量，没有空出来可以给他调换的官职。准备让他入甲，他还是不授。这

时候崔异被选择为泾阳县尉，因为这是个不太好的官职，没有给他。崔异是尚书崔翹的儿子。要求换一个别的空缺官职。正好遇上樊系的官职没定，当天就定下来写在簿上。达奚对樊系说：“不做金城县尉吧，我给你改派到别上了。你自己说说你就人应该得到什么官职吧？”樊系说：“我的梦中说官职应该带个阳字。”达奚叹着说道：“这才是命啊！”于是命手下人宣布，果然是泾阳县尉。

吕 諲

吕諲尝昼梦地府所追，随见判官。判官云：“此人勋业甚高，当不为用。”諲便仰白：“母老子幼，家无所主。”控告甚切，判官令将过王。寻闻（闻原作问。据明抄本改。）左右白王：“此人已得一替。”问替为谁？云是蒯适。王曰：“蒯适名士，职当其任。”遂放諲。諲时与妻兄顾况同宿。即觉，为况说之。后数十日，而适摄吴县丞，甚无恙。而况数玩諲。以为欢笑。适月余罢职，修第於吴之积善里。忽有走卒冲入，谒云：“丁侍御传语，令参三郎。”适云：“初不闻有丁侍御，为谁？”卒曰：“是仙芝。”适曰：“仙芝卒于余杭，何名侍御？”卒曰：“地下侍御耳。”适恶之曰：“地下侍御，何意传语生人。”卒曰：“兼令相追，不独传语。名籍已定，难可改移。”适求其白丁侍御：“已未合死，乞为求代。”卒去复来，云：“侍御不许，催令促装。”因中疾，数日而死。（出《广异记》）

吕諲曾在大白天梦见自己被阴曹地府的人追捕，被拉去见判官。判官说：“这人功劳和业绩都很高，不能召他到阴间来任用。”吕諲便抬起头述说道：“我母亲老了而孩子还小，家中没有主人怎么行？”他说的恳切。判官去问阎王。一会儿，就听手下人对阎王说：“此人已经找到了一个替身。”阎王问替身是谁，回答说是蒯适。阎王说：“蒯适是位名士，让他担任这个职务吧。”吕諲随即被放了回来。当时，吕諲与妻子的哥哥顾况住在一起，醒来之后便将这梦对他讲了。几十天之后，蒯适当吴县县丞，什么病也没有。顾况便几次逗吕諲，跟他开玩笑。蒯适干了一个多月便被免职，于吴县积善里修建府第。忽然有一个士兵冲进他家，拜道：“丁侍御传令，让我来参见于你。”蒯适说：“我不知道有个丁侍御呵，他是谁？”士兵说他叫丁仙芝，蒯适说：“丁仙芝死于余杭，怎么成了侍御？”士兵说：“阴间的侍御呵。”蒯适不悦地说：“阴间的侍御，为什么还要传话给活人？”士兵说：“想让你与他相随。不单是传话，名籍已经定下来了，很难更改。”蒯适求他对丁侍御说，自己尚不该死，请代为说情。士兵去后又回来，说：“侍御不允许，催你马上准备出发。”于是，蒯适便得了病，几天之后就死了。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七十八

梦三

梦休征下

张 镒	楚 实	杨 炎	窦 参
李逢吉	王 播	豆卢署	韦 词
皇甫弘	杜 牧	高元裕	杨敬之
卢贞犹子	国子监明经	薛 义	郑 光
宋 言	曹 确	刘仁恭	唐僖宗
刘 檀	晋少主	辛夤逊	何致雍
郭仁表	王 珣	谢 谔	崔万安
江南李令	毛贞辅		

梦休征下

张 镒

张镒，大历中守工部尚书判度支，因奏事称旨，代宗面许宰相，恩泽甚厚。张公日日以冀，而累旬无信。忽夜梦有人自门遽入，抗声曰：“任调拜相。”张公惊寤，思中外无其人，寻译不解。有外甥李通礼者，博学善智。张公因召面示之，令研其理。李生沉思良久，因贺曰：“舅作相矣。”张公即诘之，通礼答曰：“任调反语饶甜，饶甜无逾甘草，甘草独为珍药，珍药反语，即舅名氏也。”公甚悦。俄有走马吏报曰：“白麻下。”公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出《集异记》）

张镒于唐大历年间，在朝廷任工部尚书判度支，因为奏事称职，代宗皇帝当面许诺要封他为宰相。从此，代宗待他特别好。张镒天天盼望着下诏书，但几十天过去也没有消息。忽一日，他晚上梦见有人推门急忙而入，大声说道：“恭喜你调任拜相了！”张镒惊醒，想屋里屋外都没人，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有个外甥叫李通礼，博学多才，十分聪明，张镒便将他招呼来，当面讲出自己的梦，让他琢磨一下其中的奥妙。李通礼沉思良久，祝贺道：“舅舅要作宰相了！”张镒当即又问了一句何以见得？通礼回答说：“任调的反语是饶甜，饶甜不能超过甘草，甘草独自为一种珍药。珍药的反语就是舅舅的

名氏了！”张镒大喜。有顷，有走马吏来报告说：“诏书下。”张镒果然被封为中书侍郎平章事，也就是拜相了！

楚 实

著作佐郎楚实，大历中，疫疠笃重，四十日低迷不知人。后一日，忽梦见黄衣女道士至实前，谓之曰：“汝有官禄，初未合死。”因呼范政将药来。忽见小儿，持琉璃瓶，大角碗泻药。饮毕便愈。及明，许叔冀令送药来。实疾久困，初不开目。见小儿及碗药，皆昨夜所见，因呼小儿为范政。问之信然。其疾遂愈。（出《广异记》）

唐大历年间，楚实任著作佐郎，掌撰拟文字。忽一日，他染上疾病病得很厉害，四十多天低烧昏迷，不省人事。后来有一天，他忽然梦见一个黄衣女道士来到面前，对他说：“你有官禄之命，现在还不该死。”随即唤范政把药端上来。这时忽然看见一个小孩儿，拿着琉璃瓶，和一大角碗泻药。楚实喝完便好了。天亮之后，许叔冀派人送药来。楚实病时间太久颇困倦，开始连眼睛也睁不开。当他看见小孩儿和药碗时，都与梦里见到的一样。他喊小孩儿为范政，再一问果然不错。他的病立刻就好了。

杨炎

故相国杨炎未仕时，尝梦陟高山之巅，下瞰人境，杳不可辨。仰而视之，见瑞日在咫尺，红光赫然，洞照万里。公因举左右手以捧之，炎燠之气，如热心目。久而方寤，视其手，尚沥然而汗。公异之，因语于人，有解者曰：“夫日者，人君像也。今梦登山以捧日，将非登相位而辅人君乎？”其后杨公周历清贯，遂登相位，果叶捧日之祥也。（出《宣室志》）

死去的老宰相杨炎未当官时，曾梦见自己登上高山之顶，俯视人间，茫茫一片，什么也分不清。他抬头看去，见太阳就在眼前，红光闪烁，普照万里。杨炎于是举起双手把它捧起来。那太阳滚烫滚烫的，一直热到他的心中。好长时间他才醒来。他看看自己的手，还直冒汗呢。杨炎感到惊异，便告诉了别人。有人解梦说：“太阳，本来是帝王的象征。他如今梦见自己登山捧日，这不是要当宰相辅佐皇帝吗？”后来，杨炎官运亨通，终于拜相。果然验证梦见登山捧日是很吉祥的呵。

窦参

贞元中，相国窦参为御史中丞。尝一夕梦德宗召对于便殿，问以经国之务。上喜，因以锦半臂赐之。及寤，奇其梦，默而念曰：“臂者庇也，大邑所以庇吾身也。今梦半臂者，岂上以我叨居显位，将给半俸，俾我致政乎？”蹙然久之。因以梦话于人，客有解曰：“公之梦祥符也。且半臂者，盖被股肱之衣也。今公梦天子赐之，岂非上将以股肱之位而委公乎？”明日，果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出《宣室志》）

唐贞元年间，窦参为御史中丞。他曾梦见德宗皇帝召他来到便殿，问他治国之道。听了他的回答，皇帝大喜，于是赐给他半臂锦缎。窦参醒来，觉得奇怪，默默地念叨着：“臂者庇护呵，大权才所以落在我的身上。今梦见半臂，难道说皇帝看我身居显位，将要给一半俸禄，对我执政不放心吧？”他十分忧虑，后来把这梦告诉了别人。有人为他解梦说：“你的梦是个祥兆呵！半臂锦缎，也就是裹胳膊和大腿的衣服；胳膊和大腿常被视为得力助手。今天你梦见皇帝赐半臂锦缎，这不是说他要你将最得力助手一职委任于你吗？”第二天，窦参果然被封为中书侍郎平章事，拜了相。

李逢吉

李逢吉未掌纶诰前，家有老婢好言梦，后多有应。李公久望除官，因访于婢。一日，婢至惨然，公问故，曰：“昨夜与郎君作梦不好，意不欲说。”公强之，婢曰：“梦有人舁一棺至堂后。云：‘且置在此。’不久即移入堂中。此梦恐非佳也。”公闻甚喜，俄尔除中书舍人，后知贡举，未毕而入相。（出《因话录》）

李逢吉未被封官之前，家中有个老婢女好谈论梦，后来大多很灵验。李逢吉总想做官，常常向老婢女请教。一天，老婢女唉声叹气地走来，李逢吉问她为什么，她说：“我昨晚作了个梦，很不好。”她本不想说，李逢吉逼她讲。老婢女说：“我梦见有人抬一口棺材来到屋后说，‘暂时放在这吧。’不久，又挪到屋内。这梦恐怕不是什么好事。”李逢吉听罢却大喜。不久，他便出任中书舍人，主持向皇帝推荐贤能，很快就拜了相。

王播

王播少贫贱，居扬州，无人知识。唯一军将常接引供给，无不罄尽。杜仆射亚在淮南。端午日，盛为竞渡之戏，诸州征伎乐，两县争胜负。采楼看棚，照耀江水，数十年未之有也。凡扬州之客，无贤不肖尽得预焉。唯王公不招，惆怅自责。宗人军将曰：“某有棚，子弟悉在，八郎但于棚内看，却胜居盘筵间也。”王公曰：“唯。”遂往棚。时夏，初日方照，宗人令送法酒一榼。曰：“此甚好，适令求得。”王公方愤懣，自酌将尽。棚中日色转热，酒浓昏惫，遂就枕。才睡，梦身在宴处，居杜之坐。判官在下，多于杜公近半。良久惊觉，亦不敢言于人。后为宰相，将除淮南，兼盐铁使。敕久未下，王公甚闷，因召旧从事在城者语之曰：“某淮南盐铁，此必定矣。当时梦中判官，数多一半，此即并盐铁从事也。”数日果除到。后偶临江宴会，宾介皆在。公忽觉如已至者，思之，乃昔年梦。风景气候，无不皆同。时五月上旬也。（出《逸史》）

王播少年时十分贫苦，住在扬州，没有人知道他。只有一个军官常来接济他，每次都吃得干干净净。当时，一位姓杜名亚的仆射来在淮南。端午节那天，举行盛大的赛龙舟表演，各州均征招参赛人员，两个县争胜负。各种颜色的棚子

鲜艳夺目，照耀着江水，几十年都没这么热闹过。凡旅居扬州的外地人，无论是有才还是无德无能之辈都尽得其乐，只有王播无人理睬。他不由得一阵怅然，自责不已。同族的那位军官说：“我有棚子，家里人都在，你进去坐着看吧，这不胜过酒宴吗？”王播说声好，便进了棚子。当时正值夏天，太阳刚刚升起来。同族那位军官让人送来一榼酒，说，这酒很不错，刚叫人办来你快点喝吧。”王播心中烦闷，自斟自饮，把那一榼酒都快喝光了。太阳渐渐升高，酒劲也显得浓起来，使王播疲惫欲睡，当即就躺在枕头上。刚睡，他便梦见自己身在筵席上，坐在杜仆射的座位上，判官坐在下面，数目比杜亚的多一半。过了很久，王播惊醒了，也不敢告诉别人。后来他作了宰相，将兼任淮南盐铁使。可诏书好长时间也没有下来。他更加沉闷，便召集老部下对他们说：“我的淮南盐铁使是当定了。当时我梦见的判官，数目就多出一半。这就是说我要做盐铁从事。”几天之后，果然送来了诏书。后来，他在临江大摆筵席，客人们都在。王播忽然觉得这地方好像来过似的，一想，就是当年那个梦呵。风景气候等，没有跟梦中不一样的。当时正是五月上旬。

豆卢署

豆卢署，本名辅贞，少年旅于衢州。刺史郑式瞻厚待之。谓曰：“子复姓，不宜二名，吾为子易之。”乃书署、著、助

三字授之，曰：“吾恐子群从中有同者，子自择焉。”其夕，梦老父告之：闻使君与君易名，君当四举成名，四者甚佳。”又曰：“君后二十年牧兹郡。”又指一方地曰：“此处可建亭台。”既寤，因改名著。后已再下第，又二举，后复不第。又二举，乃成名。盖自改名后四举也。后二十年，果为衢州刺史，于所梦之地立征梦亭。（出《转载》）

豆卢署这个人，本名辅贞，少年流落到衢州。衢州刺史郑式瞻对他很器重，处处照顾他。一日对他说：“你是复姓，不宜取两个字的名，我为你改改吧。”便写了“署、著、助”三个字给他，又说：“我怕与你们家族中的人取的名字相同，你自己选择吧。”当夜，豆卢署梦见老父亲告诉他说：“我听说刺史大人给你改了名字，这样一来你四次应考就可以中举，署字上面这个四字很好呵。”又说，“你二十年之后便可以管理此郡。”接着，他又指着一块地说，这地方可以建一个亭子。这时豆卢署醒了。由于他改了名字，一连三次应试均未考取，而第四次终于中举。二十年之后，他果然出任衢州刺史，在他所梦见的那块地上修了一座征梦亭。

韦词

元和六年，京兆韦词为宛陵廉使房武从事。秋七月，微

雨，词于公署，因昼寝。忽梦一人投刺，视之了然。见题其字曰：“李故言。”俄于恍惚间，空中有人言：“明年及第状头。”是时元和初，有李顾言及第，意甚讶其事。为名中少有此故字者，焉得复有李故言哉？秋八月，果有取解举人具名投刺，一如梦中，但“故”为“固”耳，即今西帅李公也。词闕梦中之事不泄，乃曰：“足下明年必擢第，仍居众君之首。”是冬，兵部侍郎许孟容知举，果擢为榜首。初固言尝梦著宋景衣。元和十年已后，景甚著，时望籍甚，有拜大宪之耗。及景自司刑郎中知杂，出为泽州刺史，寻又物故。固言心疑其梦。长庆初。穆宗有事于圆丘，时固言居左拾遗。旧例：谏官从驾行礼者，太常各颁礼衣一袭。固言所服，因褰衣观其下，乃见书云：“左补阙宋景衣。”因言自说于班行。（出《续定命录》）

唐代元和六年，京兆韦词在宛陵廉使房武处从事。初秋七月，细雨微微，他由于疲倦白天就睡着了，忽然梦见一个人送来一张名片，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李故言”三个字。一会儿，韦词在恍恍惚惚中听见空中有人说：“明年及第的头名状元呵。”元和初年，有个李顾言中了状元。韦词十分惊讶：在人们取的名字当中，很少有用故字的，难道说还能再有一个李故言吗？仲秋八月，果然有位取得乡试头名的举人送来张名片，正如梦中一样，但中间“故”字为“固”，他便是西帅的李公。韦词隐瞒梦中之事不泄露，说：“你明年殿试一定能够及第，仍为众人之首。”这年冬天，兵部侍郎许孟容主持

殿试，李固言果然列为榜首。当初，李固言曾梦见自己穿上了宰相宋景的衣裳。元和十年之后，宋景的名气大起来了，人们寄希望于他，有拜他作大官的消息。然而等到他从司刑郎中知杂，出任泽州刺史时，很快就死了。李固言对这个梦十分疑虑。长庆初年，穆宗皇帝有事来到圆丘。这时李固言任左拾遗。按老规矩，跟随皇帝出行的官员给皇帝行礼，太常每个人要发一件礼服。李固言拿起发给自己的那件衣服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左补阙宋景衣。他便把这件事跟同行者们说了。

皇甫弘

皇甫弘应进士举，华州取解。酒忤于刺史钱徽，被逐出。至陕州求解讫，将越城关，闻钱自华知举，自知必不中第，遂东归。行数程，因寝，梦其亡妻乳母曰：“皇甫郎方应举，今欲何去。”具言主司有隙。乳母曰：“皇甫郎须求石婆神。”乃相与去店北，草间行数里，入一小屋中，见破石人。生拜之。乳母曰：“小娘子婿皇甫郎欲应举，婆与看得否？石人点头曰：“得。”乳母曰：“石婆言得，即必得矣。他日莫望报赛。”生即拜石妇谢。乳母却送至店门。遂惊觉曰：“吾梦如此分明，安至无验？”乃却入城应举。钱侍郎意欲挫之。放杂文过，侍郎私心曰：“人皆知我怒弘，今若庭辱之，即不可。但不及第即得。”又令帖经。及榜成将写，钱心恐惧，欲改一人换一

人，皆未决。反复筹度，近至五更不睡，谓子弟曰：“汝试取次，把一帙举人文章来。”既开，乃皇甫文卷。钱公曰：“此定于天也。”遂不改移。及第东归，至陕州，问店人曰：“侧近有（有字原缺。据明抄本改。）石婆神否？”皆笑曰：“郎君安得知？本顽石一片，牧牛小儿，戏为敲琢，似人形状，谓之石婆耳。只在店二三里。”生乃具酒脯，与店人共往，皆梦中经历处。奠拜石妇而归。（出《逸史》）

皇甫弘在华州考取解元，准备参加殿试考取进士。不料，酒后失态，得罪了刺史钱徽，被赶了出来。他来到陕州求考，刚过城关就听说钱徽从华州到陕州主持殿试的考试，知道自己必定考不上了。随即东归。走了一段路程，睡觉时梦见死去的妻子乳母说：“皇甫郎去应试，怎么往回走呢？”皇甫弘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乳母说：“皇甫郎应该去求教一下石婆神。”于是就带皇甫弘去店北，荒野里行了好几里路，走进一间小屋中，看见一个石头人。皇甫弘跪下便拜。乳母说：“我家小娘子的夫婿皇甫郎想去应考，老婆婆你看他能否考得上？”石头人点头说：“考得上。”乳母对他说：“石婆神说能考得上，就一定能考得上，将来别忘报恩还愿哟！”皇甫弘急忙拜射。乳母又把他送回旅店。皇甫弘随即醒来，吃了一惊说：“我的梦如此清楚，怎么会不灵验呢？”就进城应考。钱徽想整治他。所有的考卷都交上来了，钱徽一一过目。他暗想：“人们都知道我生皇甫弘的气，今天如果当众羞辱他是不行的，而不让他考取还是可以的。他让下人将榜拿上来，那

皇甫弘竟然名列前茅。他不由一阵恐惧，打算把皇甫弘的名字划掉，换上另一个人。他反复思量，怎也拿不定主意，到五更天还没有睡。他对家人说：“你把考卷拿来，挑一篇最好的文章给我。”家人照办，钱徽打开一看，是皇甫弘的考卷！钱徽叹口气说：“这都是天定的呵！”便没有把皇甫弘的名字划掉。皇甫弘及第东归，走到陕州，向旅店店主打听，附近有没有一位石婆婆？店里人都笑了，说：“你怎么知道呢？那本是一块顽石，放牛郎们经常敲它玩，像人的样子，所以人们称它石婆婆，只离此店二三里远。”皇甫弘便备了酒肉，随店小二一起来到里，一切都象梦中经历的一样。他祭拜石婆婆之后便回去了。

杜牧

杜牧顷于宰执求小仪，不遂；请小秋。又不遂。尝梦人谓曰：辞春不及秋。昆脚与皆头。后果得比部员外。（出《尚书故实》）

杜牧拜见宰执大人，想求个掌管吉凶礼制的小曹仪当，未成。又想求个掌管刑狱的秋官做，又未成。他在梦中梦见有人对他说：“辞别春天未到秋天，‘昆’字底与‘皆’字头呵。”后来，他果然到刑部（即比部）任了个员外郎。

高元裕

襄阳节度使高元裕，大和三年，任司勋员外郎，寓宿南宮。昼梦有人告曰：“十年作襄刺史。”既寤，仿佛仪质，盖伟秀士也。私异之，因援毫，以隐语记于厅之东楹，掩映之处，曰：“大三寤襄刺十年。”洎开成三年，为御史中丞，既逾前梦，遂谓梦固虚耳。是后出入中外，扬历贵位，清望硕德，冠冕时流，海内倾注，伫升鼎铉，视刺襄，乃优贤士之举耳。大中二年，由天官尚书，授钺汉南，去前梦二十年矣。公谓楹上之字，无复存也，因话其事于都官韦。好奇之士，往诣求焉。自公题记后，靡署补葺亦屡矣，而毫翰焕然独存。非神灵扶持而明征于今日耶！公因屈指，以今之年，加曩之十，乃二十年矣。何阴鹭之显晦微婉，及期而郎悟之如此哉。（出《集异记》）

襄阳节度使高元裕，在唐代太和三年的时候任司勋员外郎，寄宿在南宮里。一天，他白日梦见有人对他说：“你十年之后作襄阳刺史。”随即醒来，梦中那挺拔的美男子仪表堂堂，好像还在面前。他暗自惊异，拿起笔，用隐语把这梦记在厅堂东边的门柱上。这里花草掩映，不易被发现。他写下这样几个字：“大三寤襄刺十年。”到了开成三年，他任御史中丞，

改变了梦中的职务，于是他说梦是不真实的。这以后，他从朝廷到地方，历任各种显要官职，德高望重，名冠一时，举国注目，升为三公之一。站在这个位置上，他才觉得只有优秀的贤良之士才能够出任襄阳刺史呵。大中二年，他由天官尚书被授兵权镇守汉南，离前梦已经二十年了。他以为门柱上的字已不复存在，便将此事告诉了一韦姓都官。一些好奇者纷纷前去观看。自他题字之后，这房子已修过数次，但那行字赫然尚存；不是神灵帮助怎能让它留到现在呢？高元裕于是屈指一算，加上从前十年共二十年。苍天默默地佑护下民是相当微妙的，到这时候他终于恍然大悟。

杨敬之

杨敬之生（生原作任。据明抄本改。）江西观察使戴。江西应举时，敬之年长，天性尤切。时已秋暮，忽梦新榜四十进士，历历可数。寓目及半，其子在焉。其邻则姓濮阳，而名不可别。即寤大喜，访于词场，则云有濮阳愿者，为文甚高，且有声誉。时搜访草泽方急，雅在选中。遂寻其居，则曰闽人，未至京国。杨公诫其子。令听之。俟其到京，与之往来，以应斯梦。一日。杨公祖客灞上，客未至间，休于逆旅。有目远来者，试命询之，乃贡士也。侦所自，曰：“自闽。”问其娃，曰：“濮阳。”审其名，曰：“愿。”杨公曰：“吁！斯天启也。安详有既梦于彼，复遇于此哉。”遂命相见。濮阳遂

巡不得让，执所业以见。始阅其人，眉宇清朗；次与之语，词气安详；终阅其文，体理精奥；问其所抵，则曰：“今将就居。”杨公令尽驱所行，置于庠序，命江西与之朝夕同处。是冬，（冬原作各。据明抄本改。）大称濮阳艺学于公卿间，人情翕然，升第必矣。试期有日，而生一夕暴卒。杨公惋痛嗟骇，搜囊其贫，乡路且远，力为营辨，归骨闽间。仍谓其子曰：“我梦无征，汝之一名，亦不可保。”明年，其子及第，而同年无濮阳者。夏首，将关送于吏部。时宰相有言：“前辈重族□望，轻官职。竹林七贤，曰陈留阮籍、沛国刘伶、河间向秀，得以言高士矣。”是岁慈恩寺题名，咸以族望。题毕，杨闲步塔下，仰视之曰：弘农杨戴，濮阳吴当。恍然如梦中所见。（出《唐阙史》）

杨敬之的儿子就是江西的观察使。江西应举时，杨敬之年龄大了，心中十分急切。这时正值晚秋，他忽然梦见新榜上公布的四十名进士，历历可数。他刚看了一半，便见到了自己儿子的名字。儿子后面的那个姓濮阳，而名字看不清。他醒来之后大喜，寻访于读书人集中的地方，人们说有个叫濮阳愿的人，文章写得特别好，且颇有名气。当时朝廷急于遍访山林草泽的高人逸士，早已经是被选入试的秀才了。于是，杨敬之找到他住的地方，那人说自己是福建人，从未到过京城。杨敬之嘱咐儿子说：“你听好了，等你到了京城，要和他往来交朋友，我的那个梦才能应验。”杨敬之在灞上送客，客人还没到，在旅馆里休息。这时，有个人从远方而来，杨敬

之试探着询问，才知道他是个贡士。又问他从哪里来，回答说福建。“你贵姓？”“我姓濮阳。”“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愿。”杨敬之长叹一声道：“真是苍天有灵呵。不然，怎么会做了那样的梦，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呢？”随即让儿子来见。濮阳有些顾虑尚犹豫不决时，杨敬之之子杨戴已经带着书本进来了。他开始观察濮阳其人，只见他眉清目秀；再谈话，只见他谈吐稳健。最后，又翻阅了他的文章，写得十分精妙。杨敬之问他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回答说就准备住在这里。杨敬之把他的随从都打发走了，将他安置在学校里，命儿子跟他朝夕相处。这年冬天，杨敬之称赞濮阳学问高深，完全可以与公卿们相比，如果天理和人情相合，他一定能够及第。不料，就在考试前几天，濮阳却在一天晚间暴病而死。杨敬之又是惋惜又是惊骇。在整理遗物时，杨敬之才发现濮阳几乎一无所有，而且离家乡又相当远，经过一番奔走，才将他的遗骨送回了福建。然后，他对儿子说：“我的梦不灵，你的这一名，恐怕也保不住了！”第二年，他的儿子考中了进士，而没有濮阳的名字。初夏，将公文送到吏部之后，宰相说道：“前辈重族有名望，声名显赫，轻官职的。号称竹林七贤，如陈留的阮籍，沛国的刘伶，河间的向秀等，才被人称为高士呵。”当年，到慈恩寺题名，每个中举的人都写的是自己的族望。题完之后，杨敬之在塔下散步，抬头看了一眼后说：“弘农县的杨戴，濮阳县的吴当，真是恍然如当年梦见的一样呵！”

卢贞犹子

太子宾客卢尚书贞，犹子为僧。会昌中，沙汰僧徒，斥归家，以荫补光王府参军。一夕，梦为僧时所奉师来慰，问其出处。再三告以佛氏沦破，已无所归。今为一官，徒遣旦夕。期再落顶上发，方毕志愿。且泣且诉之。良久曰，“若我志果遂与佛法。”语未竟，见八面屯兵，千乘万骑，旌旗日月，衣裳锦绣，仪卫四合，真天子大驾。军中人喧喧，言迎光王。部整行列，以次前去。卢方骇愕不能测，遽惊觉，魂悸流汗，久之方能言，卒不敢泄于人。无几，宣宗自光邸践祚，录王府属吏。卢以例，不拘常调格迁叙，自是稍稍兴起释教。寺宇僧尼旧制，一契梦中语。卢校梦中所谓本师，盖参军事府主。近师弟子，故以为冥兆。岂神之意，以是微而显乎。（出《宣室志》）

太子宾客尚书卢贞，他的侄子作过僧人。唐会昌年间，遭淘汰，被斥责回到家中，借祖上之荫做了光王府的参军。一天晚上，梦见自己当和尚时的师傅来抚慰他。问他现在何处？便再三诉说，由于佛事日趋没落，自己无处可归，只好当了一个官，庸庸碌碌地打发时光。真期望再次削发为僧，才能实现自己的志愿。他边泣边诉，最后又说：“如果我能够按照

自己的愿望献身佛法……”话未说完，忽见四周被士兵们包围了，千军万马，旌旗猎猎，围拢过来，就象皇帝的大驾来到跟前。人群中发出一阵阵欢呼，并说是迎接光王的。说罢，他们整队排列，依次进入府中。卢贞的侄子惊醒过来，且心有余悸，汗水把衣服都潮湿了，过好长时间才能够讲话。他不敢把这个梦泄露出去。没有几天，宣宗皇帝自光王府即位。光王府的人被录用不少，卢贞的侄子也在其列。打破常规，不拘一格，被录用者均得到了升迁。从此之后，佛教又渐兴盛起来，寺庙，僧尼，一切如梦中师傅所期望的那样，都恢复了原状。卢贞的侄子梦见的所谓“师傅”，其实就是参军事府主呵。接近他师傅的弟子们说这是冥兆。此是神的旨意，它虽然很隐蔽但也是很明显的呵。

国子监明经

柳璟知举年，有国子监明经，失姓名，昼梦依徙于监门。有一人。负衣囊，访明（明原作问。据明钞本改。）经姓氏，明经语之，其人笑曰：“君来春及第。”明经遂邀入长兴里毕罗店，常所过处。店外有犬竞，惊曰：“差矣。”梦觉，遽呼邻房数人，语其梦。忽见长兴店子入门曰：“郎君与客食毕罗，计二斤，何不计直而去也？”明经大骇，解衣质之，且随验所梦，相其榻器，省如梦中。乃谓店主曰：“我与客俱梦中至是，客岂食乎？”店主惊曰：“初怪客前毕罗悉完，疑其嫌置蒜也。”

来春，明经与邻房三人中所访者，悉上第。（出《酉阳杂俎》）

柳璟主持会考那年，最高学府国子监有位中明经科的学生，不知道姓名，白天梦见自己留连徘徊于国子监门口。这时，有一个背着衣囊的人问他的姓氏。就跟他说了。那人一听笑着说：“你明年春就能考上。”那人随即邀请他来到长兴里毕罗店。这地方他经常来。忽然，店外有狗打架，就惊呼：“不好！”他从梦中醒来，急忙招呼隔壁的几个人，把梦中的事情讲给他们听。这时，忽见长兴里毕罗店的店小二进门来说：“你与客人到我们那吃了二斤毕罗，怎么不算帐就走呢？”明经科生十分惊骇，脱下衣服抵饭钱，并且进一步验证梦中所见，看到床铺等器物好象梦中看见的一样。接着他又对店主说：“我和客人都是在梦中来你这里的，”店主也吃惊道：“开始，我还奇怪客人面前的毕罗全都完好，疑心他嫌放蒜太多了。”第二年春天，科生和隔壁三位梦中所访者，全部考取了进士。

薛 义

秘省校书河东薛义，其妹夫崔秘者，为桐庐尉。义与叔母韦氏为客，在秘家。久之，遇痼疾，数月绵辍，几死。韦氏深忧，夜梦神人白衣冠袷单衣。韦氏因合掌致敬，求理义

病。神人曰：“此久不治，便成勃疴，则不可治矣。”因以二符兼咒授韦氏，咒曰：“‘勃疴勃疴，四山之神，使我来缚，六丁使者，五道将军，收汝精气，摄汝神魂。速去速去，免逢此人，急急如律令。’但疾发，即诵之，及持符，其疾便愈。”是时韦氏少女，年七岁，亦患疴疾。旁见一物，状如黑犬而蚝毛。神云：“此正病汝者，可急擒杀之，汝疾必愈。不尔，汝家二小婢，亦当患疴。”韦氏梦中杀犬。及觉，传咒于义，义至心持之，疾遂愈。韦氏女子亦愈。皆如其言也。（出《广异记》）

河东的薛义在秘书省任校书。他的妹夫叫崔秘，为桐庐县尉。薛义和叔母韦氏在妹夫家作客，时间一长，他便患上了疴疾。几个月过去，身体日见虚弱，几乎要死了。韦氏深感忧虑，晚上梦见一个仙人，穿着白色的夹单衣，戴着白色的帽子。韦氏急忙向他合掌致敬，并请他为薛义治病。仙人说：“这种病时间长了治不好，就成了勃疴，就不能治了。所以我把两帖符和咒语传给你。这咒语说：‘勃疴勃疴，四山之神，使我来缚，六丁使者，五道将军，收汝精气，摄汝神魂，速去速去，免遭此人，急急如律令。’往后，只要他一犯病，你就念此咒语，把符拿在手中，这病便会好的。”这时，韦氏的小女儿才七岁，也患了疴疾，旁边看见一个东西，长得像一只黑狗，浑身爬满毛虫。仙人说：“正是它给你们带来的病呵，你应该立即把它捉住杀掉，这样病就会好的。不然，你家的两个小婢女也会染上这病。”韦氏在梦中便把那狗杀死了。等

她醒来之后，把咒语传给薛义，薛义在心里念叨着，病很快就好了。韦氏的小女儿也好了。这些都跟梦里说的一样。

郑光

淄青郑尚书光，会昌六年春，梦自御牛车，车中载瑞日，光烛天地。自执鞞，行通衢中。俄而惊寤，且奇叹。后月余，宣宗即位。以元舅之故，累拜尚书淄青节度。果契前梦。（出《宣室志》）

尚书郑光是淄青人。唐会昌六年的春天，他梦见自己驾御着一辆牛车，车上载着一轮太阳，光照天地。他亲自攥着鞞带，行进在大道中央。他一会惊醒过来，感到奇怪。一个多月之后，宣宗皇帝即位。因为元房舅舅的缘故，宣宗累封郑光为尚书、淄青节度使，果然契合了前面的梦。

宋言

宋言，近十举而名未播。大中十一年，将取府解。本名岳，因昼寝，似有人报云：“宋秀才若头上戴山，无因成名。

但去之，自当通泰。”觉来便思去之，不可名狱，遂去二犬，乃改为言。及就府试，冯涯侍郎作掾而为试官，以解首送也。时京兆尹张毅夫以冯（冯原作马。据《云溪友议》八改。）参军解送举人有私，奏谴澧州司户。再次，退解头为第六十五人。知闻来唁，宋曰：“来春之事，甘已参差。”及李潘舍人放榜，言第四人及第。（出《云溪友议》）

宋言本名岳，考了快十次也没有中举。唐大中十一年，府里又要举行各乡的解元考试了。他白天作梦，好象有个人对他说：“宋秀才如果头上顶着个山，便无法成名了。但只要把这个山去掉，则会平步青云。”醒来之后，他便想把自己名上的“山”字去掉。不过，不能叫“狱”字，便去掉两个“犬”字，改名为言。等到府试的时候，侍郎冯涯为主考官，他把头名解元送给了宋言。当时，京兆尹张毅夫认为冯涯在解送举人一事上有舞弊行为，便上奏一本，谴谪冯为澧州司户。其次，把宋言从第一名退到第六十五名。朋友们听到消息赶来慰问。宋言说：“起落都没有关系，明年春天再见。”第二年春天，舍人李潘发榜时，宋言以第四名考上了进士。

曹 确

曹确判度支，（支原作史。据明抄本改。）亦有台辅之望。

或梦剃发为僧，心甚恶之。有一士，云占梦多验。确召之，具以所梦话之。此人曰：“前贺侍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号剃度也。”无何，杜相出镇江西，而相国大拜。（出《北梦琐言》）

判度支曹确，还有出任台辅的希望。一天梦见自己削发作了和尚，心中非常厌恶。有一学士说自己会解梦，而且颇灵验。曹确招呼他进屋，把那梦讲给他听。这学士说：“我向侍郎贺喜，你很快就会得到重用！因为出家人称和尚为‘剃度’，你的官运就该应在‘杜’字上。”没过多久，杜相国出镇江西，就拜曹确为台辅了。

刘仁恭

梁刘仁恭微时，曾梦佛幡于手指飞出，占者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幢之贵。”后如其说，果为幽帅焉。（出《北梦琐言》）

南北朝梁代，刘仁恭还是平民百姓的时候，曾梦见佛幡从自己手中飞出去，算卦的人对他说：“你四十九岁那一年，一定能够做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官。”后来正像他说的那样，果

然出任幽州的大元帅。

唐僖宗

僖宗自晋王即位，幼而多能，素不晓棋。一夕，梦人以棋经三卷焚而使吞之。及觉，命待诏观棋，凡所指划，皆出人意。（出《补录记传》）

唐僖宗自从晋王登基以来，年幼多才，聪明无比，他从来不会下棋。一天晚上，梦见有人把三卷棋书烧成灰让他吞下去。醒来之后，让待诏来看他下棋，他的一招一式，均大出人的意料。

刘 檀

王蜀员外郎刘檀本名审义，忽梦一孝子，引令上檀香树，而谓曰：“君速登。”刘乃登。遂向怀内出绯衣，令服之。觉，因改名檀。未及一年，蜀郡牧请一杜评事充倅职，奏授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赐绯。敕下，杜丁忧不行。杜遂举刘于郡侯。郡侯乃奏檀，而所授官与杜先（先原作充。据明抄本改。）奏

拟无别。是时刘方闲居力困，杜因遗刘新绯公服一领。果征梦焉。（出《玉溪编事》）

王蜀员外郎刘檀本名叫审义。一日，他忽然梦见一个孝子领着自己爬檀香树，并对他说：“你快点上！”刘就往上爬。那人又从怀中拿出件红衣服，让他穿上。醒来之后，他就改名刘檀了。不到一年，蜀郡守请一位姓杜的评事充任副职，奏请皇帝授予他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并赐红衣服。诏书下，杜评事因父母之丧，不能就职，就把刘檀推荐给郡守。郡守又为刘檀重新奏请皇帝，官职等项均未变。这时，刘檀闲居家中且有些困顿，杜某送来红色的新公服一件，果然应了那个梦。

晋少主

开运甲辰岁暮冬，晋帝遣中使至内署，宣问诸学士云：朕昨夜梦一玉盘，中有一玉碗及一玉带，皆有碾文，光荧可爱，是何征也？宜即奏来。”承旨李慎仪与同僚并表奏贺，以为玉者帝王之宝也，带者有誓功之兆，盘盂者乃守器之象，为吉梦，不敢有他占。（出《玉堂闲话》）

开运甲辰年冬末，后晋皇帝派中使到内署，宣旨向各位大学士发问道：“皇帝昨夜梦见一只玉盘，上面有一只玉碗和一条玉带，都有碾文，光闪闪的，十分可爱，这是什么征兆？请马上奏来。”承旨之后，李慎仪和众学士联名向皇帝祝贺，都认为玉者是皇帝之宝，带者是有大军功之兆，盘者则是江山永固之象，这是个吉梦，不能作其他理解。

辛夤逊

孟蜀翰林学士辛夤逊，顷年在青城山居。其居则古道院，在一峰之顶，内塑像皇姑，则唐玄宗之子也。一夕，梦见皇姑召之，谓曰：“汝可食杏仁，令汝聪利，老而弥壮，心力不倦，亦资于年寿矣。汝有道性，不久住此，须出佐理当代。夤逊梦中拜请法制，则与申天师怡神论中者同。夤逊遂日日食之，令老而轻健，年愈从心，犹多著述。又梦掌中草不绝，（绝原作脱。据明抄本改。）后来内制草数年。复掌选，心力不倦。因知申天师怡神论中仙方。尽可验矣。（出《野人闲话》）

孟蜀之地的翰林学士辛夤逊，常年住在青城的大山里。他住的地方是一座古旧的道院，在一座山峰的顶上，里头塑着皇姑的像，这皇姑则是唐玄宗的女儿。一天晚上，辛夤逊梦

见皇姑召见他，并对他说：“你应该吃杏仁呵。它可以使你聪明，老来更健壮，心力永不疲倦，也是追求长寿的资本呵。你有道性，不能长久住在这里，应该辅佐当代天子治理国家。”辛夤逊在梦中向她请教有什么好的办法和主张，皇姑只说这和申天师的《怡神论》是相同的。接着，辛夤逊便天天吃这种药，越老越显得年轻康健，从未有力不从心之感，还写了许多著作。他又梦见自己掌上生草，怎么也拔不尽。后来果然在内侍省起草文书数年，后又掌管殿试大权，心力不倦，因为他知道申天师《怡神论》的药方。梦真的应验了。

何致雍

何致雍者，贾人之子也。幼而爽俊好学。尝从其叔，泊舟皖口。其叔夜梦一人若官吏，乘马从数仆，来往岸侧。遍阅舟船人物之数。复一人自后呼曰：“何仆射在此，勿惊之。”对曰：“诺，不敢惊。”既寤，遍访邻舟之人，皆无姓何者。乃移舟入深浦中。翌日，大风涛，所泊之舟皆没，唯何氏存。叔父乃谓致雍曰：“我家世贫贱，吾复老矣，何仆射必汝也！善自爱。”致雍后从知于湖南，为节度判官。会楚王殷自称尊号，以致雍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致雍自谓当作相，而居师长之任。后楚王希范嗣立，复去帝号，以致雍为节度判官检校仆射。竟卒于任。（出《稽神录》）

何致雍是商人的儿子，少年时爽朗英俊勤奋好学。他曾经跟着叔父，行船在皖口。他的叔叔晚上梦见一个人，像个官吏，骑在马上，后头跟着不少随从，来到岸边，仔细清点水中船只和人员的数量。这时，又有一人从后而喊到：“何仆射在这里，不要惊扰他！”回答说：“是的，不敢惊扰。”他随即醒来，把周围船上的人都问遍了，也没有一个姓何的。于是，他们就把船驶入水深处。第二天，风涛大作，所停泊的船只全都沉没了，只有他们何家的船幸免遇难。叔叔对何致雍说：“我家道穷苦，又老了，何仆射一定是你了！你可要自爱自强呵！”何致雍后来来到湖南求学读书，做了个节度判官。到五代楚王马殷时自称尊号时，被封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他自己则认为可以作宰相，而居师长之任。后来楚王马希范登基，复去帝号，封何致雍为节度判官检校仆射。他最后死于任上。

郭仁表

伪吴春坊吏郭仁表居冶（冶原作治。据明抄本改。）城北。甲寅岁，因得疾沉痾，忽梦道士衣金花紫帔，从小童，自门入，坐其堂上。仁表初不甚敬，因问疾何时可愈。道士色厉曰：“甚则有之。”即寤，疾甚。数夜，复梦前道士至，因叩头逊谢。久之，道士色解，索纸笔。仁表以为将疏方，即

跪奉之。道士书而授之，其辞曰：“飘风暴雨可思惟，鹤望巢门敛翅飞。’吾道之宗正可依，万物之先数在兹，不能行此欲何为？”梦中不晓其义，将问之，童子摇手曰：“不可。”拜谢，道士自西北而去。因尔疾愈。（出《稽神录》）

五代时，吴国有个春坊吏家住在冶城城北。甲寅年，患重病久治不愈。一日，忽然梦见有位道士披着一件金花紫帔，跟着一位小童，走进门来，坐在堂上。郭仁表开始不很客气，开口就问自己的病何时能好。那道士厉色说：“你只能越来越重！”当即醒来，他的病真的加重了。几夜之后，郭仁表又梦见那位道士来了，使急忙叩头谢罪。过了一会儿，道士的脸色渐渐好转，向他索笔和纸。他以为道士要开药方，当即跪下将笔纸奉上。道士写完送给他，只见纸上写道：“飘风暴雨可思惟，鹤望巢门敛翅飞，吾道之宗正可依，万物之先数在兹，不能行此欲何为？！”郭仁表梦中不知道这诗的意义，想问问，那童子却摆摆手说：“不行。”他只好揖手拜谢，看着那道士向西北方向而去。醒来之后，他的病就好了。

王 玠

伪吴鄂帅王玠少为小将，从军围颍州，夜梦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堕地，能避之，当至将相。”明日，众军攻城，城

中矢石如雨。玠仗剑，倚栅木而督战。俄有大石，正中其栅木及玠。铠甲之半皆糜碎，而玠无伤。因叹曰：“流星正尔耶。”由是自负，卒至大官。（出《稽神录》）

五代十国时，吴国鄂州的主帅王玠少年就是一员小将。他随军攻打颍州，晚上梦见一位道士告诉他说：“明天早晨有流星坠落于地，你如果能避开，就能够官至将相。”第二天，众军开始攻城，城中的箭和石头像雨点一般压下来。王玠举着长剑，倚在木栅栏上督战。突然，有一块大石头正好击中栅栏和王玠。身上的铠甲都砸碎了一半，而他却没有受伤。于是，他感叹不已，说：“那流星看来就是它了。”从此，他很自负，终于当上了大官。

谢 谔

进士谢谔，家于南康，舍前有溪，常游戏之所也。谔为儿时。尝梦浴溪中，有人以珠一器遗之曰：“郎吞此，则明悟矣。”谔度其大者不可吞，即吞细者六十余颗，及长，善为诗。进士裴说为选其善者六十余篇，行于世。（出《稽神录》）

进士谢谔家住在南康，房前有一条小溪，他常常在那里

戏水。谢谔小的时候，曾梦见自己正在溪水里洗澡，有人把一盒珍珠送给他，说：“你吞下它，就可以使自己变得聪明起来，甚至大彻大悟。”谢谔觉得那大的吞不下去，就吞下六十多颗小珍珠。等他长大之后，诗写得相当好。进士裴说为选了他最好的诗六十余篇，传播于世。

崔万安

江南司农少卿崔万安，分务广陵。常病苦脾泄，困甚。其家祷于后土祠。是夕，万安梦一妇人，珠珥珠履，衣五重，皆编贝珠为之。谓万安曰：“此疾可治。今以一方相与，可取青木香肉豆蔻等分，枣肉为丸，米饮下二十丸。”又云：“此药太热，疾平即止。”如其言服之，遂愈。（出《稽神录》）

江南司农少卿崔万安，分管广陵郡。由于他经常患病，消化不良，十分窘困。家里人到后土庙为他祈祷。当天晚上，崔万安梦见一个女人，穿着很华丽衣服，头上戴的脚上穿的全是珍珠。她对崔万安说：“你的病是可以治好的，今天送你一个药方：可以取来青木香肉豆蔻等分，用枣肉来和药丸，像吃饭那样饮下二十丸。”又说：“此药太热，病好了就不要再服。”醒后，他按照这女人的话去服此药，病很快就好了。

江南李令

江南有李令者，累任大邑，假秩至评事。世乱年老，无复宦情，筑室于广陵法云寺之西，为终焉之计。尝梦束草加首，口衔一刀，两手各持一刀，入水而行。意甚异之。俄而孙儒陷广陵，儒部将李琼屯兵于法云寺。恒止李令家，父事令。及儒死，宣城裨将马殷、刘建封辈，率众南走。琼因强令俱行。及殷据湖南，琼为桂管观察使。用令为荔浦令。则前梦之验也。（出《稽神录》）

江南有个叫李令的人，连任数城要职，后来做到代理评事。由于世道乱，年纪大，他再也没有当官的心了，便在广陵法云寺西边修起一座房子，以度晚年。不久，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头上插了一把草，口中叼着一把刀，两只手还各拿一把刀，入水而行。他醒后感到十分惊异。不久，孙儒攻陷了广陵，他的部将李琼把兵马驻扎在法云寺。李琼经常到李令家来，待李令像父亲一样孝敬。后来孙儒死了，宣城的副将马殷、刘建封之辈，率兵马南去。李琼就强迫李令一起走。后来马殷等占踞湖南，李琼任桂管观察使，他让李令做荔浦县令。前梦果然应验了。（头顶草口叼刀，双手各持一刀是“荔”字，入水而行是“浦”字。）

毛贞辅

伪吴毛贞辅，累为邑宰。应选之广陵，梦吞日。既寤，腹犹热。以问侍御史杨廷式。杨曰：“此梦至大，非君所能当。若以君而言，当得赤乌场官也。”果如其言。（出《稽神录》）

五代时，吴国有位毛贞辅，连做县令。一年，他到广陵应选，图朝廷量才授官。晚上梦见自己把太阳吞下去了，当即惊醒，腹部还热乎乎的。他问侍御史杨廷式这是何征兆，杨廷式说：“这梦至关重大，不是你所能担当得起的。如果就你而言，应该任赤乌场官呵。”后来，果然像他说的这样，毛贞辅做了赤乌场官。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七十九

梦四

梦咎征

萧吉	侯君集	崔湜	李林甫
杜玄	召皎	李捎云	李叔霁
李诉	薛存诚	李伯怜	张瞻
于董	卢彦绪	柳宗元	卫中行
张省躬	王恽	柳凌	崔暇
苏检	韦检	朱少卿	覃鹭
孟德崇	孙光宪	陆洎	周延翰
王瞻	邢陶		

萧吉

大业中，有人尝梦凤凰集手上，深以为善征，往诣萧吉占之。吉曰：“此极不祥之梦。”梦者恨之，而以为妄言。后十余日，梦者母死。遣所亲往问吉所以，吉云：“凤鸟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所以止君手上者，手中有桐竹之象。《礼》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是以知必有重忧耳。”（出《大业拾遗记》）

隋大业年间，有人曾梦见凤凰落在自己手上，深信这是吉兆，便拜见萧吉请他占卜。萧吉说：“这是个极不祥的梦呵。”那人十分憎恨他，认为他胡说。十几天之后，那人的母亲死了，便派亲属来问萧吉是怎么回事，萧吉说：“凤凰非梧桐树不落，非竹籽不吃；它之所以落你手上，是因为你手上有桐竹之象呵。就像《礼》书上说：‘苴杖竹也，削杖桐也。’（一个是居父丧用的，一个是居母丧用的。）所以我知道必有大不幸呵！”

侯君集

唐贞观中，侯君集与庶人承乾通谋，意不自安。忽梦二甲士录至一处，见一人高冠奋髯，叱左右，取君集威骨来。俄有数人操屠刀，开其脑上及右臂间，各取一骨片，状如鱼尾。因舂呖而觉，脑臂犹痛。自是心悸力耗，至不能引一钩弓。欲自首，不决而败。（出《酉阳杂俎》）

唐贞观年间，侯君集与平民承乾策划谋反，心神不安。忽然梦见二甲士捕他来到一个地方，看见一个人头戴高高的帽子，大胡子奋然而动，对手下人喊道：“取君集威骨来！”立刻有好几个人操起屠刀，打开他的脑袋和右臂，各取一骨片，形状象鱼尾。这时，他因说梦话而醒，脑袋和右臂还疼。从此以后心惊神耗，疲惫不堪，以至于连一张弓也拉不开。便想自首，还没有下决心，就失败了。

崔湜

唐右丞卢藏用、中书令崔湜太平党，被流岭南。至荆州，

湜夜梦讲坐下听法而照镜。问善占梦张猷。谓卢右丞曰：“崔令公大恶，梦坐下听讲，法从上来也。镜字金旁竟也。其竟于今日乎。”寻有御史陆遗免贲敕令湜自尽。（出《朝野佥载》）

唐右丞卢藏用同中书令崔湜组成太平党，被流放岭南。到了荆州，崔湜晚上梦见自己坐在地上一边听法一边照镜子，便问善于算卦的张猷。张猷对卢右丞说：“崔大人的梦是大凶之兆呵！坐地上听法，法是从上来的；镜字金旁加个竟字，竟便是终了之意——看来，他将终于今日了！”果然，御史陆遗免带着皇帝的敕命赶到，令崔湜自尽。

李林甫

李林甫梦一人，细长有髯，逼林甫，推之不去。林甫寤而言曰：“此裴宽欲谋替我。”（出《谈宾录》）

李林甫梦见一个人，瘦高个子，长有胡子，逼向自己，推也推不走。林甫醒来之后说：“这是裴宽谋划着替代我呀！”

杜玄

洛州杜玄有牛一头，玄甚怜之。夜梦见其牛有两尾，以问占者李仙药，曰：“牛字有两尾，失字也。”经数日，果失之。（出《朝野僉载》）

洛州杜玄有一头牛，深得他的爱怜。一天他梦见这头牛长了两条尾巴，便去问算卦的李仙药。李仙药说：“牛字有两尾，这不是个‘失’字吗？”几天之后，那头牛果然丢了。

召皎

安禄山以讨君侧为名，归罪杨氏，表陈其恶，乃牒东京送表。议者以其辞不利杨氏，难于传送。又恐他日禄山见殛，乃使大理主簿召皎送表至京。玄宗览之不悦，但传诏言皎还。皎出中书，见国忠，问：“送胡之表，无乃劳耶？赖其不相非状，忽有恶言，亦当送之乎？”呵使速去。皎还至戏口驿，意甚忙忙，坐厅上绳床，恍然如梦。忽觉绳床去地数丈，仰视，见一人介冑中立，呵叱左右二十余人，令扑己。虽被拖拽，厅

上复有一人，短帽紫衣来云：“此非蒋清，无宜杀也。”遂见释放。皎数日还至洛，逆徒寻而亦至。皎与流辈数人守扃待命，悉被收缚。皎长大，有容止，而立居行首，往见贼将田軋贞。軋贞介冑而立，即前床间所梦者也。逆呵呼皎云：“何物小人，敢抗王师。”命左右仆杀。手力始至，严庄遽从厅下曰：“此非蒋清，无宜加罪。”軋贞方问其姓，云：“姓召。”因而见释。次至蒋，遂遇害也。（出《广异记》）

安禄山以清君侧为名，把帐都算在杨家人的身上，列其罪状，然后派人进京送表。参加商议的人认为这表不利于杨贵妃，传送困难，但又怕将来安禄山怪罪受诛，便派大理寺的主簿召皎送表至京。玄宗皇帝阅完后很不高兴，便传诏让召皎回去。召皎出了中书省，见到杨国忠。杨国忠说：“你为安禄山送表，岂不是很辛苦吗？”并责怪他不看清楚，明知是些恶言，还当送上呵。让他赶紧回去。召皎返还时走到戏口驿，心里很乱，坐厅里吊床上。他恍然如梦，突然觉得那床离地好几丈，抬头看见一个戴着盔甲的人站在大厅中央，指挥左右二十多人，命令他们拘捕自己，于是被又推又拽。厅上还有一个穿紫衣戴短帽的人过来说：“这不是蒋清，不宜杀他！”随即把他释放了。召皎数天之后回到洛阳。叛贼寻踪而至。召皎与同伙数人守门待命，全被捉住。召皎高大，仪容举止又好，便让他站在排头去见贼将田軋贞。田軋贞头戴盔甲站在那里，召皎见他同自己在床前梦见的那个人一样。田軋贞斥责召皎道：“你这小人是什么东西，敢与王师对抗！”随

即命令仆从来杀召蛟。他们刚要动手，只听严庄急忙从厅下喊道：“这不是蒋清，不宜杀他！”田軋贞这才问他姓什么，他回答：“姓召。”所以就被释放了。接着就审讯蒋清，并把他杀害了。

李捎云

陇西李捎云，范阳卢若虚女婿也。性诞率轻肆，好纵酒聚饮。其妻一夜，梦捕捎云等辈十数人，杂以娼妓，悉被发肉袒，以长索系之，连驱而去，号泣顾其妻别。惊觉，泪沾枕席，因为说之。而捎云亦梦之，正相符会。因大畏恶，遂弃断荤血，持金刚经，数请僧斋，三年无他。后以梦滋不验，稍自纵怠，因会中友人，逼以酒炙。捎云素无检，遂纵酒肉如初。明年上巳，与李蒙、裴士南、梁褒等十余人，泛舟曲江中，盛选长安名倡，大纵歌妓。酒正酣舟覆，尽皆溺死。（出《广异记》）

陇西的李捎云，是范阳卢若虚的女婿。他行为荒唐放肆，喜好聚众纵酒。他妻子一天夜里，梦见李捎云及其一伙十几人，夹杂着娼妓，全被用长绳子绑在一起，被人弄得披头散发，袒胸露肉，连推带搯地押走了。李回头看见妻子，哭着与她告别。妻子惊醒后，泪沾枕席，一说，正与丈夫梦见的

一样。他们认为这是凶兆，便断了荤腥，几次请僧人来念金刚经，三年没出什么事儿。后来觉得那梦不灵验，李捎云又纵酒作乐，大吃大喝，行为不检点，如同当初。第二年三月过上巳节时，他与李蒙、裴士南、梁褒等十几个人，在曲江中划船，并从长安城里选来有名的乐人和歌妓，纵欲而为。正高兴的时候，船翻入江中，李捎云等全被淹死。

李叔霁

监察御史李叔霁者，与兄仲云俱进士擢第，有名当代。大历初，叔霁卒。经岁余，其妹夫与仲云同寝，忽梦叔霁，相见依依然。语及仲云，音容惨怆曰：“幽明理绝，欢会无由，正当百年之后，方得聚耳。我有一诗，可为诵呈大兄。诗云：‘忽作无期别，沉冥恨有余。长安虽不远，无信可传书。’”后数年。仲云亦卒。（出《广异记》）

监察御史李叔霁和哥哥仲云都是考中进士登第的，在当时颇有名气。大历初年，李叔霁死了。几年后，他的妹夫和仲云睡在一起，忽然竟梦见了他。叔霁完全是一副不忍分离的样子，谈到仲云，神情黯然地说：“现在我们阴阳相隔，理不相通，想见面是不可能的。只有等到他死了之后，我们才能聚首。我有一首诗，请你念给大哥听一听吧：‘忽作无期别，

沉冥恨有余。长安虽不远，无信可传书。”后来又过了几年仲云也死了。

李 诉

凉武公诉，以殊勋之子，将元和之兵，擒蔡破郢，数年攻战，收城下壁，皆以仁恕为先，未尝枉杀一人，诚信遇物，发于深恳。长庆元年秋，自魏博节度使、左仆射、平章事诏征还京师。将入洛，其衙门将石季武先在洛，梦凉公自北登天津桥，季武为导。以宰相行呵叱动地。有道士八人，乘马，持绛节幡幢，从南欲上。导骑呵之，对曰：“我迎仙公，安知宰相？”招季武与语，季武骤马而前。持节道士曰：“可记我言，闻于相公。”其言曰：“耸轡排金阙，乘轩上汉槎。浮名何足恋，高举入烟霞。”季武元不识字，记性又少，及随道士信之，再闻已得。道士曰：“已记得，可先白相公。”乃惊觉，汗流被体。喜以为相国犹当上仙，况俗官乎！后三日，凉公果自北登天津桥，季武为导，因入憩天宫寺，月余而薨。

时人以仁恕端悫之心，固合于道，安知非谪仙数满而去乎。（出《续幽怪录》）

凉武公李诉是功臣的后代，率领着唐宪宗的部队拿下蔡州攻破郢城。李诉征战好几年，收复好多城池，但他为人治

军都以宽容仁义为第一，从来没有错杀一人，且待人接物十分讲求信义，一片至诚，深得民心。长庆元年秋天，他在魏博任节度使，并得到左仆射、平章事的官职。这时，皇帝召他回京城，刚要进洛阳时，他手下一个已在洛阳的衙将石季武作了个梦，梦见李诉从北面登上京城的天津桥，自己担任仪仗前导。李诉的队列仪仗前面喝道，后面护卫十分威严，就像宰相出行一样。忽然有八个道士骑着马，持着迎贵宾的节幡从南面要上桥。李诉的前导就大声呵斥，让道士们闪开。道士说：“我们是来迎接仙公李诉的，不知道什么宰相不宰相！”道士招呼石季武，石季武就赶紧打马迎上来。持节幡的道士说：“我有几句话，你听后要记住，然后转告李诉。道士吟了一首诗，大意是：“骑着高头大马奔向金銮殿，乘上华丽的金车直入星汉。世上的浮名有什么可留恋，怎比得了腾云驾雾羽化登仙？”石季武是个不识字记性又很差的人，但随道士念了两遍便记住了。道士说：“你既然已经记住了，就转告李诉吧！”说到这里，石季武惊醒了，出了一身大汗。他高兴地想：“在世间当宰相的还能成仙，像我这样的普通官吏大概也能成仙得道吧？”三天之后，李诉果然从北面登上天津桥，石季武为前导，并在天宫寺休息。一个多月后，李诉去世。人们都知道他为人仁恕诚实，合乎天道，却不知道他是被天上贬到人间的神仙，在人间期满了，自然要返回天界了。

薛存诚

御史中丞薛存诚，元和末，由台丞入给事中。末期，复亚台长。宪阁清严，俗尘罕到，再入之日，浩然有闲旷之思。及厅吟曰：“卷帘疑客到，入户似僧归。”后月，阍吏因昼寝未熟，仿佛间，见僧童数十人，持香花幢盖，作梵唱，次第入台。阍吏呵之曰：“此御史台，是何法事，高声入来？”其一僧自称：“识达，是中丞弟子，来迎本师。师在台，可入省迎乎？”阍吏曰：“此中丞，官亚台，本非僧侣，奈何敢入台门？”即欲擒之。识达曰：“中丞元是须弥山东峰静居院罗汉大德，缘误与天人言，意涉近俗，谪来俗界五十年。年足合归，故来迎耳。非汝辈所知也。”阍吏将驰报，遂惊觉。后数日，薛公自台中遇疾而薨。潜伺其年，正五十矣。（出《续玄怪录》）

唐元和末年，御史中丞薛存诚由台丞升门下省要职给事中。不到一个月，他又升任副御史。御史府第，整洁肃穆，远离街市。他升任后搬了进去，觉得心旷神怡。他来到厅中吟了两句诗：“卷帘疑客到，入户似僧归。”几个月后，看门的小吏正和衣而睡尚未睡深沉。他恍然间看见几十个僧童，拿着香花和印着佛名的幡旗，一边念着经文一边按顺序走进来。

看门小吏斥道：“这是御史的公署，你们这是作什么法事，高声喊叫地进来？”其中一个和尚自称识达，是中丞薛存诚的弟子，这次来迎接师傅的。他说：“我师傅在吗？我们可以进去探望一下就把他接走吗？”看门小吏说：“这是中丞大人的官署，本不是寺院，你们怎么能随随便便就进来呢？！”当即就要去捉拿识达。识达说：“中丞原来是须弥山东峰静居院的罗汉大德，因为他错误地与佛祖说想涉足凡尘，被贬到人间五十年。现在五十年已满，我们所以来迎接他。这件事，你们这些人是不知道的。”看门小吏急忙要跑去报告，一下子从梦中惊醒。数天之后，薛存诚在公署患病而死，人们暗自一算，正好五十岁。

李伯怜

威远军小将梅伯成善占梦。有优人李伯怜游泾州乞钱，得米百斛。及归，令弟取之，过期不至。夜梦洗白马，访伯成占之。伯成抒思曰：“凡顛人好反语，洗白马，泻（泻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白米也。君所忧。或有风水之虞乎？”数日弟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粒无余。（出《酉阳杂俎》）

威远军中有位叫梅伯成的小将，善于解梦。有个卖艺人李伯怜来到泾州，边卖艺边乞求讨要钱粮，共得一百斛米，回

到家之后让弟弟来取。过好长时间，也未见弟弟将米运回。一天晚上，他梦见自己洗白马，便去请梅伯成解梦。梅伯成沉思着说：“凡是顛人都爱说反语。洗白马，泻白米也。你所忧虑的，也许有风水之灾呀！”几天之后，弟弟回来了，果然告诉他说船在渭河中翻沉，一粒米也没有剩。

张 瞻

江淮有王生者，榜言解梦。贾客张瞻将归。梦炊于臼中，问王生，生言：“君归不见妻矣。臼中炊，因无釜也。”贾客至家，妻卒数月矣。（出《酉阳杂俎》）

江淮有个王生，贴告示说自己会解梦。商人张瞻想回家去，晚上梦见自己用石臼做饭，便请教于王生。王生说：“你回去就见不到妻子了！在石臼里做饭，是因为没有锅呵。”张瞻赶到家中，妻子已经死好几个月了。

于 董

有一人梦松生户前，一人梦枣生屋上，以问补阙于董，董

言：“松丘垆间所植，‘枣’字重来，重来呼魄之象。”后二人俱卒。（出《酉阳杂俎》）

有一个人梦见松树长在门前，一人梦见枣树生在屋上，便向补阙于董求教。于董说：“松树，是丘垆间所植，说的是坟呵；‘枣’字重来，是重来呼魄之象。”后来不久，二人都死了。

卢彦绪

许州司仓卢彦绪所居溷，夏雨暴至，水满其中，须臾漏尽。彦绪使人观之，见其下有古圻，中是瓦棺，有妇人，年二十余，洁白凝净，指爪长五六寸，头插金钗十余支。铭志云：是秦时人，千载后当为卢彦绪开，运数然也。闭之吉，启之凶。又有宝镜一枚，背是金花，持以照日，花如金轮。彦绪取钗镜等数十物，乃闭之。夕梦妇人云：“何以取吾玩具。”有怒色。经一年而彦绪卒。（出《广异记》）

许州的司仓卢彦绪家中的厕所，夏天暴风雨一来，水便把里面灌满。一会儿那水便漏光了。卢彦绪招呼邻居们来看，只见下面有座坟坑，中间是口大棺材，里面躺着位二十多岁

的女人，她白白净净的，指甲有五六寸长，头上插着十余支金钗。坟头的铭志上写道：这是秦时的人，千年之后当由卢彦绪发现，这是由运数决定的。不过，发现之后就关闭，则有大吉；但如果一打开，则有大凶。他又看见一面宝镜，背面雕着金花，举起它照太阳，那太阳便金光闪射。卢彦绪被迷住了心窍，拿出宝镜、金钗等十多件东西之后，才将棺闭上。晚上，他梦见那妇人对他说：“你怎么能拿走我的东西呢？”脸上有怒色。过了一年，卢彦绪就死了。

柳宗元

柳员外宗元自永州司马征至京，意望重用。一日。诣卜者问命，且告以梦，曰：“余柳姓也，昨梦柳树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无苦，但忧为远官耳。”征其意，曰：“夫生则树柳，死则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竟如其言。后卒于柳州焉。（出《因话录》）

柳宗元员外从永州司马府来到京城，希望得到朝廷重用。一日，他向算卦的人问命，并告诉他自己昨晚作的一个梦，说：“我姓柳，昨晚梦见柳树倒在地上，这是不是不祥之兆？”算命的人说：“没有什么不祥的，只是怕要到远处做官了。”柳宗元又问其中之意，那人回答说：“你生是柳树，死便是柳木。

木者牧也，看样子你得去柳州主事了！”后来，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柳宗元做了柳州州牧并一直到死。

卫中行

卫中行为中书舍人时，有故旧子弟赴选，投卫论囑，卫欣然许之。驳榜将出，其人忽梦乘驴渡水，蹶坠水中，登岸而靴不沾湿。选人与秘书郎韩皋有旧，访之，韩被酒，半戏曰：“公今年选事不谐矣！据梦，卫生相负，足下不沾。”及榜出，果驳放。韩有学术，韩仆射犹子也。（出《酉阳杂俎》）

卫中行任中书舍人时，有老朋友的子弟进京应选，投到其门下并拜托于他，他痛痛快快地应承下来。驳榜将要公布时，那个人忽然梦见自己骑驴过河，驴一尥蹶子把他甩入水中，登岸后鞋却没有湿。这人与秘书郎韩皋有交情，登门拜访时，韩皋备下酒菜宴请他。韩皋半开玩笑地说：“你今年应选的事情不顺利呀！根据你的梦分析，卫中行肯定不会替你说话的，因为你鞋上没有沾水。”等到榜公布时，那人的名字果然被甩到一旁，没有重用。韩皋有学问，有见识，他本是大名鼎鼎的韩仆射的侄子呵。

张省躬

枝江县令张汀，子名省躬，汀亡，因住枝江。有张垂者，举秀才下第，客于蜀，与省躬素未相识。大和八年，省躬昼寤，忽梦一人，（一人二字原缺。据明抄本补。）自言当家，名垂，与之接，欢狎弥日。将去，留赠诗一首曰：“戚戚复戚戚，秋堂百年色。而我独茫茫，荒郊遇寒食。”惊觉，遽录其诗，数日而卒。（出《酉阳杂俎》）

枝江县令张汀的儿子叫张省躬。父亲死后，他一直住在枝江。有一位叫张垂的人，考秀才科未中，客死于四川，与省躬素不相识。大和八年，张省躬白天睡于堂前，忽梦一人自称与他同姓，名字叫垂。张垂同他一见如故，无拘无束地玩了几天，临别时，留下一首诗赠给省躬，那诗是：“戚戚复戚戚，秋堂百年色。而我独茫茫，荒郊遇寒食。”这时，张省躬惊醒了，当即录下那首诗。他于数日之后死去。

王 恽

进士王恽，才藻雅丽，尤长体物。著《送君南浦赋》，为词人所称。会昌二年，其友人陆休符忽梦被录至一处，有驹卒止于屏外，见若胥靡数十，王恽在其中。陆欲就之，恽面若愧色，陆强牵之语，恽垂泣曰：“近受一职司，厌人闻。”指其类，“此悉同职也。”休符恍惚而觉。时恽住扬州，其子住太平，休符异所梦，迟明，访其家信，得王至洛书。又七日，其卜至，计其卒日，乃陆之梦夕也。（出《酉阳杂俎》）

进士王恽，才华横溢，文词典雅清丽，尤其擅长咏物。他写的《送君南浦赋》，为词人们所称道。唐会昌二年，他的朋友陆休符忽然梦见自己被押到一个地方，屏外站着养马驭车的驹从。这时，只见几十个跟自己一样用绳索牵连着的人走过来，王恽也在其中。陆休符想凑过去，王恽惭愧地低下头。陆休符就硬把他拽到一旁问话，王恽哭泣着说：最近接受一个苦差事，谁听了谁厌恶。他又指指身边的人说，这些人全干一样的差事。陆休符恍惚间醒来。当时，王恽住在扬州，他的儿子住在太平。陆休符对此梦十分惊异。第二天早上，他去王家问有无消息，看到了王恽从洛阳写的信。又过七天，王恽的死讯送到。算算他死的日子，正是陆休符作梦的那天晚

上。

柳 凌

司农卿韦正贯应举时，尝至汝州。汝州刺史柳凌留署军事判官。柳尝梦有人呈案，中言欠柴一千七百束，因访韦解之，韦曰：“柴，薪木也。公将此不久乎！”月余，柳疾卒。素贫，韦为部署，米麦缿帛，悉前请于官数月矣。唯官中欠柴一千七百束，韦披案，方省柳前梦。（出《酉阳杂俎》）

司农卿韦正贯进京应试时，曾来到汝州。汝州刺史柳凌留他任军事判官。柳凌曾梦见有人呈上个案子，案子上说欠柴一千七百束。他请韦正贯为自己解梦，韦正贯说：“柴薪木也，柳将木，看来你在这里住不多久了。”一个多月后，柳凌病死。他生前向来贫穷，韦正贯为他安排后事。他发现柳凌已向公家借过好几个月的钱粮布等维持生活，死后仍欠公家一千七百捆柴。

崔 暇

中书舍人崔暇弟嘏，娶李续女。李为曹州刺史，令兵马使国邵南勾当障车。后邵南因睡，忽梦崔女在一厅中，女立于床西，崔嘏在床东。女执红笺，题诗一首，笑授嘏，嘏因朗吟之。诗言：“莫以贞留妾，从他理管弦。容华难久驻，知得几多年。”梦后才一岁，崔嘏妻卒。（出《酉阳杂俎》）

中书舍人崔暇的弟弟叫崔嘏，娶李续的女儿作妻子。李续任曹州刺史。他派兵马使国邵南布置喜车，挂上布帷。后来，国邵南困极而睡，忽梦见崔嘏和李续的女儿在一个大厅里，李续的女儿站在床西，崔嘏站在床东。李续的女儿拿一红笺，题诗一首，笑着递给崔嘏。崔嘏朗声吟道：“莫以贞留妾，从他理管弦。容华难久驻，知得几多年。”梦后才一年，崔嘏的妻子便死了。

苏 检

苏检登第，归吴省家，行及同州澄城县，止于县楼上。醉

后，梦其妻取笔砚，篋中取红笺，剪数寸而为诗曰：“楚水平如镜，周回白鸟飞。金陵几多地，一去不知归。”检亦裁蜀笺而赋诗曰：“还吴东去下澄城，楼上清风酒半醒。想得到家春欲暮，海棠千树已凋零。”诗成，俱送于所卧席下。又见其妻笞检所挈小青极甚。及寤，乃于席下得其诗，视篋中红笺，亦有剪处。小青其日暴疾。已而东去，及鄂岳已来，舍陆登舟，小青之疾转甚。去家三十余里，乃卒。梦小青云：“瘞我北岸新茔之后。”及殡于北岸，乃遇一新茔，依梦中所约瘞之。及归，妻已卒。问其日，乃澄城县所梦之日。谒其茔，乃瘞小青坟之前也。时乃春暮，其茔四面，多是海棠花也。（出《闻奇录》）

苏检考中进士，回吴探亲。走到同州澄城县，住在县衙楼上。喝酒醉后，梦见妻子拿来笔砚，小箱里取出红笺，剪下数寸写上诗句：“楚水平如镜，周回白鸟飞。金陵几多地，一去不知归。”苏检也裁下一片红笺赋诗道：“还吴东去下澄城，楼上清风酒半醒。想得到家春欲暮，海棠千树已凋零。”写成之后，全都放在所卧的炕席下面。苏检又看见妻子用皮鞭狠狠抽打他带来的小青，马上醒来。他从炕席找到了那两首诗，再一看箱子里的红笺，也有剪过的痕迹。小青这一天得了暴病。这时苏检已经东去，到鄂州的山区又回转来。他不走旱路走水路。小青的病越来越严重，在他离家还有三十多里路时，便凄然而死。苏检梦见小青说：“把我埋葬在河北岸的新坟之后。”苏检为小青出殡时，果然在北岸看到一座新

坟，便遵照梦中的约定将小青埋在了这座新坟之后。苏检匆匆赶回家，才知妻子也已死去。问她死的日子，就是他在澄城县做梦那天。苏检去看妻子的坟，果然在小青的坟之前面。这时正是暮春，两座坟茔四周，盛开着洁白如雪的海棠花。

韦 检

韦检举进士不第。常有美姬，一日捧心而卒。检追痛悼，殆不胜情。举酒吟诗，悲怨可掬。因吟曰：“宝剑化龙归碧落，嫦娥随月下黄泉。一杯酒向青春晚，寂寞书窗恨独眠。”一日，忽梦姬曰：“某限于修短，不尽箕帚，涕泪潸然，常有后期。今和来篇，口占曰：‘春雨濛濛不见天，家家门外柳和烟。如今肠断空垂泪，欢笑重追别有年’。”检终日悒悒不乐，后更梦姬，曰：“郎遂相见。”觉来神魂恍惚，乃题曰：“白浪漫漫去不回，浮云飞尽日西颓。始皇陵上千年树，银鸭金凫也变灰。”后果即世，皆符兆。（出《抒情诗》）

韦检进京应试未中。他曾经有个美妾，一天捂着心口窝倒地而死。韦检痛加追悼，难以表达自己的感情。于是，他举起酒杯吟起诗来，悲伤哀怨，那神态令人揪心。他吟道：“宝剑化龙归碧落，嫦娥随月下黄泉。一杯酒向青春晚，寂寞书窗恨独眠。”一天，他忽然梦见死去的美妾说：由于我命苦

寿短，不能再侍奉于你，想到这些我就潸然泪下。不过，我们后会有期，今天我为咱们的将来与你和诗一首，随即吟道：‘春雨濛濛不见天，家家门外柳和烟。如今肠断空垂泪，欢笑重追别有年。’”醒来之后，韦检终日抑郁不乐，后来又梦见美妾对他说：“你快来与我相见吧！”从此，他更加神不守舍，恍恍惚惚，又题诗道：“白浪漫漫去不回，浮云飞尽日西颓。始皇陵上千年树，银鸭金凫也变灰。”后来他果然去世，一切全契合前梦的征兆。

朱少卿

王蜀时，有朱少卿者，不记其名。贫贱客于成都，因寝于旅舍。梦中有人扣扉觅朱少卿，其声甚厉，惊觉访之，寂无影响。复睡，梦中又连呼之。俄见一人，手中执一卷云：“少卿果在此？”朱曰：“吾姓即同，少卿即不是。”其人遂卷文书两头，只留一行，以手遮上下，果有“朱少卿”三字。续有一人，自外牵马一匹直入。云：“少卿领取。”朱视之，其马无前足，步步侧蹶，匍匐而前，其状异常苦楚。朱大惊而觉，常自恶之。后蜀王开国，有亲知引荐，累至司农少卿。无何，膝上患疮，双足自膝下俱落，痛苦经旬，五月五日殂。乃马梦之征也。（出《王氏见闻》）

五代十国，王氏统治于蜀，有位姓朱任少卿之职的人，名字却记不得了。他当时十分寒酸，住在成都的旅馆里。一日，他梦见有人敲门来找朱少卿，声音很响。他一惊推开房门，却连个人影也未见到。接着又睡，梦中又有人连声呼唤。不一会儿，只见来了一个人，手中拿着一卷文，说：“朱少卿果然在这里！”朱说：“我的姓倒不错，却不是什么少卿。”那人随即卷起文书的两端，只留下一行字，用手遮住上面和下面，他果然看见有“朱少卿”三个字。接着又有一个人，从外面牵着一匹马径直走进来，说道：“请少卿领取。”朱抬头看去，只见那马没有前腿，一挪一挪的，像是要跌倒的样子，它几乎是向前爬行，显得异常痛苦。朱少卿大叫一声，惊醒过来。为此，他常常感到十分厌恶。后蜀王开国，有亲朋好友引荐，他的官一直当到司农少卿。无奈，他的膝盖上长了疮，双腿从膝盖以下全都烂掉了，苦苦熬了十年，五月五日死亡。不用说，这就是他的那个马梦之兆呵。

覃 鷲

孟蜀工部侍郎刘义度，判云安日。有押衙覃鷲，梦与友人胡鍼同在一官署厅前，见有数人，引入刘公，则五木备体，子然音旨，说理分解，似有三五人执对。久而方退，于行廊下坐，见进食者，皆是鲜血。覃因问，旁人答曰：“公为断刑错误所致，追来亦数日矣。”遂觉。及早，见胡鍼话之，鍼曰：

“余昨夜所梦，一与君叶，岂非同梦乎？”因共秘之。刘公其日果吟《感怀诗》十韵。其一首曰：“昨日方髻髻，如今满颌髻。紫阁无心恋，青山有意潜。”今其诗皆刊于石上，人皆讶其诗意。不数日而卒，岂非断刑之有错误乎？（出《野人闲话》）

五代十国，后蜀工部侍郎刘义度，离别云安那天，有个叫覃鹭的押司，梦见与朋友胡鍼一起站在一官署厅前，看见有好几个人把刘义度带进来，身上压着木头仍不屈服，独自与他们说理分辨，声音很响亮，好象有三五个人跟他对质。他好长时间才退下，坐在行廊中。这时，覃鹭看见刘义度喝的竟然全是鲜血！覃鹭上前询问，旁边的人回答说：“因为断案有错误，所以才让他喝鲜血。他被捉来已经好几天了。”覃鹭惊醒过来。等到第二天早晨，他把这件事对胡鍼说了，胡鍼不由吃了一惊：“我昨天晚上作的梦，跟你的一样，难道说这梦要变成真的了？”二人商议一下，决定暂时保密。这一天，刘义度果然吟《感怀诗》十首，其中一首是这样几句：“昨日方髻髻，如今满颌髻。紫阁无心恋，青山有意潜。”同时，他把这些诗都抄录在石头上，人们都为这诗意而感到惊讶。不几天，刘义度便死了。难道说真的是因为他断案有错误吗？

孟德崇

蜀宗正少卿孟德崇，燕王贻邺之子也。自恃贵族，脱略傲诞。尝太庙行香，携妓而往。一夕。梦一老人责之，且取案上笔，叱令开手，大书‘九十字’而觉。翌日，与宾客话及此事，自言“老人责我，是惜我也。书‘九十’字。赐我寿至九十也。”客有封璉戏之曰：“‘九十’字，乃是行书卒字。亚卿其非吉征乎？”不旬日，果卒。（出《野人闲话》）

后蜀的宗正少卿孟德崇，是燕王贻邺之子。他自以为出身贵族，轻慢狂傲而又荒唐。他曾经到太庙进香，把妓女也带了去。一天晚上，梦见一位老人斥责他，并拿起案上的笔，让他张开手掌，在上面写下“九十”二字后，他惊醒过来。第二天，他在酒席筵上与宾客们谈起这件事，自己美滋滋地说：“老人责怪我，其实是心疼我呀。他写下‘九十’二字，是让我一直活到九十岁哩！”客人中有个叫封璉的跟他开玩笑道：“‘九十’二字，乃是行书中的卒字，你可不要把它当作吉兆呀！”不到十天，孟德崇果然死了。

孙光宪

荆南节度使高保融有疾，幕吏孙光宪梦在渚宫池与同僚偶坐，而保融在西厅独处，唯姬妾侍焉。俄而高公弟保勳见召上桥，授以笔砚，令光宪指搗发军，仍遣厅头二三子障蔽光宪，不欲保融遥见。逡巡，有具囊鞬将校列行俟命。次见掌节吏严光楚鞞而前趋，手捧两黑物，其一则如黑漆靴而光，其一即寻常靴也。谓光宪曰：“某曾失墨两挺，蒙王黜责，今果寻获也。”良久梦觉。翌日，说于同僚。逾月而保融卒，节院将严光楚具帖子取处分倒节，光宪请行军司马王甲判之。墨者阴黑之物，节而且黑，近于凶象，即向之所梦，倒双节之谓也。（出《北梦琐言》）

荆南节度使高保融有病，他的属员孙光宪梦中在渚宫池与同僚一起坐着，而高保融则独自呆在西厅，只有姬妾侍候着。有顷，高保融的弟弟高保勳应召上桥，授以孙光宪笔砚，让他写派军队出战的命令。并叫来厅上的两三个仆人挡着孙光宪，不想让高保融远远地看见。有顷，有一些穿着军装背着弓箭的将校列队待命。接着，又看见掌节吏严光楚拿着去毛的兽皮趋身上前，手中捧着两个黑物。其中，一个则象黑漆靴子闪闪发光，一个就是平常的靴子。严光楚对孙光宪说：

“我曾经丢失过两挺墨，蒙大王降职斥责，今天果然找到了。”良久梦醒。第二天，孙光宪把这件事说给同僚们听。一个多月后，高保融病死。节使院将严光楚的掌节使撤掉并发出文告。孙光宪请行军司马王甲来解这个梦，他说：墨者是阴黑之物，节而且黑，近于凶象，这就是原来那个梦，也就是倒双节的意思。（一个是节度使高保融，一个是掌节使严光楚，因此才有“倒双节”之谓。）

陆 洎

江南陆洎为常州刺史，不克之任，为淮南副使。性和雅重厚，时辈推仰之，副使李承嗣尤与之善。乙丑岁九月，承嗣与诸客访之。洎从客曰：“某明年此月，当与诸客别矣。”承嗣问其故，答曰：“吾向梦人以一骑召去，止大明寺西，可数里，至一大府，署曰‘阳明府’。入门西序，复有东向大门，下马入一室。久之，吏引立阶下。门中有二绿衣吏，捧一案。案上有书，有一紫衣秉笏，取书宣云：‘洎三世为人，皆行慈孝，功成业就，宜授此官，可封阳明府侍郎，判九州都监事。来年九月十七日，本府上事。’复以骑送归，奄然遂寤。灵命已定，不可改矣。”诸客皆嘻然。至明年九月，日使候其起居。及十六日，承嗣复与向候之客诣之，谓曰：“君明日当上事，今何无恙也？”洎曰：“府中已办，明当行也。”承嗣曰：“吾常以长者重君，今无乃近妖乎？”洎曰：“唯君与我有缘，他

日必当卜邻。”承嗣默然而去。明日遂卒，葬于茱萸湾。承嗣后为楚州刺史卒，葬于洎墓之北云。（出《稽神录》）

江南陆洎为常州刺史，由于不胜任被降为淮南副使。陆洎性格温和儒雅且稳重敦厚，同辈人都很推崇仰慕他，副使李承嗣和他尤其好。乙丑年九月，李承嗣与众客人一起来拜访他。陆洎对客人们说：“我明年这个月，就该与各位分别了！”李承嗣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陆洎回答道：“我前些日子梦见自己被一个骑马的人唤去，来到大明寺西边，又走了几里路，来到一座老大的府院，门上写着‘阳明府’三个字。进门向西走，又有一个朝东的大门，我们下马走进一室。好久，只见前面石阶上站着几个小吏，门里有两个绿衣吏抬来一方案子，案子上面摆着诏书。这时，有一位穿紫袍的官捧着笏板，取过诏书念道：‘洎三世为人，皆行孝慈，功成业就，宜授此官。可封阳明府侍郎，判九州都监事。来年九月十七日，本府上事，复以骑送归。’听到这里，我气息微弱，随即醒来。神灵已将我的寿命定下来了，不能改了。众客人听罢，颇感惊奇。到了第二年九月，一些人来准备照顾陆洎的起居饮食。到了十六日，李承嗣与那些等候在外的人一起拜见陆洎，对他说：“按你说的，明天该有事了，现在怎么还没有一点病态呢？”陆洎说：“手续已经办妥了，明天我就该走了。”李承嗣说：“我曾经象对待长辈一样敬重你，现在你怎么沾上了妖气呢？”陆洎说：“如果你与我有缘份，将来一定能选择我当邻居。”李承嗣什么也没说便离去了。第二天，陆洎死了，埋葬

在茱萸湾。李承嗣是在做楚州刺史的时候死的，后埋葬在陆洎墓的北边。

周延翰

江南太子校书周延翰，性好道，颇修服饵之事。尝梦神人以一卷书授之，若道家之经，其文皆七字为句。唯记其末句云：“紫髯之畔有丹砂。”延翰寤而自喜，以为必得丹砂之效。从事建业卒，葬于吴大帝陵侧。无妻子，唯一婢名丹砂。（出《广异记》。明抄本作《稽神录》）

江南有位太子校书周延翰，平素信道，对仙药丹丸颇有研究。他曾经梦见神仙拿出一卷书送给他，象是道家的经书，上面每一句都是七个字。他只记住最后面一句是：“紫髯之畔有丹砂。”周延翰醒来之后暗自高兴，认为自己一定能够得到丹砂以资长生。在晋的建业，周延翰任从事后死去，埋葬在孙权墓旁。他无妻子无儿子，唯一的婢女叫丹砂。

王 瞻

虔化县令王瞻罢任归建业，泊舟秦淮。病甚。梦朱衣吏执牒至曰：“君命已尽，今奉召。”瞻曰：“命不敢辞，但舟中狭隘，欲宽假之。使得登岸卜居，无所惮也。”吏许诺，以五日为期，至日平明，且当来也。”既寤，便能下床，自出僦舍，营办凶具，教其子哭踊之节，召六亲为别。至期，登榻安卧。向曙乃卒。（出《稽神录》）

虔化县令王瞻免职之后，回归建业，小船停泊在秦淮河上，病得很厉害。夜里，他梦见朱衣吏拿着一纸牒文来到身边，说：“你的寿命已经完了，今天我奉命召你回去。”王瞻说：“我不敢违命，但是船中狭窄，我想借个宽敞点的地方准备准备，先登上岸去选择一下，没有什么可畏惧的。”朱衣吏点头答应了，说：“以五天为期限，到第五天天大亮的时候，你必须回来。”王瞻醒来，便能起身下床，自己去找了一间房子，自己办理丧葬用的器物，并教儿女们哭丧的规矩，又召来亲属们诀别。到日子那天，他老老实实躺倒在床上，迎着曙光而死。

邢陶

江南大理司直邢陶，癸卯岁，梦人告曰：“君当为泾州刺史，既而为宣州泾县令。”考满，复梦其人告云：“宣州诸县官人，来春皆替，而君官诰不到。”邢甚恶之。至明年春，罢归，有荐邢为水部员外郎。牒下而所司失去，复请二十余日，竟未拜而卒。（出《稽神录》）

江南有位大理司直叫邢陶。癸卯年时，他梦见有人对他说：“你应当任泾州刺史，然后去做宣州泾县令。”任职时间将满，邢陶又梦见那人告诉他说：“宣州各县的县令，来年春天全都替换下来，可是你的诏令却没有到。”听罢，邢陶十分反感。到了第二年春天，他卸掉县令之职，被举荐为水部员外郎。诏令下来却丢失了，又重新奏请，二十多天却无消息，邢陶尚未上任便死去了。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八十

梦五

鬼神上

炀帝	豆卢荣	杨昭成	扶沟令
王诸	西市人	王方平	张诜
麻安石	阎陟	刘景复	

炀帝

武德四年，东都平后，观文殿宝厨新书八千许卷将载还京师。上官魏梦见炀帝，大叱云：何因辄将我书向京师。”于时太府卿宋遵贵监运，东都调度，乃于陕州下书，著大船中，欲载往京师。于河值风覆没，一卷无遗。上官魏又梦见帝，喜云：“我已得书。”帝平存之日，爱惜书史，虽积如山丘，然一字不许外出。及崩亡之后，神道犹怀爱吝。按宝厨新书者，

并大业所秘之书也。（出《大业拾遗》）

唐武德四年，东都洛阳平定之后，在观文殿书库有新书八千多卷，准备运回长安。有位上官魏梦见隋炀帝大声斥责道：“你们为什么要把我的书运向长安？！”运书那天，由太府卿宋遵贵监运，从东京出发，到陕州又装到大船上，欲走水路载向长安。不料，遇到暴风雨将船颠覆，一卷书也没有剩下。这时，上官魏又梦见隋炀帝高兴地说：“那些书又回到我的手里了！”隋炀帝生前，一向爱惜书籍，他的书虽然堆积如山，但一个字也不许流失。他虽然死了，但上苍还爱怜于他，才这样做的。要知道，观文殿书库里的这批新书，全是隋炀帝在大业年间秘密珍藏的呵。

豆卢荣

上元初，豆卢荣为温州别驾卒，荣之妻即金河公主女也。公主尝下嫁辟叶，辟叶内属。其王卒，公主归来。荣出佐温州，公主随在州数年。宝应初，临海山贼袁晁攻下台州。公主女夜梦一人，被发流血，谓曰：“温州将乱，宜速去之。不然，必将受祸。”及觉，说其事。公主云：“梦想颠倒，复何足信。”须臾而寝，女又梦见荣，谓曰：“适被发者，即是丈人，今为阴将。浙东将败，欲使妻子去耳。宜遵承之。无徒

恋财物。”女又白公主说之。时江东米贵，唯温州米贱。公主令人置吴绫数千匹，故恋而不去。他日，女梦其父云：“浙东八州，袁晁所陷。汝母不早去，必罹艰辛。”言之且泣。公主乃移居栝州。栝州陷，轻身走出，竟如梦中所言也。（出《广异记》）

唐代上元初年，豆卢荣在温州别驾任上去世。豆卢荣的妻子是金河公主的女儿。公主曾经下嫁辟叶，做过辟叶王的妻子。辟叶王死后，金河便回到了大唐。当时，豆卢荣来温州辅佐执政，金河公主也随他来到温州住了多年。宝应初年，临海的贼寇袁晁攻下了台州。这时金河公主的女儿梦见一个人，披头散发，浑身是血，对她说道：“温州将要遭受战乱之苦，你们应该快点离开。否则，必然会遭殃的。”醒来后，她把这件事讲给母亲听。金河公主说：“梦都是颠倒的，不足信呵。”有顷再睡，女儿又梦见了豆卢荣，说：“刚才那个披头散发的人，是你的父亲，现在是阴间的将军。浙东将败，是想让你们快点离去，望能照我说的去做，不要恋惜财物。”女儿醒来之后，又把这件事告诉了金河公主。当时江东粮食奇贵，只有温州粮食比较贱。金河公主让人买来江南绸缎几千匹，因此舍不得离去。又有一天，女儿梦见父亲对她说：“浙东的八个州，已经被袁晁所攻破；你母亲如果再不离去，必吃苦头。”说着便哭起来。于是，公主搬到栝州，不久栝州也陷落了。母女俩只身出走，跟梦中说的一样。

杨昭成

开元末，洛阳贾氏为广汉什邡令，将其家之任。欲至白土店东七里，其妻段氏，马惊堕坑而死，即殓于山中。经两载，弘农杨昭成为益州仓曹，之广汉。晓发，其妻奚氏忽于马上而睡，向后倾倒。昭成自下驭马，频呼问，犹不觉，将至白土方寤。云：“向梦有一妇人，衣绿单裙白布衫，年甫三十，容色艳丽，来控我马，悲啼久之，自称段姓，是什邡贾明府之妻。至此身死，见留山中，孤魂飘泊，不胜羁独。夫人后若还京，我有兄名某，见任京兆功曹，可相为访，令收己魂，归于故乡。深以相嘱，言讫乃去。”昭成其夕宿白土，具以梦问店者。店人云：“贾明府妻坟，去此六七里。坠坑而死，殓在山中，已二年矣。”其言始末，与梦相类。昭成深异之，因记其事。后奉入京，寻其段族，具为说之。段氏举家悲泣，遂令人往取神柩，葬之。（出《灵异记》。明抄本作出《灵怪集》）

唐玄宗开元末年，洛阳的贾氏为广汉郡什邡县令，上任时将家眷也一同带去。走到离白土店还有七里地的时候，他的妻子段氏，由于马惊了把她甩进土坑里摔死了。当时，就将她埋在了山中。两年之后，弘农县的杨昭成任益州仓曹，早

晨出发去广汉。忽然，他的妻子窦氏在马上睡着了，向后倾倒。杨昭成亲自上前拦住马，连声呼喊，妻子却没有反应，快到白土店时才醒转过来。她对丈夫说：“刚才我梦见一个妇人，穿着白布衫和绿色的单裙子，年龄将近三十岁的样子，长得美艳动人。她拦住我的马，悲哭不已，并且自称姓段，是什邡贾县令的妻子，那年在这里摔死了，孤单地留在山中，不胜寂寞。她说夫人将来有机会回到京城，我有个哥哥叫什么什么，现任京兆功曹，你可以代我去看看他，并请收回我的魂魄，送回故乡。她千叮咛万嘱咐，然后便离去了。”杨昭成这天晚上住在了白土店里，把梦中的事全都跟店里人说了。店里人道：“贾县令妻子的坟，离这有六七里路。她确实是坠坑而死的，并且就埋在了山中，已经过去两年了。”事情的经过，果然与那梦相符。杨昭成十分惊异，便把这事记下了。后来，他奉旨进京，寻找到段氏的家人，把段氏的事说了，听说这件事之后，段家上下痛哭不止，当即派人进山取回棺柩，又重新安葬了。

扶沟令

扶沟令某霁者，失其姓，以大历二年卒。经半岁，其妻梦与霁遇。问其地下罪福，霁曰：“吾生为进士，陷于轻薄，或毁讠词赋，或诋诃人物，今被地下所主。（明抄本作由。）每日送两蛇及三蜈蚣，出入七窍，受诸痛苦，不可堪忍。法当

三百六十日受此罪，罪毕，方得脱生。近以他事，为阎罗王所剥，旧裋狼藉，为人所笑，可作一裋与我。”妇云：“无物可作。”霁曰：“前者万年尉盖又玄将二绢来，何得云无？”兼求铸像写法华经。妇并许之，然后方去尔。（出《广异记》）

扶沟县令的名字叫霁，忘记他的姓了，于唐大历年间故去。半年之后，他的妻子在梦中与他相遇。妻子问他在阴间过得怎么样，他说：“我生前是进士，吃亏在于轻薄放浪，有时候写诗赋词发泄怨言，有时诋毁他人，现在被阴间所管制。每天送来两条毒蛇还有三只蜈蚣，让它们在我的耳、鼻、口等七个孔里钻来钻去。受的苦呵，真是不堪忍受。人家已经判我三百六十天受这种折磨，然后，才能托生于来世。最近，因为别的一点小事，我又被阎王爷痛打一顿，那条带裆的旧裤子已不像样子，人们都取笑于我。你能不能再作一条新的送我？”他妻子说：“没有布料可作呀。”霁说：“前几天，万年县尉盖又玄刚把二匹绢布送给你，怎么说没有布料呢？”接着，他又求妻子为他铸佛像写法华经。妻子无奈，便一并都答应下来。这时，他才悄然离去。

王 诸

大历中，邛州刺史崔励亲外甥王诸，家寄绵州，往来秦

蜀，颇谙京中事。因至京，与仓部令史赵盈相得。每赍左（赍左原作霁在。据明抄本改。）绵等事，盈并为主之。诸欲还，盈固留之。

中夜，盈谓诸曰：“某长姊适陈氏，唯有一笄女。前年，长姊丧逝。外甥女子，某留抚养。所惜聪惠，不欲托他人。知君子秉心，可保岁寒。非求于伉俪，所贵得侍巾栉。如君他日礼娶，此子但安存，不失所，即某之望也！成此亲者，结他年之好耳。”诸对曰：“感君厚意，敢不从命？固当期于偕老耳！”诸遂备纁币迎之。

后二年，遂挈陈氏归于左绵。是时励方典邛商，诸往覲焉。励遂责诸浪迹，又恐年长不婚，诸具以情白舅。励曰：“吾小女宽柔，欲与汝重亲，必容汝旧纳者。”陈氏亦曰：“岂敢他心哉，但得衣食粗充，夫人不至怪怒，是某本意。”诸遂就表妹之亲。既成婚，崔氏女便令取陈氏同居，相得，更无分毫失所。励令其子铿与诸江陵卜居，兼将金帛下峡而去。

三月诸发。五月。励受替，遂尽室江陵而行。诸与铿方买一宅，修葺。停午，诸忽梦陈氏被发来。哀告诸曰：“某，他乡一贱人。崔氏夫人，本许终始，奈何三峡舟中沐发，使人耸某，令于崩湍中而卒，永葬鱼鳖腹中！”哀泣沾襟。俄而铿于东厢寐，亦梦陈氏诉冤：“崔夫人不仁，致我性命三峡。”铿与诸偶坐，方讶其事，其夜，二人梦复如前。铿甚惭，谓诸曰：“某娘情性不当如是，何有此冤！且今日江头望信，若闻陈氏不平安，此则必矣！”后数日，果有信，说陈氏溺三峡。及励到诸家，诸泣说前事。崔氏为其兄所责，不能自明，遂断发暗鸣而卒，诸亦荡游他处。

数年间，忽于夏口，见水军营之中东门厢，见一女人，姿态即陈氏也。诸流眄久之。其妇又殷勤瞻瞩，问僮仆云：“郎君岂不姓王？”僮走告诸。及白姨弟，令询其本末。陈氏曰：“实不为崔氏所挤，某失足坠于三峡，经再宿，泊尸于碛，遇鄂州回易小将梁璨。初欲收葬，后因吐无限水，忽然而苏。某感梁之厚恩，遂妻梁璨，今已诞二子矣。”诸由是疑负崔氏之冤，入罗浮山而为头陀僧矣！（出《乾鑿子》）

唐大历年间，邛州刺史崔励的亲外甥王诸家住在绵州。他经常往来于秦蜀之间，对京城里的一些事情了如指掌。一日来到京城，他与仓部令史赵盈交上了朋友。他常常请求赵盈为绵州的亲人办些事情，赵盈都帮忙给办了。王诸想回去，赵盈却坚持把他留下来。半夜，赵盈对王诸说：“我大姐嫁给老陈家，只有一个外甥女。前年大姐去世了，抛下这个外甥女，由我留下抚养。我见她聪明可爱，不想托给他人。我知道你的脾气秉性，更知道你心地善良，跟着你不会受饥寒之苦。今天说这件事，不是想求你与她结为夫妻，只是想让她侍奉于你。如果你将来正式结婚娶妻，这孩子能够留在你们家里也就行了。这是我的希望，如果你能够接受，我们的关系就会更密切了。”王诸回答说：“感谢你的美意，我怎敢不接受？我该与她白头偕老呵！”随即，王诸备下彩礼迎娶陈氏。两年之后，王诸带她回到了绵州。这时，王诸的舅父崔励来邛州主管行商之事，王诸前去拜望。崔励当即就把他责骂了一顿，说他不要正业胡乱来，并担心他将来不再结婚。王诸便将事情

的来龙去脉对舅父讲了。崔励说：“我的小女儿性格温柔宽厚，我想把她嫁给你，来个亲上加亲。再说，她也一定能够容得下陈氏女的。”陈氏也说道：“我哪敢有别的什么想法，有个温饱也就满足了。夫人不责怪，不迁怒，这便是我的所求呵！”不久，王诸遂与表妹崔氏女喜结良缘。崔氏要求与陈氏同居一室，二人关系融洽，没有产生任何不悦的事情。崔励让他儿子崔铿与王诸到江陵买房子，顺便把金银布帛顺着三峡运回去。王诸是三月出发的。五月，崔励被人取替，全家人随即向江陵而去。王诸和崔铿刚买一座宅院，正在修葺，午休时候，王诸忽然梦见陈氏女披散着头发而来，哀哀切切地对他说：“我本是他乡一个卑贱的女人，向来对崔氏妇都很尊重，将来的事情也都谈妥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那天我在三峡船中洗发，她指使人推了我一把，我便跌入激流中淹死了，永远葬在了鱼鳖的肚子里。”她边哭边说，泪水沾满了衣襟。一会儿，崔铿去东厢房睡觉，也说梦见了陈氏诉冤道：“崔夫人不仁，在三峡害了我的性命！”崔铿与王诸对面坐着，二人都感到很惊讶。当夜，他们的梦还是这样的。崔铿十分羞愧地对王诸说：“我姐姐的情性不该是这样的呀，怎么会有此冤呢？咱们暂且去江边等候消息，如果听说陈氏遇险，这事儿就一定是真的了！”几天之后，果然传来信说，陈氏已经在三峡淹死了。等到崔励赶到王诸家，王诸哭泣向他诉说了这件事。崔氏被她兄弟大声责骂了一顿，有口难辩，随即剪断头发，嗓子都哭哑了，最后竟一病而死。王诸心灰意冷，浪迹天涯。几年之后，他在夏口水军营里的大门东边，看见一个女人，那模样酷似陈氏。王诸盯着她看了许久，她也站住脚，

向王诸瞩目而视，并问他的仆人：“他是不是姓王？”仆人急忙告诉了王诸及崔铿，他们向陈氏询问究竟。陈氏说：“实际上，那天并不是崔氏指使人干的，而是我失足坠入三峡水中。过了一夜，我的尸体于第二天漂在浅水的沙石上。这时，幸遇鄂州回易小将梁璨。开始，他想将我收葬；后来我吐出了大量的水，忽然苏醒过来了。我为感谢梁的厚恩，便嫁给他作了妻子。现在，我们已经生下两个孩子了。王诸由于错怪了崔氏而觉得有负于她，便进了罗浮山做了一个头陀和尚。

西市人

建中年，京西市人忽梦见为人所录，至府县衙，府甚严。使人立于门屏外，遂去，亦不见召。唯闻门内如断狱之声，自屏隙窥之，见厅上有贵人，紫衣据案，左右绿裳执案簿者，三四人。中庭，朱泚械身锁项，素服露首，鞠躬如有分雪哀请之状，言词至切。其官低头视事，了不与言。良久方谓曰：“君合当此事，帝命已行，诉当无益。”泚辞不已，及至泣泣。其官怒曰：“何不知天命？”令左右开东廊下二院。闻开锁之声。门内有三十余人，皆衣朱紫，行列阶下。贵人指示曰：“此等待君富贵，辞之何益？”此人视之，乃李尚韦骆之辈也。诸人复入院门。又叱泚入西廊一院焉。贵人问左右云：“是何时事？”答曰：“十月。”又问何适而可。曰：“奉天。”如此诘问。良久乃已。前追使者复出，谓百姓曰：“误追君来，可速

归。”寻路而返。梦觉，话于亲密。其后事果验也。（出《原化记》）

唐德宗建中年间，长安城西有个人忽然梦见自己被人捕去，来到一座县衙，这座府衙颇为森严。让西市人站在门外，使者就走了，也不见有来招呼，只听房子里有拷问犯人声音。他从屏风的缝隙间偷偷望去，只见大厅上有位大人物，穿着紫衣坐在案前，还有穿绿衣裳的人坐在其两旁，有三四个人。堂下，只见朱泚身上戴着枷锁和镣铐，穿着白衣服，伸出脑袋又是鞠躬又是磕头，苦苦地哀求着。那个大人物低头看着案子，一句话也不说。半天，他才说：“你的命中注定有这件事，完全是按照天的旨意行事，哀求也没有用处。”朱泚又哀求，没完没了，泫然流涕。大人物怒道：“你连什么叫天命也不懂吗？！”他令手下人打开东廊下两个院门，随即传来开锁之声。门内有三十多个人，全穿朱紫色衣服，站立台阶两旁。那位大人物对这些人说：“这些人都在等待着你的富贵，推辞又有什么好处呢？”长安城西这个人举目望去，发现他们是李尚、韦骆之辈呵。这些人没有办法，又回到院门。接着，那位大人物又叱责朱泚。大人物向手下人问道：“什么时候执行？”回答说：“十月。”又问：“合适吗？”回答说：“奉天而行。”这样一问一答，半天才完。长安城西这个人想上前问个明白，带他来的那人对他说：“我把你错抓了来，你赶快回去吧。”于是，他寻路而归。这时他从梦中惊醒，说给家里人听。后来的事情果然应验了。

王方平

太原王方平性至孝。其父有疾危笃。方平侍奉药饵，不解带者逾月。其后侍疾疲极，偶于父床边坐睡。梦一鬼相语，欲入其父腹中。一鬼曰：“若何为入。”一鬼曰：“待食浆水粥，可随粥而入。”既约，方平惊觉。作穿碗。以指承之，置小瓶于其下。候父啜，乃去承指，粥入瓶中，以物盖上。于釜中煮之为沸，开视，乃满瓶是肉。父因疾愈。议者以为纯孝所致也。（出《广异记》）

太原有个叫王方平的人，十分有孝心。他的父亲患病在床，日见沉重；王方平煎汤熬药，侍奉左右，已经有一个多月没脱衣服了。一天，他实在太疲劳了，就坐在父亲床边睡着了。这时，他梦见几个鬼在对话，一个说：“我想钻进他父亲的肚子里。”一个说：“你怎么钻进去？”另一个说：“等他喝稀粥的时候，可以随粥而入嘛！”他们刚刚约定好，王方平便惊醒了。他将粥碗击穿，用手先捂着，把一个小瓶子放在它的下面。等父亲要喝粥的时候，他把手一撤，粥便注入了瓶中。然后用东西盖上。他把这瓶子扔进锅里，煮沸无数次，再打开一看，满瓶是肉！不久，父亲的病就好了。人们议论说，正是他的孝心感动了上苍，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呵。

张 诩

张诩，以贞元中，以前王屋令调于有司。忽梦一中使来，诩即具簪笏迎之。谓诩曰：“有诏召君，可偕去。”诩惊且喜，以为上将用我。即命驾，与中使俱出。见门外有吏十余，为驱殿者。诩益喜，遂出开远门，西望而去。其道左有吏甚多，再拜于前。近二百里，至一城，舆马人物喧哗，阗咽于路，槐影四矗，烟幕邈迤。城之西北数里，又一城。外有被甲者数百，罗立门之左右，执戈戟，列幡帜，环卫甚严，若王者居。既至门，中使命诩下马。诩整巾笏，中使引入门。兵士甚多。见宫阙台阁，既峻且丽。又至一门，中使引入百余人，具笏组，列于庭，仪甚谨肃。又有一殿峙然，琼玉华耀，真天子殿。殿左右有士数十，具甲倚剑。殿上有朱紫中使甚多。一人峨冠，被袞龙衣，凭玉几而坐殿之东宇。又有一冠衣者，貌若妇人，亦据玉几殿之西宇。有宫嫔数十，列于前。中使谓诩曰：“上在东宇，可前谒。”即趋之东宇前，再拜。有朱衣中使，立于殿之前轩，宣曰：“卿今宜促治吾宫庭事，无使有不如法者。”诩又再拜舞蹈。即而中使又引至西宇下，其仪度如东宇，既拜，中使遂引出门。诩悸且甚，因谓之曰：“某久处外藩，未得见天子，向者朝对，无乃不可于礼乎？”中使笑曰：“吾君宽，无惧耳。”言毕东望，有兵士数百驰来。中使谓诩曰：“此警夜之兵也。子疾去，无犯严禁。”即呼吏命驾。

惶惑之际而寤。窃异其梦，不敢语于人。后数日，诜拜軋陵令。及凡所经历，皆符所梦。又天后祔葬，诜所梦殿东宇下。峨冠被袞龙衣者，乃高宗也。殿西宇下，冠衣貌如妇人者，乃天后也。后数月，因至长安，与其友数辈会宿，具话其事。有以列圣真图示诜者，高宗及天后，果梦中所见也。（出《宣室志》）

唐德宗贞元年间，张诜从前王屋县令调于有司，等待重新任用，忽然梦见一位中使来找他，他急忙捧起笏板迎上前去。那位中使对诜说：“现有诏书召见你，可跟随我来。”听罢，张诜又惊又喜，以为皇帝要重用自己，当即与中使走出房门，奉命前往皇宫。一出门，只见两旁站着十余个小吏，都是皇宫里的人。张诜见状更加欢喜，随即打开了大门，随中使向西行去。走着走着，只见道左侧的小吏越来越多，并纷纷拜倒在他的面前。走了近二百里，来到一座大城，车马行人喧哗不已，致使交通堵塞。两旁槐树挺拔，烟雾飘然不绝。城西北方向数里，又有一座大城，外面有穿盔甲的兵士数百，持戈操戟，打着旌旗，站在门的两侧。看那防卫森严的样子，象皇帝居住的地方。来到门口，中使命令张诜下马，整理仪容，随即便将他引进门去。这里兵士更多。看那宫殿的楼阁亭台，真是既庄严又华丽。又走进一个大门，中使领进一百多人，每个人都捧着笏板，列于庭上，气氛显得更加谨肃。再走，又见到一座巍然的大殿，玉色生辉，华耀无比。这便是真天子的圣殿了。大殿左右有军士数十位，全戴着盔甲，佩

着长剑。殿上还有好多穿着朱紫衣服的中使。这时只见一个人靠着玉几坐在大殿东侧，他穿着帝王的龙袍，头上皇冠威武。还有一个戴高冠的人，靠着玉几坐在大殿的西侧。从相貌上看，这象个女人，身旁站立着几十个宫嫔。中使对张说：“皇帝坐在东侧，你可上前谒见。”张说急忙躬身上前，跪拜。有位穿红衣服的中使站在殿前的高处，宣旨道：“爱卿适于管理我朝宫廷之事，使上上下下都严格守法。”张说上前跪下又拜，乐得手舞足蹈。一会儿，中使把他又引到大殿西侧，又像刚才在东侧那样礼拜了一番。然后，中使带他走出门来。张说心有余悸地对中使说：“我久居外地，没有见过皇帝；今天奉旨朝觐，不知道我有没有失礼的地方？”中使笑着说：“我们皇帝宽厚仁慈，用不着害怕。”说完他向东望去，只见有兵士数百急步跑来。中使对张说：“这些都是夜间负责警戒的士兵呵。你快回去吧，不要违犯这里的禁规。”随即唤过一名小吏，命其驾车送张说。张说正惶惑之际从梦中醒来。他暗自为此梦惊，却又不肯告诉别人。几天之后，张说被封为軹陵县令。此后他所经历的一切，都与那个梦相契合。后来，武则天皇后与唐高宗合葬。就是张说梦见大殿东侧。戴着皇冠穿着龙袍的那个人，乃是高宗皇帝；坐在大殿西侧的那个女人，乃是则天皇后。数月之后，张说因事来到长安，与好多朋友住在一起闲谈时，说到了这件事。于是，有人拿出“列圣真图”给张说看——高宗皇帝及则天皇后，果然象梦中见到的一样。

麻安石

麻安石，唐贞元中至寿春，谒太守杨承恩。安石在道门，习学推步，自言大夫四月加官，合得旌节。是年，武成刺史三人，安州伊公慎、宋州刘公逸、寿州杨公准并加散骑常侍。后安石忽夜梦。寿州子城内路西院中殿内，见戴冠帻神人，乘白马，朱尾鬣，称是宋武帝。呼安石向前曰：“杨承恩无节度使，卿不用住。”至明，方问人，此乃宋武帝升坛拜将处，有记见在。安石检解梦书，言见戴冠帻神与人言者，善恶如其言。遂再三恳辞，暂归山。是月，离寿州。后杨公风疾，罢归朝，果验也。（出《祥异集验》）

麻安石于唐贞元年间去寿春州，拜谒太守杨承恩。麻安石信奉道教，善于推算历法，他说杨承恩四月可以升官，到时候应该举行仪式。这年，武成道所辖的州里有三位刺史升了官，他们是安州刺史伊慎，宋州刺史刘逸，寿州刺史杨准，都加官为散骑常侍。后来，麻安石晚上忽然作了一个梦，梦见在寿州附近一小城内路西院正中大殿上，有一个戴着帽子扎着头巾的神人，骑着白马，那马尾巴马鬃上长得是红毛。他自称宋武帝，把麻安石唤到面前说：“杨承恩当不成节度使，你不宜在此久留。”天亮之后，麻安石向人一打听才知道这里

正是宋武帝升坛拜将处，并有记载。他看解梦的书上说，梦见戴帽子和头巾的神仙跟人说的话，善恶都会像他说的一样。于是他再三恳请辞行，暂时回到山中，当月离开寿州。后来杨承恩中风，只好罢职回朝。麻安石的梦果然应验了。

阎 陟

阎陟幼时，父任密州长史，陟随父在任。尝昼寝，忽梦见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色妍丽，来与己会。如是者数月，寝辄梦之。后一日，梦女来别，音容凄断，曰：“己是前长史女，死殡在城东南角。明公不以幽滞卑微，用荐枕席。我兄明日来迎己丧，终天永别，岂不恨恨。今有钱百千相赠，以伸允眷。”言讫，令婢送钱于寝床下，乃去。陟觉，视床下，果有百千纸钱也。（出《广异记》）

阎陟小的时候，父亲任密州长史，他跟着父亲就住在密州。阎陟曾经在一个白天睡着了，忽然梦见一个小女子，十五六岁年纪，长得很漂亮，来与自己幽会。就这样一连过了好几个月，阎陟一睡着就梦见那个女子。后来有一天，他梦见那女子来与自己告别，潸然泪下，神情凄绝。她说道：“我是本州前长史的女儿，死后埋葬在城东南角上。你不嫌我滞于幽冥地位卑微，与我同床共枕，尽夫妻之欢。我哥哥明天

来为我迁坟，你我缘分已尽即将永别，岂不是此恨绵绵？现在我有一百千钱要赠给你，以作你将来娶妻之用。”说罢，她令婢女把钱放到床下就走了。阎陟醒来，一看床下，果然有一百千纸钱。

刘景复

吴泰伯庙，在东阊门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其党，合牢醴，祈福于三让王，多图善马、彩舆、女子以献之。非其月，亦无虚日。乙丑春，有金银行首纣合其徒，以绡画美人，捧胡琴以从，其貌出于旧绘者，名美人为胜儿。盖户牖墙壁会前后所献者，无以匹也。女巫方舞。有进士刘景复，送客之金陵，置酒于庙之东通波馆，而欠伸思寝。乃就榻，方寝，见紫衣冠者言曰：“让王奉屈。”刘生随而至庙，周旋揖让而坐。王语刘生曰：“适纳一胡琴，艺甚精而色殊丽。吾知子善歌，故奉邀作胡琴一章，以宠其艺。”初生颇不甘，命酌人间酒一杯与歌。逡巡酒至，并献酒物。视之，乃适馆中祖筵者也。生饮数杯，醉而作歌曰：“繁弦已停杂吹歇，胜儿调弄逻迤发。四弦拢拈三四声，唤起边风驻寒月。大声漕漕奔淠淠，浪蹙波翻倒溟渟。小弦切切怨颼颼，鬼注神悲低悉率。侧腕斜挑掣流电，当秋直戛腾秋鹖。汉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虚夸有仙骨。我闻天宝年前事，凉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衽皆汉民，不省胡尘暂蓬勃。太平之末狂胡乱，犬豕崩腾恣唐突。玄

宗未到万里桥，东洛西京一时没。一朝汉民没为虏，饮恨吞声空咽嗚。时看汉月望汉天。怨气冲星成（成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彗孛。国门之西八九镇，高城深垒闭闲卒。河湟咫尺不能收，挽粟推车徒矻矻。今朝闻奏凉州曲，使我心魂暗超忽。胜儿若向边塞弹，征人血泪应阑干。”歌既成，刘生乘醉，落泊草扎而献。王寻绎数四，召胜儿以授之。王之侍儿有不乐者，妒色形于坐。王（明抄本王作中，应连上为句。）恃酒，以金如意击胜儿首，血淋襟袖。生乃惊起。明日视绘素，果有损痕。歌今传于吴中。（出《纂异记》）

吴国的始祖庙，在城东正门的西侧。每到春秋季节，城中店铺的主人便领人带着猪羊和酒等祭品，向三让王祈求赐福，还有些人用纸扎了骏马、彩车和美女敬献给神。即使不是正日子，也天天不断有人来祭神。乙丑年春天，有位金店店主纠集徒众，在绸子上画上美女，那美女的容貌出自于旧画，还有捧着胡琴紧随其后的侍女。他们称那美女为胜儿。纵观房前屋后所有献来的祭品，没有能赶过他们的。女巫开始手舞足蹈。有位叫刘景复的进士，由于为客人送行，在庙东边的通波馆里喝了酒，久坐疲乏沉沉欲睡，就倒在了床上。刚睡着，就梦见一位穿戴紫衣冠的人对他说：“让王请你屈驾到庙里一坐。”刘景复随他来到庙上，与众人周旋又向让王揖拜后入坐。让王对刘景复说：“刚才收到一把胡琴，还有一个小女子。她琴艺精湛而姿色殊丽。我知道你精通歌律，因此想请你作一首胡琴曲，使她的琴艺尽情发挥。”开始，刘景复很

不情愿，便说要喝一杯人间的好酒之后才能唱。俄顷酒上来了，还有下酒菜。刘景复一看，原来是通波馆送别宴上的东西。刘景复一连喝了几杯酒，微醉，唱道：“繁弦已停杂吹歇，胜儿调弄逻逆发。四弦拢拈三四声，唤起边风驻寒月。大声漕漕奔淠淠，浪蹙波翻倒溟滄。小弦切切怨颼颼，鬼泣神悲低悉率。侧腕斜挑掣流电，当秋直夏腾秋鹞。汉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虚夸有仙骨。我闻天宝年前事，凉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衽皆汉民，不省胡尘暂蓬勃。太平之末狂胡乱，犬豕崩腾恣唐突。玄宗未到万里桥，东洛西京一时没。一朝汉民没为虏，饮恨吞声空咽嗚。时看汉月望汉天，怨气冲星成彗孛。国门之西八九镇，高城深垒闭闲卒。河湟咫尺不能收，挽粟推车徒矻矻。今朝闻奏凉州曲，使我心魂暗超忽。胜儿若向边塞弹，征人血泪应阑干。”唱完，刘景复乘着酒兴，用草扎了一只狗敬献上去。让王反复推求数次，把胜儿召到跟前，面授机宜。因此，让王的侍女有的就不高兴了，脸上现出嫉妒的神色。让王借着酒劲儿，用金如意敲击胜儿的脑袋，使她鲜血淋漓，湿透了衣襟和袖子。刘景复惊醒坐起。第二天，他进庙去看那绸布上的胜儿，头上果然有伤痕。他作的那首歌，至今还在江南一带流传。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八十一

梦六

鬼神下

李进士 侯 生 袁继谦 邵元休
周 蔼 郑 起 朱 拯 韦 建
郑 就

梦游上

樱桃青衣 独孤遐叔

鬼神下

李进士

有进士姓李，忘记名。尝梦见数人来（来原作云。据明抄本改。）追去。至一城，入门有厅，室宇宏壮。初不见人，李径升堂，侧坐床角。忽有一人，持杖击己，骂云：“何物新鬼，敢坐王床。”李径走出。顷之，门内传声王出，因见紫衣人升坐，所由引领人。王问：（问原作门。据明抄本改。）“其何故盗妹夫钱？”初不之悟。王曰：“汝与他卖马，合得二十七千，汝须更（更原作叟。据明抄本改。）取三十（明抄本无十字。）千，此非盗耶？”须臾，见绯衣人至，为李陈谢：“此人尚有命，未合即留住，但令送钱还耳。”王限十五日，计会不了，当更追对。李既觉，为梦是诞事，理不足信。后十余日，有磨镜人至其家，自行善占。家人使占有验，竟以白李。李亲至其所，问云：“何物小人，诳惑诸下。”磨镜者怒云：“卖马窃资，王令计会，今限欲满，不还一钱，王即追君。君何敢骂国土也？”李惊怪是梦中事，因拜谢之，问何由知此。磨镜云：“昨朱衣相救者，是君曾祖。恐君更被追，所以令我相报。”李言妹夫已死，钱无还所。磨镜云：“但施贫丐，及散诸寺，云为亡妹夫施，则可矣。”如言散钱，亦不追也。（出《广异记》）

有位进士姓李。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他曾经梦见不少人追赶自己。他跑到一座城池，走进一道大门，进门就是大厅，敞亮宏壮。开始，没发现有人，他便径直走进去，侧身坐在一张大床的床角上。这时，忽然走出一个人来，操起手杖向他打来，骂道：“你是哪来的新鬼，敢坐在大王的床上？！”李进士急忙走出门来。有顷，门内传出大王驾临的喊声，只见一个紫衣人威然落座，身后跟着不少人。大王向李进士问道：你因为什么要偷妹夫的钱？开始，他莫名其妙。大王又说：“你卖给你妹夫一匹马，应该卖二十七千钱，你却要他拿出三十千，这不是偷一样吗？”一会儿，来了一个穿红服的人，为李进士向大王道歉：“此人还有活命，不能就此留下来，只能命令李进士送钱还给妹夫。”大王限期十五天，到时候不付钱，更要追究一番的。李进士醒来之后，认为这梦十分荒唐，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嘛！十几天之后，有位磨镜子的人来到他家，说自己会算卦。李进士的家人让他算了几个卦都挺灵验，就争着把这件事告诉了李进士。李进士亲自来到那位磨镜人的住所，责问道：“你是哪来的小人，到这里来诳惑我的下人？！”磨镜人也怒目而视道：“你卖马骗钱，大王勒令你付钱，今天期限将满，你却不还一个子儿，大王马上还要追查你的。你怎么还敢骂我这样的国士呢？”李进士原以为那都是梦中的事情，不相信是真的，遂急忙拜倒谢罪，并问其根由。磨镜人说：“前者救你的那个穿朱衣者，乃是你的曾祖父。他担心你再被严加追究，所以派我前来报信。”李进士说妹夫已经死了，想还钱也没有地方呀。磨镜人说：“那你就施舍给穷苦人，或者送到寺庙里，并说这是为亡妹夫还愿的，就行了。”李进士

照他说的那样把那些钱都散出去后，也就没有人再追究他了。

侯 生

上谷侯生者，家于荆门。以明经入仕，调补宋州虞城县。初娶南阳韩氏女，五年矣。韩氏尝夕梦黄衣者数辈召，出其门，偕东行十余里，至一官署。其宇下列吏卒数十辈，轩宇华壮，人物极众。又引至一院，有一青衣，危冠方屐，壮甚峻峙。左右者数百，几案茵席，罗列前后。韩氏再拜。俄有一妇人年二十许，身长丰丽，衣碧襦绛袖，以金玉钗为首饰，自门而来，称卢氏。谓韩氏曰：“妾与子仇敌且久，子知之乎？”韩氏曰：“妾一女子，未尝出深闺，安得有仇敌耶？”卢氏色甚怒曰：“我前身尝为职官，子诬告我罪而代之，使吾摈斥草野而死，岂非仇敌乎？今我诉于上帝，且欲雪前身冤。帝从吾请，汝之死不朝夕矣。”韩氏益惧，欲以词拒，而卢氏喋喋不已。青衣者谓卢氏曰：“汝之冤诚如是也，然韩氏固未当死，不可为也。”遂令吏出案牒。吏曰：“韩氏余寿一年。”青衣曰：“可疾遣归，无久留也。”命送至门。行未数里，忽悸而寤，恶之不敢言。自是神色摧沮，若有疾者。侯生讯之，具以梦告。后数月，韩氏又梦卢氏者至其家，谓韩氏曰：“子将死矣。”韩氏惊寤，由是疾益加，岁余遂卒。侯生窃叹异，未尝告于人。后数年，旅游襄汉，途次富水。郡僚兰陵萧某，慕生之善，以女妻之。及萧氏归，常衣绛袖碧襦，以金玉钗为首饰，而又

身长丰丽，与韩氏先梦同。生固以韩氏之梦告焉。萧氏闻之，甚不乐，曰：“妾外族卢氏。妾自孩提时，为伯舅见念，命为己女，故以卢为小字。则君亡室之梦信矣。”（出《宣室志》）

上谷郡有一位侯生，家住在荆门县。他是考中与进士科并列的明经科走上仕途的，后来调补到宋州虞城县任职。最初，他娶了南阳一个姓韩的女子作妻子，已有五年了。一天，韩氏梦见好几个穿黄衣服的人来招呼她，并将她领出门，向东走了十余里，来到一个官署。这官署华丽壮观，颇有气势，屋檐下站着几十名吏卒，还有很多人。她被引到一个院子，看见有个青衣女子，高冠危髻，穿着方鞋，左右跟着好几百人，前后摆着几案和垫子，十分气派。韩氏向她拜了拜。有顷，又走出一个二十左右岁的妇人，颀长丰满，艳丽无比，衣服是绿色的，袖子却是深红色的，以金玉钗为首饰。她自称卢氏，上前对韩氏说：“我与你很早就结下仇了，你知道吗？”韩氏说：“我一个女子，未曾走出深闺，怎么会有仇人呢？”卢氏沉下脸来怒道：“我的前身曾经是职官，你诬告我有罪而取代了我，使我流落郊野冻饿而死，这还不是仇敌吗？今天我向天帝提出申诉，想平冤昭雪，天帝听从了我的请求，你在一夫之内就得死！”韩氏害怕了，想同她讲理，而卢氏却喋喋不休。这时，有位青衣女子对卢氏说：“你的冤案诚然应该平反，但是韩氏也不应当马上就处死，不能这么做呀！”随即，她让一小吏拿出案卷也就是生死簿，念道：“韩氏余寿一年！”青衣女子说：“立即遣送她回去，不要让她久留此地。”并嘱咐

把她送出大门。韩氏走了不到一里地，忽然一声惊叫醒来。她对这梦又怕又厌，但却不敢讲，自然神色沮丧，恍恍惚惚，象有病的人。侯生问她，她只好将此梦告诉了他。数月之后，韩氏又梦见那卢氏来到家中，并对她说：“你将死了！”韩氏惊醒后，病情加重，年底就死了。侯生暗自惊异，不曾告诉别人。数年之后，他到襄汉一带旅游，中途经过富春江。同僚兰陵县的萧某人，见侯生很善良，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作妻子。侯生带萧氏回到了荆门。这位萧氏经常穿一件绿衣服，袖子却是深红色的，且身材颀长丰满，艳丽无比，也以金玉钗为首饰，与韩氏梦见的那位卢氏女相同。侯生遂将韩氏的梦讲给她听。萧氏听了，很不高兴，说：“我外祖父姓卢。从小，大舅喜欢我就让我做他的女儿，小名就叫卢。您亡妻的梦得到了验证了呀！”

袁继谦

殿中少监袁继谦，为兖州推官。东邻即牢城都校吕君之第。吕以其第卑湫，命卒削子城下土以培之。削之既多，遂及城身，稍薄矣。袁忽梦乘马，自子城东门楼上。有人达意，请推官登楼。自称子城使也。与袁揖让，乃谓袁曰：“吕君修私第，而削子城之土，此极不可。推官盍言之乎？”袁曰：“某虽忝宾僚，不相统摄。”又曰：“推官既不言，某自处置。”不一年，吕公被军寨中追之，有过禁系，久而停职。其宅今

属袁氏，张沅尝借居之。（出《玉堂闲话》）

殿中少监袁继谦，做了兖州掌勘问刑狱的推官。他的东邻即是牢城都校吕君的府第。吕君以他家房子低洼为由，命士兵去挖内城墙下面的土来垫。挖的越来越多，危及城身，墙也显得薄了许多。一日，袁继谦忽然梦见自己骑在马上，从城东的门楼往上登。这时，有人招手，并请袁继谦登楼，自称是内城之使。他与袁揖让一番后，对袁说：“吕君修私人住宅，而令士兵挖城墙下的土，这是很不应该的！你身为推官，怎么不去说说呢？”袁继谦说：“我虽然是个官，但却管不着他。”他又说：“推官用不着说话，我自己也会处理好的。”不到一年，那位吕君被军方追究责任，先是检查，后来便被停职。他的那个府第现在归属袁继谦，张沅曾经借住过呢。

邵元休

晋右司员外郎邵元休，尝说河阳进奏官潘某，为人忠信明达。邵与（与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之善，尝因从容话及幽冥，且惑其真伪。仍相要云：“异日，吾两人有先物故者，当告以地下事，使生者无惑焉。”后邵与潘别数岁。忽梦至一处，稍前进，见东序下，帘幙鲜华，乃延客之所。有数客，潘亦与焉。其间一人，若大僚，衣冠雄毅，居客之右。邵即前

揖。大僚延邵坐。观见潘亦在下坐，颇有恭谨之色。邵因启大僚，公旧识潘某耶。大僚唯而已，斯须命茶。应声已在诸客之前，则不见有人送至者。茶器甚伟。邵将啜之，潘即目邵，映身摇手，止邵勿啜。邵达其旨，乃止。大僚复命酒，亦应声而至诸客之前，亦不见执器者。罇罍古样而伟。大僚揖客而饮。邵将饮之，潘复映身摇手而止之，邵亦不敢饮。大僚又食，即有大饼饊下于诸客之前，馨香酷烈。将食，潘又止邵。有顷，潘目邵，令去。邵即告辞。潘白大僚曰：“某与邵故人，今欲送出。”大僚颌而许之。二人俱出公署，因言及顷年相邀幽冥之事。邵即问曰：“地下如何？”潘曰：“幽冥之事，固不可诬。大率如（如原作于。据明抄本改）人世，但冥冥漠漠愁人耳。”言竟，邵辞而去。及寤，因访潘之存歿，始知潘已卒矣。（出《玉堂闲话》）

晋代有位右司员外郎叫邵元休，他曾经说河阳进奏官潘某，为人忠厚豁达守信义。邵元休与他往来甚密。曾经在一起谈到阴间之事，都觉得惑然不解，难辨真假，于是便相约说：“到了那一天，咱们两个人有先死的，一定要把地下的事情告诉活的那个人，使生者再不感到疑惑。”后来，邵元休与潘分别数年。一天，他忽然梦见自己来在一处，朝前没走多远，只见中堂两旁的东墙下，幕幔鲜艳奢华，乃是筵请客人的地方。客人有好几位，潘某也在其中。中间有一个人，衣冠威凛，坐在客人们的右边，像个大官。邵元休上前揖拜。那大官请他落坐。这时，邵元休看见潘某坐在下面，颇有恭谨

之色。邵元休禀告那大官，说潘某是他的老朋友。那大官只是应了一声，便命人端茶。应声在客人面前，却不见有人端茶来。那茶器很大，邵元休要去喝，潘某急忙给他递眼神，并掩起身子朝他摇手，示意他不要喝。邵元休明白他的意思，便没有喝。那大官再次命令拿酒上来，也是应声来到各位客人面前，却不见有人倒酒。那盛酒的樽罍古式古样，非常之大。那大官朝各位揖揖手，便饮下一樽。邵元休又要去喝，潘某再次掩其身摇手制止。邵元休便不敢喝。那大官又大吃起来，诸位客人面前也摆上了香味扑鼻、令人垂涎的大饼等食品。邵元休又要吃，潘某又制止。有顷，潘某给邵递眼神，让他走。邵元休立即告辞。潘某对大官说：“我和他是老朋友，今天想送送他。”那大官颌首准许。邵元休和潘某走出公署，因说到当年相约阴间之事，邵元休问潘某：“地下怎么样呵？”潘某说：“幽冥之事，固然不能妄言，实事求是地讲，跟人世间大体相同，不过只是空寂得令人惆愁而已。”说完，便辞别而去。醒来之后，邵元休急忙去打听潘某的消息，方知他已死多日了。

周 藹

湘湖有大校周藹者，居常与同门生姻好最厚。每以时人不能理命，致不萧子争财纷诟，列于讼庭，慨此为鉴。乃相约曰：“吾徒他年，勿遵其辙，倘有不讳，先须区分，俾其不

露丑恶，胎责后人也。”他日，同门生奉职襄邸，一夕，周校梦见挥涕（涕原作霍。据《北梦琐言》逸文改。）告诉曰：“姨夫姨夫，某前言已乖，今为异物矣。昨在通衢，急风所中，已至不救。但念家事，今且来归，略要处理。”周校忽然惊觉，通夕不寐。迟明，抵其家说之，家人亦梦，不旬日凶问至矣。自是传灵语，均财产，戒子辞妻，言善意勤，殆一月而去，不复再来。（出《北梦琐言》）

湘湖有个任大校的周蔼，平时跟他的一个门生也是他的外甥女婿交情很深。他看到世上不少人因为生前没有处理好身后之事，才使得死后不肖子孙为争夺遗产大起纠纷，甚至闹到公堂。周蔼就对那门生说：“你将来可千万不要犯这个错误。倘若有不象话的，先要把财产分好，使他的丑恶难以显露，影响后人。”后来，同门生一起去襄阳官府供职。一天晚上，周蔼梦见门生挥泪对他说：“姨夫姨夫，你前些日子说的话不幸言中，我现在已经死了。昨天在大街上，严重中风，以至不救而亡。但考虑到家里的事情，今天暂且回来处理一下。”周蔼忽然惊醒，彻夜未眠。第二天一早，他赶到门生家中一说，家人也说作了同样的梦。不到十天，噩耗传来。自然是转达遗嘱，合理分配遗产，告诫其子女如何做人，劝其妻子改嫁他人等，话语是善良的，态度是恳切的。周蔼在他家忙了将近一个月，就不再来了。

郑起

进士郑起谒荆州节度高从诲，馆于空宅。其夕，梦一人告诉曰：“孔目官严光楚无礼。”意甚不平。比夕又梦。起异其事，召严而说之。严命巫祝祈谢，靡所不至，莫知其由。明年。郑生随计，严光楚爱其宅有少竹径，多方面致之。才迁居，不日以罪笞而停职，竟不知其故。（出《北梦琐言》）

进士郑起去拜见荆州节度使高从诲时，住在一间空屋子里。当晚，梦见一个人对他说：“当孔目官的严光楚太无礼了！”看样子他很气愤。第二天郑起又作了同样的梦，醒后很奇怪，就把孔目官严光楚找来，把梦中的事情告诉了他。严光楚就让巫师设坛祈祷，请神帮他弄清梦的原因。然而怎么祈求梦中人也不出现，不知何故。第二年郑起随高从诲走了。严光楚一直喜欢郑起住的那个宅院，那里有青嫩的新竹夹成的小路，所以总想设法弄到手。严光楚刚一搬进去，不久就因犯罪遭鞭打而停职，但还是不知道那个梦是什么意思。

朱拯

伪吴玉山主簿朱拯赴选，至扬州。梦入官署，堂上一紫衣正坐，旁一绿衣。紫衣起揖曰：“君当以十千钱见与。”拯拜许诺。遂寤。顷之，补安福令。既至，谒城隍神。庙宇神像，皆如梦中。其神座后屋漏梁坏。拯叹曰：“十千岂非此耶？”即以私财葺之，费如数。（出《稽神录》）

五代吴国玉山县的典簿官朱拯去朝廷应选，来在扬州。一日，他梦见自己来到一座官署，大堂上正中坐着一位穿紫衣服的人，旁边那人则穿着绿衣服。那紫衣人急忙站起身，向朱拯一揖道：“你应当给我十千钱呵。”朱拯揖拜着答应下来。他随即醒来。不久，他被补任为安福县令。第二天，他去拜谒城隍庙。那庙宇和神像，全同梦中所见一样。这时，他发现神座后面的屋梁已朽并漏雨，不由叹道：“十千钱也许就是干这个用的吧？”当即他自己掏钱将坏梁换了下来，费用正好是十千钱。

韦建

江南戎帅韦建，自统军除武昌节度使。将行，梦一朱衣人，道从数十，来诣韦曰：“闻公将镇鄂渚，仆所居在焉，栋宇颓毁，风雨不蔽，非公不能为仆修完也。”韦许诺。及至镇访之，乃宋无忌庙。视其像，即梦中所见。因新其庙。祠祀数有灵验云。（出《稽神录》）

江南军队之帅叫韦建。他由统军升任武昌节度使临行之前，梦见一个穿红衣服的人。这人身前身后跟着几十人。他来拜见韦建并说道：“听说你要去镇守鄂州，那可是我住的地方呵。我的房屋已经颓毁，连风雨都遮不住，只有你才能为我修好了……”韦建应承下来。他到任之后不久，便四处寻访，原来那是宋无忌的庙。看他的像，果然和梦中见到的那人相同。于是，韦建便将这庙修葺一新，不少人来祈福祝祷都特别灵验。

郑就

寿春屠者郑就家至贫。常梦一人，自称廉颇，谓己曰：“可与屋东握地，取吾宝剑，当令汝富。然不得改旧业。”就如其言，果获之。逾年遂富。后泄其事，于是失剑。（出《稽神录》）

寿春有个屠夫叫郑就，家里很穷。他曾经梦见一个人，那人自称廉颇，对自己说道：“你可以到房子东边去挖地，把我的宝剑取出来，就会使你富起来。但是，你不能改行干别的。”郑就醒来之后就去房子东边挖地，果然得到一把宝剑。过了一年之后，他真的就富起来了。后来，他把这件事泄露了出去，宝剑便丢失了。

梦游上

樱桃青衣

天宝初，有范阳卢子，在都应举，频年不第，渐窘迫。尝暮乘驴游行，见一精舍中，有僧开讲，听徒甚众。卢子方诣讲筵，倦寝，梦至精舍门。见一青衣，携一篮樱桃在下坐。卢子访其谁家，因与青衣同餐樱桃。青衣云：“娘子姓卢，嫁崔家，今孀居在城。”因访近属，即卢子再从姑也。青衣曰：“岂有阿姑同在一都，郎君不往起居？”卢子便随之。过天津桥，入水南一坊，有一宅，门甚高大。卢子立于门下。青衣先入。

少顷。有四人出门。与卢子相见。皆姑之子也。一任户部郎中、一前任郑州司马、一任河南功（功原作王。据明抄本改。）曹、一任太常博士。二人衣绯，二人衣绿，形貌甚美。相见言叙，颇极欢畅。斯须，引入此堂拜姑。姑衣紫衣，年可六十许。言词高朗，威严甚肃。卢子畏惧，莫敢仰视。令坐，悉访内外，备谙氏族。遂访儿婚姻未？卢子曰：“未。”姑曰：“吾有一外甥女子姓郑，早孤，遗吾妹鞠养。甚有容质，颇有令淑。当为儿平章，计必允遂。”卢子遂即拜谢。乃遣迎郑氏妹。有顷，一家并到，车马甚盛。遂检历择日，云：“后日大吉。”因与卢子定议。（议原作谢。据明抄本改。）姑云：“聘财函信礼席，儿并莫忧，吾悉与处置。儿有在城何亲故，并抄名姓，并具家第。”凡三十余家，并在台省及府县官。明

日下函，其夕成结，事事华盛，殆非人间。明日拜席，大会都城亲表。拜席毕，遂入一院。院中屏帷床席，皆极珍异。其妻年可十四五，容色美丽，宛若神仙。卢生心不胜喜，遂忘家属。

俄又及秋试之时。姑曰：“礼部侍郎与姑有亲，必合极力，更勿忧也。”明春遂擢第。又应宏词，姑曰：“吏部侍郎与儿子弟当家连官，情分偏洽，令渠为儿必取高第。”及榜出，又登甲科，授秘书郎。姑云：“河南尹是姑堂外甥，令渠奏畿县尉。”数月，敕授王屋尉，迁监察，转殿中，拜吏部员外郎。判南曹，铨毕，除郎中。余如故。知制诰数月，即真迁礼部侍郎。两载知举，赏鉴平允，朝廷称之。改河南尹旋属车驾还京，迁兵部侍郎。扈从到京，除京兆尹。改吏部侍郎。三年掌铨。甚有美誉，遂拜黄门侍郎平章事。恩渥绸缪，赏赐甚厚。作相五年，因直谏忤旨，改左仆射，罢知政事。数月，为东都留守、河南尹，兼御史大夫。

自婚媾后，至是经二十年，有七男三女，婚宦俱毕，内外诸孙十人。后因出行，却到昔年逢携樱桃青衣精舍门，复见其中有讲筵，遂下马礼谒。以故相之尊，处端揆居守之重，前后导从，颇极贵盛。高自简贵，辉映左右。升殿礼佛，忽然昏醉，良久不起。耳中闻讲僧唱云：“檀越何久不起？”忽然梦觉，乃见著白衫，服饰如故，前后官吏，一人亦无。回遑迷惑，徐徐出门，乃见小竖捉驴执帽在门外立，谓卢曰：“人驴并饥，郎君何久不出？”卢访其时，奴曰：“日向午矣。”卢子罔然叹曰：“人世荣华穷达，富贵贫贱，亦当然也，而今而后，不更求官达矣！”遂寻仙访道，绝迹人世矣。（出《河

东记》)

唐玄宗天宝初年，范阳有位姓卢的人在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一连几年都未考中，渐入窘境。某日傍晚，他骑着毛驴游荡，看见一座供和尚讲经说法的地方，有位和尚在讲经，听众甚多。卢子刚要朝讲坛走去，一阵倦意袭来，便倚在大门口睡着了。他梦见一个穿青衣的青年女人，挎着一篮子樱桃坐在山坡下。卢子上前询问她家住哪里，然后便同她一起吃樱桃。青衣女人说：“我姓卢，嫁给了崔家，丈夫去世之后便在城里孀居。”于是攀问近亲的家属，她竟是卢子的姑姑！青衣女人说：“岂有与姑姑同在一城，而不去家里看看的道理？”卢子便随她而行，过天津桥，入水南一坊有一个大宅院，门非常高大。卢子站在门下，青衣女人先自走进去。少顷，一起走出四个人来，与卢子相见。他们全是卢子姑姑的儿子：一个任户部郎中，一个前任郑州司马，一个任河南功曹，一个任太常博士。他们当中，两位穿着粉红色衣服，两位穿着绿色衣服，相貌都很英俊。见面之后，他们相互交谈，很是欢畅快乐。须臾，卢子被领着去北堂拜见姑姑。姑姑穿着紫衣服，年纪大约六十岁左右，说起话来声音颇响亮。也显得很有威严。卢子有点畏惧，不敢抬头去看。姑姑让卢子坐下，问这问那，对家族中的事情了如指掌。接着，她问卢子结婚没有，卢子说没有。姑姑说：“我有一个外甥女姓郑，很早就成了孤儿，我妹妹把她留在家中抚养。她不但有容貌，而且很贤淑，我想为你筹商一下，想必你会答应的。”卢子当即跪下

拜谢。卢子就按照姑姑的安排行事，去迎接这位郑氏妹妹。有顷，她一家人全到了，来了不少车马，很是气派。随即，开始选择良辰吉日，说是后天大吉，便与卢子商议并决定下来。姑姑说：“聘礼请柬和礼席等，你不要担忧，我可以全部处理、安排。你在城里有什么亲戚？请把他们的姓名抄下来，写明地址。”结果，一共有三十多家，均在各级作官。第二天下通知，当天晚上举行婚礼，每一步都显得很豪华很讲究，非人间可比。第二日，双方的亲戚前来拜席，大家相互介绍了一番。拜完席后，他们走进一个院子，院子里屏帷床席，全都很珍贵。卢子的妻子郑氏年纪十四五岁，姿色美丽，如同仙女，他喜不自禁，连家里人都忘在了脑后。不久，又到了秋试之时，姑姑对他说：“现任礼部侍郎和我有亲戚，必然会鼎力相助，你更不用担忧。”第二年春天，卢子终于中第。又参加宏词科的特科考试，姑姑说：“吏部侍郎与你弟弟在一起作官，二人关系甚密，有他相助，你一定会取得好名次。”发榜时，果然登甲科，被授予秘书郎。姑姑说：“河南尹是我的堂外甥，我让他为你奏荐京畿范围内的县尉。”几个月之后，果然授卢子为王屋县尉。紧接着，他又升职为监察史，转到殿中侍御史，拜吏部员外郎。掌判选院结束后，出任郎中。别的依然如故。他主持起草诏令几个月后，又升任礼部侍郎。两年连续主持殿试，颇有眼力且取舍公平，朝廷上下都赞不绝口。不久，他改任河南尹，刚上任又奉旨还京，升任兵部侍郎。随从护驾刚到京城，他出任京兆尹，后又改任吏部侍郎。在主持量才授官的三年中，声誉极佳，随即成为黄门侍郎平章事。圣上对他赏赐甚厚，皇恩优渥，做了五年相国。后来

因率直谏言有违圣意，改任左仆射，罢免相国之职。又改任东都留守，河南尹兼御史大夫。从结婚到这时，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他有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婚姻和宦途都很满意。现已有孙子孙女及外孙外孙女十个。一天，他离家出行，却无意中来到当年与那位携樱桃的青衣女子相遇的房舍前，又看见了里面的讲坛，遂下马行礼拜谒。以其前相国的尊威，仍受到宰相的待遇，前呼后拥的，颇为隆重，如从前身居高位，深居简出一样。卢子登上大殿，向佛祖下拜，忽然觉得一阵昏醉，好久都没有站立起来。耳中听老和尚唱着问道：“施主为何这么久不起来？”忽然一惊，从梦中醒来。这时，卢子发现自己仍穿着一件白布衫，服饰均无变化。身前身后的官吏们，一个也不见了。他不由一阵迷惑惊惶，慢慢走出门来。此刻，只见仆人牵着毛驴拿着帽子站在门口，他对卢子抱怨地说：“人和驴都已经饿了，你为何这么久也不出来？”卢子问现在是什么时候，仆人说道：“已经快到中午了！”卢子茫然地叹了口气，说道：“人世间的荣辱兴衰，高低贵贱，也应当顺其自然呵！”从此以后，卢子不再追求功名利禄，周游天下，寻仙访道，与尘世绝缘了。

独孤遐叔

贞元中，进士独孤遐叔，家于长安崇贤里，新娶白氏女。家贫下第，将游剑南。与其妻诀曰：“迟可周岁归矣。”遐叔

至蜀，羈栖不偶，逾二年乃归。至鄆县西，去城尚百里，归心迫速，取是夕及家。趋斜径疾行。人畜既殆，至金光门五六里，天已暝。绝无逆旅。唯路隅有佛堂，遐叔止焉。时近清明，月色如昼。系驴子庭外，入空堂中。有桃杏十余株。夜深，施衾帟于西窗下，偃卧。方思明晨到家，因吟旧诗曰：“近家心转切，不敢问来人。”至夜分不寐。忽闻墙外有十余人相呼声，若里胥田叟。将有供待迎接。须臾，有夫役数人，各持畚鍤箕帚，于庭中粪除讫，复去。有顷，又持床席牙盘蜡炬之类，及酒具乐器，闾咽而至。遐叔意谓贵族赏会，深虑为其斥逐。乃潜伏屏气，于佛堂梁上伺之。铺陈既毕，复有公子女郎共十数辈，青衣、黄头亦十数人，步月徐来，言笑宴宴。遂于筵中间坐。献酬纵横，履舄交错。中有一女郎。忧伤摧悴，侧身下坐。风韵若似遐叔之妻。窥之大惊。既下屋袱，稍于暗处，迫而察焉。乃真是妻也。方见一（见一原作一见。据明抄本改。）少年，举杯瞩之曰：“一人向隅，满坐不乐。小人窃不自量，愿闻金玉之声。”其妻冤抑悲愁，若无所控诉，而强置于坐也。遂举金爵，（爵原作雀。据明抄本改。）收泣而歌曰：“今夕何夕，存耶没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园树伤心兮三见花。”满座倾听，诸女郎转面挥涕。一人曰：“良人非远，何天涯之谓乎！”少年相顾大笑。遐叔惊愤久之，计无所出。乃就阶陛间，扞一大砖，向座飞击。砖才至地，悄然一无所有。遐叔怅然悲惋，谓其妻死矣，速驾（驾原作惊。据明抄本改。）而归。前望其家，步步凄咽。比平明，至其所居，使苍头先入。家人并无恙，遐叔乃惊愕，疾走入门。青衣报娘子梦魇方寤。遐叔至寝，妻卧犹未兴。良久乃曰：“向

梦与姊妹之党，相与玩月。出金光门外，向一野寺，忽为凶暴者数十辈，胁与杂坐饮酒。”又说梦中聚会言语，与遐叔所见并同。又云：“方饮次，忽见大砖飞坠，因遂惊魘殆绝。才寤而君至，岂幽愤之所感耶！”（出《河东记》）

唐德宗贞元年间，进士独孤遐叔家住在长安城崇贤里。他刚娶白氏女为妻，由于度日艰难，应举落第，他想去剑南一带散散心，与妻子告别说最迟一年后回来。遐叔到了四川由于找故旧不遇，过两年才归来。他走到郾县西，离长安城还有百里多路的时候，归心更加迫切，想于当天晚上到家。于是，他沿近路快速行进，人和驴都累得不行了。到离金光门还有五六里地的时候，天已经黑下来，又没有旅店，只见路边有一座佛堂，遐叔停了下来。当时已经快到清明了，月色很亮，如同白昼。他把驴系在庭外树上，只身走进佛堂。这里，有桃树和杏树十多棵。夜已经很深了，佛堂施给他被子和帐子，他便来到西窗下一卧。想到自己明天早晨就可以回到家中，他不由吟了一首旧诗：“近家心转切，不敢问来人……”到半夜时分也没有入睡。忽然听到墙外有十多个人的相互招呼声，象是街道的小吏和种田的老汉，仿佛要迎接和招待什么人。一会儿，有好几个夫役，有的拿畚箕，有的拿扫帚，还有的拿着掘土的锤，把庭中的粪土除完，然后离去。有顷，他们又拿来床席、蜡烛、杯盘、酒具和乐器等，吹吹打打而来。遐叔还以为这是贵族或有钱人搞什么聚会，担心自己会遭到驱赶，便屏住呼吸藏到佛堂的梁上，偷偷地观察

动静。那些夫役们布置完毕，又有十几个公子小姐和十几个丫环仆人，踏着月色徐徐而来。他们一一在筵席上就坐，一边谈笑一边吃喝，唱歌献舞，纵欢作乐。在那些女子当中，有一个相貌风韵均酷似遐叔之妻，她忧伤憔悴，闷闷不乐地坐在角落里。遐叔一看不由吃了一惊，当即从梁上滑下来，悄悄来到近处观察。不错，果然是他的妻子！这时，只见一个少年举杯走到他妻子面前，说道：“瞧，你一个坐在墙角，弄得大家都不快乐。小人不自量，想听你唱支歌，如何？”遐叔的妻子冤抑悲愁，但又不敢倾诉，只好强颜欢笑，举起酒杯，收泣而唱道：“今兮何兮？存耶没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园树伤心兮三见花……”满座倾听，悄然无声。听罢她的歌，不少女人都转脸抽泣起来。一个人说道：“你的丈夫离这不远，为什么要说他去了天之涯呢？”那少年瞅了遐叔妻子一眼，哈哈大笑。遐叔怒不可遏，又无计可施，就在台阶上抓起一块砖头向他猛地砸去。砖头落地处，竟然什么也没有！他惊醒之后，不由一阵怅然悲惋，心想，妻子已必死无疑了。他急忙往回赶，远远望着自己家，他更是悲从中来。天亮的时候，遐叔终于来到门前。他让仆人先进屋看看，说家里人一切都好，遐叔惊愕地冲进门去！丫环说，娘子梦魇刚刚醒来。遐叔闯进卧室，妻子半躺着，仿佛尚未醒来，好长时间才说道：“方才，我梦见和小姑等去赏月，出金光门外来到一座野寺，忽然被几十个暴徒胁迫，陪他们饮酒作乐……”她在梦中看到的那些事听到的那些话，与遐叔所见所闻完全一样。她又说：“正饮酒时忽见砖头飞来，猛地惊醒时你就回来了，难道说我的幽愤把你感动了吗？”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八十二 梦七

梦游下

元 稹 段成式 邢 夙 沈亚之
张 生 刘道济 郑昌图 韩 确

梦游下

元 稹

元相稹为御史，鞠狱梓潼。时白乐天在京，与名辈游慈恩寺，小酌花下，为诗寄元曰：“花时同辞破春愁。醉折花枝（枝原作杭。据明抄本改。）作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

今日到梁州。”时元果及褒城，亦寄《梦游》诗曰：“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驿吏唤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梁州。”千里魂交，合若符契也。（出《本事诗》）

唐相元稹做御史的时候，曾到梓潼郡勘察冤狱。当时，白居易正在京城与名流们游览慈恩寺。他在花前饮酒时，写诗一首寄语元稹：“花时同辞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这时的元稹果然到达梁州的褒城。他也寄给白居易一首《梦游》诗：“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驿吏唤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梁州。”这对老友真是千里魂交，两首诗和得多么符契呵。

段成式

段成式常言：“闻于医曰：藏气阴多则梦数，阳壮则少梦，梦亦不复记。夫瞽者无梦，则知者习也。”成式表兄卢有则，梦看击鼓，及觉，小弟戏叩门为衙鼓也。又姊婿裴元裕言，群从中有悦邻女者，梦妓遗二樱桃，食之。及觉，核坠枕侧。李铉著《李子正辩》，言至精之梦，则梦中之身可见。如刘幽求见妻梦中身也。则知梦不可以一事推矣。愚者少梦，不独至人，闻之驺皂，百夕无一梦也。（出《酉阳杂俎》）

段成式曾经说：“我听医生讲，人体内存的阴气多作梦自然就多；人体内存的阳气壮作梦就少，即使作了梦也记不住。盲人不会作梦，这是因为人所梦见的必须是他熟悉的事物。”段成式的表兄卢有则，梦见击鼓时惊醒，原来是小弟弟跟他开玩笑，把门当作衙门的大鼓敲。另外，他姐夫裴元裕说，在族中的子侄里，有一个小子迷恋邻居家的女儿，遂梦见妓女送给他两颗樱桃，他吃下后便醒了，樱桃核掉在枕头旁边。李铉写的《李子正辩》中说：“至精至诚之梦，梦中的人物形体是可以看见的。如刘幽想看见妻子在梦中的样子，结果如愿以偿。要知道，作梦不可以从一件事上去独立地推断。愚笨的人很少作梦，梦就偏偏不到他那里去。听说，喂马的驾车的人很少作梦，梦就偏偏不到他那里去。听说，喂马的驾车的差役们，一百天晚上也作不了一个梦。”

邢 凤

元和十年，沈亚之始以记室从事陇西公军泾州，而长安中贤士皆来客之。五月十八日，陇西公与客期宴于东池便馆。既半，陇西公曰：“余少从邢凤游，记得其异，请言之。”客曰：“愿听。”公曰：“凤帅家子，无他能。后寓居长安平康里南，以钱百万，买故豪洞门曲房之第。即其寝而昼偃，梦一美人，自西楹来，环步从容，执卷且吟，为古妆，而高鬟长眉，衣方领、绣带，被广袖之襦。凤大悦曰：“丽者何自而临

我哉？美人曰：‘此妾家也。妾好诗，而常缀此。’凤曰：‘幸少留，得观览。’于是美人授诗，坐西床，凤发卷，视首篇，题之曰《春阳曲》，终四句。其后他篇，皆类此数十句。美人曰：‘君必欲传，无令过一篇。’凤即起，从东庑下几上，取彩笺，传《春阳曲》。其词曰：‘长安少女玩春阳，何处春阳不断肠？舞袖弓弯浑忘却，罗帷空度九秋霜。’凤卒吟，请曰：‘何谓弓弯？’曰：‘妾昔年父母使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张袖，舞数拍，为弯弓状以示凤。既罢，美人低头良久，既辞去。凤曰：‘愿复少留。’须臾间竟去，凤亦寻觉，昏然忘有所记。及更，于襟袖得其辞，惊视，复省所梦，事在贞元中，后凤为余言如是。”是日，监军使与宾府郡佐，及宴陇西独孤铉、范阳卢简辞、常山张又新、武功苏涤皆叹息曰：“可记。”故亚之退而著录。明日，客复有至者，渤海高元中、京兆韦谅、晋昌唐炎、广汉李镞、吴兴姚合，泊亚之复集于明玉泉。因出所著以示之。于是姚合曰：“吾友王生者，元和初，夕梦游吴，侍吴王。久之，闻宫中出辇，吹箫击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诏门客作挽歌词。生应教为词曰：‘西望吴王阙，云书凤字牌。连江起珠帐，择土葬金钗。满地红心草，三层碧玉阶。春风无处所，凄恨不胜怀。’词进，王甚佳之。及寤，能记其事。王生本太原人也。”（出《异闻录》）

唐宪宗元和十年，沈亚之随从陇西公驻守泾州，任记室从事，长安城里的贤士们都来拜访作客。五月十八日，陇西公与客人们如期赴宴于东池便馆。宴会进行了一半，陇西公

说道：“我小时候，曾跟一个叫邢凤的人出去游玩，遇见一件怪事，想说一说。”客人们说：“请你讲讲吧，我们都很愿意听。”陇西公说：“邢凤是元帅家的儿子，没有什么才能，后居住在长安城平康里南头，用百万之巨的钱，买下一座已故富豪的宅院，洞门曲房，幽雅僻静。当天，他就搬进去躺倒在床上。接着，他梦见一个美人，从西门走进来，脚步轻盈而从容，手捧书卷在吟诵着。她长长的眉毛，头上扎着高高的环形发髻，穿着方领衣服，系着绣带，披着宽袖小短袄，完全是古装打扮。邢凤非常高兴，说：‘美人为什么来到我的身边？’美人说：‘这是我的家呵。我喜欢诗，并常常写几句。’邢凤说：‘那么，请你小坐，我想欣赏欣赏。’于是，那美人坐在西床，把自己写的诗递给邢凤。邢凤接过来，先看首篇，题目叫《春阳曲》，一共四句。以后几篇计几十句，都跟前几句类似。美人说：‘你一定想把它传播出去，那我何不记你一篇呢？’邢凤当即站起来，从东屋的案上取下彩笺，抄写《春阳曲》，这诗写道：‘长安少女玩春阳，何处春阳不断肠！舞袖弓弯浑忘却，罗帷空度九秋霜。’邢凤吟罢，请教问什么是‘弓弯’？美人答道：‘这是一种舞蹈，小时候父母让人教的。’她说完站起身，整衣张袖，舞了几拍，做弯弓状让邢凤看，舞罢，美人低头良久，欲告辞而去。邢凤说：‘请你再稍坐一会儿。’须臾间那美人已不知去向。邢凤惊醒过来，昏昏沉沉，似乎什么也没记住，一更天后，他从自己的衣袖间找出那首《春阳曲》，这才回忆起梦中的一切。事情发生在贞元年间，后来邢凤对我把这件事讲了一遍。”这一天，监军使与宾府郡佐及陇西独孤铉、范阳卢简辞、常山张又新、武功苏涤都叹息

说：“值得写啊！”所以沈亚之便回去奋笔著书。第二天，客人中的渤海高元中、京兆韦谅、晋昌唐炎、广汉李颺、吴兴姚合等又与沈亚之来到明玉泉。沈亚之拿出作品给大家看。于是姚合说：“我的朋友王生，在元和初年一天晚上作梦游吴国并侍奉吴王夫差。很久后的一天，见宫中辇车出动，吹箫击鼓，说是要葬西施。夫差悲悼不已，让门客们作挽歌。王生写道：‘西望吴王阙，云书凤字牌。连江起珠帐，择土葬金钗。满地红心草，三层碧玉阶。春风无处所，凄恨不胜怀。’王生写完诗并将它献上去，吴王夫差深为赞赏。然后他就醒了，但能把梦中的事情记录下来。这个王生，本是太原人呵！”

沈亚之

太和初，沈亚之将之邠，出长安城，客索泉邸舍。春时，昼梦入秦。主内史廖，举亚之。秦公（公原作宫。据明抄本改。）召至殿前，膝前席曰：“寡人欲强国，愿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亚之以昆、彭、齐桓对，公悦，遂试补中涓（秦宫也），使佐西乞术伐河西（晋秦郊也）。亚之率将卒前，攻下五城。还报，公大悦，起劳曰：“大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婿萧史先死。公谓亚之曰：“微大夫，晋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爱女，而欲与大夫备洒扫，可乎？”亚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幸臣蓄之，固辞，不得请。拜左庶长，尚公主，赐金二百斤。民间犹谓萧家公主。其日有黄

衣人中贵，疾骑马来，延亚之入宫阙。甚严。呼公主出，髻发，著偏袖衣，装不多饰，其芳殊明媚，笔不可模样。侍女祗承，分立左右者数百人。召见亚之便馆，居亚之于宫，题其门曰“翠微宫”。宫人呼为沈郎院。虽备位下大夫，繇公主故，公入禁卫。公主喜凤箫，每吹箫，必翠微宫高楼上。声调远逸，能悲人，闻者莫不身废。公主七月七日生，亚之当无祝寿。内史廖会（会原作鲁。据明钞本改）为秦以女乐遗西戎，戎主与之水犀小合。亚之从廖得以献公主，主悦赏爱重，结裙带上。穆公遇亚之之礼兼同列，恩赐相望于道。复一年春，公之始平，公主忽无疾卒，公追伤不已。将葬咸阳原，公命亚之作挽歌。应教而作曰：“泣葬一枝红，生同死不同。金钿坠芳草，香绣满春风。旧日闻箫处，高楼当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闭翠微宫。”进公，公读词善之。时宫中有出声若不忍者，公随泣下。又使亚之作墓志铭，独忆其铭曰：“白杨风哭兮石鬣髭莎，杂英满地兮春色烟和。珠愁纷瘦兮不生绮罗，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亚之亦送葬咸阳原，宫中十四人殉。亚之以悼怅过戚，被病。犹在翠微宫，然处殿外特室，不宫中矣。居月余，病良已。公谓亚之曰：“本以小女相托久要，不谓不得周奉君子，而先物故。弊秦区区小国，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见子，即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适大国乎？”亚之对曰：“臣无状，肺腑申公室，待罪左庶长。不能从死公主，君免罪戾，使得归骨父母国，臣不忘君恩如日。”将去，公追酒高会，声秦声，舞秦舞。舞者击髀附髀呜呜，而音有不快，声甚怨。公执酒亚之前曰：寿。予顾此声少善，愿沈郎赓杨歌以塞别。”公命趣进笔砚，亚之受命，立为歌辞曰：击髀

(髀原作体。据明抄本改。)舞，恨满烟光无处所。泪如雨，欲拟著词不成语。金凤衔红旧绣衣，几度宫中同看舞。人间春日正欢乐，日暮东风何处去。”歌卒，授舞者，杂其声而道之，四座皆泣。既再拜辞去，公复命至翠微宫，与公主侍人别。重入殿内时，见珠翠遗碎青阶下，窗纱檀点依然。宫人泣对亚之，亚之感咽良久，因题宫门诗曰：“君王多感放东归，从此秦宫不复期。春景自伤秦丧主，落花如雨泪燕脂。”竟别去。命车驾送出函谷关，出关已，送吏曰：“公命尽此，且去。”亚之与别，语未卒，忽惊觉，卧邸舍。明日，亚之为友人崔九万具道之。九万博陵人，谙古。谓余曰：“《皇览》云，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宫下，非其神灵凭乎？”亚之更求得秦时地志，说：“如九万言，呜呼！弄玉既仙矣，恶又死乎？”（出《异闻集》）

唐文宗太和初年，沈亚之要到邠州去，出了长安城，住在索泉旅舍。那是春天，他大白天作梦，梦见自己到了秦国。一位姓廖的主内史，竭力向秦公举荐沈亚之。秦公将沈亚之召到殿前，迎面而坐说：“我想使国家强大起来，想听听你有什么良策，能不能传授于我？”沈亚之以昆、彭、齐桓公作例子回答他的问题，秦穆公听了很高兴，随即任他“中涓”之职，派他辅佐西乞术去讨伐河西，沈亚之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连攻下五座城池。穆公得知这一战报，十分兴奋，起身慰劳他说：“你辛苦了，好好休息一下吧。”他在宫中住了好长时间，秦穆公的小女儿叫弄玉，她的丈夫萧史已经死了。穆公对沈

亚之说：“没有你，晋国的五座城池不会为秦所有，你立大功了。我有个爱女，想让她侍奉于你，如何？”沈亚之少年就自立自强，不愿受人之恩而臣服之，便推辞，但没有推辞掉。于是，他被拜为左庶长，赐金二百斤，并将公主许配给了她。老百姓还称弄玉为萧家公主。一天，一个穿黄衣服有权势的太监骑着马疾速跑来，请沈亚之进宫。宫殿上下十分威严。公主弄玉被呼唤出来。她穿着偏袖长衣，头发黑而稠密，尽管没有着意妆饰，却显得殊丽妩媚，难以描绘。侍女们恭恭敬敬地分立两旁，共有数百人之多。穆公在便馆召见了沈亚之，并让他住进宫中，门上题了“翠微宫”三个字。宫中的人们称这里为“沈郎院”。虽然他位居下大夫，但由于公主的原因，可以在宫禁中自由出入。公主喜欢凤箫，每次吹箫，必然要坐在“翠微宫”的高楼顶上。那箫声悠远动情，催人泪下，听到者莫不进入“忘我”之境界。公主是七月七日出生的，沈亚之不知道拿什么为她祝寿才好。内史廖曾受秦国派遣把一批歌伎赠给西戎，西戎回赠水犀小合。沈亚之从廖处得到了它，就把它献给了公主。公主十分欣赏喜爱，便系在了裙带上。穆公对待沈亚之像对待女儿一样，恩赐有加，众人有目共睹。第二年春天，穆公的心情刚刚平静下来，弄玉公主忽然无病而死。穆公追伤不已，准备埋葬在咸阳原上。穆公让沈亚之写挽歌，他奉命写道：“泣葬一枝红，生同死不同。金钿坠芳草，香绣满春风。旧日闻箫处，高楼当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闭翠微宫。”写完之后呈送上去，穆公读完连声称好。这时，见宫中不少人都忍不住而哭出声满脸是泪，穆公也随之抽泣起来。他又让沈亚之作墓志铭，只记得上面写道：“白

杨风哭兮石鬢髻莎，杂英满地兮春色烟和。珠愁纷瘦兮不生绮罗，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他也到咸阳原上为弄玉送葬，有十四个宫女作了人殉。沈亚之悲伤惆怅过度，病倒了。他虽然还在翠微宫中，却被安置殿外特室，实际上不算在宫中了。住了一个多月后，病渐渐好了，穆公对他说道：“本来想把小女的终生都托付给你，不料她尚未侍奉于你，却先死去了。我们这个小小的秦国，虽然不能辱没你，但我一看见你，就不能不为死去的小女而悲哀。你何不去投奔大国呢？”沈亚之回答说：“臣没什么才能。但赤心报君，待罪左庶长。我没有随公主一起去死，你却免罪于我，使我能归骨于自己的祖国，你这太阳一般的恩德我将永记不忘。”临行之前，穆公设酒相送，唱秦腔，跳秦舞，跳舞的人击髀拍腿呜呜地叫，听起来不愉快，似有一股幽怨之气。穆公举杯来到沈亚之面前说：“先祝你长寿。我听这声音不善，希望你作一首歌来纠正弥补一下吧。”穆公催促人拿来笔砚，沈亚之受命，当即写下一首歌词：“击髀舞，恨满烟光无处所；泪如雨，欲拟著辞不成语。金凤衔红旧绣衣，几度宫中同看舞。人间春日正欢乐，日暮东风何处去？”写完，送给跳舞的人。在七嘴八舌的嘈杂声中，他把歌词念了一遍，四周都抽泣不已。沈亚之再次向穆公拜别，穆公又让他去翠微宫同公主的侍从们告别。重新走进殿内时，只见公主留下的珠翠散落在石阶上，纱窗上的浅红色小点依然如故。宫女们哭泣着面对着亚之，亚之也感动地呜咽良久，于是在宫门上题诗一首：“君王多感放东归，从此秦宫不复期。春景自伤秦丧主，落花如雨泪燕脂。”然后告别而去。穆公派人用车把他送出函谷关。出关后，送行的

小吏说：穆公让送到这里就回去。沈亚之与他告别，话未说完，忽然惊醒了。原来自己仍躺在索泉邸舍里。第二天，沈亚之把这件事告诉了朋友崔九万。崔九万是博陵县人，对历史颇有研究。他对沈亚之说：“关于写皇帝的书上说，秦穆公死后葬在雍橐泉祈年宫下面，这不是神灵显圣的凭证吗？”沈亚之得到秦代的地理志书，说：“如果像崔九万说的那样，哎呀，弄玉既然是神仙，怎么又会死了呢？”

张 生

有张生者，家在汴州中牟县东北赤城坂。以饥寒，一旦别妻子游河朔，五年方还。自河朔还汴州，晚出郑州门，到板桥，已昏黑矣。乃下道，取陂中径路而归。忽于草莽中，见灯火荧煌。宾客五六人，方宴饮次。生乃下驴以诣之。相去十余步，见其妻亦在坐中，与宾客语笑方洽。生乃蔽形于白杨树间，以窥之。见有长须者持杯：“请措大夫人歌。”生之妻，文学之家，幼学诗书，甚有篇咏。欲不为唱，四座勤请。乃歌曰：“叹衰草，络纬声切切。良人一去不复还，今夕坐愁鬓如雪。”长须云：“劳歌一杯。”饮讫。酒至白面年少，复请歌。张妻曰：“一之谓甚，其可再乎？”长须持一筹筵云：“请置觥。有拒请歌者，饮一钟。歌旧词中笑语，准此罚。”于是张妻又歌曰：“劝君酒，君莫辞。落花徒绕枝，流水无返期。莫恃少年时，少年能几时？”酒至紫衣者，复持杯请歌。张妻

不悦，沉吟良久，乃歌曰：“怨空闺，秋日亦难暮。夫婿断音书，遥天雁空度。”酒至黑衣胡人，复请歌。张妻连唱三四曲，声气不续。沉吟未唱间，长须抛觥云：“不合推辞。”乃酌一钟。张妻涕泣而饮，复唱送胡人酒曰：“切切夕风急，露滋庭草湿。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闺泣。”酒至绿衣少年，持杯曰：“夜已久，恐不得从容。即当睽索，无辞一曲，便望歌之。”又唱云：“萤火穿白杨，悲风入荒草。疑是梦中游，愁迷故园道。”酒至张妻，长须歌以送之曰：“花前始相见，花下又相送。何必言梦中，人生尽如梦。”酒至紫衣胡人，复请歌云：“须有艳意。”张妻低头未唱间，长须又抛一觥。于是张生怒，扞足下得一瓦，击之。中长须头。再发一瓦，中妻额。阒然无所见。张君谓其妻已卒，恸哭连夜而归。

及明至门，家人惊喜出迎。君问其妻，婢仆曰：“娘子夜来头痛。”张君入室。问其妻病之由。曰：“昨夜梦草莽之处，有六七人。遍令饮酒，各请歌。孥凡歌六七曲，有长须者频抛觥。方饮次，外有发瓦来，第二中孥额。因惊觉，乃头痛。”张君因知昨夜所见，乃妻梦也。（出《纂异记》）

有个叫张生的人，家住在汴州中牟县东北角的赤城坂。因为饥寒交迫，一天告别妻子去了黄河以北，五年之后才返来。从河朔回汴州。傍晚。他出了郑州的城门，到板桥的时候，天已昏黑。于是，他下了大道，沿小路匆匆而行。忽然。只见草莽中灯光闪耀，有五六个人正在饮酒，张生就跳下驴来向前行去。走了十来步。他见自己的妻子也在那伙人当中，同

那伙人说说笑笑挺热乎。张生就掩蔽在白杨树间，偷偷观察。有个长着大胡子的人。举起酒杯道：“请夫人为我们唱歌。”张生的妻子，出身文学世家，少年学习诗书，且写过不少篇章。她不想唱。那些人便恳请不已，没办法，她便唱道：“叹衰草，络纬声切切。良人一去不复还，今夕坐愁鬓如雪。”那个大胡子说：“有劳你唱歌，我干了这杯。”喝完之后，那酒杯又传到一个白脸少年手中，他请张生的妻子再唱一首。张妻说：“唱一首都有点过份，岂能再唱？！”大胡子拿着一双筷子说：“请拿个杯来，有不想唱歌的，就喝一盅。唱旧歌如果有笑的，也这样罚。”于是，张妻又唱道：“劝君酒，君莫辞，落花徒绕枝，流水无返期。莫恃少年时，少年能几时？”酒杯传到紫衣人手里，他也端杯请张妻唱歌。张妻不高兴了，沉吟好久，就又唱道：“怨空闺，秋日亦难暮。夫婿断音书，遥天雁空度。”酒杯传到黑衣胡人手上，又请张妻唱歌。她连续唱了三四首，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沉吟未唱时，大胡子抛过酒杯说：“你不应该推辞。”就斟满一盅。张妻哭泣着把酒喝下去，为那黑衣胡人唱道：“切切夕风急，露滋庭草湿。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闺泣。”酒杯传到绿衣少年手上，他举杯说：“夜已深了，恐怕不能再这样不慌不忙了。既然要分别了，可是还没有一首歌呢！”便希望张妻再唱一首。她又唱道：“萤火穿白杨，悲风入荒草。疑是梦中游，愁迷故园道。”酒杯传到张妻手上，大胡子唱了一首歌送给她：“花前始相见，花下又相送。何必言梦中，人生尽如梦。”酒杯传到紫衣胡人手里，请张妻再唱一首，并要有艳词艳意。张妻低头未唱间，大胡子又抛过一只酒杯。这时候，张生怒火中烧忍无可忍，从脚下摸起一块

瓦，砸去，正中大胡子的脑袋。他又扔了一块瓦，打中了妻子的额头。突然。所有的人都不见了踪影。张生颇为惊异，认为妻子已经死了，连夜恸哭而归。到家天已经亮了，家人惊喜地迎出门来。张生问妻子现在怎样，婢仆们说：“娘子昨晚头痛得厉害。”张生进屋，问妻子头痛的原因，妻子说：“昨天晚上梦见了到了一堆杂草丛生的地方，他们共有六七个人，轮番让我喝酒，每个人各让我唱一首歌，我一共唱了六七首。有一个大胡子频频抛酒杯给我，我刚喝了第二杯，忽然有瓦块飞来，第二块打中了我的额头，于是惊醒了，就开始头痛。”张生这才知道自己昨夜所看到的情景，乃是妻子的梦呵。

刘道济

光化中，有文士刘道济，止于天台山国清寺。尝梦见一女子，引生入窗下，有侧柏树葵花，遂为伉俪。后频于梦中相遇，自不晓其故。无何，于明州奉化县古寺内，见有一窗，侧柏葵花，宛若梦中所游。有一客官人，寄寓于此室，女有美才，贫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子之魂也。又有彭城刘生，梦入一倡楼，与诸辈狎饮。尔后但梦，便及彼处。自疑非梦，所遇之姬，芳香常袭衣，亦心邪所致。闻于刘山甫也。（出《北梦琐言》）

唐昭宗光化年间。有位文士叫刘道济，住在天台山国清寺。他曾经梦见一个女子，领着他来到窗前，旁边有一片柏树和葵花。接着，二人结为夫妻。后来，刘道济常常同她在梦中相遇。自己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实在是无可奈何。他在明州奉化县古寺内，看到一扇窗外长着片柏树葵花，如同梦中去过的地方。有一位客官寄居在这间屋子里。他的女儿才貌双全，但因为穷尚未定亲。近来患了心病。而刘道济所梦见的那个女子，乃是她的魂呵。还有，彭城的刘生，梦见自己进了一个妓院，与其同类边玩妓女边喝酒。后来他一作梦就到那个地方去了。他自己怀疑这不是梦，因为他所遇见的妓女把香气留在了他的衣服上，常常使他心痴神迷。这也是由于他心邪所致呵。这个故事是听刘山甫讲的。

郑昌图

郑昌图登第岁，居长安。夜后纳凉于庭，梦为人毆击，擒出春明门，至合大路处石桥上，乃得解。遗其紫罗履一双，奔及居而寤。甚困，言于弟兄，而床前果失一履。旦今人于石桥上追寻，得之。（出《闻奇录》）

郑昌图登第那年，住在长安城里。他晚上到庭间纳凉，梦见被人毆打，用绳子绑紧押出春明门，到该上大路的一座石

桥上，才得以脱身。他甩掉脚上穿的那双紫罗鞋，急忙跑回家。这才从梦中醒来。他很困惑，对兄弟们讲了，而床前果然丢了一只鞋。白天他让人去石桥寻找，真的找到了。

韩 确

越州有卢册者，举秀才，家贫，未及入京。在山阴县顾树村知堰，与表兄韩确同居。自幼嗜鲙，尝凭吏求鱼。韩方寐，梦身为鱼。在潭有相忘之乐。见二渔人，乘艇张网，不觉身入网，被取掷桶中。覆之以苇。复睹所凭吏，就潭商价。吏即揭鳃贯纆，楚痛殆不可忍。及至舍，历认妻子奴仆。有顷，置砧斫（斫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之，苦若脱肤，首落方觉。神痴良久，卢惊问之，具述所梦。遽呼吏，访所市鱼处，洎渔子形状，与梦不差。韩后入释，住祇园寺，时开成二年也。（出《酉阳杂俎》）

越州有个人叫卢册，中了秀才，他家里很穷，没有到京城去。在山阴县顾树村管理河坝，与表哥韩确住在一起。韩确自幼特别喜欢吃鱼，曾经向一个买鱼的小吏要鱼。韩确刚刚睡下，梦见自己变成了鱼，在潭中有忘乎所以的乐趣。这时，有两个渔民乘船而来并撒下了网，韩确不知不觉钻进网中，又被取出扔进桶里，上头盖上了芦苇。他又看见那位买

鱼的小吏站在潭边商量鱼价。那小吏揭开鱼鳃，又拽拽穿在上面的绳子，痛得他实在忍不住了。小吏把鱼带回家，让妻子奴仆一一观看。有顷，他被放到砧板上，用刀斧砍起来，疼得像是被剥了皮，直到头被砍掉方才醒来。他痴呆呆地坐了好长时间，卢册吃了一惊，问他是怎么回事。韩确把这个梦对他讲了，然后立刻喊来那个小吏，到市场的鱼摊上寻访那两个卖鱼人。那两个渔民终于找到了，看他们的模样，与他梦中所见丝毫不差。后来韩确皈依了佛门，住在祇园寺。当时是唐文宗开成二年。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八十三

巫
(附厌咒)

巫

师舒礼	女巫秦氏	杨林	来俊臣
唐武后	阿来	雍文智	彭君卿
何婆	来婆	曾勤	阿马婆
白行简	许至雍	韦覲	高骈

厌咒

厌盗法 雍益坚 宋居士

巫

师舒礼

巴丘县有巫师舒礼，晋永昌元年病死，土地神将送诣太山。俗常谓巫师为道人。初过冥司福舍前，土地神问门吏：“此云何所？”门吏曰：“道人舍也。”土地神曰：“舒礼即道人。”便以相付。礼入门，见千百间屋，皆悬帘置榻。男女异处，有念诵者，吹唱者，自然饮食，快乐不可言。礼名已送太山，而身不至。忽见一人，八手四眼，提金杵逐礼，礼怖走出。神已在门外，遂执礼送太山。太山府君问礼：“卿在世间何所为？”礼曰：“事三万六千神，为人解除祠祀。”府君曰：“汝佞神杀生，其罪应重。”付吏牵去。礼见一物，牛头人身，持铁叉。捉礼投铁床上。身体焦烂，求死不得。经累宿，备极冤楚。府君主者，知礼寿未尽，命放归。仍诫曰：“勿复杀生淫祀。”礼既活，不复作巫师。（出《幽明礼》）

巴丘县有个巫师姓舒名礼，于晋代永昌元年病故，土地神把他送往泰山。俗人们平时认为巫师就是道士。刚刚来到阴曹地府的福舍前，土地神向守门的小吏问道：“这里是干什么的？”守门的小吏回答：“道士住的房子。”土地神说：“这位舒礼就是道士。”守门的小吏便准许他进去。舒礼一进门，就看见千百间屋子都悬挂着竹帘摆满了床铺，男女均分开来，

有念诵经文的，有唱赞偈的，无拘无束地吃呀喝呀，那快乐劲儿简直妙不可言。舒礼的名字已送到泰山，而身子还没到。忽然看见一个八只手四只眼睛的人，捉着金杵前来驱赶舒礼，舒礼吓得急忙走出来。这时，一住神仙已等在门外，随即带着舒礼送往泰山。阴间的泰山府君问舒礼：“你在人世间是干什么的？”舒礼回答说：“我侍奉三万六千位神仙，为人们解除祠祀之苦。”府君说：“你用花言巧语蒙骗神仙而且杀生，这罪应当重判。”于是，把他交给一小吏牵走了。舒礼看见一个怪物，牛头人身，持着一把铁叉。这怪物将舒礼一把捉住，扔到一张烧红的铁床上。舒礼的身体烤得焦烂，且又求死不得。一连过了几夜，他受尽冤屈和折磨。府君又向上问主宰他命运的人，方知舒礼阳寿未尽，应该放他回去。临行之前，府君又告诫他说：“你不要再杀生，更不要再在祭祀的时候放纵胡为了。”舒礼当即活转过来。从此，他再也不作巫师了。

女巫秦氏

义熙五年，宋武帝北讨鲜卑，大胜，进围广固。军中将佐，乃遣使奉牲荐币，谒岱岳庙。有女巫秦氏，奉高人，同县索氏之寡妻也。能降灵宣教，言无虚唱，使使者设祷，因访克捷之期。秦氏乃称神教曰：“天授英辅，神魔所拟。有征无战，蕞尔小虏，不足制也。到来年二月五日，当尅。”如期而三齐定焉。（出《述异记》）

东晋义熙五年，宋武帝刘裕带兵北伐鲜卑，获得重大胜利，进而围攻广固。部队里的军官派人奉上牺牲献上纸钱，来拜谒泰安的岱岳庙。这里有一个女巫秦氏，奉高县人，本县索某的寡妻。她说自己能够显灵于世，且从无虚言，使得拜谒岱岳庙的兵士们迫不及待地设坛祈祷。他们向秦氏询问攻克广固的日期。秦氏自称神告诉她说：“苍天授命于英才来辅佐皇帝，这一切都是神魔所拟定的。此次围攻广固，定是有征无战。再说，一块弹丸之地，要想制服它是轻而易举的。明年的二月五日，你们一定能把广固攻克。”果然，广固如期攻克，三齐之地终于平定下来。

杨 林

宋世，焦湖庙有一柏枕，或云“玉枕”。枕有小坼。时单父县人杨林为贾客，至庙祈求，庙巫谓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边。因入坼中，遂见朱楼琼室。有赵太尉在其中，即嫁女与林。生六子，皆为秘书郎。历数十年，并无思归之志。忽如梦觉，犹在枕旁。林怆然久之。（出《幽明录》）

宋代，焦湖庙有一个柏树枕头，有人叫它玉枕，枕上有裂缝。当时，单父县人杨林做了商人，来庙里祈祷。庙里的巫师对他说：“你想结婚成家吗？”杨林说：“如果能这样，那可就好了！”巫师立即让他来到柏枕旁，并从那裂缝中走了进去。杨林走着走着，随即看见一座镶金铺玉的红楼，赵太尉正坐在里面。太尉见了杨林，便把女儿嫁给了他。他和妻子生了六个儿子，都成了秘书郎。一直过了好几十年，杨林并没有要出去的想法。一天，他忽然如梦方醒，原来自己还站在枕头边呢。他凄怆不已，怅然若失。

来俊臣

唐载初年中，来俊臣罗织，告故庶人贤二子夜遣巫祈祷星月，咒诅不道。拷楚酸痛，奴婢妄证，二子自诬，（诬原作巫。据明抄本改。）并鞭杀之。朝野伤痛。浮休子张鷟曰：“下里庸人，多信厌禱；小儿妇女，甚重符书。蕴匿崇奸，构虚成实。埽土用血，诚伊戾之故为；掘地埋桐，乃江充之擅造也。”（出《朝野僉载》）

唐高宗载初年间，来俊臣罗织罪名，诬告一位平民的两个儿子，说他们派巫师在晚上祈祷星月，诅咒皇上，大逆不道。于是，他们遭到严刑拷打，疼痛难忍。奴婢作假证，他

二人也屈打成招，最后，被皮鞭活活抽死了。为此，朝野上下一片悲伤。浮休子张鷟说：“穷乡僻壤的庸人们，才相信用诅咒他人来取胜；妇女和小孩儿，才把巫术和符书看得那么重要。心底藏着奸邪的恶念，把假的弄成真的，这是因为你的残暴、乖戾所至。掘地埋桐，是江充伪造的啊。”

唐武后

唐武后将如洛，至阆乡东，骑忽不进。召巫者问之，巫言：“晋龙骧将军王濬云：‘臣墓在道南，每为采樵者所苦。闻大驾至，故来求哀。’”后敕，去墓百步，禁耕植。今荆棘森然。（出《国朝杂记》）

唐代武则天后去洛阳，到阆乡县东边，她的马忽然不向前走了。武后召来巫师问其原因，巫师说：“晋代的龙骧将军王濬说，我的坟就在道的南侧，常常受砍柴人践踏，苦不堪言，今天听说皇后大驾光临，故来诉苦并请求垂怜。”于是，武后当即就下了一道敕令：此墓百步之内，严禁耕植。如今，那里已长满荆棘，森然成林。

阿来

唐韦庶人之全盛日，好厌禱，并将昏镜以照人，令其迷乱。与崇仁坊邪俗师婆阿来，专行厌魅。平王诛之。后往往于殿上掘得巫蛊，逆韦之辈为之也。（出《朝野佥载》）

唐代，被废为庶人的韦氏在过得最红火的时候，喜欢用巫术祈祷，并常用一面昏镜照人，使之神情迷乱。他与崇仁坊邪恶的老巫婆阿来一道，专搞装神弄鬼那一套。平王将他杀死后，经常在殿前挖出蛊虫，这是韦氏的同伙干的呀。

雍文智

唐韦庶人葬其父韦贞，号酆王。葬毕，葬官人赂见鬼师雍文智。诈宣酆王教曰：“当作官人，甚太艰苦，宜与赏，著绿者与绯。”韦庶人悲恻，欲依鬼教与之。未处分间，有告文智诈受贿赂，验遂斩之。（出《朝野佥载》）

唐代被废为庶人的韦氏为其父韦贞出殡，说他父将到阴间的酆都城作大王。葬后，管丧事的小官给巫师送了贿赂。让巫师雍文智假借酆三韦贞之口说：“管丧事的小官太清苦，应该给他些赏钱，穿绿衣的人给穿上绯衣。”韦某听见父亲的话很悲痛，就打算照此办理，给那位管丧事的小官一些赏钱。正欲办此事时，有人告发说巫师雍文智受贿敲诈，官府查实以后，就把雍文智杀了。

彭君卿

唐中宗之时，有见鬼师彭君卿，被御史所辱。他日，对百官总集，诈宣孝和敕曰：“御史不存检校，去却巾带。”即去之。曰：“有敕与一顿杖。”大使曰：“御史不奉正敕，不合决杖。”君卿曰：“若不合，有敕且放却。”御史裹头，仍舞蹈拜谢而去。观者骇之。（出《朝野僉载》）

唐中宗年间，有一个能与鬼交往的巫师叫彭君卿，因为受到御史的污辱他怀恨在心。两天之后，正当文武百官聚会上朝时，彭君卿就假装已死的孝和皇帝的灵魂附体，传旨说：“御史行为不检点，应该给他摘去官帽和玉带的处分！”于是就照办了。彭君卿又说：“朕命责打御史一顿板子！”执刑的官员说：“御史没有当今皇帝的圣旨，是不该受杖刑的。”彭

说：“不该打吗？那朕就传旨把他放了吧。”御史居然裹上头巾，拜谢皇上的不打板子之恩高兴而去。文武官员均莫名其妙，吓得够呛。

何 婆

唐浮休子张鷟，为德州平昌令。大旱，郡符下令，以师婆师（师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僧祈之。二十余日无效。浮休子乃推土龙倒，其夜雨足。江淮南好神鬼，多邪俗，病即祀之，无医人。浮休子曾于江南洪州停数日，遂闻土人何婆，善琵琶卜。与同行入郭司法质焉。其何婆，士女填门，饷遗满道，颜色充悦，心气殊高。郭再拜下钱，问其品秩。何婆乃调弦柱，和声气曰：“个丈夫富贵，今年得一品，时年得二品，后来得三品，更后年得四品。”郭曰：“何婆错，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小。”何婆曰：“今年减一品，明年减二品，后年减三品，更后年减四品，忽更得五六年，总没品。”郭大骂而起。（出《朝野僉载》）

唐代浮休子张鷟任德州平昌县令。有一年大旱，郡里下令，让巫婆巫师们向天祈祷。结果，二十多天没有见效，张鷟就把土龙推倒，当天夜里雨便下足了。江淮以南，人们大多信鬼神，巫术盛行，有病便祭祀，没有医生。张鷟曾在江

南洪州停留数日，听说当地人何婆，善于用琵琶占卜，他便与同行入郭司法一起找何婆询问。那何婆家，前来问卜的人熙熙攘攘，送来的东西填满了院子，脸上充满喜悦之色，心气很高。郭司法向何婆一拜再拜，送上银钱。何婆询问他的官职，然后调好琵琶弦儿，边唱边说地：“看你颇有富贵相，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后年得三品，大后天得四品……”郭司法赶紧说：“何婆错了！品少的官职高，品多的官职小。”何婆忙纠正说：“今年减一品，明年减二品，后年减三品，大后天减四品……”这样一改，五六年之后便一品不剩了。郭司法大骂一声站了起来。

来 婆

唐崇仁坊阿来婆，弹琵琶卜，朱紫填门。浮休子张鷟，曾往观之，见一将军，紫袍玉带，甚伟。下一匹细绫，请一局卜。来婆鸣弦柱，烧香，合眼而唱：“东告东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将军顶礼既，告请甚多，必望细看，以决疑惑。遂即随意支配。（出《朝野僉载》）

唐代长安城崇仁坊有位阿来婆，善于用弹琵琶来卜卦，人们送来的各种丝绢填满院子。浮休子张鷟曾前去观看。这时，

只见一位紫袍玉带的将军，非常高大，带来一匹细绫，正在请阿来婆用琵琶卜卦。来婆烧上香，弹起弦子，闭眼而唱道：“东告东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将军顶礼膜拜完毕，又诉说出自己的许多心愿，希望她仔细瞅瞅，以解除疑惑。这时，他把那匹细绫送给来婆，让她随意支配。

曾 勤

唐曾勤（曾勤原作勤曾。据明抄本改。）任魏州馆陶县尉，敕捕妖书人王直。县界藏失。刺（刺原作敕。据明抄本改。）史蒋钦绪奏请：“一百日捉不获，与中下考。”其时限已过半。有巫云：“少府必无事，不用过忧。”后遇按察史边冲寂奏，奉敕却夺刺史曾（刺史曾原作敕史曹。据明抄本改。）勤俸。会十一月二十二日，巡陵恩赦，遂得无事。其时遣人分捕王直不得。又有日者云：“至某月某日，必获王直，反缚送来。”果有人于相州界，捉得别一王直。以月日反缚送到。推问逗留，不是畜妖书者，遂却放之。（出《定命录》）

唐代，曾勤任魏州馆陶县尉。皇帝颁布敕令，迅速将做妖书的王直捉拿归案。王直在馆陶县界躲藏起来，不见踪迹。刺史蒋钦绪奏请皇帝道：“一百天之内捉不到王直，就在曾勤

的考绩栏上划个中下。”当时，期限已过半。有巫师说：“曾县尉必定无事，不用担忧。”后来，按察史边冲寂奉旨撤销曾勤的俸禄。碰巧十一月二十二日那天，得到大赦，才算无事。这时，派人分头追捕王直一无所获，又有占日卜筮的人说：“到某月某日，一定能捉到王直，而且会反绑捆双手送来。”果然，有人在相州地界抓到了另一个叫王直的人，在巫师说的那天反捆双手送了来。经过一段拘留审查，他不是那位妖书生，随即便将他放了。

阿马婆

唐玄宗东封，次华阴，见岳神数里迎谒。帝问左右，左右莫见。遂召诸巫，问神安在。独老巫阿马婆奏云：“在路左，朱鬢紫衣，迎候陛下。”帝顾笑之，仍敕（敕原作勒。据明抄本改。）阿马婆，敕神先归。帝至庙，见神囊鞬，俯伏殿庭东南大柏之下。又召阿马婆问之，对如帝所见。帝加礼敬，命阿马婆致意而旋。寻诏先诸岳封为金天王，帝自书制碑文，以宠异之。其碑高五十余尺，阔丈余，厚四五尺，天下碑莫大也。其阴刻扈从太子王公已下官名。制作状丽，镌琢精巧，无比伦。（出《开天传信记》）

唐玄宗东行去泰山封禅，第二天来到华阴县，看见华山

之神从几里外前来迎拜。唐玄宗问手下人，手下人都说没有看见；随即又召来各位巫师，问神在哪里。惟独有老巫阿马婆奏道：“神在路的左侧，红头发紫衣服，正在迎候陛下。”玄宗看看她笑了，因而下敕命给她，让她请神先回去。玄宗皇帝来到庙前，看见华山之神身背装弓箭和衣甲的筒器，俯伏在殿庭东南的大柏树下，又召来阿马婆问之。阿马婆证实了皇帝之所见，玄宗便对她礼敬起来，并让她向神致意，然后下山而去。随即，玄宗下诏书给诸岳之神，赐封华山之神为金天王，并亲自书写碑文，以示宠爱。这座碑高五十多尺，宽一丈多，厚四五尺，天下的碑再也没有比它大的了。它的背面刻上扈从太子王公以下官名，真是精雕细琢，制作壮美，无与伦比。

白行简

唐郎中白行简，太和初，因大醉，梦二人引出春明门。至一新冢间，天将晓而回。至城门，店有鬻饼钉饩者。行简馁甚，方告二使者次。忽见店妇抱婴儿，使者便持一小土块与行简，令击小儿。行简如其言掷之，小儿便惊啼闷绝。店妇曰：“孩儿中恶。”令人召得一女巫至。焚香，弹琵琶召请曰：“无他故，小魍魉为患耳。都三人，一是生魂，求酒食耳，不为祟。可速作钉饩，取酒。”逡巡陈设。巫者拜谒，二人与行简就坐，食饱而起。小儿复如故。行简既寤，甚恶之，后逾

旬而卒。(出《灵异记》)

唐代，有位郎中叫白行简。太和初年，因酒醉入睡，梦见两个人把他引出春明门，来到一座新坟前，天快亮的时候才回来。走到城门口。看见饭店里在卖粥和汤饼。白行简饿得很，告诉那两个人停下。忽然，只见老板娘抱着婴儿走出来。那两个人拿一小土块给白行简，让他打婴儿。白行简按照他们说的，将小土块掷向婴儿，那孩子惊叫一声便背过气去。老板娘说：“不好，这孩子中了邪！”她让人召来一个女巫。那女巫来到之后，先烧香，又弹琵琶召请神灵，最后说道：“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小鬼作怪。共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活人，想来要酒饭，不是为作怪害人，应该快做汤饼，取酒来。”顷刻陈设完毕，女巫让行简和那二人就坐，先行拜谒。行简等酒足饭饱起来后，小孩病好如初。行简当即醒来，甚感厌恶，过几十天后便死了。

许至雍

许至雍妻某氏，仪容淡雅。早岁亡没，至雍颇感叹。每风景闲夜，笙歌尽席，未尝不叹泣悲嗟。至雍八月十五日夜于庭前抚琴玩月。已久，忽觉帘屏间有人行，吁嗟数声。至雍问曰：“谁人至此？必有异也。”良久，闻有人语云：“乃是

亡妻。”云：“若欲得相见，遇赵十四。莫惜三贯六百钱。”至雍惊起问之。乃无所见。自此常记其言。则不知赵十四是何人也。后数年，至雍闲游苏州。时方春，见少年十余辈，皆妇人装，乘画舫，将谒吴太伯庙。许君因问曰：“彼何人也？而衣裾若是。”人曰：“此州有男巫赵十四者，言事多中为土人所敬伏，皆赵生之下辈也。”许生问曰：“赵生之术，所长者何也？”曰：“能善致人之魂耳。”许生乃知符其妻之说也。明日早，诣赵十四，具陈恳切之意。赵生曰：“某之所致者，生魂耳。今召死魂，又今生人见之，某久不为，不知召得否？知郎君有重念之意，又神理已有所白，某安得不为召之？”乃计其所费之直，果三贯六百耳。遂择良日，于其内，洒扫焚香，施床几于西壁下，于檐外结坛场，致酒脯。呼啸舞拜，弹胡琴。至夕。令许君处于堂内东隅，赵生乃于檐下垂帘卧，不语。至三更，忽闻庭际有人行声，赵生乃问曰：“莫是许秀才夫人否？”闻吁嗟数四，应云：“是。”赵生曰：“以秀才诚意恳切，故敢相迎，夫人无怪也。请夫人入堂中。”逡巡，似有人谒帘，见许生之妻。淡服薄妆，拜赵生，徐入堂内，西向而坐。许生涕泗呜咽：“君行若此，无枉横否？”妻曰：“此皆命也，安有枉横。”因问儿女家人及亲旧闾里等事，往复数十句。许生又问：“人间尚佛经，呼为功德，此诚有否？”妻曰：“皆有也。”又问：“冥间所重何物？”“春秋莫享无不得，然最重者，浆水粥也。”赵生致之。须臾粥至，向口如食，收之，复如故。许生又曰：“要功德否？”妻云：“某平生无恶，岂有罪乎？足下前与为者，亦已尽得。”良久，赵生曰：“夫人可去矣，恐多时即有谴谪。”妻乃出，许生相随泣涕曰：“愿惠

一物，可以为记。”妻泣曰：“幽冥唯有泪可以传于人代。君有衣服，可投一事于地。”许生脱一汗衫，置之于地。其妻取之，于庭树前悬一树枝，以汗衫蔽其面，大哭。良久，挥手却许生，挂汗衫树枝间，若乘空而去。许生取汗衫视之，泪痕皆血也。许生痛悼，数日不食。卢求著幽居苏州，识赵生，赵生名何，苏州人皆传其事。（出《灵异记》）

许至雍的妻子某氏，长得素净宜人，早年亡故，使至雍颇为伤感。每当风清月明而又无事可做的时候，每当笙停歌罢筵席散尽的时候，他都要怆然饮泣、悲叹不已。八月十五日晚上，许至雍于庭前抚琴赏月，不知不觉过了很长时间。忽然，他发觉帘屏后面有人走动，并且长吁短叹。许至雍问道：“什么人来到这里，想必有何目的？”好久，才听见有人说话，原来竟是亡妻！亡妻说：“如果你想与我相见，遇到赵十四，不要可惜三贯六百钱。”许至雍吃了一惊，爬起来正想问她，结果连个人影也没有见到。从此，许至雍便经常想起妻子说的那句话，却不知道赵十四是个什么人。数年之后，许至雍到苏州游玩。当时正是春天，他看见十几个少年全穿着女人的衣服，乘坐画船，将去拜谒周太王之子吴太伯庙。许至雍问道：“他们是什么人，为何穿这样的服装？”对方回答说：“这个州里有位男巫叫赵十四，说的事情大都是准确的，为当地人所敬仰所崇拜。这些人都是赵十四的晚辈呵。”许至雍问道：“这位赵十四的法术，最拿手的是什么？”对方说道：“他最善于招人的灵魂。”这时，许致雍才知道这正符合妻子在梦

中说过的话。第二天早晨，许至雍去见赵十四，表白心中恳切之情。赵十四说道：“我平时所招的，那是生人之魂；今天要我招死人之魂，又要让生人看见，这种事情，我可是好久不干了呵，不知道招来招不来？我知道，你向来很重情义，又在神明面前有所表白，我怎能不为你招之？”言罢，他算计了一下所需要的费用，果然是三贯六百钱？随即，赵十四便选择良辰吉日，在许至雍的屋子里洒扫焚香，把床铺几案放到西墙下，于屋檐外面结坛场，摆上酒肉。接着，赵十四吼叫着，舞蹈着，一边弹胡琴，一边拜仙。到了晚上，他让许至雍站在堂内东边的角落里，自己则放下帘子躺下来，一句话也不说。直到三更天，忽然叫见庭内有人话说声，赵十四便问：“你莫非是许秀才的夫人？”只听叹了几次气，答应了一声道：“是的。”赵十四说：“由于秀才诚意恳切，我才敢前来相迎，夫人不要责怪呀。请夫人入堂——”顷刻，像是有人揭开帘子，果然是许至雍的妻子。她淡服薄妆，拜见赵十四，然后徐步走进堂内，面朝西而坐。许至雍泪流满面，呜呜咽咽地说“你来到这里，是不是受了什么冤屈和强横？”妻子说：“这都是命呵，怎么谈得上冤屈和强横呢？”接着，她又问及儿女家人亲戚邻居的一些事情，反反复复说了几十句话。许至雍又问道：“人间崇尚佛经，并称之为‘功德’，你们那里也有么？”妻子说：“都有呵。”许至雍又问阴间最看重的是什么东西。妻子回答说：“春秋祭奠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然而最重要的则是稀粥呵！”赵十四招招手，一会儿就有人把稀粥送来了。许妻接过碗。便把粥倒进嘴里吃起来。一连吃了好几碗。许至雍又问道：“你要不要佛经？”妻子说：“我平生没

做什么坏事，难道会有罪吗？你前些日子送给我的，也已经全部得到了。”良久，赵十四说：“夫人可以回去了，时间长了恐怕要受到责备的。”于是，妻子走出房门，许至雍相随泣涕着说：“希望你留给我一物，可作纪念。妻子哭泣着说：“阴间只有泪水可以送给亲人。你有衣服，可扔一件在地上……”许至雍脱下一件汗衫，放在地上。许妻拿过汗衫，又悬挂在庭树前面一根树枝，然后用汗衫蒙住脸大哭起来。良久，她挥手让许至雍走开，自己把汗衫挂在树枝间，然后乘空而去。许至雍取过汗衫看去，那上面的泪痕全是血呵。许至雍痛悼亡妻，一连几天都没有吃东西。这时，有个叫卢求著的人来苏州幽居，认识了赵十四，赵十四的名字叫何，苏州人至今还传说着这件事。

韦 覲

唐太仆卿书覲欲求夏州节度使。有巫者知其所希，忽诣韦曰：“某善祷祝星辰，凡求官职者，必能应之。”韦不知其诳诈，令择日。夜深，於中庭备酒果香灯等。巫者乘醉而至，请书自书官阶一道，虔启于醮席。既得手书官衔，仰天大叫曰：“韦覲有异志，令我祭天。”韦合族拜曰：“乞山人无以此言，百口之幸也。”凡所玩用财物，尽与之。时崔侃充京尹。有府囚叛狱，谓巫者是其一辈。里胥诘其衣装忽异？巫情窘，乃云：“太仆卿韦覲，曾令我祭天。我欲陈告，而以家财求我。

非窃盗也？”既当申奏，宣宗皇帝召觐至殿前，获明冤状。复召宰臣论曰：“韦觐城南上族，轩盖承家。昨为求官，遂招诬谤。无令酷吏加之罪戾。”其师巫便付京兆处死，韦贬潘州司马。（出《云溪友议》）

唐代，有位太仆卿叫韦觐，想当夏州的节度使。有个巫师知道他追求的是什么，忽然有一天登上门来对他说：“我这个人善于向星辰祝告祈福，凡是求官职的，没有不灵验的。”韦觐不知道他这是诳骗敲诈自己，便让他选择良辰吉日。这天深夜，韦觐让家人在中庭摆上香和蜡烛以及酒和水果等。巫师乘着酒劲儿赶到中庭，让韦觐自己写上一道要升的官衔，虔诚的摆到祭坛上。巫师抓过那道写好的官衔，仰天大叫道：“韦觐有野心，让我祭天！”韦觐见势不好，带领全家人跪倒于地，拜道：“求仙人不要说这种话，便是我们全家老少一百多口人之大幸！”结果，韦觐把家里的古玩财物，全都送给了巫师。当时，崔侃任京兆尹。有一个官府的囚犯从狱中逃出来，说那个巫师是他的同伙。里胥找到那个巫师，盘问他最近的服装怎么忽然变样了？巫师一阵惊窘，便说：“太仆卿韦觐，曾经让我为他祭天，我想告发，结果，他使用家中的财产求我……千真万确，这可不是我偷的呀！这件事，应当向上申奏才对。”宣宗皇帝把韦觐召到殿前，经再三查问，才弄清其中冤情，然后又召宰相的大臣们说道：“韦觐是城南的贵族，世代相传都是作官的。昨天为了求官遭到诬谤，不要让酷吏加罪于他。”不久，那巫师被押赴京城处死，韦觐被贬为

潘州司马。

高 骈

唐高骈尝诲诸子曰：“汝曹善自为谋。吾必不学俗物，死入四板片中，以累于汝矣。”及遭毕师铎之难，与诸甥侄同坎而瘞焉。唯骈以旧毡苞之，果符所言。后吕用之伏诛，有军人发其中堂，得一石函。内有桐人一枚，长三尺许，身披桎，口贯长钉，背上琉骈乡贯甲子官品姓名，为厌胜之事。以是骈每为用之所制，如有助焉。（出《妖乱志》）

唐代有位高骈，他曾教导自己的孩子们说：“你们要自谋生路，好自为之。我呢，不想学芸芸俗辈，死后还要躺入那四块板中，再麻烦你们。”及遭毕师铎之难，便和各位侄子外甥一起埋在同一个墓穴里，只有高骈的尸体用旧毡子包裹着，果然与先前的话相符。后来，妖人吕用之伏法，兵卒在他的屋里挖出一个石匣，内有一个桐木人，三尺多长，戴着脚镣子，嘴里钉着钉子，背上写着高骈的籍贯生日姓名职务等，这是用巫术诅咒人用的。以往，高骈每次被吕用之所控制，看来这东西是起了作用的。

厌咒

厌盗法

厌盗法，七日以鼠九枚，置笼中，埋于地，秤九百斤土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筑之令坚固，杂五行书曰：“亭部地上土涂灶，水火盗贼不经；涂屋四角，鼠不食蚕；涂仓廩，（廩字原空缺。据黄本补。鼠不食稻；以塞坎，百鼠种绝。”（出《酉阳杂俎》）

这是一种制服盗窃的方法。初七这天时间，把九只老鼠分别放在笼子里埋入地下，秤九百斤土压在上面，都是二尺五寸深，夯实。《杂五行》书上说：在厨房亭间里用这种土涂抹灶台，水火和盗贼都不会侵害；涂抹屋子的四角，老鼠就不吃蚕；涂抹粮仓，老鼠就不吃稻谷。用它堵住所有的坑穴，各种老鼠便会绝种。

雍益坚

唐雍益坚云：“主夜神咒，持之有功德，夜行及寐，可已恐怖恶梦。”咒曰：“婆珊婆演底。”（出《酉阳杂俎》）

唐代的雍益坚说，有一个专管夜晚的咒语，如果坚持每天都念就会灵验。夜晚走路和睡觉时如果害怕，或者作恶梦，一念咒语就会立杆见影。这句咒语是：“婆珊婆演底。”

宋居士

唐宋居士说，掷骰子咒云：“伊帝弥帝，弥揭罗帝。”念蒲十万遍，彩随呼而成。（出《酉阳杂俎》）

唐代的宋居士说：“掷骰子时念这样一句咒语：“伊帝弥帝，弥揭罗帝。”伏身念上十万遍，随着一声欢呼你就会赢。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八十四 幻术一

客隐游 天毒国道人 蹇霄国画工 营陵人
扶娄国人 徐登 周眡奴 赵侯
天竺胡人 鞠道龙 阳羨书生 侯子光

客隐游

魏安厘王观翔鹄而乐之，曰：“寡人得如鹄之飞，视天下如芥也。”客有隐游者闻之，作木鹄而献王。王曰：“此有形无用者也。夫作无用之器，世之奸民也。”召隐游，欲加刑焉。隐游曰：“大王知有用之用，未悟无用之用也。今臣请为大王翔之。”乃取而骑焉，遂翻然飞去，莫知所之也。（出《异苑》）

魏安厘王看着正大飞翔的天鹅十分高兴，说：“我如果能像天鹅这样在空中飞翔，就可以傲视人间，视天下如同草芥了。”客人中有位隐士听了这句话，回去做了个木天鹅献给安厘王。安厘王说：“这东西只有模样而无用处。他做这种无用的东西，看来一定是个奸邪谄媚之人了！”随即，他将那隐士唤上来，想对他动以刑罚。隐士说：“大王只知道有用的东西有用，却不知无用的东西也有用。今天，我请求为大王进行一次飞翔表演。”说罢，抓过木天鹅便骑上去，那木天鹅抖抖翅膀便飞走了，谁也不知道它飞到哪里去了。

天毒国道人

燕昭王七年，沐骨之国来朝，则申毒国之一名也。有道术人名尸罗。问其年，云：“百四十岁。”荷锡持瓶，云：“发其国五年，乃至燕都。”喜炫惑之术。於其指端，出浮图十层，高三尺，乃诸天神仙，巧丽物绝。列幢盖鼓舞，绕塔而行，人皆长五六分，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尸罗喷水为氛雾，暗数里间。俄而复吹为疾风，氛雾皆止。又吹指上浮图，渐入云里。又于左耳出青龙，右耳出白虎。始入之时，才一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风至云起，即以一手挥之，即龙虎皆入耳中。又张口向日，则见人乘羽盖，驾螭、鹤，直入于口内。复以手抑胸上，而闻衣袖之中，轰轰雷声。更张口，则向见羽盖、

螭、鹄，相随从口中而出。尸罗常坐日中，渐渐觉其形小，或化为老叟，或变为婴儿，倏忽而死，香气盈室，时有清风来，吹之更生，如向之形。咒术炫惑，神怪无穷。（出《王子年拾遗记》）

燕昭王即位七年的时候，沐骨之国派使者来朝。所谓沐骨之国，则是天竺国（也叫身毒）的另一名称。他们来的人当中，有一位懂道术的名叫尸罗。问他的年龄，回答说一百四十岁。他带着锡杖持着花瓶，从天竺国出发已经五年，才来到燕国的都城。尸罗擅长幻术，在他手指尖上能够现出十层佛塔，高三尺。天上的各位神仙，各露仙姿，仪态万方，打着旗子绕塔鼓舞而行。他们都五六分长，唱歌的声音，如同其人一样。尸罗喷出水来化作雾气，使数里之内都昏暗不明。顷刻，尸罗又吹出疾风，雾气全都消散了。接着，他又吹指上佛塔，佛塔便渐渐钻进云彩里。随即，他的左耳钻出一条青龙，右耳钻出一只白虎。刚出来的时候，才一二寸，一会儿就到了八九尺。倏尔，风至云起，尸罗只用一手挥了挥，那青龙和白虎全又钻进耳朵里，尸罗又张开大口向着太阳。这时，只见有人乘着羽盖，驾着龙和天鹅径直钻入尸罗的口中。尸罗又把手按在胸上，可以听到他衣袖之中有轰轰雷声。尸罗张大了口。则可以看见龙和天鹅相随从他口中飞出来。尸罗常常坐在太阳底下，只见他在渐渐变小，一会儿变成老头，一会儿变成婴儿，最后忽然死去了。这时，香气满室，不断有徐徐清风吹来。吹着吹着，尸罗便苏醒过来，得到了再生，

模样跟先前一样。这变幻之术，真是神怪无穷啊。

骞霄国画工

秦始皇元年。骞霄国献刻玉善画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鬼怪群物之象；刻石为百兽之形，毛发宛若真矣。皆铭其臆前，记以年月。工人以绢画地。方寸之内，写四渎五岳列国之图。又为龙凤，骞翥若飞。皆不得作目，作必飞走也。始皇嗟曰：“刻画之形，何能飞走。”使以淳漆各点两玉虎一眼睛，旬日则失之，不知何所在。山泽人云：“见二白虎，各无一眼，相随而行，毛色形相，异于常见者。”至明年，西方献两白虎，皆无一眼。始皇发槛视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杀之，检其臆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秦始皇元年，骞霄国献给他一名善于雕刻与绘画的人，他的名字叫裔。他将朱砂和石青喷在地上，当即就可以变出各种鬼怪的嘴脸和各种东西的样子。他还能够用石头雕刻出各种动物，连毛发都如同真的一样，栩栩如生。另外，他还把雕刻的时间铭刻在动物们的胸前。他把绢布铺在地上，方寸之内，便画出江、河、淮、济等四渎和五岳以及列国的地图。他刻画出来的龙和凤凰，则飘然若飞，活灵活现，但都没有

眼睛，如果刻画出眼睛，它们就会真的飞走了。秦始皇叹道：“这刻画出来的假东西，怎么能够飞走呢？”他让那画工用漆在两只玉虎的头上各点一只眼睛，结果不到十天，这两只玉虎便失踪了，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深山大泽边的百姓们说，看见两只白老虎，各缺一只眼睛，总是形影不离，结伴而行，长得完全一样，连毛色都没什么差别。经常看到这两只白老虎的人，无不感到惊奇。到了第二年，西方献来两只白老虎，都缺一只眼睛。秦始皇命人打开槛车细看，怀疑是先前丢失的那两只玉虎，便将它们刺死了。检查它们的胸前，皆有小字，果然是去年丢失的那两只玉虎。

营陵人

汉北海营陵有道人，能令人与已死人相见。其同郡，妇死已数年，闻而往见之曰：“愿令我一见亡妇，死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见之。若闻鼓声，即出勿留。”乃语其相见之术。于是与妇言语悲喜，恩情如生。良久，闻鼓声，恨恨不能得往。当出户时，奄忽其衣裙户间，掣绝而去。至后岁余，此人身亡。室家葬之，开冢，见妇棺盖下有衣裙。（出《搜神记》）

汉代，北海营陵这地方有位道士，能够让人和已死去的

人相会。和他同一个郡里有位先生，妻子已经死好几年了。听说了这件事，便登门拜访，对道士说道：“让我看看死去的妻子吧，这样我死后也就没什么遗憾的了。”道士说：“你可以去看她，但是如果听见鼓声，你必须立即出来，不要停留。”然后，就把与死人相见之术传授与他。这位先生见到亡妻之后，悲喜交加，恩爱如生，不知不觉过去了好长时间。这时候，忽然传来鼓声，他恨不得随妻子而去。当他出门时，匆忙间衣服的大襟被门夹住了，他猛地将其挣断才走了出来。一年多后，这人便死了。家人想把他同妻子埋在一起，打开他妻子的坟墓，只见棺材盖下夹着块衣服的大襟。

扶娄国人

南垂有扶娄之国。其人善能机巧变化，易形改服，大则兴云雾，小则入纤毫。缀金玉毛羽为衣服。能吐云喷火，鼓腹则如雷霆之声。或为巨象、狮子、龙、蛇、犬、马之状。或为虎口中生人，或于掌中备百兽之乐，宛转屈曲于指间。人形或长数分，或复数寸，神怪倏忽，炫（炫原作佳。据明抄本改。）丽于时。乐府皆传此伎，至末（末原作宋。据明抄本改。）犹学焉，得粗得精，代代不绝，乃俗谓之婆侯伎，则扶娄之音讹耳。（出《拾遗记》）

南疆有个扶娄国，那里的人都善于变幻之术，易容貌改服饰。他们大则大到兴起云雾，小则小到钻入纤毫之中。他们的衣服缀金戴玉，挂着羽毛。他们能吐云喷火，鼓起肚子就会传出轰轰雷声，或者变成大象狮子龙蛇犬马的样子，或者从老虎口中钻将出来，或者让各种动物在掌上尽情欢乐，让它们盘旋舞蹈于手指之间。他们的身体有时长数分，有时缩数寸，神神怪怪，变化于倏忽之间。他们这套变化之术，炫丽于当时，每个音乐官署里都传授此术，到了前朝末代还在学习呢。有的学得粗浅，有的学得精深，代代流传不绝。这套变幻之术，民间欲称婆侯伎。“婆侯”乃是“扶娄”二字的讹音。

徐 登

闽中有徐登者，女子化为丈夫。与东阳赵 并善方术。时遭兵乱，相遇于溪，各矜其所能。登先禁溪水为不流，次禁枯柳为生稊。二人相视而笑。登年长， 师事之。后登身故， 东入长安。百姓未知 。乃升茅屋，据鼎而爨。主人惊怪。 笑而不应，屋亦不损。又尝临水求渡，船人不许。乃张盖坐中，长啸呼风，乱流而济。于是百姓敬服，从者如归。长安令恶而杀之。民立祠于永宁，而蚊蚋不能入。（出《水经》）

福建有个叫徐登的人，他是由女子变成男人的。他与东阳郡的赵 都善于方术，当时兵荒马乱，二人在溪水边相遇。他们开始都认为自己的本事大。徐登先露出一手，让溪水停住不流；赵 接着施展本领，让枯死的柳树长出茂密的枝叶。二人不由相视一笑。徐登年龄大些，赵 便拿他当作老师对待。后来徐登死了，赵 便向东进了长安城。这里的百姓都不认识他。他便跳上房顶，用鼎来烧火煮饭。这家的主人感到很吃惊，便大声责怪他。赵 却笑而不答，房子也一点没有损坏。接着，他又来到河边想渡过去，船家不许他上船；他便打开雨伞坐在当中，一声长啸，呼来一阵狂风，将他送到了对岸。于是，百姓们都很敬服他，拜他为师的人如潮水般涌来。长安县令对赵 深恶痛绝，便将他杀害了。老百姓在永宁为他修了一座祠堂，连蚊蚋之类的昆虫都无法入内。

周眡奴

魏时，寻阳县北山中蛮人，有术，能使人化作虎。毛色爪身悉如真虎。乡人周眡有一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妇及妹，亦与俱行。既至山，奴语二人云：“汝且上高树去，我欲有所为。”如其言。既而入草，须臾，一大黄斑虎从草山，奋越哮吼，甚为可畏。二人大怖。良久还草中，少时复还为人，语二人：“归家慎勿道。”后遂向等辈说之。周寻复之，乃以醇

酒饮之，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乃身体事事祥视，了无异。唯于髻发中得一纸，画作虎，虎边有符，周密取录之。奴既唤醒，问之。见事已露，遂具说本末，云：“先尝于蛮中告余，有一蛮师云有此符，以三尺布，一斗米，一只鸡，一斗酒，受得此法。”（出《冥祥记》）

魏时，寻阳县北山中居住着一伙蛮子，他们颇有法术，能把人变成老虎，全身上下跟真虎毫无二致。当地人周眡有一个奴仆，主人派他进山砍柴。这奴仆还有妻子和妹妹，也一同前往。刚到山上，这奴仆便对妻子和妹妹二人说：“你们暂且爬到高高的树上去，我将要有个大的举动。”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既而钻进了草丛。有顷，一只大黄斑猛虎从草丛中蹿出来，狂奔吼啸，十分可怕，把那两个女人吓得乱叫。过了一会儿，老虎又回到草丛。倏尔又还原为人。这奴仆对妻子和妹妹说：“回家千万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后来，这两个女人却把此事跟同伴们说了。人们商量了一下，用酒把他灌醉，然后解开他的衣服，整个身体各处都仔细看过，却未发现有什么异常，只是在发髻中找到一张纸，上面画着一只老虎，老虎旁边有咒符。有人小心翼翼抄录那咒符。那奴仆被唤醒后，遭到人们的盘问，见事已败露，只好道出真相。他说：“我先前曾经去找那伙蛮子买粮食，有位蛮师说他有这种咒符。于是，我就用三尺布、一斗米、一只鸡、一斗酒，学成了这种法术。”

赵侯

晋赵侯少好诸术，姿形悴陋，长不满数尺。以盆盛水作禁，鱼龙立见。侯有白米，为鼠所盗。乃披发持刀，画作地狱，四面为门。向东啸，群鼠俱到。咒之曰：“凡非啖者过去，盗者令止。”止者十余，剖腹看脏，有米在焉。曾徒跣须履，因仰头微吟，双履自至。人有笑其形容者，便阳设，以酒杯向日，（《异苑》日作口。）即掩鼻不脱，仍稽颡谢过。着地不举。永康有骑石山，山上有石人骑石马，侯以印指之，人马一时落首，今犹在山下。（出《异苑》）

晋代，赵侯年轻时喜好各种法术，显得十分憔悴和丑陋，他身高不到数尺。他用盆盛水作幻术，鱼龙立刻显现出来。他有不少白米，却常被老鼠盗食。于是，赵侯就披头散发地操起刀，在地上画一座地狱，四面是门。他朝东吼叫几声，一大群老鼠都赶到了。念咒语道：“凡是没有偷吃白米的过去，偷吃的给我站住！”共有十几只老鼠站住了。他便将其剖腹查内脏，果然肚子里还有白米粒呢。他有一次光着脚正需要鞋，便仰着脑袋小声叨咕了几句，一双鞋便从天而降。有人笑话他形容丑陋，他便在白天作幻术，举起酒杯朝着太阳放到鼻子上，酒杯不掉，他还能叩首致谢，着地不举。永康县境内

有座骑石山，山上有个石人骑着一匹石马。他用自己的印章一指，那石人和石马的脑袋便同时落地，现在还在山下面。

天竺胡人

晋永嘉中，有天竺胡人来渡江南。有幻术，能断舌吐火，所在人士聚观。将断舌，先吐以示众。然后刀截，血流覆地。乃烧取置器中，传以示人。视之，舌半犹在。既而还取，合续之，有顷如故，不知其实断否也。尝取绢布与人各执一头，中断之。已而取两段，合祝之，绢布还连续，故一体也。又取书纸及绳缕之属，投火中，众共视之，见其烧爇了尽。乃拨灰，举而出之，故向物也。（出《法苑珠林》）

晋代永嘉年间，有位天竺国胡人来到江南。他会作幻术，能够割断舌头吐出火来，周围的人们都来围观。他先把舌头吐出来让众人看，然后用刀截断，血流遍地，又烧了一阵儿放入器皿中，让大家传看。再一看他，还有半只舌头。随即，他把那半只舌头拿过来接上去，有顷便完好如初，不知道他真的截断与否。他曾经拿出绢布让人各扯一头，中间割断，然后便拿着两块断绢闭目祈祝，那绢布当即就连为一体。又拿书纸及绳缕之类，扔入火中，大家一起看着它们燃成灰烬。他再一拨灰，手里举着的还是原来那些东西。

鞞道龙

葛洪云：余少所知有鞞道龙，善为幻术。向余说古时事。有东海人黄公，少时能乘龙御虎，佩赤（赤原作步。据明抄本、许本改。）金为刀，以绛缙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羸惫，饮酒过度，不能行其术。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以赤刀厌之，术既不行，为虎所杀。三辅人俗用以为戏，汉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出《西京杂记》）

葛洪说：“我小时候知道有个叫鞞道龙的，善于幻术，他向我讲古时候的事儿说，黄公是东海上的人，年少时能骑龙赶虎，身上佩着一把赤金刀，用深红色的丝带扎着头发。他站起来能呼风唤云，坐下去巍然如山如河。到了老年，他变得羸弱衰竭，力不能支，再加之饮酒过度，便不能行幻术了。秦朝末年，东海一带出现了白老虎，黄公拿着赤金刀想去制服它，结果由于不能行幻术，被老虎吃掉了。后来，三辅一带的人把这件事编成戏给老百姓们演了。汉朝时，在歌舞杂技中还保留着这个节目。”

阳羨书生

东晋阳羨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年十七八，卧路侧，云：脚痛，求寄彦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宛然与双鹅并坐，鹅亦不惊。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

前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为君薄设。”彦曰：“甚善。”乃于口中吐一铜盘奩子，奩子中具诸饌馐，海陆珍羞方丈，其器皿皆是铜物，气味芳美，世所罕见。酒数行，乃谓彦曰：“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欲暂要之。”彦曰：“甚善。”又于口中吐出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绮丽，容貌绝伦，共坐宴。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虽与书生结好，（好原作妻。据明抄本改。）而实怀外心，向亦窃将一男子同来，书生既眠，暂唤之，愿君勿言。”彦曰：“甚善。”女人于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颖悟可爱，仍与彦叙寒温。书生卧欲觉，女子吐一锦行幃，书生仍留女子共卧。男子谓彦曰：“此女子虽有情，心亦不尽，向复窃将女人同行，今欲暂见之，愿君勿泄言。”彦曰：“善。”男子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年二十许，共宴酌。戏调甚久，闻书生动声，男曰：“二人眠已觉。”因取所吐女子，还内口中。须臾，书生处女子乃出，谓彦曰：“书生欲起。”更吞向男子，独对彦坐。书生然后谓彦曰：“暂眠遂久，居独坐，当悒悒耶。日已晚，便与君别。”

还复吞此女子，诸铜器悉内口中。留大铜盘，可广二尺余。与彦别曰：“无此藉君，与君相忆也。”大元中，彦为兰台令史，以盘饷侍中张散，散看其题，云是汉永平三年所作也。（出《续齐谐记》）

东晋东间，阳羨县有位叫许彦的人正在绥安山里走，遇见一个十七八岁的书生，躺在路旁，说自己脚痛，并请求许彦打开手提的鹅笼子，他要钻进去。许彦开始以为他开玩笑，便打开鹅笼。结果，那书生真的就钻了进去。奇怪的是，那笼子也不变大，书生也没变小，他却与一对鹅并坐在一起，鹅竟然不惊。许彦提起那笼子，并不觉重。来到一棵大树下休息时，书生才走出来，对许彦说：“我想为你设一薄宴，以示感谢。”许彦点点头说：“很好。”于是，那书生从嘴里吐出一铜盘奩子，奩子中有各种饭菜，山珍海味罗列在一起。那器皿全是铜的，气味芳美。世所罕见。酒喝了数巡，那书生才对许彦说道：“这些日子，有一个女人总跟着我；今天，我想暂时把她唤来。”许彦说：“很好。”于是，书生又从嘴里吐出一个女子，年纪大约十五六岁，容貌绝美，衣服华丽，同他们坐在一起饮酒。有顷，书生便醉倒了。那女子对许彦说：“我虽然与书生相好，可实际上却怀有外心，并偷偷地领来一个男子。书生既然睡着了，我想暂时把他唤来，希望你不要说。”许彦说：“好吧。”于是，女子便从口中吐出一个男人来，年纪大约二十三四岁，也显得十分聪颖可爱，并同许彦寒暄畅叙。书生将要醒来，那女子又吐出一鲜艳华美且可移动的

屏风，与他躺到一起。那男人对许彦说：“这女子与我虽然有情，但也非一心一意。方才我还偷着约一个女子前来，现在想趁此机会看看她。希望你不要泄露此事。”许彦说：“好”。于是，这男人又从口中吐出一个女子，年纪在二十岁左右。与他同宴共饮。调笑好长时间，听见屏风内的书生有动静，这男人说：“他们已经睡醒了。”然后将所吐的女子吸回口中。不一会儿，书生处的那个小女子就出来了，对许彦说：“书生快要起来了！”然后将那男人吞进口中，单独与许彦对坐。书生起来后对许彦说：“这一小觉睡得太久了，让你单独坐着，挺难受吧？天已经很晚了，只好跟你告别。”说罢，便将那小女子连同所有铜的器皿又全吞进口中，只留下一个二尺多的大铜盘送给许彦，并告别道：“别后咱们无所寄托，只有相互回忆吧！”太元年间，许彦任兰台令史，将那大铜盘送给侍中张散。张散看上面的字，说是东汉永平三年制作的。

侯子光

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仪。自称佛太子，从大秦国来，当王小秦国。易姓名为李氏，依酈（明抄本酈作鄆。）爰赤眉家。颇见其妖怪，事微有验。赤眉信之，妻以二女。转相扇惑，京兆樊绥、竺龙、谨（明抄本谨作严。）谏、谢乐等，众聚数千于杜阳山，称大皇帝。改元龙兴，立官属。大将军镇西石广斩平之，子光颈无血，十余日面色如生。（出《录异

记》)

侯子光是安定人，二十来岁，英俊潇洒。他自称是佛的太子，从当时称为大秦国的罗马来，应当成为小秦国的主宰。他改名为李氏，投奔到郿处的爰赤眉家。爰家见他十分古怪，便让他占了几卜，果然有些灵验。爰赤眉信服了他，并将两个女儿嫁给他作妻子。随即，他开始煽风点火，妖言惑众。京兆郡的樊绥、竺龙、谨谏、谢乐等聚众数千人，在杜阳山称侯子光为大皇帝，改年号为龙兴，任命主官的属吏。镇西大将军石广将他们镇压下去了。杀侯子光的时候，他的脖子竟然没有血，砍下的头颅十多天都象活着时一样，脸色红润如初。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八十五 幻术二

宋子贤 胡僧 祖珍俭 叶道士
河南妖主 梁州妖主 明崇俨 刘靖妻
鼎师 李慈德 叶法善 罗公远
北山道者 东明观道士 东岩寺僧
荆术士 梵僧难陀 太白老僧

宋子贤

隋炀帝大业九年，唐县人宋子贤善为幻术。每夜楼上有光明，能变作佛形，自称弥勒佛出世。又悬镜于堂中，壁上尽为兽形。有人来礼谒者，转其镜，遣观来生像，或作蛇兽形。子贤辄告之罪业。当更礼念，乃转人形示之。远近惑信，聚数千百人，遂潜作乱。事泄。官捕之。夜至，绕其所居。但见火坑，兵不敢进。其将曰：“此地素无坑，止妖妄耳。”及

进，复无火，遂擒斩之。（出《广古今五行记》）

隋炀帝大业九年的时候，唐县人宋子贤善于搞幻术。他住的楼上，每天夜里都有光亮，他能把自己变成佛的样子，并自称弥勒佛出世。他还把镜子悬挂在堂中，墙上显出的都是各种野兽的样子。有人前来拜谒，把那面镜子一翻，便使之看到自己来世的模样，有的竟然是毒蛇和野兽。宋子贤就告诉他来世的罪恶和业绩。当再一祈祷之后，就转出人的样子给他看。远远近近的人们，都被宋子贤迷惑住了，聚众几千人，准备闹事作乱。不久，事情泄露了，官军来逮捕宋子贤。晚上，官军赶到之后便把他的住所包围起来。但一见有火坑，士兵便不敢上前。领队的将军说：“这地方平常日子没有坑，我们要平息妖孽的妄为。”说罢率众而进，再也看不见火坑了。宋子贤被擒住后斩首示众。

胡僧

唐贞观中，西域献胡僧。咒术能死人，能生人。太宗令于飞骑中取壮勇者试之。如言而死，如言而生。帝以告太常少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闻邪不犯正，若便咒臣，必不能行。”帝召僧咒奕，奕对之无所觉。须臾，胡僧忽然自倒，若为所击，便不复苏矣。（出《国朝杂记》）

唐代贞观年间，西域献来一个僧人。他颇有法术，能用咒语致人死命，也能用咒语再让他复活。唐太宗令于飞骑中带一个壮汉来试验。结果，正如胡僧所说的那样，让他死他就死，让他活他就活。太宗皇帝对太常少卿傅奕说了此事，傅奕道：“这是邪术啊。我听说邪不犯正，如果让他来咒我，一定不会成功。”太宗立即让胡僧咒傅奕。傅奕站在胡僧对面，却毫无感觉。一会儿，胡僧忽然自己倒下了，仿佛被什么狠狠击中，再也没有苏醒。

祖珍俭

唐咸亨中，赵州祖珍俭有妖术。悬水瓮于梁上，以刀砍之，绳断而瓮不落。又于空房内密闭门，置一瓮水，横刀其上。人良久入看，见俭支解五段，水瓮皆是血。人去之后，平复如初。冬月极寒。石臼冰冻，咒之拔出。卖卜于信都市，日取百钱，盖君平之法也。后被人纠告，引向市斩之，颜色自若，了无惧，命纸笔作词，精彩不挠。（出《朝野僉载》）

唐高宗咸亨年间，赵州的祖珍俭会妖术。他把一个水瓮悬挂在房梁上，然后用刀去砍，绳子砍断了而水瓮却不落下

来。还有一次，他在空房子里紧闭门户，搬进一瓮水，然后把刀横放在上面。过了好久，人们进去一看，只见祖珍俭已经肢解成五段，水瓮里全是血！人们走后，他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冬天极冷，石臼冻在了冰上；他一念咒语，就把石臼拔了起来。后来，他到都市里算卦挣钱，每天都能挣百余钱，依靠的是严君平那套法术。不久被人告发，押向闹市斩首示众。他脸不变色，坦然自若，一点也不害怕，并让人拿来纸笔作词一首，写得十分精彩，思路丝毫不乱。

叶道士

唐陵空观叶道士，咒刀。尽力斩病人肚，横桃柳于腹上，桃柳断而肉不伤。后将双刀砍一女子，应手两段，血流遍地。家人大哭。道士取续之，喷水而咒。须臾，平复如故。（出《朝野僉载》）

唐代，陵空观有个叶道士。他拿着刀念咒语，将桃柳枝横放在病人肚子上，然后尽全力砍下去，桃柳枝断了而病人一点也未受伤。后来，他又拿着双刀砍向一个女子，结果手举刀落，那女子当即被砍成两段，血流遍地。见状，女子的家人大哭。叶道士将女子的两段身子连在一起，喷上水之后念起咒语来。一会儿，那女子便苏醒过来，跟原来一模一样。

河南妖主

唐河南府立德坊及南方西坊，皆有胡妖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杀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酬神之后，募一胡为妖主。看者施钱并与之。其妖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咒之，平复如故。此盖西域之幻法也。（出《朝野僉载》）

唐代，河南府的立德坊及南市西坊，都有胡妖的神庙。每年，人们都杀猪宰羊，奏起各种乐器，载歌载舞，开怀畅饮，乞求胡妖赐福。酬敬完神之后，征募一西域人做妖主，观众施舍一些钱给他。这妖主拿出一把刀，锋利无比，吹毛立断。他把这刀刺入腹中，刀尖从后背穿出来，再把刀搅个不停，肠肚流血不止。吃喝之后有顷，他将伤口喷上水再念咒语，当即恢复原样。这就是西域的幻术呵。

梁州妖主

唐梁州妖神祠。至祈祷日，妖主以利铁，从额上钉之，直

洞腋下，即出门。身轻若飞，须臾数百里。至西妖神前，舞一曲，即却至旧妖所，乃拔钉，一无所损。卧十余日，平复如初。莫知其所以然也。（出《朝野僉载》）

唐代，梁州有座妖神祠。每到祈祷日这一天，妖主就将钉子之类的利铁从额头钉进去，再从腋下穿出来，然后立即出门，身子轻得如同飞起来一般，一会儿就能走几百里。到西妖神祠前，舞上一曲，然后返回到原来的妖神祠，把钉子拔出来，结果一点也没有损伤。他卧床十几天后，便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明崇俨

唐明崇俨有术法。大（大原作文。据明抄本改。）帝试之，为地窖，遣妓奏乐。引俨至，谓曰：“此地常闻弦管，是何祥也？卿能止之？”俨曰：“诺。”遂书二桃符，于其上钉之，其声寂然。上笑，唤妓人问，云：“见二龙头，张口向下，（下原作上。据明抄本改。）遂怖俱不敢奏乐也。”上大悦。（出《朝野僉载》）

唐代，有个叫明崇俨的人颇有法术。大帝唐玄宗想考考

他，便令数名歌妓到地窖里奏乐。然后，大帝将明崇俨召来，对他说道：“这地方常听见有人奏乐，是不是有何不祥？你能制止吗？”明崇俨道：“是。”随即画了两个桃符，钉在那地窖上面，管弦之声戛然而止。大帝笑了，唤歌妓们来问原因。歌妓回答说：“方才看见两个龙头，张口向下，吓得我们不敢奏乐了！”大帝听罢，非常高兴。

刘靖妻

唐蜀县令刘靖妻患。正谏大夫明崇俨诊之曰：“须得生龙肝，食之必愈。”靖以为不可得。俨乃书符，乘风放之上天。须臾有龙下，入瓮水中，剔取肝，食之而差。大（大原作文。据明抄本改。）帝盛夏须雪及枇杷、龙眼子。俨坐顷间，往阴山取雪，至岭取果子，并到。食之无别。时瓜未熟，上思之，俨索百钱将去。须臾，得一大瓜。云：“缙氏老人园内得之。”上追老人至，问之；云：“土埋一瓜，拟进。适看，（看原作卖。据明抄本改。）唯得百钱耳。”俨独卧堂中，夜被刺死，刀子仍在心上。敕求贼甚急，竟无踪绪。或以为俨役鬼劳动，被鬼杀之。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信哉！（出《朝野僉载》）

唐代，蜀之县令刘靖的妻子病倒了。正谏大夫明崇俨为

她诊脉后说：“必须得有生龙肝呵，吃了病就会好的。”刘靖认为无法得到。明崇俨就画了一道符，乘着风放上天去，一会功夫，便有一条龙下来，钻进了水瓮之中。明崇俨将龙肝剔出来，请刘靖妻子吞食，吃了病便好了。唐大帝玄宗在盛夏想要雪花和枇杷龙眼等水果。明崇俨就在端坐不语的那一时刻间，从阴山取来雪花，从岭南取来水果，一并送到大帝面前，大帝食之，味道不错。当时瓜尚未熟，大帝想吃，明崇俨要了百钱而去，有顷，果然带回一个大瓜，并说“这是在缙氏老人瓜园里买的。”大帝急忙追上老人询问是否属实，老人回答说，那瓜是在土里埋着的，再往下看，只得到了一百钱。后来，明崇俨自己单独睡在床上，被人刺死了，刀子一直插在心上。大帝下敕令捉拿凶手，尽管催得十分紧，但竟未有一点线索。有人认为明崇俨把小鬼们役使得太劳苦了，小鬼们忍无可忍，便把他杀死了。孔子说：“想除掉异端，则等于害自己。”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啊。

鼎 师

唐则天朝，有鼎师者，瀛博野人，有奇行。太平公主进，则天试之。以银瓮盛酒三斗，一举而饮尽。又曰：“臣能食酱。”即令以银瓮盛酱一斗，鼎师以匙抄之，须臾即竭。则天欲与官。鼎曰：“情愿出家。”即与剃头。后则天之复辟也。鼎曰：“如来螺髻，菩萨宝首。若能修道，何必剃除。”遂长发，使

张潜决一百。不废行动，亦无疮痍，时人莫测。（出《朝野佥载》）

唐代，武则天主持朝政的时候，瀛州博野县有位鼎师，具有神奇的本事。一日，太平公主向母亲推荐他。武则天想试试鼎师，便令人用银瓮装了三斗酒，结果他一饮而尽。他又说道：“我能吃酱。”武则天又让人用银瓮装来一斗酱。鼎师用匙子舀着吃，一会儿便吃光了。武则天想让他做官，他却说：“我情愿出家当和尚。”武则天当即命人给他削了发。后来，武则天复辟，重新主朝。鼎师说：“如来佛和观音菩萨都是留着头发的。如果能一心修炼，参禅悟道，何必一定要把头发剃掉呢？”后来他便留起长发，武则天让张潜责打鼎师一百刑杖。但并不影响他的行动，身上却不生疮痍。当时的人们都困惑不解。

李慈德

唐大足年中，有妖妄人李慈德，白云能行符书厌。则天于内安置。布豆成兵马，画地为江河。与给使相知，削竹为枪，缠被为甲，三更于内反。宫人扰乱，相投者十二三。羽林将军杨玄基闻内里声叫，领兵斩关而入，杀慈德阉竖数十人。惜哉，慈德以厌为容，以厌而丧。（出《朝野佥载》）

唐代，大足年间，有个妖道的人叫李慈德，自称能画符行咒。武则天把他安置在内宫。他把豆粒撒在地上当兵马，在地上画江河关隘。他和给事中串通，削竹子作枪刺，缠被子当盔甲，三更天在内宫造反。内宫里的人被惊扰，混乱不堪，并有十二三个人投奔了李慈德。御林军将领杨玄基听见内宫传来哭喊声，带兵斩关闯了进去，杀了李慈德及宦官等数十人。真是遗憾呵，李慈德是因巫术而获荣华，也是因巫术而丧命。

叶法善

唐孝和帝，令内道场僧与道士，各述所能，久而不决。玄都观叶法善，取胡桃二升，并壳食之并尽。僧仍不伏。法善烧一铁钵赫赤，两手欲合老僧头上。僧唱贼，袈裟掩头而走。孝和抚掌大笑。（出《朝野僉载》）

唐代，孝和皇帝让在宫内做道场的和尚与道士各显其能。好久，分不出高低。玄都观的道士叶法善让人拿来胡桃二升，连壳带仁全部吃光了。和尚们仍然不服气。叶法善又烧一铁钵通红的火，两手捧着欲往一位老和尚头上扣，老和尚喊了

声“要杀人了”，用袈裟蒙住脑袋逃走了。见状，孝和皇帝拍掌大笑。

罗公远

唐道士罗公远，幼时不慧。遂入梁山数年，忽有异见，言事皆中。敕追入京。先天中，皇太子设斋，远从太子乞金银器物，太子靳固不与。远曰：“少时自取。”太子自封署房门。须臾开视，器物一无所见。东房见封闭，往视之，器物并在其中。又借太子所乘马，太子怒，不与。远曰：“已取得来，见于后园中放在。”太子急往枥上检看，马在如故。侍御史袁守一，将食器数枚，就罗公远看年命，奴擎衣袖在门外。不觉须臾，在远公衣箱中。诸人大惊，莫知其然。（出《朝野佥载》）

唐代，道士罗公远小时候并不聪明，可自从进了梁山数年之后，忽然间有了特殊的本领，无论猜什么事都能够猜对。于是，他奉旨进京。玄宗先天年间，皇太子设素宴招待他。他向太子讨要金银器物，太子十分吝啬，坚决不给。罗公远说：“一会儿，我自己去拿。”太子急忙关紧房门。有顷，再打开一看，那些金银器物全都不见了。东宫原本是锁着的，进去一看，那些器物全都在这儿呢！罗公远又向太子借他的马骑，

太子火了，说什么也不借给他。罗公远说：“马已经被我牵来了，正在后园里拴着。”太子急忙跑到后园马槽边验看，他的马果然在这里，而且还是原来的样子。侍御史袁守一拿来不少食品，请罗公远算命，让仆人拿着衣服和头巾等候在门口。不觉眨眼之间，袁守一的衣服和头巾竟然进了罗公远的衣箱里。众人大惊，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北山道者

唐张守珪之镇范阳。檀州密云令有女，年十七，姿色绝人。女病逾年，医不愈。密云北山中有道者，衣黄衣，在山数百年，称有道术。令自至山请之。道人既至，与之方，女病立已。令喜，厚其货财。居月余，女夜卧，有人与之寝而私焉。其人每至，女则昏魇。及明人去，女复如常。如是数夕，女惧告母。母以告令。乃移床近己，夜而伺之。觉床动，掩焉，擒一人，遽命灯至，乃北山道者。令缚而讯之。道者泣曰：“吾命当终，被惑乃尔。吾居北山六百载，未常到人间，吾今垂千岁矣。昨蒙召殷勤，所以到县。及见公女，意大悦之，自抑不可，于是往来。吾有道术，常昼日能隐其形，所以家人不见。今遇此厄，夫复何言。”令竟杀之。（出《纪闻》）

唐代，张守珪镇守范阳的时候。檀州密云县令有个女儿，十七岁，长得绝顶美貌。她病倒一年多了，怎么也治不好。密云县北山里有个道士，穿黄衣服，在山里好几百年了，都说他颇有道术。县令亲自进山去请，那道士才走下山来，给了他一个药方，女儿的病随即痊愈。县令大喜，赏给他一大批财物，同时，还留他住了一个多月。在这期间，县令的女儿晚上睡觉时，总有人进来同她躺在一起并发生关系。那人每天晚上来的时候，她都象在梦中被什么压住而不能动。天亮后那人走了，她才恢复如常。就这样一连好几个晚上，县令的女儿很害怕，便告诉了母亲，母亲又告诉了父亲。县令让人把女儿的床移到自己隔壁，到了晚上在一旁窥视。忽然，他看见那床在动，悄悄扑上前去，抓住一个人，令手下拿灯来看，原来竟是那位北山道士！县令命人将他绑住便开始审讯。道士哭着说道：“我的生命该完结了，这是因为自己经不住诱惑呵。我在北山住了六百多年，未曾到过人间，现在眼看就要一千岁了。前些日子，见你诚心诚意请我，所以才来到县上。看见你女儿之后，心中十分喜悦，再也控制不住，便天天与她交欢。我有道术，白天常常施用隐身法，所以你的家人们看不见。今天遭此一劫，我也是无话可说。”县令终于把他杀了。

东明观道士

唐开元中，宫禁有美人，忽夜梦被人邀去，纵酒密会，极欢而归，归辄流汗倦怠。后因从容奏于帝，帝曰：“此必术士所为也。汝若复往，但随宜以物识之。”其夕熟寐，飘然又往。美人半醉，见石砚在前，乃密印手文於曲房屏风之上。寤而具启。帝乃潜以物色，令于诸宫观中求之。果于东明观得其屏风，手文尚在，所居道士已遁矣。（出《开天传信记》）

唐代开元年间，皇宫里有一个美人，忽然间作梦被人邀到一个地方，秘密幽会，纵酒作乐，行完男女之事才归来，醒来之后大汗淋漓，神情倦怠。后来，她果断地将此事奏明皇帝。皇帝说：“这一定是术士所干的。你如果再被邀去，要见机行事，取个物证才好识别。”当天晚上，美人熟睡之后，飘飘然又被邀了去。喝到半醉时，美人看见面前摆着一方砚台，便悄悄在屏风上按下一个指印。醒来之后，她又对皇帝如实禀告。皇帝派人暗中寻访，并让他们在各宫的道观中查找。很快在东明观里找到了那个印着美人指纹的屏风，而住在这里的道士却已经逃跑了。

东岩寺僧

博陵崔简少敏惠，好异术。尝遇道士张元肃晓以道要，使役神物，坐通变化。唐天宝二载如蜀郡。

郡有吕谊者，遇简而厚币以遗，意有所为。简问所欲，乃曰：“继代有女，未尝见人，闺帷之中，一夕而失。意者明公蕴非常之术，愿知所捕，瞑目无恨矣。”简曰：“易耳。”即于别室，夜设几席，焚名香以降神灵。简令吕生伏剑于户，若胡僧来可执之求女，慎无伤也。简书符呵之，符飞出。食顷间，风声拔树发屋。忽闻一甲卒进曰：“神兵备，愿王所用。”简曰：“主人某日失女，可捕来。”卒曰：“唯东山上人，每日以咒水取人，得非是乎？”简曰：“若然，可速捕来。”卒去，须臾还曰：“东山上人闻之骇怒，将下金刚伐君，奈何”简曰：“无苦。”又书符飞之。倏忽有神兵万计，皆奇形异状，执剑戟列庭。俄而西北上见一金刚来，长数十丈，张目叱简兵。简兵（兵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俯伏不敢动。简剑步于坛前，神兵忽隐，即见金刚骇（明抄本骇作走。）矣！久之无所见。忽有一物，猪头人形，著豹皮水襌，云：“上人愿起居仙官。”简踞（踞原作路。据明抄本改。）坐而命之。紫衣胡僧趋入。简让曰：“僧盗主人女，安敢妄有役使！”初僧拒诈。吕生忽于户间跃出，执而尤之。僧迫不隐，即曰：“伏矣！贫道行大力法，盖圣者致耳，非僧所求。今即归之，无苦相逼。向非

仙宫之命，君岂望乎？愿令圣者取来。”俄顷，见猪头负女至，冥然如睡。简曰：“宜取井花水为桃汤，洗之即醒。”遂自陈云：“初睡中，梦一物猪头人身摄去，不知行近远，至一小房中，见胡僧相凌。问何处，乃云天上也，便禁闭无得出。是夜。有兵骑造门，猪头又至，云：‘崔真人有命。’方得归。然某来时，私于僧房门上涂少脂粉，有三指迹，若以此寻可获。”

吕生厚遗简，而阴求僧门所记。余数月，游东岩寺，入曲房，忽见指迹于门右扇，遽追之，僧宿昔已去，莫知所之。寺与吕生居处，可十里有余耳。（出《通幽记》）

博陵郡的崔简小时候聪敏过人，喜欢学异术。他曾经拜道士张元肃为师，张授之以要领，崔简渐渐学会役使神灵及凭空变化等本事。唐天宝二年，崔简来到蜀郡。郡里有个叫吕谊的人，遇到崔简后送给他一大笔钱，好象有事相求。崔简问道：“你要我干什么？”吕谊回答说：“我有一个女儿，未曾见过外人，一直深居闺帷之中，可是却在一个晚上失踪了。我知道你身藏异术。想求你把她找回来，这样我便死而无憾了。”崔简说：“这很容易。”当即到吕谊的一间屋内，夜里摆上几案，烧香祈祷神灵下降。崔简让吕谊拿着剑站在门口，说如果胡僧进来就抓住向他索女儿，但注意不要伤他。崔简画了一张符，吹了一口气，那符便飞出门外。一顿饭的工夫，只听风声大作，树摇屋动，忽然闯进一个戴盔甲的士兵报告说：“神兵已到，请大王调遣！”崔简说：“我的主人在一天把女儿丢了，快去把她找回来。”士兵说：“只听说东山有个和尚，每

天咒水捉人，难道说是他干的吗？”崔简说；“如果真是这样，可尽快将他抓来！”士兵转身而去。顷刻便又返回来说：“东山那个和尚听到消息之后，又是惊骇又是恼怒，要请金刚来讨伐你，有什么办法？”崔简说了声“没关系”，又画了张符吹上天去。倏忽之间，天上下来数以万计的神兵，一个个奇形怪状，执着剑戟等兵器站在门前。一会儿，西北方的天上下来一个金刚，几十丈高，横眉立目地叱责崔简。神兵们全都卧倒不敢动。崔简握剑走到祭坛前，神兵们忽然间隐去，那金刚也吓得不见踪影。有顷，又来了一个猪头人身的怪物，穿着豹皮水裤，他说；“和尚愿意前来拜见仙官。”崔简盘腿大坐命令他。这时，穿着紫衣服的胡僧走了进来，崔简叱责道：“你把我主人的女儿偷了去，怎么还敢役使鬼神作怪？”开始，胡僧不认帐，一副假惺惺的样子。吕谊忽然间从门后跃出，执剑逼向他，怒不可遏。那胡僧见逃不掉，被迫认罪：“我服了！贫道行大力法，那金刚就来了，不是我祈求的呵。现在他已经回去，你就不要再逼我了。刚才如果不是仙官崔简令我交出那女子，你还能要回女儿吗？好吧，我让那金刚把你的女儿带来。”俄顷，只见那猪头人身的怪物把吕谊的女儿背了回来。这女子昏然如睡。崔简说：“应该取井花水做桃汤，给她洗一洗就能醒来。”吕谊的女儿醒来之后，随即告诉崔简：“我刚刚睡着的时候，梦见自己被一个猪头人身的怪物掳去，不知走了多远，来到一个小房子里，被胡僧欺凌。我问这是什么地方，他说这是天上，便把我幽禁起来出去不得。这天晚上，有一军骑来到门前，那猪头人身的怪物也来了。他说，‘崔真人有令’，才得回来。我来时，偷偷在胡僧的房门

上涂了少量脂粉，留下三个指印，如果按此线索查找，一定能够找到。”吕谊重重地酬谢了崔简，并在暗地里寻查那胡僧门上的指印。数月之后，吕谊等游东岩寺，入内室，忽然看见女儿的三个指印正在那右扇门上。随即开始搜捕，那胡僧早逃跑了，不知道逃向何处。这座寺院与吕谊的家，相隔有十余里路。

荆术士

唐大历中，有荆士从南来，止于陟圯寺。好酒，少有醒时。因寺中大斋会，人众数千，术士忽曰：“余有一技。可代抃（抃原作祚。据明抄本改。）瓦磕珠之欢也。”乃合彩色于一器中，驛步抓目。徐祝数十言，方饮水再三，嚙壁上。成维摩问疾变相，五色相宜，如新写，逮半日余，色渐薄，至暮都灭。惟金粟纶巾鹞子衣上一花，经两日犹在。（出《酉阳杂俎》）

唐代大历年间，有个姓荆的术士从南方而来，住在陟圯寺。他喜欢喝酒，一喝就醉，很少有醒着的时候。一日，寺中举行大斋会，来了好几千人。荆术士忽然说道：“我有一个特殊的本领，比用手拍碎瓦片或从地洞里变出一串珠子好看。”说罢，他便将各种颜色的染料调和在一个器皿里，跨前

一步抬起目光，慢慢地祝祷几十句，才喝下好几口水喷到墙上。墙上显出神佛维摩诘访问人间疾苦的图像，各种颜色互相衬映，如同刚画的一样。过大半天，那色彩渐渐变淡，傍晚便消失了，只有金粟如来维摩诘身上的纶巾鬋子衣上的一朵小花，过了两天还依然存在。

梵僧难陀

唐丞相魏公张延赏，在蜀时，有梵僧难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贯金石，变化无穷。初入蜀，与三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戎将将断之。乃僧至，且曰：“某寄迹桑门，别有药术。”因指三尼。“此妙于歌管。”戎将反敬之，遂留连，为办酒。夜会客与剧饮，僧假褊裆巾帽。市铅黛，饰其三尼。及坐，含睇调笑，逸态绝世。饮将阑，僧谓尼曰：“可谓押衙踏某曲也。”因徐进对舞，曳绪回雪，迅赴摩趺，技又绝伦也。良久，曲终而舞不已。僧喝曰：“妇女风耶？”忽起取戎将佩刀，众谓酒狂，惊走，僧乃拔刀砍之，皆踏于地，血及数尺。戎将大惧，呼左右缚僧。僧笑曰：“无草草。”徐举尼，三枝筇枝也，血乃酒耳。又尝在饮会，令人断其头，钉耳于柱，无血。身坐席上，酒至，泻入脰疮中，面赤而歌，手复抵节。会罢，自起提首安之，初无痕也。时时预言人凶衰，皆谜语，事过方晓。成都有百姓，供养数日，僧不欲住，闭关留之，僧因走入壁间，百姓遽牵，渐入，惟余袈裟角，顷亦不见。来日壁

上有画僧焉，其状形似，日月渐薄。积七日，空有黑迹，至八日，黑迹亦灭，已在彭州矣。后不知所之。（出《酉阳杂俎》）

唐朝的丞相魏公张延赏，在蜀郡做官的时候，有一个叫难陀的印度和尚悟得了幻术的要领，入水火，穿金石，无所不能，变化无穷。他刚刚来到蜀郡，与三位尼姑同行，甚至喝得大醉狂歌起来。一位军队的将领见状，想把他们分开。难陀迎上前去，说：“我出身于沙门，所以别有道术。”然后指指那三个尼姑：“她们都善于歌舞乐器。”于是，那将领反倒有几分敬意，并将他们留住，置办一座酒席，晚上同他们开怀畅饮。难陀和尚借来了女人的衣服和头巾，又买来胭脂，把三个尼姑打扮起来。坐下之后，他同尼姑们眉来眼去地调笑着，风流绝世。酒快喝完时，难陀对尼姑们说：“咱们踏着一个曲子行拍，跳一段如何？”于是，她们便缓缓起舞。难陀的舞姿健美激越。他跳着跳着，忽然又打坐于地，真是技艺绝伦。良久，曲终而舞不停。难陀喝道：“这些女人疯了！”忽然拿起那位将领的佩刀。众人都以为他喝醉了，耍酒疯，四散而逃。难陀拔刀追砍，大家都吓得跌倒在地上，血溅出好几尺远。那位将领惊恐起来。喊手下人把难陀捆起来。难陀笑道：“你不要惊慌。”说完，他把那三个尼姑缓缓举起来，原来是三棵竹枝呵，她们的血就是酒。他还有一次喝酒的时候，让人砍下自己的脑袋，钉在柱子上，一点血也没有。他仍坐在席间，酒来了就顺着颈部的伤口倒进去，脸色红扑扑的唱

起来，手还打着拍节。散筵之后，他自己提起脑袋再安到脖子上，一点痕迹都没有。他时常为他人预言吉凶，全用隐语，事情过后才能明白。成都有个老百姓，把他留在自己家中供吃供喝好几天，他却还要走。那家主人关上门挽留他。难陀于是走到墙壁上，主人急忙去拽，他却渐渐钻进墙里，只剩下一个袈裟角。一会儿，袈裟角也不见了。第二天，他的画像出现在墙上，与本人酷似。随着时光的移动，画像的颜色渐渐变淡。第七天，空有黑迹；第八天，黑迹也消失。这时候，难陀早已到了彭州，后来便不知去向。

太白老僧

大唐中，有平阳路氏子，性好奇。少从道士游，后庐于太白山。尝一日，有老僧叩门，路君延坐，与语久之。僧曰：“檀越好奇者，然未能臻玄奥之枢，徒为居深山中。莫若袭轻裘，驰骏马，游朝市，可不快平生志，宁能与麋鹿为伍乎？”路君谢曰：“吾师之言，若真有道者。然而不能示我玄妙之迹，何为张虚词以自炫耶？”僧曰：“请弟子观我玄妙之迹。”言讫，即于衣中出一合子，径寸余，其色黑而光。既启之，即以身入，俄而化为一鸟，飞冲天。（出《宣室志》）

大唐年间，平阳路某人有个儿子，好奇心颇强。他小时

候跟随道士云游，后来在太白山上住下来。一天，有位老僧来敲门，路君请他进来入坐，二人畅谈好长时间。老僧说：施主是个喜好猎奇的人，但还没能领会玄妙奥秘的关键，白白地住在深山之中，莫如穿皮衣，骑骏马，行游于都市，去实现平生的志愿，怎么能在此与麋鹿等野兽为伍呢？”路君表示感谢，说：“听了师傅您的话，好像真是得道之人。但是不能把你的玄机展示给我，岂不是虚张声势自我炫耀吗？”老僧说：“好，请你看我的玄机。”说完，当即从衣服里拿出一个小盒，直径仅一寸多，闪着黑亮的光泽。打开之后，他便钻了进去，旋即化作一只鸟腾空而起，飞入蓝天。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八十六 幻术三

张 和 胡媚儿 中部民 板桥三娘子
关司法 长乐里人 陈武振 海中妇人
画 工

张 和

唐贞元初，蜀郡豪家，富拟卓郑。蜀之名姝，无不毕致，每按图求之。媒盈其门，常恨无可意者。或言：“坊正张和，大侠也。幽房闺稚，无不知之，盍以诚投乎？”豪家子乃以金帛夜诣其居告之，张和欣然许之。

异日，与豪家子皆出西郭一舍，入废兰若，有大像巍然，与豪家子升像之座。和引手扞佛乳揭之。乳坏成穴，如碗，即挺身入穴，引豪家子臂，不觉同在穴中。通行数十步，忽睹高门崇墉，状如州县。和扣门五六，有丸髻婉童迎拜曰：“主

人望翁来久矣。”有顷，主人出，紫衣贝带，侍者十余，见和甚谨。和指豪家子曰：“此少君子也，汝可善侍，予有切事须返，不坐而去。”言讫，已失和所在。豪家子心异之，不敢问。主人延于中堂，珠玑缣绣，罗列满目。具陆海珍膳，命酌。进妓交鬟撩鬓，缥缈神仙，其舞杯闪球之令，悉新而多思。有金器，容数升，云擎鲸口，钿以珠粒。（其舞至珠粒二十六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豪家子不识，问之。主人笑曰：“此次皿也，本拟伯雅。”豪家子竟不解。至三更，主人忽顾妓曰：“无废欢笑，予暂有所适。”揖客而起，骑从如州牧，列炬而出。

豪家子因私于墙隅，妓中年差暮者，遽就谓曰：“嗟乎！君何以至是？我辈已为所掠，醉其幻术，归路永绝。君若要归，但取我教。”受以七尺白练，戒曰：“可执此，候主人归，诈祈事设拜，主人必答拜，因以练蒙其颈。”将曙，主人还。豪家子如其教，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姬负心，终败吾事，今不复居此。”乃驰骑他去。所教妓即与豪家子居。二年忽思归。妓亦不留。大设酒乐饯之。饮阑，妓自持锤，开东墙一穴，亦如佛乳，推豪家子于墙外，乃长安东墙下，遂乞食方达蜀。其家失已多年，意其异物，道其初始信。（出《酉阳杂俎》）

唐德宗贞元初年，蜀郡有这么一户富豪之家，富足可比卓、郑。蜀郡所有的美女，没有不主动上门的。每次来之前，都要先送一幅画像。媒婆们把他家的门槛都挤破了，可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中意的。有人说现任坊正的张和，实际上是一

个大侠，闺房幽院，全在他心里装着，你何不试心诚意地请他帮忙呢？这位富豪之子就带着金银布帛等礼物，当天夜里来到张和家把自己的意思说了。张和欣然答应下来。一天，张和与富豪之子一起出了西城门，走进一座旧寺庙。这里，有一座大佛像巍然矗立。张和与富豪之子攀上佛像的底座。张和伸手将佛像的乳部揭开，里面有一个碗状的洞，随即将身子一挺钻进洞中，然后又拽住富豪之子的胳膊，把他也拉了进去。走了几十步远，忽然看见高高的城墙和大门，看样子像州府县衙。张和上前敲了五六下房门，一个留着发髻的漂亮小孩出来迎接说：“我家主人已经盼你很久了！”有顷，主人走了出来，身上是紫衣宝带，跟着十几个侍从，但对张和却十分恭敬。张和指着富豪之子道：“这位少年君子。你可要好好对待他。我有急事必须马上返回，不能坐了！”话音刚落，张和便没影了。富豪之子感到诧异，却又不敢问。主人在中堂摆下筵席，珠光宝气，绫罗绸缎，山珍海味，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主人向他敬酒。随即，进来一些翘首弄姿的歌妓，一个个飘然欲仙。席间，以抛球行酒令，不但新奇而且需要多加考虑。桌上有一个金子铸的器皿，能容下好几升，大口，上面镶嵌着珍珠。富豪之子不知这是何物，使询问了一句。主人笑笑说：“这是第二等的器皿，本来是仿造伯雅酒杯制成的。”富豪之子竟然没听明白主人的话。到了三更天，主人忽然对歌妓们说：“不要停止歌舞欢笑，我暂时得去办点别的事情。”遂站起向客人告别，从坐骑和随从上看像个州牧，打着火把列队而出。富豪之子到墙角小便，歌妓中有一个年龄较大的走上前去，对他说：“哎呀，你何必这样呢？我们已

被人用幻术掳到此地，归途永断。你如果想要回去，那就听我告诉你一个办法：取来七尺白绢，说几句斋戒的话。然后拿着它等主人回来，假装祈祷拜谢，主人必然会答谢。这时候，你用白绢勒住他的脖子就行了。”天快亮的时候，主人回来了，富豪之子照那歌妓说的去做，主人倒在地上乞求饶命说：“这个死老婆子没有良心，终于败坏了我的大事。现在，我不能再住此地了！”说完，便跨上马奔驰而去。那位歌妓便与富豪之子同居了。二年之后，他忽然想回家，歌妓也不挽留，大设酒乐为他饯行。然后，那歌妓亲自拿一把锤，在东墙掘开一个洞，亦像佛像乳部的那个洞一样。她把富豪之子推到墙外，原来竟是长安城的东墙下面。接着，他一路乞讨才回到蜀郡。他的家里因他走失多年，怀疑他是鬼，他把当初的情景讲出来之后人们才相信。

胡媚儿

唐贞元中，扬州坊市间，忽有一妓（明抄本妓作技。）术丐乞者，不知所从来。自称姓胡，名媚儿，所为颇甚怪异。旬日之后，观者稍稍云集。其所丐求，日获千万。

一旦，怀中出一琉璃瓶子，可受半升。表里烘明，如不隔物，遂置于席上。初谓观者曰：“有人施与满此瓶子，则足矣。”瓶口刚如苇管大。有人与之百钱，投之，琤然有声，则见瓶间大如粟粒，众皆异之。复有人与之千钱，投之如前。又

有与万钱者，亦如之。俄有好事人，与之十万二十万，皆如之。或有以马驴入之瓶中，见人马皆如蝇大，动行如故。须臾，有度支两税纲，自扬子院，部轻货数十车至。驻观之，以其一时入，或终不能致将他物往，且谓官物不足疑者。乃谓媚儿曰：“尔能令诸车皆入此中乎？”媚儿曰：“许之则可。”纲曰：“且试之。”媚儿乃微侧瓶口，大喝，诸车辘辘相继，悉入瓶，瓶中历历如行蚁然。有顷，渐不见，媚儿即跳身入瓶中。纲乃大惊，遽取扑破，求之一无所有。从此失媚儿所在。

后月余日，有人于清河北，逢媚儿，部领车乘，趋东平而去。是时，李师道为东平帅也。（出《河东集》）

唐代贞元年间，扬州的街道上，忽然间出现一个靠幻术行乞的女艺人，不知道从何处来，她自称姓胡，叫媚儿。好表演的幻术十分怪异，十天之后，观众越来越多，她每天都能获一千万钱。一天早晨，她从怀中掏一个玻璃瓶子，可容半升，表里透明，仿佛中间什么也没有似的。她把瓶子放在席子上，第一次对观众说：“如果有人施舍的钱能够装满这个瓶子，我就知足了。”这个瓶子的嘴刚有芦苇管那么粗细。有人拿出一百钱，向瓶子里投去，只听“当”的一声，钱真的进入瓶中，然而一枚枚却只有米粒大小。观众们都很吃惊。又有人给媚儿一千万钱，跟方才一样投进瓶中。结果同前面一样。又有给一万钱的，也是那样。一会儿有几个好事者，你拿十万钱我拿二十万钱，结果全都是那样。还有骑驴马等钻入瓶子里的，只见那人和驴马全都像苍蝇那么大，动作还是原来

的样子。俄顷，有两个掌财政的税官，从扬子院率十车轻浮货路过这里，均驻足而视。他们也想同时进入，看看最终能否带着其他东西前往，并说这是官家的东西，用不着怕。他们对胡媚儿说：“你能够让这些车辆都进瓶子里去吗？”胡媚儿说：“只要允许就可以。”税官说：“你可以试验一下。”胡媚儿就微侧瓶口，大吼一声，那些车辆便滚滚向前，相继都进入瓶中。瓶子里就像爬进一行蚂蚁，历历可数。一会儿，便看不见了。这时，只见胡媚儿纵身一跃跳入瓶中。税官大惊，当即抓起那瓶子拍碎，结果什么也没有。从此，便不知道胡媚儿到什么地方去了。一个多月之后，有人在清河北面，看见胡媚儿率领着那些车辆，朝东平而去。当时，李师道正在东平的军队中任主将。

中部民

唐元和初，有天水赵云，客游郟时，过中部县，县僚有燕。吏擒一人至，其罪不甚重，官僚欲纵之。云醉，固劝加刑，于是杖之。

累月，云出塞，行及芦子关，道逢一人，要之言款。日暮，延云下道过其居。去路数里，于是命酒偶酌。既而问曰：“君省相识耶？”云曰：“未尝此行，实昧平生。”复曰：“前某月日，于中部值君，某遭罹横罪，与君素无仇隙，奈何为君所劝，因被重刑？”云遽起谢之。其人曰：“吾望子久矣，岂

虞于此获雪小耻！”乃令左右，拽入一室。室中有大坑，深三丈余，坑中唯贮酒糟十斛。剥去其衣，推云于中。饥食其糟，渴饮其汁，于是昏昏几一月，乃缚出之。使人蹙醵鼻额，援捺支体，其手指肩髀，皆改旧形。提出风中，倏然凝定。至于声韵亦改。遂以贱隶蓄之，为乌延驿中杂役。

累岁，会其弟为御史，出按灵州狱。云以前事密疏示之。其弟言于观察使李铭，由是发卒讨寻，尽得奸宄，乃复灭其党。临刑亦无隐匿，云：“前后如此变改人者，数世矣！”（出《独异志》）

唐代元和初年，从天水来了一个叫赵云的人，欲到酃县祭天地五帝的地方游览一番。经过中部县时，官吏们设宴招待他。捕吏擒来一个人，罪不太重，官吏们想放了他。这时，赵云喝醉了，劝说他们加刑，于是那人受到了杖笞。几个月后，赵云来到塞外，走到芦子关时，在路上遇见一个人，说是想要款待他。当时天色已晚，那人领赵云走了好几里路，回到家中摆上酒席，一边劝酒一边问道：“你想起来没有，咱们已经是老相识了？”赵云说：“这地方我从未来过，咱们实在是素昧平生。”那人又说：“前些日子，有一天我于中部县见到了你，你使我吃了不少苦头。我与你向来没有什么仇隙，没想到你会那样对他们说，所以我被处以重刑。”赵云明白了，赶忙起来谢罪。那个人说：“我在这等你很久了，没料到在这里得到消除耻辱的机会”说完就命令手下人把赵云拽进一个屋子，屋内有坑，三丈多深，坑内只贮存着十斛酒糟。他

令手下人扒下赵云的衣服，把他推入坑中。他饿了就吃那酒糟，渴了就喝里面的水。就这样，他昏昏沉沉地过了近一个月，那人才把他绑了上来。派人挤压赵云的五官，扭转其肢体。他的手指和肩髀，便全变了形，经风一吹，随即定型，而且连声音语调也改了，就把他作为贱奴留下来，在乌延驿站当杂役。一年之后，赶上弟弟以御史身份到灵州监狱巡行，赵云便把这些事秘密地告诉了他。他的弟弟回去后就对观察使李铭讲了，李铭当即派士兵寻访，抓住了那个妖人，又剿灭了他的同党。临刑之前，那妖人也不想隐瞒，说道：“我这样改变人的形体音容，前前后后算起来，一共有好几代了！”

板桥三娘子

唐汴州西有板桥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何从来，寡居，年三十余，无男女，亦无亲属。有舍数间，以鬻餐为业，然而家甚富贵，多有驴畜。往来公私车乘，有不逮者，辄贱其估以济之。人皆谓之有道，故远近行旅多归之。

元和中，许州客赵季和，将诣东都，过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据便榻。季和后至，最得深处一榻，榻邻比主人房壁。既而，三娘子供给诸客甚厚。夜深致酒，与诸客会饮极欢。季和素不饮酒，亦预言笑。至二更许，诸客醉倦，各就寝。三娘子归室，闭关息烛。人皆熟睡，独季和转展不寐。隔壁闻三娘子窸窣，若动物之声。偶于隙中窥之，即见

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烛挑明之。后于巾厢中，取一副耒耜，并一木牛、一木偶人，各大六七寸，置于灶前，含水噉之。二物便行走，小人则牵牛驾耒耜，遂耕床前一席地，来去数出。又于厢中，取出一裹芥麦子，受于小人种之。须臾生，花发麦熟，令小人收割持践，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碾成面讫，却收木人子于厢中，即取面作烧饼数枚。有顷鸡鸣，诸客欲发，三娘子先起点灯，置新作烧饼于食床上，与客点心。季和心动遽辞，开门而去，即潜于户外窥之。乃见诸客围床，食烧饼未尽，忽一时踣地，作驴鸣，须臾皆变驴矣。三娘子尽驱入店后，而尽没其货财。季和亦不告于人，私有慕其术者。

后月余日，季和自东都回，将至板桥店，预作芥麦烧饼，大小如前。既至，复寓宿焉，三娘子欢悦如初。其夕更无他客，主人供待愈厚。夜深，殷勤问所欲。季和曰：“明晨发，请随事点心。”三娘子曰：“此事无疑，但请稳睡。”半夜后，季和窥见之，一依前所为。天明，三娘子具盘食，果实烧饼数枚于盘中讫，更取他物。季和乘间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知觉也。季和将发，就食，谓三娘子曰：“适会某自有烧饼，请撤去主人者，留待他宾。”即取己者食之。方饮次，三娘子送茶出来。季和曰：“请主人尝客一片烧饼。”乃拣所易者与啖之。才入口，三娘子据地作驴声。即立变为驴，甚壮健。季和即乘之发，兼尽收木人木牛子等。然不得其术，试之不成。季和乘策所变驴，周游他处，未尝阻失，日行百里。

后四年，乘入关，至华岳庙东五六里，路旁忽见一老人，拍手大笑曰：“板桥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驴谓季和

曰：“彼虽有过的，然遭君亦甚矣！可怜许，请从此放之。”老人乃从驴口鼻边，以两手攀开，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复旧身，向老人拜讫，走去。更不知所之。（出《河东集》）

唐代，汴州西边有个板桥旅店，店里的女老板叫三娘子，不知道从何处而来。她三十多岁年纪，无女无儿，一直是独自一人，连个亲戚也没有，却有不少房屋。她以卖粥饭为业，然而家里却很富裕，有许多头驴。往来路过的公私车辆，有不能当天赶到目的地，她总是降价接待他们，人们都说她经营有方，因此远远近近的旅客都到这里食宿。元和年间，有位从许州来的客人叫赵季和，想去往东都洛阳，路过此地便住下了。在他之前，还有六七个客人，把方便一点的床位全占了。赵季和是后来的，只好睡最里面的一张铺。这张铺紧靠着墙，隔壁后便是女老板的房间。当天，三娘子对这些客人招待得十分周到，深夜还来向他们敬酒，说说笑笑，开怀畅饮。赵季和向来不喝酒，也不与他们谈笑。到了二更天，客人们都醉倒了，便各自睡下。三娘子回到自己房里，关门吹了蜡烛。人们都进入了梦乡，惟独赵季和翻来复去睡不着。忽然，他听见隔壁窸窣作响，像是搬动什么东西的声音，于是，他便透过缝隙窥视。只见那三娘子走到招魂用具前，把蜡烛挑亮了，然后从箱子里拿出一副犁杖，还有一个木头牛，一个木头人，都只有六七寸大小。三娘子把它们放在灶坑前，喷上水，木头人和木头牛便行走起来。小人牵着牛拉着犁杖，随即开始耕床前的地，来来回回地忙碌着。三娘子又从箱子里

拿出一袋荞麦种子，让小人种上了。一会儿，那荞麦便发芽了，接着就开花就成熟了。三娘子让小人收割脱皮，得到了七八升荞麦。又安上个小石磨，把荞麦磨成面才算完事。然后，三娘子把木头人木斗牛收回箱子里，当即用那面做了一些烧饼。有顷鸡鸣，旅客们要动身了。三娘子先起来点上灯，把新做的烧饼放到盘子上端给他们。赵季和心中疑惑恐惧没有吃，开门而去，蹲在窗外偷偷地观察动静。只见那几位客人围在桌前，烧饼还没有吃光，忽然同时跌倒在地上，像驴那样叫起来，不一会儿便都变成了驴。三娘子把他们全部赶到店后，而把所有的财物据为己有。赵季和没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暗自却钦佩她这套幻术。一个多月之后，赵季和从洛阳返回，快到板桥店的时候，他事先准备好一些荞麦烧饼，大小同三娘子做的一样。来到店中，三娘子见他还要住宿，像当初一样高兴。这天夜里没有别的客人，三娘子待他更加热情。半夜，三娘子向他献殷勤问道：“你还有什么要求吗？”赵季和回答：“我明天早晨出发，请随便准备些点心。”三娘子说：“这事你不用考虑，请安心睡吧。”半夜过后，赵季和又透过缝隙向三娘子房间窥视，一切又同上次一样。天亮了，三娘子端来点心盘子，上面摆着几张烧饼。趁她回去拿别的东西时，赵季和赶紧拿出自己准备好的烧饼，从盘子里偷换下来一个，三娘子没有发觉。赵季和快要走的时候，刚要吃烧饼时对三娘子说：“刚巧我自己的烧饼还没有吃完，请把你端来的这些撤下去，留着招待别的客人吧。”说罢，他便掏出自己带的烧饼吃起来。刚吃了第二个，三娘子送茶出来，赵季和说：“请你尝尝我带的烧饼吧。”说完就把刚刚偷换下来的

那张烧饼递给三娘子吃。三娘子刚咬了一口，便趴在地上发出驴的叫声，随即变成了一头驴，很健壮。赵季和骑上她就出发了，并将木头人木头牛等也带了去。然而，他怎么也弄不明白那幻术的要领，试了几次都失败了。他赶着这头由人变成的驴，周游四方，日行百里，从来没有迷路受阻。四年之后，他骑驴进关，到华山岳庙东边五六里处，路旁有一个老人，忽然拍手大笑道：“板桥三娘子，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说完，他捉住驴对赵季和说：“她虽有罪过，但被你这么一折腾，也够可怜的了，请在这里放了她吧。”老人说完，把驴的鼻子用两手一掰，三娘子从皮肉中跳了出来，当即恢复原形。三娘子向老人跪谢完毕，转身而去，谁也不知道她到了什么地方。

关司法

郢州司法关某，有佣妇人姓钮。关给其衣食，以充驱使。年长，谓之钮婆，并有一孙，名万儿，年五六岁，同来。关氏妻亦有小男，名封六，大小相类。关妻男常与钮婆孙同戏，每封六新制衣，必易其故者与万儿。一旦，钮婆忽怒曰：“皆是小儿，何贵何贱？而彼衣皆新，而我儿得其旧！”甚不平也。关妻问曰：“此吾子，尔孙仆隶耳。吾念其与吾子年齿类，故以衣之，奈何不知分理？自此故衣亦不复得矣！”钮婆笑曰：“二子何异也？”关妻又曰：“仆隶那与好人同。”钮婆曰：“审

不同？某请试之。”遂引封六及其孙，悉内于裙下，著地按之。关妻惊起夺之，两子悉为钮婆之孙，形状衣服皆一，不可辩。乃曰：“此即同矣！”关妻大惧，即与司法同祈请恳至，曰：“不意神人在此。”自此一家敬事，不敢以旧礼相待矣。良久，又以二子致裙下按之，即各复本矣。关氏乃移别室居钮婆，厚待之，不复使役。

积年，关氏颇厌怠，私欲害之。令妻以酒醉之，司法伏户下，以钁击之，正中其脑，有声而倒。视之，乃栗木，长数尺。夫妻大喜，命斧砍而焚之。适尽，钮婆自室中出曰：“何郎君戏之酷也？”言笑如前，殊不介意。郢州之人知之，关不得已，将白于观察使。入见次，忽有一关司法，已见使言说，形状无异。关遂归，及到家，堂前已有一关司法先归矣。妻子莫能辩之，又哀祈钮婆，涕泣拜请，良久渐相近，却成一人。自此其家不复有加害之意。至数十年，尚在关氏之家，亦无患耳。（出《灵怪集》）

郢州司法姓关，不知其名。他家中有位女佣姓钮。关司法供她衣食，为的是使她更加听自己使唤。她的年龄渐渐大了，上下都叫她钮婆。钮婆还有一个孙子，叫万儿，年龄只有五六岁，每次都随钮婆一起来。关司法的妻子也有个小男孩儿，叫封六，与万儿高矮相仿。这两个孩子在一起玩耍嬉戏。每当封六做件新衣服，必定把换下来的旧衣服送给万儿。一天早晨，钮婆忽然发怒道：“都是小孩儿，怎么还有贵贱之分？你们家孩子全穿新的，我孙子总穿旧的，这太不公平了！”

关司法的妻子道：“这是我的儿子，你的孙子是他的奴仆。我念他和我儿子年龄相仿，因此才把衣服送给他，你怎么不明事理？从此以后，万儿连旧衣服也得不到了。”钮婆冷笑着对关司法的妻子说：“这两个孩子有什么不同呢？”关司法的妻子说：“奴仆怎么能跟主人相同呢？”钮婆说：“要弄清他们同与不同，必须先试验一下。”随即，她把封六和万儿都拉到身边，用裙子一盖往地上按去。关司法的妻子惊叫一声，上前去夺，结果两个孩子都变成了钮婆的孙子，模样和衣服全都一样，怎么也分辩不清。钮婆说：“你看，他们是不是相同？”关司法的妻子吓坏了，与丈夫一起找钮婆乞求原谅，说：“想不到仙人来到我们面前！”从这以后，全家好好敬待她，再也不敢像从前那样了！良久，她把裙子里的两个孩子又往地上一按，他们便各自恢复了原样。关司法把另外一间的房间让给钮婆居住，待她很优裕，不再当佣人使唤了。过了几年，关司法感到十分厌烦，想暗害她。一天，他让妻子用酒将其灌醉，自己趴在窗户底下，用镐头猛地一击，正中钮婆的脑袋，她“咚”的一声倒在地上。关司法上前一看，原来是根栗木，有好几尺长。两口子大喜，让手下人用斧子砍碎再烧掉。栗木刚烧完，钮婆从屋子里走出来，说：“为什么你要这样过分地耍戏我呀？”她谈笑如故，好像不介意的样子。郢州的上上下下全知道了这件事。关司法迫不得已，想向观察使说明详情。来到观察使的下榻之处，他忽然看见已经有一个关司法，正同观察使谈话呢，他长得跟真关司法一模一样。关司法急忙回到家里，堂前已经有一个关司法先他而到，可自己的妻子竟然没有认出来。夫妻俩又向钮婆乞求救助，并痛哭流涕

地跪下请罪。良久，那个假关司法渐渐向真关司法靠近，直至合为一人。从此，关司法不再想加害于钮婆了，过了几十年，钮婆一直住在关家，再也没有麻烦了。

长乐里人

唐宝历中，长乐里门有百姓刺臂，数十人环瞩之。忽有一人，白襦，倾首微笑而去。未十步，百姓子刺血如衄，痛苦次骨。食顷，出血斗余，众人疑向观者所为，令其父从而求之。其人不承，其父拜数十，乃捻辙土若祝，“可傅此”。如其言血止。（出《酉阳杂俎》）

唐代宝历年间，长乐里门口有个老百姓用刀自刺胳膊，几十个人在围观。忽然来了一个穿白连衣裤的人，看了一眼后，低头微笑而去。没有走上十步，那个老百姓胳膊上血流如注，一直疼到骨头。一顿饭的工夫，出了足有一斗的血。大家都怀疑这是方才那个穿白连衣裤的人干的，便让那个自刺胳膊的老百姓的父亲上前追问，穿白连衣裤的人不承认，那位做父亲的连连跪拜磕头。穿白连衣裤的人说：“你用手搓点车道沟里的土祷告一下。敷在伤口上就好了。”照他说的去做，那人的血果然止住了。

陈武振

唐振州民陈武振者，家累万千，为海中大豪。犀象玳瑁仓库数百，先是西域贾漂泊溺至者，因而有焉。海中人善咒术，俗谓得牟法。凡贾舶经海路，与海中五郡绝远，不幸风漂失路，入振州境内，振民即登山披发以咒咀。起风扬波，舶不能去，必漂于所咒之地而止，武振由是而富。招讨使韦公干，以兄事武振，武振没（没原作犀象。据明抄本改。）入。公干之室亦竭矣。（出《投荒杂录》）

唐代振州人陈武振，家中积有万金，为沿海诸岛的一位大富豪，犀牛角、象牙以及玳瑁之类的宝物，在仓库里存着成百上千。先前，他是随西域商船落水漂泊到此，所以才发起来的。海岛上的人都善于咒术，俗称得牟法。凡是走海路的商船，与海岛中的五个郡府都很遥远，不幸遇到风浪迷失方向，有的就漂流到振州境内。振州的一些百姓便登上山去，披头散发地念起咒语，使大海中掀起波涛，船怎么也走不了，必定要漂到他们念咒语的地方才行。陈武振由此而富起来。任招讨使的韦公干，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陈武振。陈武振后来所有财物妻室被没收入官。韦公干的家里财源也就枯竭了。

海中妇人

海中妇人善厌媚，北人或妻之。虽蓬头伛偻，能令男子酷爱，死且不悔。苟弃去北还，浮海荡不能进，乃自返。（出《投荒杂录》）

海岛上的女人善于用巫术和妖媚迷人，北方一些男人有的便娶她们作妻子。这些女人虽然蓬头垢面且伛偻着身子，却能讨男人们的喜欢，并一个个至死不悔。如果男人扔下妻子回北方老家，坐船过海时船就不往前走，于是只好再回到妻子身边。

画工

唐进士赵颜，于画工处得一软障，图一妇人甚丽。颜谓画工曰：“世无其人也，如何令生，某愿纳为妻。”画工曰：“余神画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昼夜不歇，即必应之。应则以百家彩灰酒灌之，必活。”

颜如其言，遂呼之百日，昼夜不止。乃应曰：“喏。”急

以百家彩灰酒灌，遂活。下步言笑，饮食如常。曰：“谢君召妾，妾愿事箕帚。”终岁，生一儿，儿年两岁，友人曰：“此妖也，必与君为患！余有神剑，可斩之。”其夕，乃遗颜剑。剑才及颜室。真真乃泣曰：“妾南岳地仙也，无何为人画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夺君愿。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旋，携其子却上软障，呕出先所饮百家彩灰酒。睹其障，唯添一孩子，皆是画焉。（出《闻奇录》）

唐代，有个叫赵颜的进士，从画工那里得到一个布制屏障，上面画了一个女子，异常美丽。赵颜对画工说：“世间没有这样的人呵。如果真能让她活了，我愿娶她为妻。”画工说：“这是我的神来之笔呵。她也有个名字，唤作真真。只要你连续一百天昼夜不停地叫她的名字，她就一定能够答应。等她答应之后，你就马上用一百家的彩灰酒灌她，一定会活的。”赵颜照他说的去做了，一直昼夜不歇地连呼一百天真真的名字，画上的女子果然应了一声：“哎——”赵颜又急忙用百家彩灰酒灌她，有顷，她真的活了，并从画上走下来，有说有笑，而且吃喝同正常人一样。她说：“谢谢你把我唤来，我愿意做你的妻子，好好服侍你。”一年以后，真真生下一个孩子。孩子长到两岁的时候，有个朋友对他说：“这女人是个妖怪，必然会给你带来灾难。我这有把神剑，你可以用它斩了她！”当天晚上，那位朋友把剑送给赵颜，赵颜刚把剑带进屋子，真真便哭着说：“我是南岳的地仙呵。不知为什么被人画去了形体，你又叫我的名字，我不想让你失望才走下来的。你今天

开始怀疑我了，我也就不能再与你生活下去了。”说罢，带着孩子飘然入了软障，并吐出先前喝下的百家彩灰酒。赵颜看看那软障，除了真真又多了个孩子，全是画的呀。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八十七 幻术四

侯元 功德山 襄阳老叟 青城道士
蜀都妇人

侯元

侯元者，上党郡铜鞮县山村之樵夫也。家道贫窳，唯以鬻薪为事。唐乾符己亥岁，于县西北山中伐薪。回憩谷口，傍有巨石，嶷然若厦屋。元对之太息，恨己之劳也。声未绝，石砉然豁开若洞。中有一叟，羽服乌帽，髯发如霜，曳杖而出。元惊愕，遽起前拜。叟曰：“我神君也，汝何多歉？自可于吾法中取富，但随吾来。”叟复入洞中，元从之。行数十步，廓然清朗。田畴砥平，时多异花芳草。数里，过横溪。碧湍流苔，鸳鸯溯洄。其上长梁夭矫。如晴虹焉。过溪北，左右皆乔松修篁。高门渥丹，台榭重复。引元之别院，坐小亭上，檐

楹阶砌，皆奇宝焕然。及进食行觞。复目所未睹也。食毕叟退。

少顷。二童揖元诣便室，具汤沐，进新衣一袭。冠带竟，复导至亭上。叟出，命仆设净席于地，令元跪席上。叟授以秘诀数万言，皆变化隐显之术。元素蠢愒，至是一听不忘。叟诫曰：“汝虽有少福，合于至法进身，然面有败气未除，亦宜谨密自固，若图谋不轨，祸必丧生！且归存思。如欲谒吾，但至心扣石，当有应门声。”元因拜谢而出，仍令一童送之。即出洞穴，遂泯然如故，视其樵苏已失。

至家，其父母兄弟惊喜曰：“去一旬，谓已碎于虎狼之吻。”元在洞中，如一日耳。又讶其服装华洁，神气激扬。元知不可隐，乃谓其家人言已，遂入静室中，习熟其术。期月而术成，能变化百物，役使鬼魅，草木土石，皆可为步骑甲兵。于是悉收乡里少年勇悍者为将卒，出入陈旌旗幢盖，鸣鼓吹，仪比列国焉。自称曰：贤圣。官有三老、左右弼、左右将军等号。每朔望，必盛饰往谒神君。神必戒以无称兵，若固欲举事，宜待天应。

至庚子岁，聚兵数千人。县邑恐其变，乃列上。上党帅高公，寻命都将以旅讨之，元驰谒神君请命。神君曰：“既言之矣，但当偃旗卧鼓以应之。彼见兵威若是，必不敢内薄而攻我，志之，慎勿轻接战。”元虽唯诺，心计以为我奇术制之有余，且小者不能抗，后其大者若之何？复示众以不武也。既归，令其党戒严。是夜，潞兵去元所据险三十里，见步骑戈甲蔽山泽，甚难之，明方阵以前。元领千余人直突之，先胜后败，酒酣被擒。至上党，繫之府狱，严兵围守。旦视枷穿

中，唯灯台耳，失元所在。夜分已达铜鞮，经诣神君谢罪。君怒曰：“庸奴终违我教，今日虽幸而免，斧鑕亦行将及矣，非吾徒也！”不顾而入。郁悒趋出。后复谒神君，虔心扣石，石不为开矣！而其术渐歇，犹为其党所说。是秋，率徒掠并州之大谷，而并骑适至，围之数重。术既不神，遂斩之于阵，其党与散归田里焉。（出《三水小牋》）

侯元这个人，是上党郡铜鞮县山村里的一个樵夫，家境十分贫寒，只能靠卖柴过半饥半饱的日子。唐代乾符己亥年，他在县城西北面的山里砍柴。回到谷口休息的时候，见旁边有一块巨石，像楼房一样高大，侯元便对着巨石叹息，说自己整年劳碌而不得温饱，命太苦了云云。话音未落，那巨石豁然开了，闪出一个洞来。洞内有个老头儿，穿着用鸟羽制成的衣服，戴着黑帽子，头发胡子全白了，拄着拐杖走了出来。侯元吃了一惊，颇感愕然。随即，他起身朝前一拜再拜。老头儿说：“我是神君呵，你何必如此不好意思呢？从今往后，你可以从我教你的法术中求得富贵。好吧，你先随我来。”老头儿说完又进入洞中，侯元也跟了进去。走了几十步，前方顿时晴朗起来，平展展的田野上，种的多是奇花异草。走了几里地横着一条小溪，溪流湍急，冲击着碧绿色的苔藓，有一对对鸳鸯和鹈鸟在游动。溪上的桥梁屈曲而有气势，宛若晴天后的彩虹。到了溪的北面，只见左右全是松柏树和长竹子，一道道红色的大门，台榭重叠，甚为壮观。神君领侯元来在另一个院子里，坐在小亭子上。这时，只见房檐、柱子

和台阶，全都焕然一新且十分新奇。等到吃饭喝酒时，那些菜肴尽是他所没有见到过的。饭后老头儿便下去了。有顷，两个童子向侯元作了个揖，请他去洗澡间。洗完了热水澡，换了一身新衣服，腰带帽子全有。两个童子又把他带回小亭子，刚坐下，那老头儿便走出来，让仆人把一张干净席子铺在地上，令侯元跪到席上去。老头儿教给侯元几万句的秘诀，全是变化隐身之术。侯元向来又蠢又憨，但是这些口诀他一听就记住了。老头儿告诫他道：“虽然说你年轻时有福，合乎进门学法的条件，但你脸上的晦气尚未除尽，应该注意谨慎和保密，好自为之。倘若你图谋不轨，必遭杀身之祸。回去之后千万记住这一点。如果你还想见我，到这块巨石中间敲几下，我就会答应的。”侯元谢别老头儿欲走，老头儿派一小童送他走出洞穴。随即，那块巨石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没有一点痕迹。侯生见他的柴草已经丢失，便回到家中。见了他，其父母兄弟都惊喜地说：“你已经走十天了，还以为你被虎狼吃掉了呢！”侯元在石洞里，好像才过了一天。对于他整洁华美的服装和激扬的神气，大家都颇为惊讶。侯元知道瞒不住，便把实情对家人说了。然后，他便进入一个安静的房间，练习老头儿传授的法术。一个月之后，他的法术终于练成了，能够变化百物，役使鬼神，就连草木土石等，也能使之变成千军万马。于是，他把村子里一些勇猛强悍的小伙子招为兵，有的还封为将，走动时吹吹打打，鸣锣开道，举着旗帜，那阵势赶上列国诸侯出巡了。侯元自称圣贤，并设了三老、左右弼、左右将军等官职。每当初一和十五，他都要穿上盛装去拜谒神君老头儿。神君每次都要告诫他不要举兵，如果你一

定要举事的话，那也要等到上天答应才行。到了庚子年，侯元聚集了几千人马，县里担心他要造反，便把这件事向上报告了。上党元帅高公寻命令都将带兵讨伐他。侯元急忙谒见神君老头儿请他想办法，神君说道：“我已经说过了。看来，你只能用偃旗息鼓的办法来对付他们。他们看见我们如此，必定不敢轻易攻击。记住呵，你一定要慎重，千万不要轻易应战。”侯元虽然点头称是，心里却想：凭我的这身道术制他们是绰绰有余的，这么一小股敌人都不敢抵抗，再来大批人马那又该怎么样？又在部下面前表现出自己不勇武。从神君处回来，他令其同党戒严。当天晚上，潞州的兵马赶来了，在距离侯元占据的天险还有三十里的地方，只见漫山遍野全是骑戈兵士，颇难攻打，便等到天亮之后，在阵前摆下方阵。侯元领一千多人突围，先胜后败，最终因酒后睡着了被擒住。先押到上党，用绳子捆住投入监狱，重兵看守。但天亮一看，枷锁已被打开，侯元已经没影了，只剩下一个灯台。半夜时分，侯元又回到铜鞮县，径直奔往神君处谢罪。神君大怒道：“你这愚蠢的奴才，到底没有听我的话呀！今天你虽幸免一死，但腰斩你的时候也马上到了。你不是我的徒弟，你走吧。”说罢，拂袖而去。侯元抑郁地走出山洞，后来再想同神君见上一面，可无论他怎么虔诚地敲石门，那石门也不开。从此，他的道术渐渐地失去了，但还受到同党的喜欢、拥护。当年秋天，他率同党羽到并州的大谷掠夺，并州的兵骑疾速赶到，围了好几重。而侯元的道术也不灵了，当即被斩于阵前。他的那些同党们作鸟兽散，都回家种田去了。

功德山

唐巢寇将乱中原。汴中有妖僧功德山，(原本功德山三字在妖僧二字上。据明抄本改。)远近桑门皆归之。至于士庶，无不降附者。能于纸上画神寇，放入人家，令作祸祟，幻惑居人。通宵继画，不能安寝，或致人疾苦。及命功德山赠金作法，则患立除之。又画纸作甲兵，夜夜与街坊嘶鸣，腾践城郭，天明即无所见。又多画其犬，焚祝之，夜则鸣吠，相咬啮于街衢，居人不得安眠。命而赠之，即悄无影响。人即异其术，趋术者愈众。又滑州有一僧，颇善妖术，与功德山无异，公私颇患之。时中书令王铎镇滑台，遂下令曰：“南燕地分有灾，宜善禳之。”遂自公衙，(衙原作卫。据明抄本改。)至于诸军营，(军营原作营军。据明抄本改。)开启道场，延僧数千人。僧数不足，遂牒汴州，请(请原作诸。据明抄本改。)功德山一行徒众悉赴之。遂以幡花螺钹迎至卫。赴道场之夕，分选近上名德，入于公衙，其余并令散赴诸营礼忏。洎入营，悉键门而坑之，方袍而死者数千人。衙中只留功德山已下奠长，讯之，并是巢贼之党，将欲自二州相应而起，咸命诛之。(出《王氏见闻》)

唐代末年，黄巢率兵准备向中原进军。汴州有个妖僧叫

功德山，远远近近的佛教徒都归心于他。至于普通百姓，也没有不信服于他的。他能够在纸上画神神怪怪的强盗，然后把他放入人家，令他作祟惹祸，迷惑百姓。他通宵不停地画着，连觉也不睡，不知给百姓带来多少痛苦。等到有人用重金请功德山作法，那么灾祸立刻就会消除。功德山还用纸画甲兵，天天晚上在街道上嚎叫，践踏城墙，可等到天亮之后什么都看不见了。他还画了不少狗，一边焚烧一边祈祷，晚上就会听见狗叫，在大街上互相咬架，吵得人们不得安睡。当有人赠给他钱财，那些狗便都无声无影了。他的道术使人们感到惊异，越来越多的人向他求教。另外，滑州也有一个僧人，很擅长妖术，与功德山没什么两样，官家和百姓都深受其害。当时，中书令王铎正镇守滑州，他下令说：南燕部分地区有天灾，可以好好设坛祈祷一番。随即，从衙门到各个军营，都开设道场，拟邀请僧人数千。僧人数量不够，便向汴州发信求援，请功德山及其弟子全部赶来。就这样，功德山一行被用佛教的礼节迎接到滑州军营。赴道场那天晚上，选了功德山及其靠近他的几个人进了衙门，其余的都分散到各个军营念经拜祷。他们一进军营，便关上大门全被活埋，光穿着道袍的和尚就死了好几千人，衙门里只留下了功德山及其手下的几个小头目。经过审讯，才知道他们全是黄巢的同党，想在汴、滑二州响应黄巢的起义，准备造反。王铎下令把他们全杀了。

襄阳老叟

唐并华者，襄阳鼓刀之徒也。尝因游春，醉卧汉水滨。有一老叟叱起，谓曰：“观君之貌，不是徒博耳。我有一斧与君，君但持此造作，必巧妙通神，他日慎勿以女子为累。”华因拜受之。

华得此斧后，造飞物即飞，造行物即行。至于上栋下宇，危楼高阁，固不烦余刃。后因游安陆间，止一富人王枚家。枚知华机巧，乃请华临水造一独柱亭。工毕，枚尽出家人以观之。枚有一女，已丧夫而还家，容色殊丽，罕有比伦。既见深慕之，其夜乃逾垣窃入女之室。其女甚惊。华谓女曰：“不从，我必杀汝。”女荏苒同心焉。其后每至夜，窃入女室中。他日枚潜知之，即厚以赂遗遣华。华察其意，谓枚曰：“我寄君之家，受君之惠已多矣，而复厚赂我，我异日无以为答。我有一巧妙之事，当作一物以奉君。”枚曰：“何物也？我无用，必不敢留。”华曰：“我能作木鹤，令飞之。或有急，但乘其鹤，即千里之外也。”枚既尝闻，因许之。华即出斧斤，以木造飞鹤一双，唯未成其目。枚怪问之。华曰：“必须君斋戒，始成之能飞。若不斋戒，必不尔飞。”枚遂斋戒。其夜，华盗其女，俱（俱原作但。据明抄本改。）乘鹤而归襄阳。

至曙，枚失女，求之不获，因潜行入襄阳，以事告州牧。州牧密令搜求，果擒华。州牧怒，杖杀之，所乘鹤亦不能身

飞。(出《潇湘记》)

唐代，有个叫并华的人，本是襄阳的一个木工。有一次春游，他醉倒在汉水边上。有一个老头儿将他喊起来，对他说道：“看你这相貌，不是只会玩乐之人。我有一把斧子送给你，只要用它做出东西来，一定是巧妙通神的。不过，你要小心，将来不要因为女人而吃亏。”华某接过斧子，谢了又谢。他从得到这把斧子之后，造出小鸟就能飞翔，造出小兽便能奔跑。至于修造楼阁上栋下梁之类，则不用第二斧子就很牢固。后来，他来到安陆郡，住在富人王枚的家里。王枚知道华某的本事，就请他临水建造一个独柱亭。完工之后，王枚喊出全家所有的人观看。王枚有一个女儿，因为丧夫而回到家中。她长得美若天仙，很少有人敢与她相比。华某一见面，就深深地喜欢上她了。当天晚上，他翻墙而过，偷偷钻进王枚女儿的房间，那女子大惊。华某对女子说：“你不从，我就会马上杀了你。”随着时光的流逝，王枚之女渐渐便同他一心。后来，每天夜晚，华某都偷偷钻进她的房间，行夫妻之事。有一天，王枚在暗中知道了这件事，当即用优厚的钱物打发他走。华某明白了其中的意思，对王枚说：“我住在你家，受你的恩惠已经够多的了，而你还要送我这么多钱物，将来我没什么报答你的呀。我手中有一套巧妙的技术，就做一样东西送给你吧。”王枚说：“什么东西？我用不着的话，必不敢留。”华某说：“我能作木鹤，并且能让它飞起来。如果一旦有什么急事，就可以骑上它，顷刻便到千里之外。”王枚

头一回听说，想试试，便点头答应了。华某拿出那把神斧，用木头做了一只飞鹤，只是眼睛尚未完成。王枚觉得奇怪，便问华某，华某说：“你必须斋戒数日，然后它才能飞。如果不斋戒，它决不会飞。”王枚遂斋戒。当天晚上，华某将王枚的女儿偷偷背出来，两个人乘鹤飞归襄阳。到天亮的时候，王枚才发现女儿不见了，四处去找也没有找到，便偷偷地进了襄阳，把这件事告诉了州牧大人。州牧密令搜寻，果然将华某擒获。州牧大怒，华某被杖笞而死，他所乘的木鹤亦不能自己飞起来了。

青城道士

伪蜀青城山道士能幻术，往往入锦城，施其法，有所获，即潜挈归洞穴。或闻其行甚秽，官吏中有识者，颇恶之。后于成都诱引富室及勋贵子弟，皆潜而随之。或于幽僻宅院中，洒扫焚香设榻，张陈帷幌。则独于室内作法，或召西王母、或巫山神女、或麻姑、鲍姑神仙，皆应召而至，与之杯饌寝处，生人无异。则令学者隙而窥之。欢笑罢，则自帘帷之前蹶而去。又忽城中化出金楼，众皆睹之，惑众颇甚。其民间少年，膏粱子弟，满城如狂。少主知其妖，密使人擒之，累月不获。后有人报云：“已出笮桥门去。”因使人逐之，乃以猪狗血贳行。至青城路上三十余里，及之，遂倾血沃之。不能施其术，及下狱讯之，云：“年年采民家处子住山中，行黄帝之道。”死

于岩穴者不知其数。豪贵之家，颇遭秽淫。所通辞款，指贵达之门甚多。少主不欲彰其恶，潜杀之。（出《王氏见闻》）

五代时，后蜀的青城山道士会幻术，常常去成都施展一番，有了收获，便偷偷提着回到洞穴。官吏当中有认识青城道士的，对之深恶痛绝。后来，他在成都引诱富豪的妻妾及功臣贵族的后代，悄悄将她们引入山中，或者让它们在幽静的宅院中洒水扫地焚香设榻，或者让他们支张帷帐和幌子等。而他自己则单独在室内作法，有时召西王母，有时召巫山神女，有时召麻姑或鲍姑等神仙，她们都能应召而为，与他同杯共饮同床共枕。生人没有觉察出什么反常。青城道士则让跟自己学法的人，通过缝隙向室内窥视。他享乐一番之后，那些神女们便在帘帷之前悄然消逝。忽然，他在城中变幻出金楼来，人们都前来围观，被他迷惑的人越来越多。其中，那些民间少年，富家子弟，更是被迷得如醉如狂，满城不得安宁。后蜀少主知道这是青城道士作妖之后，便令人秘密捉拿他，一个多月一无所获。后来有人报告说，他已经从后门的索桥上逃走了，少主便派人去追，并用猪狗的血送行。在距青城还有三十多里的路上，终于把他追上，当即把猪狗的血全浇在他的身上。于是，青城道士便再也不能施展法术，就把他关进监狱进行审讯。他供认说：“我每年都要掳一些民间处女带进山里，以行黄帝之道”到那里一勘查，只见岩洞里遇难的少女不计其数。富贵之家的女孩子，不少都被他奸污了。所交待的罪状，大多与显达富贵人家有关系。少主不想

张扬他的恶行，便将他秘密处决了。

蜀都妇人

元和子尝因暇日，出蜀都东郭门，见二人踞坐江岸，排治舟艦，方怒篙棹者，且呼且叫。忽有妇人衣布襦拜于前，有所乞焉。其人盛怒，且叱之。久而不去，将加殴击，妇人乃去。傍江岸伫立，四顾久之，以手推腰引步，直视二客船。其船即似有物牵拽，飘然而逝，直抵大岸，应时粉碎，财货悉皆溺于水。二人大骇，疑妇人所为，欲擒之，已亡去矣。（出《野人闲话》）

唐代元和年间，有个人曾经由于闲暇无事，从蜀都东城门走了出来，看见两个人蹲在江边，修理大船，正向撑篙的人发脾气，又吼又叫。忽然，有个穿着布衣短袄的女人跪在他们面前，像在乞求什么。那两个人大怒，并且叱责她。那女人好长时间没有动，他们便要动手打，女人终于离去。她在江边默然伫立，向四周看了好久，然后用手托腰而行，直视那两只客船，那两只船就像被什么牵拽着似的，飘然而动，径直撞在对岸，立刻被撞得粉碎，财物全落进了水里，那两个人大惊失色，怀疑是那女人干的，想去捉她，可她早已没影了。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八十八 妖妄一

蔡 诞 须曼卿 马太守 邺城人
 纆干狐尾 李 恒 惠 范 史崇玄
 岭南淫祀 贺玄景 瀛州妇人 薛怀义
 胡僧宝严 胡超僧 调猫儿鹦鹉 骆宾
 王
 冯七姨 姜抚先生

蔡诞

蔡诞好道，废家业，昼夜诵《黄庭》、《太清》、《中经》、《观天》、（天字原缺。据明抄本补。）《节解》之属，谓道尽于此矣。家患之，己亦惭悔。忽弃家，言：“我仙道成矣。”因走入深山，卖薪以易衣。三年不堪苦而还家，黑瘦骨立，欺家云：“吾但为地仙，位卑，为老君牧数十龙。有一斑龙五色，

老君尝与吾，后与仙人博戏，输此龙。为此见谪，送吾付昆仑下芸锄芝草三四顷，皆生细石中，多莽秽，甚苦。当十年乃得原。会偃佺、子乔来案行，吾首诉之，并为吾作力，得免也。”（出《抱朴子》）

蔡诞总想得道成仙，连家业都废弃了，夜以继日地研读《黄庭》、《太清》、《中经》、《观天》、《节解》等著作，说：道，全都在这里呢！他的家人跟着受罪，他自己也觉得惭愧和懊悔。一天，他忽然离开了家，并说道：“我的成仙之道有望了！”于是，他走进深山，平时用卖柴的钱买衣服穿。三年里苦不堪言，终于又回到家中。他又黑又瘦，瘦骨嶙峋，还欺骗家人说：“我现在只是个地仙，地位卑微，为太上老君管理几十条龙。其中有一条五色的斑龙，老君曾送给了我，后来我与仙人赌博玩，又把它输掉了。结果，我便受到了贬谪，被流放到昆仑山下管理三四顷地的灵芝草。这些灵芝草都生长在细碎的石头里，且多林木荒草，很苦，按规定得十年之后才能回来。一天，正赶上偃佺、子乔等大仙来此巡察，我先向他们诉说了自己的情况，他们共同为我出力，我才免遭那么大的苦难。”

须曼卿

蒲坂有须曼卿者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来迎我，乘龙升天。龙行甚疾，头昂尾低，令人在上危怖。及到天上，先过紫府，金床玉几，晃晃昱昱，真贵处也。仙人以流霞一杯饮我，辄不饥渴。忽然思家，天帝前谒拜失仪，见斥来还。令更自修责，乃可更往。昔淮南王刘安，升天见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称寡人，遂见谪，守天厕三年。吾何人哉？”河东因号曼卿为斥仙人。（出《抱朴子》）

蒲坂县有个叫须曼卿的人说：“我在深山里精心修道三年，后来有个神仙来接我，乘着龙升上了天。那龙飞得极快，昂着头摆着尾，使人感到十分危险而又可怕。到了天上之后，先进了紫微宫，那里金床玉几，闪闪发光，真是个富贵所在呵。神仙取一杯流霞给我喝，便再也不觉得饥渴。后来不知为什么就忽然想起家来，随即拜谒玉皇大帝，想告个假，不料违反了礼仪，被玉帝斥责一顿遣送回来。这样一来，我还得加强修养，苦苦修炼，总有一天还会回去的。当年，淮南王刘安升天之后去见玉帝，盘腿大坐，而且还大言不惭地自称寡人，随即遭到贬谪，在天宫的厕所里守了三年。与他相比，我算什么呀？没关系的。”因此，河东一带喊须曼卿为斥

仙人。

马太守

兴古太守马氏在官，有亲故人投之，求恤焉。马乃令此人出住外，诈云：“是神人道士，治病无不手下立愈。”又令辩士游行，为之虚声，云：“能令盲者明，跛者即行。”于是四方云集，赴之如市，而钱帛固已山积矣。又敕诸来治病者：“虽不便愈，其当告人已愈也，如此则必愈也；若告人言未愈者，则后终不愈也。道法正尔，不可不承信。”于是后人问前来者，辄告之云已愈，无敢言未愈者也。旬月之间，乃致巨富焉。（出《抱朴子》）

兴州的老太守马某在任时，有个亲戚来投奔他，乞求体恤帮助，马某将他赶出家门。这个人无计可施，便欺骗说自己是个成仙的道士，治病无不手到病除。他又找了几个帮忙的四处游说，虚张声势，说：“他能使瞎子睁开眼睛，瘸子立即能走。”于是，四面八方的人们都云集而来，像赶集似的，因此钱物渐渐就堆积如山了。他还告诉各位前来的病人说：“你的病虽然没有好，但当着别人面要说好了，这样，你的病才会真的好起来；如果你告诉别人说没有好，则最终也不会好的。道法是公正的，你不可不信服。”于是后来的病人问先

来的病人怎么样，得到的回答总说是病已经好了，没有敢说不见效没治好的。旬月之间，他就变成了一个富翁。

邺城人

北齐后主武平中，和士开讽百官。奏胡太后临朝，所在皆言有狐魅，截人头发。邺城北两三坊无人居住，空墙。时有某家婢子，年十六七，独行。荷一大黄袱。袱内有锦被。忽逢一姬。年可五十余，面作白妆，漫糊可畏，以皂巾抹头。四顾无人，便走逐婢子，脱却皂巾，头发尽作屈髻十余道，縆束之，手持一剃刀。云：“我是狐魅，汝急舍袱反走。”此姬得袱，趋走入东坊。婢子行啼，逢同州人乘马来，借问何为。云：“狐夺我被袱，始入东坊。”人驰马往，执得之，盖是人也。数百人看之，莫不竞笑，天下有如此造妖事。经略财货，殴击垂死，行路劝放之。（出《广古今五行记》）

北齐后主高纬当朝的武平年间，开始广开言路，这时，奏报请胡太后临朝，所有的人都说有狐狸精，拦截行人头发。在邺城北面有两三条街道无人居住，只剩下一座座空房子。这时，某家有个婢女，十六七岁，独自在这里行走。她背着一个大黄包袱，包袱里有锦缎做的被子。忽然，她与一个老太太相遇。这老太太五十多岁，脸上抹得白糊糊的，挺吓人，而且还用黑布巾蒙住脑袋。她瞅瞅四下无人，便向婢女追来。摘掉黑布巾，可以看见她的头发盘了十余道髻，都平顶束着，手

中提着一把剃头刀。她对婢女说：“我是狐狸精，你赶快放下包袱回去！”这老太太得到包袱后，转身钻进了东边的胡同。婢女便哭，正赶上有人骑马过来，就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她说：“狐狸精把我的包袱夺走，钻进了东边的胡同！”那人打马追赶，果然将她抓住，原来是个人。数百人前来围观，没有不争先而笑的，想不到天下有这样装妖弄鬼的事情。处理了她的财物，并将她打个半死，后来经过路人劝说才得以解脱。

纻干狐尾

并州有人姓纻干，好剧。承间在外有狐魅。遂得一狐尾，缀着衣后。至妻旁，侧坐露之。其妻私心疑是狐魅，遂密持斧，欲斫之。其人叩头云：“我不是魅。”妻不信。走遂至邻家，邻家又以刀杖逐之。其人惶惧告言：“我戏剧，不意专欲杀我。此亦妖由人兴矣。”（出《广古今五行记》）

并州有个人姓纻干，喜欢开玩笑。当时外面正闹狐狸精。一天，他得到一条狐狸尾巴，随即就拴在了衣服后面。来到妻子身旁，他侧身而坐，故意将狐狸尾巴露在外边。妻子见了，暗自怀疑他是狐狸精，于是便悄悄操起斧头向他砍来。他吓得连忙磕头说：“我不是狐狸精！”妻子不相信，急忙又跟

邻居们说了，邻居们又拿起刀棍追逐不已。他吓得急忙说出实情：“我这是恶作剧，不料想你们竟然一心要杀死我。看来，这狐妖一说也是由人的作用才兴盛起来的呵！”

李 恒

陈留男子李恒家事巫祝，邑中之人，往往吉凶为验。陈留县尉陈增妻张氏，召李恒。恒索于大盆中置水，以白纸一张，沉于水中，使增妻视之。增妻正见纸上有一妇人，被鬼把头髻拽，又一鬼，后把棒驱之。增妻惶惧涕泗，取钱十千，并沿身衣服与恒，令作法禳之。增至，其妻具其事告增。增明召恒，还以大盆盛水，沉一张纸，使恒观之。正见纸上有十鬼拽头，把棒驱之，题名云，此李恒也。惭惶走，遂却还咋得钱十千及衣服物。便潜窜出境。众异而问，增曰：“但以白矾画纸上，沉水中，与水同色而白矾干。验之亦然。（出《辨疑志》）”

陈留县有个男子叫李恒，在家中以行巫为职业。县城里的人，常常找他验个吉凶祸福。陈留县尉陈增的妻子张氏，派人将李恒唤入府中。李恒向她要一个大盆，装满水，然后把一张白纸沉入水中，喊她过来看。张氏俯身望去，只见纸上有一个女人，被鬼拽着头发往前拖，后面还有个鬼拎着棒子

驱赶她。张氏吓得面如土色并哭了起来，急忙掏出十千钱，又顺手抓了套衣服送给他，求他赶紧作法祈祷。陈增回来了，妻子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第二天，陈增又把李恒唤到府中，还用那大盆装满水，然后从怀中掏出一张纸沉进去，让李恒过来看。这时，只见有十个鬼拽住一个人的脑袋，一边用棒子赶，一边往前拖，上面还写着一行小字：这个人李恒。李恒又是羞愧又是害怕，当即把昨天得到的十千钱物还了回去，狼狈地潜逃出县境。人们惊异不解，前来询问，陈增说：“只要用白矾在纸上画好，沉入水中，渐渐纸同水色而白矾就显出来了。”大家一验证，果然如此。

惠 范

周有婆罗门僧惠范，奸狡狐魅，挟邪作蛊，赳赳鼠黠，左道弄权。则天以为圣僧，赏赉甚重。太平以为梵王，接纳弥优，生其羽翼，长其光价。孝和临朝，常乘官马，往还宫掖。太上登极，从以给使，出入禁门。每入，即赐绫罗金银器物。气岸甚高，风神傲诞，内府珍宝，积在僧家。矫说妖祥，妄陈祸福。神武斩之，京师称快也。（出《朝野僉载》）

唐代，武后称帝之后，有个来自婆罗门的僧人叫惠范，奸诈而善于谄媚，靠邪术蛊惑人心，像老鼠一样狡猾，且喜弄

权术搞旁门左道。武则天把他当成圣僧，赏赐厚重。太平公主以为他是婆罗门教教主，对他更加热情接待，视作上宾，使他培植起自己的党羽，身价倍增。孝和皇帝临朝时，惠范常常骑着官马，往返于宫中嫔妃所居之处。太上皇登基，他又像个内侍随其左右，大摇大摆地出入禁门。每次入宫，都能得到金银器物和绫罗绸缎等赏赐。于是，他更加旁若无人，傲慢无礼，内宫的珍宝，不少都集中到了他手中。他随意为他人占卜吉凶，乱陈祸福，信口开河，胡言一派。后来，神武皇帝把他杀了，京城上下无不拍手称快。

史崇玄

唐道士史崇玄，怀河内县缝靴人也，后度为道士。矫假人也，附太平，为太清观主。金仙、玉真出俗，立为尊师。每入内奏请，赏赐甚厚，无物不赐。搜鸿胪卿，衣紫罗裙帔，握象笏，佩鱼符。出入禁闾。公私避路。神武斩之，京师中士女相贺。（出《朝野僉载》）

唐代有个道士叫史崇玄，他本是怀州河内县一个缝制靴子的人，后来出家当了道士。他为人伪诈而不老实，依附于太平公主，成为太清观主。金仙、玉真为了巴结权贵，立他为尊师。每当他进入皇宫禀奏请安时，都能够得到十分丰厚

的赏赐，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够得到。他竟被授予鸿胪寺卿一职，身穿罗裙紫衣，握着象牙笏板上朝，佩戴着鱼符。每当他出入禁宫，上下都为他让路。后来，神武皇帝将他斩杀，京城里的男男女女都奔走欢呼。

岭南淫祀

岭南风俗：家有人病，先杀鸡鹅等以祀之，将为修福；若不差，即刺杀猪狗以礼之；不差，即次杀太牢以祷之；更不差，即是命也。不复更祈。死则打鼓鸣钟于堂，比至葬讫。初死，但走大叫而哭。（出《朝野僉载》）

在岭南，有这样的风俗：家里有人生病了，先杀鸡鹅等进行祭祀，祈福；如果不见病情好转，随即杀狗猪进行祭祀；还不见病情好转，随即再杀大牛进行祭祀；如果仍然不见好转，那就是命了。于是，便不再祭祀。人死之后，就在堂前打鼓鸣钟做道场，一直等到埋葬完毕。刚死的时候，只是一边走一边哭喊而已。

贺玄景

唐景云中，有长发贺玄景，自称五戒贤者。同为妖者十余人，陆浑山中结草舍，幻惑愚人子女，倾家产事之。给云：“至心求者，必得成佛。”玄景为金薄袈裟，独坐暗室。令愚者窃视，云佛放光，众皆慑伏。缘於悬崖下烧火，遣数人于半崖间，披红碧纱为仙衣，随风习颺。令众观之，诳曰：“此仙也。”各令着仙衣，以飞就之，即得成道。克日设斋，饮中置茛苳子，与众餐之。女子好发者截取，为剃头。串仙衣，临崖下视，眼花恍惚，推崖底，一时烧杀。没取资财。事败，官司来检，灰中得焦拳尸骸（骸原作柩。据明抄本改。）数百余人。敕决杀玄景，县官左降。（出《朝野僉载》）

唐代，景云年间，有个留着长头发的人叫贺玄景，自称是五戒贤人，跟他一起作妖弄怪的还有十多个人。在陆浑山林搭起草棚，迷惑那些愚昧的人和少男少女，不少人被害得倾家荡产。他哄骗人们说：“诚心来求的人，必定成佛。”贺玄景穿上金箔袈裟，独自坐在昏暗的屋子里，让愚昧的人们窥视，说这是佛在放光，使众人都被慑服了。他们沿着悬崖根点上大火，再派一些人披着红绿纱站在半崖间，那红绿纱随风飘举，如同仙衣。贺玄景让众人来看，并诳他们说，这

就是神仙呵。他让那些人都穿上红绿纱衣，说飞过去就可以成道了。他们选择日子设斋，酒中放进茛菪子，和那些愚昧的人们共食。女人和头发长得好的人都把发剪了，说这是为了剃度。他们披着“仙衣”，临悬崖往下看，一个个眼花缭乱，神志恍惚。这时，贺玄景一伙将他们推到崖底，当时都烧死了，所有的财物被这伙人窃取。后来，事情败露，官府派人来侦查，从灰中发现残腿剩臂等数百具尸骸。皇帝下令将贺玄景斩首，县官也被降职使用。

瀛州妇人

唐景龙中，瀛州进一妇人，身上隐起浮图塔庙诸佛形像。按察使进之，授五品，其女妇留内道场。逆韦死后，不知去处。（出《朝野僉载》）

唐代景龙年间，瀛州奉献一个女人，身上隐隐可以看到佛塔及诸佛的形象。按察使把她献给皇上。皇上大悦，授他五品官，并将那女人留在宫内做道场。韦后被杀死不久，这女人便不知去向了。

薛怀义

周证圣元年，薛师名怀义，造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其中大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小指中容数十人并坐。夹紵以漆之。正月十五，起无遮大会于朝堂。掘地五丈深，以乱彩为宫殿台阁，屈竹为胎，张施为楨盖。又为大像金刚，并坑中引上，诈称从地涌出。又刺牛血，画作大像头，头高二百尺，谎言薛师膝上血作之。观者填城溢郭，士女云会。内载钱抛之，更相蹈藉，老少死者非一。至十六日，张像于天津桥南，设斋。二更，功德堂火起，延及明堂，飞焰冲天，洛城光如昼日。其堂作仍未半，已高七十余尺。又延烧金银库，铁汁流液，平地尺余。人不知错入者，便即焦烂。其堂煨烬，尺木无遗。至晓，乃更设会，暴风欬起，裂血像为数百段。浮休子曰：“梁武帝舍身同泰寺，百官倾库物以赎之。其夜欬电霹雳，风雨暝晦。寺浮图佛殿，一时荡尽。非理之事，岂如来本意哉？”（出《朝野佥载》）

唐代，武后称帝的证圣元年，法师薛怀义建造一座千尺之高的功德堂，在明堂的北面。里面的大佛像，就有九百尺高，鼻子像大船，小指中能够并肩坐下几十个人。夹着萱麻把它漆了一遍。正月十五日这天，要在堂前举行露天大斋会。

会前，薛怀义派人掘地五丈深，用彩色丝绸画上宫殿台阁，把竹子扎成护圈，作为支柱和顶盖。又造了一个金刚的大佛像，把它从坑中拽上来，骗人说它是从地里冒出来的。接着又用刺出来的牛血，画成大佛的头，二百尺长，骗人说这是他用自己膝上的血画的。观看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使城内人满为患。男女云集，纷纷进前抛钱，你推我挤，老人和孩子被踩死好几个。到十六日，把那大佛像挂在天津桥南，设斋祝祷。二更天，功德堂起火了，蔓延到明堂，火焰冲天，照得整个洛阳城如同白昼。功德堂刚建了没有一半，已经七十多尺高。火势又蔓延到金银库，那些金银都化成水在流淌，平地都一尺来深。有的人误入其中，立刻就烧焦了。功德堂化作灰烬，一块木头也没剩下。天亮之后，又设斋会，忽然来了一阵狂风，把那用牛血绘制的大佛像撕成了好几百块。浮休子张鷟说：“梁武帝出家同泰寺，文武百官倾其所有把他赎了回来。那天夜里电闪雷鸣，天昏地暗，同泰寺虽为佛堂圣殿，顷刻之间便被大水淹没。这种非理之事，难道说都是如来佛的本意吗？”

胡僧宝严

唐景云中，西京霖雨六十余日。有一胡僧，名宝严，自云有术法，能止雨，设坛场，读经咒。其时禁屠宰，宝严用羊二十口，马两匹以祭。祈请经五十余日，其雨更盛。于是

斩逐胡僧，其雨遂止。（出《朝野僉载》）

唐代景云年间，长安一连下了六十多天雨。有一个叫宝严的胡僧自称有法术，能够使雨止住，于是便设祭坛，读经文念咒语。当时禁止屠宰，宝严却用二十只羊、两匹马来祭天。他读经念咒五十多天，雨反而下得更大了。于是，便将他斩了。他死之后，雨随之而停。

胡超僧

周圣历年中，洪州有胡超僧，出家学道，隐白鹤山，微有法术，自云数百岁。则天使合长生药，所费巨万，三年乃成。自进药于三阳宫。则天服之，以为神妙，望与彭祖同寿，改元为久视元年。放超还山，赏赐甚厚。服药之后二年而则天崩。（出《朝野僉载》）

唐武后称帝时的圣历年间，洪州有个叫胡超的僧人，他隐居在白鹤山中，出家学道，刚会些法术，便自称已经活了好几百岁了。武则天知道后，让他做长生不老之药，耗资上万，历时三年，药终于做成了。胡超来到三阳宫，将药奉上。武则天将药服下，自以为药力非凡，希望能活到传说中的彭

祖那么大年龄，便改年号为久视元年。她把胡超放回山中，并给予优厚的赏赐。然而，在服了他的药之后两年，武则天便驾崩了。

调猫儿鸚鵡

则天时，调猫儿鸚鵡同器食，命御史彭先觉监，遍示百官及天下考使。传看未遍，猫儿饥，遂咬杀鸚鵡以餐之。则天甚愧。武者国姓，殆不祥之征也。（出《朝野僉载》）

武则天称帝时，为了取乐，故意让猫儿和鸚鵡同吃一个容器里的食，并命御史彭先觉监督，让文武百官及各国使者来看。传看到最后一遍时，猫儿饿了，随即咬死鸚鵡饱餐一顿。见状，武则天十分难为情。要知道，鸚者武也，这是国之姓，这恐怕是不祥之兆呵。

骆宾王

唐裴炎为中书令，时徐敬业欲反，令骆宾王画计，取裴炎同起事。宾王足踏壁，静思食顷，乃为谣曰：“一片火，两

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教炎庄上小儿诵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乃访学者令解之。召宾王至，数啖以宝物锦绮，皆不言。又赂以音乐妓女骏马，亦不语。乃将古忠臣烈士图共观之，见司马宣王，宾王欷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即说自古大臣执政，多移社稷。炎大喜，宾王曰：“但不知谣讖何如耳？”炎以谣言片片火绯衣之事白。宾王即下，北面而拜曰：“此真人矣。”遂与敬业等合谋，扬州兵起，炎从内应。书与敬业等，书唯有“青鹅”字。人有告者，朝臣莫之能解。则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鹅字者，我自与也。”遂诛炎，敬业等寻败。（出《朝野僉载》）

唐代，裴炎做中书令的时候，徐敬业想谋反。他让骆宾王策划一计，争取裴炎共同起事。骆宾王把脚踩在墙上，静静地考虑了一顿饭的工夫，便编了几句童谣：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然后，他便去教裴炎老家的孩子学唱。并且，都城里的孩子们也跟着唱。裴炎拜访有学问的人，请他们把这首童谣解开。骆宾王到了，裴炎用珠宝锦缎引诱他，可他却一言不发。裴炎又送来音乐、歌妓、骏马，可骆宾王仍然不说话。裴炎见没有办法，就将古代的忠臣烈士图像拿出来，请骆宾王共同欣赏。当看到司马宣王时，骆宾王站起身来说：“这才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大丈夫呵！”随即便说自古以来大臣执政，有不少都改朝换代了，等等。裴炎非常兴奋。骆宾王问道：“听没听到什么童谣，对此有何预兆？”裴炎就把那首“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堂坐”告诉了骆

宾王。骆宾王随即退下，面北拜道：“这真是我们的人呵！”不久，他与徐敬业合谋造反，在扬州起兵，裴炎做内应。裴炎给徐敬业等人写了一封密信，信上只有“青鹅”二字。因为有人告密，事情败露。对那封密信，朝臣没有一个能解开的。武则天说：“‘青’字，就是十二月；‘鹅’字，我自与呵！”当下就把裴炎杀了，徐敬业等人随即也就失败了。

冯七姨

唐逆韦之妹，冯太和之妻，号七姨。信邪见，豹头枕以辟邪，白泽枕以去魅，作伏熊枕以为宜男。太和死，嗣虢王娶之。韦之败也，虢王斫七姨头送朝堂。即知辟邪之枕失效矣。（出《朝野僉载》）

唐代韦后的妹妹，做了冯太和的妻子，号称七姨。她对那些歪道邪术十分相信，认为豹头枕头可以辟邪，白泽枕头可以除鬼气，而作伏熊枕头可以使自己的丈夫健康长寿。然而，她的丈夫太和不久却死了。接着，她又嫁给了虢国王。韦后争权失败，虢国王砍下冯七姨的脑袋送上大殿。当即便知道那辟邪的枕头无效了。

姜抚先生

唐姜抚先生，不知何许人也。尝著道士衣冠，自云年已数百岁。持符，兼有长年之药，度世之术，时人谓之姜抚先生。玄宗皇帝高拱穆清，栖神物表，常有升仙之言。姜抚供奉，别承恩泽。于诸州采药及修功德，州县牧宰，趋望风尘。学道者乞容立于门庭，不能得也。有荆岩者，于太学四十年不第，退居嵩少，自称山人。颇通南北史，知近代人物。尝谒抚，抚简踞不为之动。荆岩因进（进原作过。据明抄本改。）而问道：“先生年几何？”抚曰：“公非信士，何暇问年几？”岩曰：“先生既不能言甲子，先生何朝人也？”抚曰：“梁朝人也。”岩曰：“梁朝绝近，先生亦非长年之人。不审先生，梁朝出仕，为复隐居。”抚曰：“吾为西梁州节度。”岩叱之曰：“何得诞妄？上欺天子。下惑世人。梁朝在江南，何处得西梁州？只有四平、四安、四镇、四征将军，何处得节度使？”抚惭愧，数日而卒。（出《辩疑志》）

唐代有位姜抚先生，不知道他究竟是个什么人，常常穿戴道士的衣帽，自称已经好几百岁了。他手里拿着符，还有长生不老之药，再加健身之术，所以当时的人们叫他姜抚先生。唐玄宗崇尚道教，安坐无所为，神态怡然，行如清风。姜抚就像有神气附体一般，常常说些成仙得道的话，并投其所好专门侍奉他，为此受到不少恩赐，可以在各州采药并修行，

以使功德圆满。各州县的军政大员均望尘莫及。来向他学道的人，想在门口站着都没有地方。有个叫荆岩的人，在最高学府念了四十年，却未能中第，便隐退到嵩山少林寺，自称山人。他颇为精通南北朝的历史，对近代人物更了如指掌。曾经有一次，荆岩去拜见姜抚，姜抚傲慢失礼，没有动弹。荆岩于是走了进去，问道：“先生今年多大年纪？”姜抚说：“你又不信奉本教，怎么有闲空来问我的年纪？”荆岩说：“先生既然不能说出自己的年纪，那么你是什么朝代的人？”姜抚说：“梁朝的人。”荆岩说：“梁朝很近。先生看样子也并不很老，不用问，你一定在梁朝做过官，后来罢职而隐居。”姜抚说：“我原来是西梁州节度使。”荆岩冷笑一声，怒斥道：“你怎么能如此胆大妄为欺骗人呢？！你上欺天子，下迷惑世人。要知道，梁朝在江南，西梁州在什么地方？再说，梁朝只设有四平、四安、四镇、四征将军，什么地方设过节度使？！”听罢，姜抚又惭愧又悔恨，几天之后就死了。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八十九 妖妄二

李 泌 纸衣师 明思远 周士龙
李长源 双圣灯 路神通 五福楼
鱼目为舍利 目老叟为小儿 于世尊
捉佛光事 大轮咒 陈仆射 解元龟
蔡 旼 张守一

李 泌

李泌以虚诞自任。尝对客：教家人遣洒扫，今夜洪崖来。有人遗美酒一榼，会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与君同倾。”倾未毕，阖者云：“某侍郎取榼，泌命倒还，亦无愧色。（出《国史补》）

李泌这个人以虚妄而自我放任。一次，他曾经当着客人的面，告诉家人打扫房间，说今夜洪崖要来。有人送来一榼美酒，恰巧来了个客人，李泌就对他说：“这是麻姑神仙送来的酒，咱们一同把它喝了吧。”尚未喝完，看门的人喊：某侍郎来取榼子了！李泌赶紧让人把酒倒出来后，才把榼还给人家，脸上毫无羞愧之色。

纸衣师

大历中，有一僧，称为苦行。不衣缁絮布絁之类，常衣纸衣，时人呼为纸衣禅师。代宗武皇帝召入禁中道场安置，令礼念。每月一度出外，人转崇敬。后盗禁中金佛，事发，召京兆府决杀。（出《辩疑志》）

唐代大历年间，有一个和尚称为苦行僧，他不穿棉布绸子之类的纺织品，专门穿纸做的衣服，当时人们称他为纸衣禅师。代宗召他进宫，安排他做道场，让他念经，每月一次。出宫之后，人们对他的态度转变了，崇敬起他来。后来，他因偷宫中金佛一事败露，招致杀身之祸，被京兆府处决。

明思远

华山道士明思远，勤修道篆，三十余年。常教人“金水分形之法”，并闭气存思，师事甚众。永泰中，华州虎暴。思远告人云：“虎不足畏，但闭气存思，令十指头各出一狮子，但使向前，虎即去。”思远兼与人同行，欲暮，于谷口行逢虎。其伴惊惧散去，唯思远端然，闭气存思。俄然为虎所食。其徒明日于谷口相寻，但见松萝及双履耳。（出《辩疑志》）

华山有位道士叫明思远，勤奋地钻研道教典籍，三十多年，常常教人所谓“金水分形法”，并告诉人家要屏住呼吸靠意念行事。来向他求教拜师的人很多。唐永泰年间，华州闹起了虎患。明思远告诉人们说：“老虎没什么可怕的，只要屏住呼吸靠意念行事，想象十个手指头各出来一只狮子，然后就让它们冲上前，老虎立刻就会跑掉。”他并与人同行去找老虎，天快黑的时候，在谷口遇上了老虎。同伴吓得四处逃散，只有明思远泰然端坐，屏住呼吸靠意念行事。结果，顷刻之间被老虎吃掉了。第二天，他的徒弟们进山寻找，只看见松萝上面有一双鞋子。

周士龙

周士龙者，婺州东阳人。能辨山冈，卜择坟墓之地，与叔父齐名。每至岁月大通，门庭车马如市，人之夭寿官位，吉凶利害，一切以地断。大历五年，至邺中，邺中兵马使姚希晟新葬母氏于青都村，士龙占其冢：“一年合家破。”到明年，希晟犯事至死。邺中之人，无不惊骇，相与谓之神人。又有兵马使娄瓘举大事，遂恳祈士龙卜地，前后饷千余贯。士龙大喜，遂与月余日寻访山原。忽得一处，说其地势回抱，是龙腹，三年内必得节度使。瓘亦以自负。岁中，邺中军变，瓘因此谓地势有凭，便有异图。事发。遂斩于军门，举家无复遗类。（出《辩疑志》）

周士龙是婺州东阳县人，能够看风水选择坟茔地，与其叔父齐名。每当遇上好日子，他家总是门庭若市，人们对寿命的长短、官职的升降，以及其他的吉凶祸福均都请他以坟地来断定。唐代大历五年，周士龙来到邺郡，邺郡兵马使姚希晟刚刚把死去的母亲埋葬在青都村，周士龙去看看坟地，说：“一年之内，这个家就得破呵！”到了第二年，果然，希晟因犯了事，连命也搭上了。邺城里的人，没有不感到震惊的，都在私下里称他为神人。又有一个兵马使娄瓘一心想干

大事，随即恳请周士龙为祖上选一块好的坟茔地，前前后后给他一千多贯钱。周士龙大喜，当即奔波一个多月，寻访郡中所有的山川，意外找到一个好地方，说这里地势回抱，是龙之腹部，实乃风水宝地，三年之内保他当上节度使。娄瓘听罢信以为真，且颇自负。当年，邺郡兵变，娄瓘满以为那坟地有准儿，认为这兵变是个好机会，便生了野心，企图谋反。结果，事情犯了，他被斩于营门口，全家也没有留下一个人。

李长源

李长源常服气导引，并学禹步方术之事，凡数十年。自谓得灵精妙，而道已成。远近辈亲敬师者甚多。洪州昼日火发，风猛焰烈，从北来。家人等狼狈，欲拆屋倒篱，以断其势。长源止之，遂上屋禹步禁咒。俄然火来转盛，长源高声诵咒，遂有进火飞焰，先著长源身，遂堕于屋下。所居之室，烧荡尽。器用服玩，无复子遗。其余图篆持咒之具，悉为灰烬。（出《辩疑志》）

李长源曾经练过气功，并学过巫师的步法和方术，几十年了，自称已经领悟了其中的精妙和要领，道法也练成了。远远近近，不少人前来拜他为师。一天，洪州白天起了大火，风

助火威，自北而来。李长源家里人显得十分狼狈，想推倒篱笆扒倒房子，切断火源。李长源制止了他们，随即上了房顶，迈着巫师的步法，念起了咒语。不料，那火势一会儿变得更加凶猛。李长源高声诵念着咒语，马上就有火焰迸射到他身上，他当即滚到了房下。结果，他们所住的房子，烧得片瓦不剩，所有的用具、服装、古玩等等，没有一件完好无损的。其余的那些图讖咒符等巫师用的东西，也全化成了灰烬。

双圣灯

长安城南四十里，有灵母谷，呼为炭谷。入谷五里，有惠炬寺。寺西南渡（渡原作庭。据明抄本改。）涧，水缘崖侧，一十八里至峰，谓之灵应台。台上置塔。塔中观世音菩萨铁像。像是六军散将安太清置造。众传观世音菩萨曾见身于此台。又说塔铁像常见身光。长安市人流俗之辈，争往观谒，去者皆背负米曲油酱之属。台下并侧近兰若四十余所，僧及行童，衣服饮食有余。每至大斋日送供，士女仅至千人，少不减数百，同宿于台上，至于礼念，求见光。兼云：常见圣灯出，其灯或在半山，或在平地，高下无定。大历十四年，四月八日夜，大众合声礼念，西南近台，见双圣灯。又有一六军健卒，遂自扑，叫唤观世音菩萨，步步趋圣灯向前，忽然被虎拽去。其见者乃是虎目光也。（出《辩疑志》）

出长安城向南走四十里，有灵母谷，也称为炭谷。进谷五里处，有座惠炬寺，越过寺西南面那道水拍云崖的深涧，再走十八里就到了峰顶。这峰顶叫灵应台，台上建了一座塔，塔里有观世音菩萨的铁像。这铁像是朝廷军队中的散将安太清置造。人们传说菩萨曾经在这里现过原形，又说铁像身上经常闪出佛光。长安城里的一些低俗之人，争先恐后前去拜谒，去的人都背着粮油酱醋之类。台下并排建起了四十多所寺庙，僧人以及杂役，吃穿都不用愁。每到大的斋日都会送来不少供品，男男女女近千人，最少也不少于几百人。他们同宿于台上，怀着虔诚的信念，祈求见到佛光。同时有人讲：曾经看到圣灯出现；那灯有时在山腰，有时在山下，忽高忽低不定位。唐代大历十四年四月八日晚上，人们正同声祈祷，靠近台顶的西南方出现了一对圣灯。这时，有一个健壮的朝廷士卒立即扑过去。他一边呼唤着观世音菩萨，一边一步步靠上前，忽然被老虎拽跑了。原来，他看见的“双圣灯”，乃是老虎的眼睛在闪亮呵。

路神通

段成式门下驺路神通，每军较，力能戴石，箠鞞六百斤石，齧破石粟数十。背扎天王，自言得神力，入场神（神原作人。据明抄本改。）助之（之原作多。据明抄本改。）则力

生。当至朔望日，具乳糜，焚香袒坐，使妻儿供养其背而拜焉。（出《酉阳杂俎》）

唐代文学家段成式门下有个掌驾车马的人叫路神通。每次与人比武的时候，力气大的能把石头顶起来；顶起六百斤重的大石头，就像戴斗笠穿拖鞋一样容易，而且能一连咬碎几十颗石栗果。背扎天王。他自称得到了神力，一上场神就来帮助他，身上自然就有了力气。每到初一、十五这两天，摆下乳糜，点上香火袒胸而坐，让妻子儿女在他的背后供奉好而揖拜之。

五福楼

元和初，阴阳家言五福太一在蜀，故刘辟造五福楼。符载为文记。（出《国史补》）

唐代元和初年，风水先生们说五福天神来到了蜀郡，因此刘辟建造了一座五福楼。这种说法符合书上的记载。

鱼目为舍利

泽州僧洪密请舍利塔，洪密以禅宗谜语鼓扇愚俗，自云身出舍利。曾至太原，豪民迎请，妇人罗拜。洪密既辞，妇人于其所坐之处拾得百粒。人验之，皆枯鱼之目也。将辞去山中，要十数番粗毡。半日获五百番。其惑人也如此。（出《北梦琐言》）

泽州的僧人洪密来到了舍利塔前，他以禅宗的一些隐语扇动蛊惑百姓，宣称自己是由佛骨变化而成。一次，他来到太原，一个富豪把他迎进家中，他的妻子向他跪拜。洪密起身告辞之后，富豪的夫人在他坐过的地方拾到一百多粒骨头碴儿。找人一检验，全是干巴鱼的眼珠子呵。他对百姓们说自己要离开这里返回山中，要十几番粗毡子，结果半天就得到了五百番。他就是这样骗人的呀。

目老叟为小儿

长安完盛之时，有一道术人，称得丹砂之妙，颜如弱冠，

自言三百余岁。京都人甚慕之。至于输货术丹，横经请益者，门如肆市。时有朝士数人造其第，饮啜方酣，有阍者报曰：“郎君从庄上来，欲参觐。”道士作色叱之。坐客闻之，或曰：“贤郎远来，何妨一见。”道士颦蹙移时，乃曰：“但令入来。”俄见一老叟，鬓发如银，昏耄伛偻，趋前而拜。拜讫，叱入中门。徐谓坐客曰：“小儿愚呆，不肯服食丹砂，以以至于是。都未及百岁，枯槁如斯，常已斥于村墅间耳。”坐客愈更神之。后有人私语道士亲知，乃云：“伛偻者即其父也。”好道术者，受其诬惑。如欺婴孩矣。（出《玉堂闲话》）

长安城最繁荣兴盛的时候，有一个学道术的人，自称得到了精妙的仙丹，面容像二十来岁的样子，自己却说三百多岁了，京城里的人们都很羡慕他。那些拿着东西来换仙丹，举着经纱来讨药方的人，使这里门庭若市。一次，当时有几个在朝廷里供职的人到他家拜访，酒足饭饱，有个看门人来报告说：“你的儿子从村里进京来了，想看一看你。”那个学道术的人不悦地将他喝退。客人们说：“令郎远道而来，不妨一见。”道士皱眉有顷，便说：“那就让他进来吧。”一会儿，只见进来个老头儿，鬓发皆白，伛偻着身子，老迈不堪。他上前就向道士跪拜。拜毕，道士将他喝进中门，然后缓缓地对客人们说：“小儿愚蠢呆笨，不肯服食仙丹，以至于变成了这副样子。他还未满一百岁，便形容枯槁，已被我驱逐到山村的茅屋里了呵。”听罢，客人们更加信以为真，将他当神崇拜。后来，有人暗地里盘问道士的亲戚朋友，这才得知：那位伛

倮身子的老头儿，乃是道士的父亲呵。喜好道术的人们，受到了他的欺骗和蛊惑，就像婴孩儿受到大人的欺骗一样。

于世尊

遂州巡属村民，姓于，号世尊者，与一女，皆逆知人之吉凶，数州敬奉，舍财山积。鑿凿崖壁，列为佛像，所费莫知纪极。节度许公存，以其妖妄，召至府衙，俾其射覆。不中，乃械而杀之，一无神变。于其所居，得五色文麻絙，以牛载仅百驮，钱帛即可知也。每夜会，自作阿弥陀佛，宫殿池沼，一如西方。男女俱集，念佛而已。斯亦下愚之流，岂术神耶，将有物凭之耶？（出《北梦琐言》）

遂州巡属有位姓于的村民，号称世尊。他和一个女儿，全能预先知道人的吉凶祸福，附近几个州部将他们奉若神灵，施舍的财物堆积如山。他们便开凿悬崖陡壁，想刻上一排佛像，所花的费用不知道极限。当政的节度使许公存认为于世尊二人为妖妄作乱，把他们召进府衙，看他们射覆置的盆，结果没有射中，就用棍棒把他们打死了。他们神色坦然。后来在他们的住处翻到一批五色花纹的棉线，用牛载了将近一百驮，穿钱的彩绳多得数不清，钱和布帛便可想而知了。他们每天晚上聚在一起，自设佛堂，还有宫殿池沼等，如同西天佛祖

圣地。男男女女集中一起，念佛而已，受骗的也都是些愚昧之人。难道说他们向神祈祷求术早成，还用得着这么些东西吗？

捉佛光事

高燕公镇蜀日，大慈寺僧申报，堂佛光见。燕公判曰：“付马步使捉佛光过。”所司密察之，诱其童子，具云：“僧辈以镜承隙日中影，闪于佛上。”由此乖露，擒而罪之。（出《北梦琐言》）

高燕公镇守蜀郡时，大慈寺的僧人来报告说：大殿上有佛光闪现。燕公判断说：付马步使捉佛光过。派去的人密地进行调查，诱使小孩露出线索，他们说：“那和尚用镜子吸来太阳从门缝中射入的光影，再反射到大佛身上。”此事就这样暴露了，那位僧人被抓去判了罪。

大轮咒

释教五部持念中，有大（大据书前题作火。）轮咒术，以

之救病，亦不甚效。然其摄人精魄，率皆狂走，或登屋梁，或齧瓷碗。闾阎敬奉，殆似神圣。此辈由是广获金帛。陵州贵平县牛鞞村民有周达者，贩鬻此术，一旦沸油煎其阴，以充供养，观者如堵，或惊或笑。初自忘痛，寻以致殁也。中间僧昭浦说，朗州有僧号周大悲者，行此咒术，一旦炼阴而毙。与愚所见何姓氏恰同，而其事无殊也？盖小人用道欺天，残形自罚，以其事同，因而录之。（出《北梦琐言》）

佛教的五部持念中，有一种大轮咒术。用它治病救命，成效甚微，但它摄人的精气和魂魄，使人全都不知不觉地狂奔乱走，或登上屋顶，或啃咬瓷碗。平民百姓对通此咒术的人奉若神灵，虔心敬奉，这种人于是便广收礼品发了大财。陵州贵平县牛鞞村有个叫周达的村民，竟以此术为业。一天，他用沸油煎自己的阴部，充当献佛的供养品，看热闹的人把他围个水泄不通，有人惊奇有人嘲笑。周达开始忘了疼痛，但很快就死了。中间僧昭浦说：“朗州有位法号叫周大悲的僧人行此大轮咒术，一天煎炼阴部而死。为什么他与我所看见的这位姓氏恰恰相同？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没有区别的呵。”小人用道术欺侮上天，自我摧残，自我惩罚，得到了一样的下场。因而我便把它记载下来。

陈仆射

唐军容使田令孜擅权，有回天之力。尝致书于许昌，为其兄陈敬瑄求兵马使职，节将崔侍中安潜拒而不与。迨后崔公移镇西川，陈敬瑄与杨师立、牛勣、罗元杲，以打球争三川，敬瑄获头筹，制授右蜀节度，以代崔公。中外惊骇。报状云陈仆射之命，莫知谁何。青城县妖人作弥勒会，窥此声势，伪作陈仆射行李，云，山东盗起，车驾必幸蜀，先以陈公走马赴任。乃树一魁，妖共翼佐之。军府未谕，亦差迎侯。至近驿，有指挥索白马四匹，察事者觉其非常，乃羁縻之。未及旋踵，真陈仆射速辔而至，其妖人等悉擒缚而俟命，颍州俾隐而诛之。识者曰：“陈太师由阍宦之力，无涓尘之效。盗处方镇，始为妖物所凭，终亦自贻（贻原作殆。据明抄本改。）诛灭，非不幸也。（出《北梦琐言》）”

唐代军容使宦官田令孜擅自专权，势力极大，专横跋扈。他曾经给许昌令写过一信，为其兄陈敬瑄谋求兵马使的职务，侍中崔安潜节度使拒绝了他。后来，崔安潜镇守西川去了。陈敬瑄和杨师立、牛勣、罗元杲等人，以打球来赌博，争夺三川之地。陈敬瑄得头筹获大胜，朝廷授他蜀节度使之要职，顶替了崔安潜，使得朝廷上下震惊不已。报状上评论说，陈仆

射这个职务，不知道能否胜任？青城县的妖人们举办弥勒斋会，探听到这个消息，做了一套行李，伪称是陈仆射的，并说：山东起了盗寇，皇帝必然要临蜀巡视，先派陈公走马上任。他们推举出一个头目，前呼后拥来到蜀地。军府虽然没有得到通知，也只好派人迎候。接到附近的驿站，妖人中有个头目向军府索要四匹白马，心细的人感到事态非常，就故意拖延时间。未等转身，真陈仆身骑马赶到。于是，那伙妖人等全被擒缚看押起来，听候处理。后来，让他们在颍州将这伙妖人秘密处死。有见识的人评论说：“陈太师凭借宦官的势力升迁，却无一点微末的功绩，盗寇起来之后才去镇压。他起初被妖人们所利用，最后还是他自己把他们剿灭，这难道不值得庆幸吗？”

解元龟

道士解元龟，本西蜀节将下军校。明宗入纂，言自西来，对于便殿，进诗歌圣德，自称太白山正一道士。上表乞西都留守、兼三川制置使，要修西京宫阙。上谓侍臣曰：“此老耄自远来朝此，期别有异见，乃为身名，甚堪笑也。”赐号知白先生，赐紫。斯乃狂妄人也。（出《北梦琐言》）

道士解元龟，原来是西蜀节度使将军手下的军校，五代

后唐明宗时进京入朝，他说自己从西方来，与皇帝对坐在便殿里，赋诗歌颂皇帝的圣明和贤德。他自称是长白山正一道士，上表乞请西都留守兼三川制置使，要修缮西京的宫殿。皇帝对待臣说：“这老头儿远道而来朝见我，希望他能发表什么高见，可没想到就是为了想出出名，真是太可笑了！”于是，皇帝赐他为“知白先生”，赐一身紫衣。这老头真是一个狂妄的人呵。

蔡 攷

唐高骈镇成都，甚好方术。有处士蔡攷者，以黄白干之，取瓦一口，研丹一粒，涂半入火，烧成半截紫磨金，乃奇事也。蔡生自贫，人皆敬之，以为地仙。燕公求之不得，久而乖露，乃是得药于人，眩惑卖弄，为元戎杀之。（出《北梦琐言》）

唐代高骈镇守成都，特别喜好方术。有个叫蔡攷的隐士，凭法术可以求取黄金和白银。拿来一口陶瓦，将一颗仙丹研碎，涂在半口陶瓦上再放进火里烧，最后竟然烧成半截紫磨金，真是奇事呵。蔡攷自己虽然很贫穷，但人们都很敬仰他，把他当成了居于人世间的神仙。高骈欲将他请到府中却未成。时间一长，蔡攷便暴露了，原来他是从别人手中得到一种药，

便四处炫耀卖弄，蛊惑百姓。后来元戎把他杀了。

张守一

张守一者，沧景田里人也。少怠惰，不事生计。自言能易五金，以溺好利者。其后贫弊，不能自存，乃负一柳筐，鬻粉黛以贸衣食，流转江淮间。吕用之以妖妄见遇，遂来广陵，客于萧胜门下。久不得志，将舍胜去。用之闻之，止之曰：“男子以心诚期物，何患无知己？倘能与用之同，即富贵之事，当共图之。”由是为用之所荐。高骈见其鄙朴，常以真仙待之。及得志，虽僭侈不及用之，贪冒之心特甚。二都建，为左镇鄣军使，累转检校左仆射，其礼敬次于用之。每话道对酌，自旦及暮，不能自舍。诬惑之计，与用之常相表里，以致数年其事不泄。光启二年，伪朝授守一德州刺史。明年，渤海以闽川奏守一，事未受而败。乃从杨行密入城，又请为诸将合太还丹。药未就，会有康知柔者，本郑昌图家吏，昌图判户部，以知柔为发运使。院胥伍讽，尝得罪于知柔，鞭之。杨行密入城，讽遂发知柔赃罪二十余事。至是讽及知柔，俱系于军侯狱。知柔素与守一善，曰：“愿入财以赎罪。”守一即白于杨公。公以守一、知柔洎讽，事迹皆不可原，遂命就狱杀之。（出《妖乱志》）

张守一这个人，是沧县景田里人氏，从小懒惰散慢，不考虑谋生之道，自称能够把金、银、铜、铁、锡相互变换，使一些好利者沉湎于此。后来他贫困交集，不能维持生活，便背着一个柳条小箱，靠贩卖化妆品换取衣食。他流落到江淮一带时，由于他的妖妄被吕用之看重，随即将他带到广陵，送到萧胜门下。在这里，张守一长时间郁郁而不得志，便想离开萧胜而去。吕用之听说此事，制止他说：“男子汉只要能诚心诚意地去做一件事情，还担心没有知己吗？你倘若能与我同甘共苦，那么富贵之事，咱们就应该一块争取。”于是，他被引荐给成都镇守使高骈。高骈看他挺质朴，常常以真仙人对待他，他得志了。虽然还不及吕用之那样奢侈，但贪婪和嫉妒之心特别严重。二都建立起来之后，张守一被任命为左莫邪军使，接着又被任命为检校左仆射，待遇仅次于吕用之。每次他们二人一边饮酒一边谈话，总是从白天到晚上，谁也离不开谁。施展诳骗诱惑他人之计时，他与吕用之总是互相配合，互为表里，以致数年这件事都没有泄密。唐僖宗光启二年，扬吴授予张守一德州刺史职务。第二年，渤海国以闽川进献于他，未成而败露。他跟随杨行密进了扬州城，又请求为诸位将领炮制太还丹，药还没有做成，正赶上有个叫康知柔的人来了。这位康知柔本是郑昌图家的小吏，昌图任职户部时，任命康知柔为发运使。院胥伍讽曾经得罪过康知柔，被他打过鞭子。杨行密入城之后，伍讽立即揭发康柔二十多件贪污受贿等罪行，结果二人都被绑捆在军侯狱中。康知柔平时和张守一不错，就说自己愿意用财产抵罪，张守一便将这话转告了杨行密。杨行密认为这是张守一和康知柔对伍讽

的迫害，他们做的事情是不可原谅的，当即命令他们二人在狱中处死。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九十 妖妄三

吕用之 诸葛殷 董 昌

吕用之

吕用之，鄱阳安仁里细民也。性桀黠，略知文字。父璜，以货茗为业，来往于淮浙间。时四方无事，广陵为歌钟之地，富商大贾，动逾百数。璜明敏，善酒律，多与群商游。用之年十二三，其父挈行。既慧悟，事诸贾，皆得欢心。时或整履摇箠，匿家与奴仆等居。数岁，璜卒家。乾符初，群盗攻剽州里，遂他适。用之既孤且贫，其舅徐鲁仁绸给之。岁余，通于鲁仁室，为鲁仁所逐。因事九华山道士牛弘徽。弘徽自谓得道者也，用之降志师之，传其驱役考召之术。既弘徽死，用之复客于广陵。遂縠巾布褐，用符药以易衣食。岁余，丞相刘公节制淮左，有蛊道置法者，逮捕甚急。用之惧，遂南渡。高骈镇京口，召致方伎之士，求轻举不死之道。用之以

其术通于客次。逾月不召。诣渤海亲人俞公楚。公楚奇之，过为儒服，目之曰江西吕巡官，因间荐于渤海。及召试。公楚与左右附会其术，得验。寻署观察推官，仍为制其名。因字之曰无可，言无可无不可。自是出入无禁。初专方药香火之事。明年，渤海移镇，用之固请戎服。遂署右职。用之素负贩，久客广陵，公私利病，无不详熟。鼎灶之暇，妄陈时政得失。渤海益奇之，渐加委仗。先是渤海旧将，有梁纘、陈拱、冯绶、董僮、公楚、归礼，日以疏退，渤海至是孤立矣。用之乃树置私党，伺动息。有不可去者，则厚以金宝悦之。左右群小，皆市井人，见利忘义，上下相蒙，大逞妖妄。仙书神符，无日无之，更迭唱和，罔知愧耻。自是贿赂公行，条章日紊，烦刑重赋，率意而为。道路怨嗟，各怀乱计。用之惧其窃发之变，因请置巡察使，采听府城密事。渤海遂承制受御史大夫，充诸军都巡察使。于是召募府县先负罪停废胥吏阴狡兔猾者得百许人，厚其官傭，以备指使。各有十余丁，纵横闾巷间，谓之察子。至于士庶之家，呵妻怒子，密言隐语，莫不知之。自是道路以目。有异己者，纵谨静端默，亦不免其祸。破灭者数百家。将校之中，累足屏气焉。（出《妖乱志》）

吕用之，是鄱阳郡安仁里一名普通百姓，性格凶悍而狡猾，略识些文字。他的父亲叫吕璜，以贩卖茶叶为职业，穿梭于淮河北和浙江之间。当时各地都很太平，广陵一带是歌舞音乐之乡，富翁巨商常常来此，且人数颇众。吕璜聪明

机敏，又善于饮酒并懂得音律，经常跟一伙一伙的商人们出去游玩。当时，吕用之才十二三岁，由父亲领着走。他自幼就很慧敏，有悟性，把那些巨商们侍奉得很开心。有时穿戴整齐，在家中与奴仆住在一起。几年之后，其父吕璜死在家中。唐代乾符初年，强盗们攻进了州里，于是到别的地方去。当时，吕用之孤独无依而且又很贫寒，他的舅父徐鲁仁常常接济他。一年多以后，吕用之与鲁仁内子通奸，他被徐鲁仁赶了出来。因此，他便上九华山侍奉道士牛弘徽。牛弘徽自称是个得道者，吕用之屈就于此并拜他为师，让他把驱役鬼神之术传给自己。牛弘徽死后，吕用之又客居于广陵，遂戴着有皱纹的纱巾、穿着粗布衣服，用符咒药物来换衣食度日。一年多后，丞相刘公来淮东地区巡查，有用道术蛊惑人心、影响执法的，立即逮捕。他害怕了，随即渡到江南。当时，高骈镇守京口城，召一些道士教他练轻功，以求长生。吕用之也去应召，一个多月竟然没人理。他去拜见渤海国来的亲戚俞公楚。公楚感到惊奇，给他换上套儒生的服装，称他是自江西来的吕巡官，凭其本事马上就要推荐给渤海国了。高骈听罢，急忙召来考验他。俞公楚及手下人暗中附会，使吕用之的魔术得到了验证，随即被封为观察推官，仍不用原来的名字。由于他的字叫无可，也可以说无可无不可，自然是随便出入，没有人可以禁止。开始，他钻研仙药香火等。第二年，渤海国移镇，吕用之坚决请求穿上军装赴渤海，遂被任命为重要的职位。他平昔当小商贩，长期客居广陵，官府及民间的流弊，没有他不了解的。饭后之余，他狂妄地述说时政的得失，使渤海国君越来越重视他，逐渐予以重用。开始，

渤海国的旧将梁纘、陈拱、冯绶、董仅、公楚、归礼等人，渐渐与国君疏远起来，使之陷入孤立之境地。吕用之便乘机网罗私党，伺机举事。有不跟他走的，他使用金银财宝取悦之。他身边的人，全是些见利忘义的市井小民，于是便欺上瞒下大逞妖妄。那些所谓仙书神符，他们天天带在身上，一段接一段地诵念，不知道惭愧和羞耻。吕用之经常向掌君主出行的公行官行贿，使宫中的规章制度日见紊乱，加重了赋税并使刑罚更加烦琐，任意胡为，使百姓怨声载道。他们上层人物也是各怀鬼胎。吕用之怕突发变故，于是奏请设置巡察使，探听搜集宫内外的密事。渤海国君立即封他为御史大夫，充任各军都巡察使。于是，他召募了一百多个因犯罪而被罢免的阴险刁猾的官吏，给予优厚待遇，以备自己指挥使用。这些人各带十多个家丁，横行街巷，被称为察子。至于平民百姓打孩子骂老婆用的一些密言隐语，也没有他们不知道的。这样一来，道路两旁都如同生出眼睛一般。他们借此机会排除异己，纵然你谨慎小心静默端坐什么话也不说，也难免遭其祸。家破人亡的共有数百户之多。将校之中，大多数人都不敢出门甚至屏住了呼吸。

诸葛殷

高骈嬖吏诸葛殷，妖人吕用之之党也。初自鄱阳，将诣广陵。用之先谓骈曰：“玉皇以令公久为人臣，机务稍旷，获

谴于时君。辄遣左右一尊神为令公道中羽翼，不久当降。”令公善遇，欲其不去，亦可以人间优职縻之。明日，殷果来。遂巾褐见骈于碧筠亭，妖形鬼态，辨诈蜂起，谓可以坐召神仙，立变寒暑。骈莫测也，俾神灵遇之，谓之诸葛将军也。每从容酒席间，听其鬼怪之说，则终日忘倦。自是累迁盐铁剧职，聚财数十万缗。其凶邪阴妖，用之蔑如也。有大贾周师儒者，其居处花木楼榭之奇，为广陵甲第。殷欲之而师儒拒焉。一日，殷为骈曰：“府城之内，当有妖起。使其得志，非水旱兵戈之匹也。”骈曰：“为之奈何？”殷曰：“当就其下建斋坛，请灵官镇之。”殷即指师儒之第为处。骈命军侯驱出其家。是日雨雪骤降，泥淖方盛。执事者鞭撻迫蹙，师儒携挈老幼，匍匐道路，观者莫不愕然。殷迁其族（族原作俗。据明抄本改。）而家焉。殷足先患风疽，至是而甚。每一躁痒，命一青衣，交手爬搔，血流方止。骈性严洁，甥侄辈皆不得侍坐，唯与殷款曲，未尝不废寝忘食。或促膝密坐，同杯共器。遇其风疽忽发，即恣意搔扞，指爪之间，脓血沾染。骈与之饮啗，曾无难色。左右或以为言，骈曰：“神仙多以此试人。汝辈莫介意也。”骈前有一犬子，每闻殷腥秽之气，则来近之。骈怪其驯狎。殷笑曰：“某常在大罗宫玉皇前见之，别来数百年，犹复相识。”其虚诞率多如此。高虞常谓人曰：“争知不是吾灭族冤家？”殷性躁虐，知扬州院来两月，官吏数百人，鞭背殆半。光启二年，伪朝授殷兼御史中丞，加金紫。及城陷，窜至湾头，为逻者所擒。腰下获黄金数斤，通天犀带两条，既缚入城。百姓聚观，交唾其面，燖撮其鬣发，顷刻都尽。狱具，刑于下马桥南，杖之百余，绞而未绝。会师铎母自子城

归家，经过法所，遂扶起避之，复苏于桥下。执朴者寻以巨木踏之。驸殿过，决罚如初。始殷之遇也，骄暴之名，寻布於远近。其族人竞以谦损戒殷。殷曰：“男子患于不得遂志，既得之，当须富贵自处。人生宁有两遍死者？”至是果再行法。及弃尸道左，为仇人剜其目，断其舌。儿童辈以瓦砾投之，须臾成峰。（出《妖乱志》）

又

高骈末年，惑于神仙之术。吕用之、张守一、诸葛殷等，皆言能役鬼神，变化黄金。骈酷信之，遂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党，恣为不法。其后亦虑多言者有所漏泄，因谓骈曰：“高真上圣，要降非难。所患者，学道之人，真气稍亏，灵咒遂绝。”骈闻之，以为信然，乃谢绝人事，屏弃妾媵。宾客将吏，无复见之。有不得已之故，则遣人先浴斋戒，诣紫极宫道士被除不祥，谓之解秽，然后见之。拜起才终，已复引出。自此内外拥隔。纪纲日紊。用之等因大行威福，傍若无人，岁月既深，根蒂遂固。用之自谓礪溪真君、张守一是赤松子、诸葛殷称将军。有一萧胜者，谓之秦穆公附马。皆云上帝遣来，为令公道侣。其鄙诞不经，率皆如此。江阳县前一地祇小庙，用之贫贱时，常与妻（与妻原作以□寓。据明抄本补改。）止其（其原作巫。据明抄本改。）舍。凡所动静，禱而后行。得志后，谓为冥助，遂修崇之。回廊曲室，妆楼寝殿，百有余

间。土木工师，尽江南之选。每军旅大事，则以少牢祀之。用之、守一，皆云神遇。骈凡有密请，即遣二人致意焉。中和元年，用之以神仙好楼居，请于公廨邸北，跨河为迎仙楼。其斤斧之声，昼夜不绝，费数万缗，半岁方就。自成至败。竟不一游。肩鏹俨然，以至灰烬。是冬，又起延和阁于大厅之西，凡七间，高八丈，皆饰以珠玉，绮窗绣户，殆非人工。每旦，焚名香，列异宝，以祈王母之降。及师铎乱，人有登之者，于藻井垂莲之上，见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阁上干云，小语犹疑太乙闻。烧尽降真无一事。开门迎得毕将军。”此近诗妖也。用之公然云：“与上仙来往。”每对骈，或叱咄风雨，顾揖空中，谓见群仙来往过于外。骈随而拜之。用之指画纷纭，略无愧色。左右稍有异论，则死不旋踵矣。见者莫测其由，但搏膺不敢出口。用之忽云：“后土夫人灵仇，遣使就某借兵马，并李筌所撰《太白阴经》。”骈遽下两县，率百姓苇席数千领，画作甲兵之状，遣用之于庙庭烧之。又以五彩笺写《太白阴经》十道，置于神座之侧。又于夫人帐中塑一绿衣年少，谓之韦郎。庙成，有人于西庑栋上题一长句，诗曰：“四海干戈尚未宁，谩劳淮海写仪刑。九天玄女犹无信，后土夫人岂有灵。一带好云侵鬓绿，两行嵬岫拂眉清。韦郎年少耽闲事，案上休夸《太白经》。”好事者竞相传诵。是岁，诏于广陵立骈生祠，并刻石颂。差州人采碑石于宣城。及至扬子院，用之一夜遣人密以健牯五十牵至州南，凿垣架濠，移入城内。及明，栅缉如故。因令扬子县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悬购之。至晚云，被神人移置街市。骈大惊，乃于其傍立一大木柱，上以金书云：“不因人力，自然而至。”即令两都出兵

仗鼓乐，迎入碧筠亭。至三桥拥闹之处，故埋石以碍之，伪云：“人牛拽不动。”骈乃朱篆数字，帖于碑上，须臾去石乃行。观者互相谓曰：“碑动也。”识者恶之。明日，扬子有一村姬，诣知府判官陈牒，云：“夜来里胥借耕牛牵碑，误损其足。”远近闻之，莫不绝倒。比至失守，师铎之众，竟至坏墉而进。常与丞相郑公不叶，用之知之，忽曰：“适得上仙书，宰执之间，有阴图令公者。使一侠士来，夜当至。”骈惊悸不已，问计于用之。曰：“张先生少年时，尝学斯术于深井里聂夫人。近日不知更为之否？若有，但请此人当之，无不齏粉若。”骈立召守一语之。对曰：“老夫久不为此戏，手足生疏。然为令公，有何不可？”及期衣妇人衣，匿于别室。守一寝于骈卧内。至夜分，掷一铜铁于阶砌之上，铿然有声。遂出皮囊中彘血。洒于庭户檐宇间，如格斗之状。明日，骈泣谢守一曰：“蒙先公再生之恩。真枯骨重肉矣。”乃躬辇金玉及通天犀带以酬其劳。江阳县尉薛，失其名，亦用之党也。忽一日告骈曰：“夜来因巡警，至后土庙前，见无限阴兵。其中一人云：‘为我告高王，夫人使我将兵数百万于此界游奕，幸王无虑他寇之侵轶也。’言毕而没。”群妖闻之大喜悦，竟以金帛遗之。未久，奏薛六合县令。用之又以木刻一大人足，长三尺五寸。时久雨初霁，夜印于后土庙殿后柏林中，及江阳县前，其迹如较力之状。明日，用之谓骈曰：“夜来有神人斗于夫人庙中。用之夜遣阴兵逐之，已过江矣。”不尔，广陵几为洪涛，骈骇然。遂以黄金二十斤，以饷用之。后骈有所爱马死，园人惧得罪，求救于用之。用之乃又见骈曰：“隋将陈杲仁，用之有事命至淮东。杲仁诉以无马，令公大乌（骈良

马名。)且望一借。”顷刻，厩吏报云：“大乌黑汗发。”骈徐应之曰：“吾已借大司徒矣。”俄而告毙。初萧胜纳财于用之，求知盐城监。骈以当任者有绩，与夺之间，颇有难色。用之曰：“用胜为盐城者，不为胜也。昨得上仙书云：‘有一宝剑在盐城井中，须用灵官取之。’以胜上仙左右人，欲遣去耳。”骈俯仰许之。胜至监数月，遂匣一铜匕首献于骈。用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者也。得之则百里之内，五兵不敢犯。”骈甚异之，遂饰以宝玉，常置座隅。时广陵久雨，用之谓骈曰：“此地当有火灾，郭邑之间，悉合灰烬。近日遣金山下毒龙，以少雨濡之。自此虽无大段烧爇，亦未免小小惊动也。”于是用之每夜密遣人纵火，荒祠坏宇，无复存者。骈当授道家秘法，用之、守一无增焉。因刻一青石，如手扳状，隐起龙蛇，近成文字：玉皇授白云先生高骈，潜使左右置安道院香几上。骈见之，不胜惊喜。用之曰：“玉皇以令公焚修功著，特有是命。计其鸾鹤，不久当降。某等此际谪限已满，便应得陪幢节，同归真境也。他日瑶池席上，亦是人间一故事。”言毕，欢笑不已。遂相与登延和阁，命酒肴，极欢而罢。后于道院庭中，刻木为鹤，大如小驷，鞍辔中设机捩，人或逼之，奋然飞动。骈尝羽服跨之，仰视空阔，有飘然之思矣。自是严斋醮，飞炼金丹。费耗资财，动逾万计。日居月诸，竟无其验。(出《妖乱志》)

唐僖宗时，高骈有个宠吏叫诸葛殷，是妖人吕用之的死党。他第一次从鄱阳去广陵，吕用之先对高骈说：“玉皇大帝

认为你当大臣时间太长，使一些军国大事荒搁了，他为此责怪于你；于是派遣身边的两位神仙辅佐你，很快就要降临人世。你要好好对待他们，如果不想走，你也可以给他们安排个人间的好职位干。”第二天，诸葛殷果然来了。他穿着破衣烂衫在碧筠亭上拜见高骈，妖模鬼样，口若悬河，说自己可以坐召神仙，马上就能使冬夏颠倒。高骈不知底细，把他当成神仙看待，称他为诸葛将军。每次在酒筵间纵情畅饮，高骈听他的鬼怪之说，一天都不会感到疲倦。从此他连任主管盐铁之要职，聚财几十万千文钱。他的凶邪阴险狡诈，使吕用之都自愧弗如。有个大富商叫周师儒，他家中花草树木和楼榭亭台奇美无比，堪称广陵第一。诸葛殷想占为己有却遭周师儒的拒绝。一天，诸葛殷对高骈说：“府城之中，有妖怪作祟；如果让它得逞，咱们这里非有天灾人祸不可！”高骈问：“这如何是好？”诸葛殷说：“应当在那下面建一座斋坛，请神官除掉它！”然后，他指指周师儒的家。于是，高骈命手下人将周师儒从家中驱赶出来。这天，雨雪骤降，泥泞不堪。那些奉命而来的人用皮鞭抽打逼迫，使周师儒扶老携幼，在大道上连滚带爬，围观者都感到十分惊愕。诸葛殷将自家迁居于此。不久，他的脚先生出一颗毒疮，越来越严重。每当那毒疮躁痒起来，他便让一婢女用手挠个不停，直至流出血来为止。高骈有洁癖，外甥侄儿等晚辈来了都不准坐下，只对诸葛殷热情招待，甚至都废寝忘食。有时促膝而坐，有时同杯共饮。遇到诸葛殷的毒疮忽然躁痒难忍，他尽情抓挠弄得满手脓血时，高骈跟他照样又吃又喝，脸上并无为难的神情。手下的人就说了这件事，高骈说：“神仙往往都是这样考验人，

你们不要介意呵！”高骈的身边有一只狗崽子，每当闻到腥秽的气味，便跑上前去。高骈责怪它大过于驯顺狎昵。诸葛殷笑着说：“我曾经在大罗宫玉皇大帝身边见过它，分别几百年了，它还认识我。”他常常是如此虚诞骄狂。高骈曾经对人说：“怎知道它不是灭我家族的冤家呢？”诸葛殷性情急躁暴虐，管理扬州院两个月来，几百名官吏当中，有一半人挨了他的鞭子。僖宗光启二年，后唐任命诸葛殷兼任御史中丞，加一道金印紫绶带。等到扬州城被攻陷之后，他逃窜到海边，被巡逻的士兵擒获，在他的腰间搜出好几斤黄金，还有两条通天犀带，当即将他捆入城中。老百姓前来围观，将唾沫吐到他脸上，撕扯他的头发，顷刻便拔光了。他被戴上刑具，关押在下马桥南，打了一百棒子，又用绳子勒但没有勒死。这时正赶上师铎的母亲从扬州所属的一座小城回家，路过法场，随即扶起他躲到桥下，他才苏醒过来。执刑的人见到他，便用大木头砸去。用马车拉到大堂上重新判决，还是和当初一样。他的骄横暴虐之名，远远近近全知道了。同族的人们竞相以谦损告戒他。诸葛殷说：“男子汉怕的是不能够实现他的志愿，既然实现了，就应该好自为之。一个人在一生之中，难道还有死两遍的吗？”果然，后来又对他再次行刑。待他被弃尸路旁时，被仇人剜掉了眼珠，割断了舌头。小孩子们拿起石头瓦块向他投去，很快就堆起了一座小山。

又

高骈到了晚年，被所谓的神仙之术弄得神魂颠倒。吕用之、张守一、诸葛殷等人，都说自己能够召神唤鬼，变出黄金，高骈深信不疑，当即都委任以官职。吕用之等勾结朋党，胡作非为。后来，他也担心话多语失泄露秘密，所以对高骈说：“高真上圣，将要非难于我们。所令人忧虑的是，学道之人真气亏损，灵咒也随之失去效力。”高骈听了此言，信以为真，便谢绝人世间的的事情，把爱妾们也抛到一边。从此，宾客和他的部下，就再也看不到他了。有迫不得已的原因，便派人先进去为他沐浴斋戒，再到紫极宫请道士除凶消灾，称之为“解秽”，然后才能与人相见。可当你礼拜后刚刚站起来，便又被人领出门去。从此他与世隔绝，纲纪日见紊乱。吕用之等人于是作威作福，旁若无人，时间一长，他们便站稳了脚跟，根基逐渐稳固。吕用之自称礪溪真君，张守一是赤松子，诸葛殷是将军。有一个叫萧胜的人，自称是当年秦穆公的驸马，都说他是上帝派下来为高骈做道路之神的。此人粗俗不堪，说的话荒诞不经，随随便便的跟吕用之等人完全一样。江阴县外有一座小土地庙，吕用之贫贱之时，曾经与妻子在这里居住。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先祷告一番再行动。得志之后，吕用之说是得到了阴间神灵的帮助，于是在这里重修了庙宇。回廊曲室，妆楼寝殿，一共有一百多间。土木工

匠，全是从整个江南挑选来的。每当遇到军旅大事，则要杀猪宰羊祭祀。吕用之、张守一都说自己与神相遇过。高骈凡是得到亲近人的邀请，他便派吕、张二位前去应付。唐僖宗中和元年，吕用之以神仙好在楼里居住为由，请求在公廨北边的官邸，跨河修造一座“迎仙楼”。斧头声昼夜不停，耗资一万千文钱，半年才修成。从修成到毁坏。竟然没有来过一次。最后却化成了灰烬。这年冬天，又在厅西侧建起一座“延和阁”，共七间，八丈高，全装饰上珠玉。门窗也用绸缎作帘，几乎不像人工所做。每天早晨，都要烧名香，摆奇珍异宝，祈求王母娘娘降福。等到师铎之乱时，有人登上阁去，在藻井的垂帘之上看见了二十八个字，写的是：“延和高阁上千云，小语犹疑太乙闻。烧尽降真无一事，开门迎得毕将军。”这差不多是一首妖诗呵。吕用之公然说：“我们与天上的神仙来往，每次都是当着高骈的面进行的。有时他们呼风唤雨，高骈向空中作揖，并说看见仙人们走远了，随即就跪地下拜……吕用之比划划，一点都不害羞。周围稍有异论，他的死期就不远了，观看的人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一个个气愤不已却不敢说话。吕用之忽然说：“后土夫人与我相好，派特使向我借兵马，还有李筌所撰写的《太白阴经》。”高骈立即派人下到两个县里，领百姓编了几千领苇席，并在上面画上兵士的模样，派吕用之到庙庭上把它们烧掉。又把《太白阴经》中的十道写在五彩笺上，放到神像身边。接着，又派人在后土夫人像旁塑造出一个绿衣少年，称之为韦郎。庙修成了，有人在西侧房栋上题了一首长句，说道：“四海干戈尚未宁，谩劳淮海写仪刑。九天玄女犹无信，后土夫人岂有灵。一

带好云侵鬓绿，两行崑岫拂眉清。韦郎年少耽闲事，案上休夸太白经。”好事之徒竞相传诵。这年，皇帝下诏令在广陵建立一应高骈生祠，并在石头上刻写颂词。于是，州里的百姓便被派到宣城采集碑石。这些碑石运到扬子院，吕用之当天晚上就派人偷偷用五十头健牛把它拖到了州府南头，穿城墙越过护城河，转移到了城内。等到天亮之后，栅栏等又恢复了原样。于是，吕用之让扬子县令申报州府，说碑石在一夜之间不知去向，随即悬赏购之。到晚些时候才听说，那碑石已被人移到了街市之上。高骈大吃一惊，就派人在碑石旁竖起一根大木柱，上面用金字写道：“不因人力，自然而至。”当即令两个都府派出兵仗队和鼓乐，将碑石迎进碧筠亭。到了三桥最拥挤之处，由于被埋的石头阻碍着，便谎称说：“人和牛都拽不动呵！”高骈便提笔写了几个红色的篆字，贴到碑石上，一会儿那石头就动了。围观者互相传说：“碑石动了！”有见识的人对此十分厌恶。第二天，扬子县有一个农村老太婆，到知府判官那里呈上一份状子，说：“昨天里胥到我家借耕牛拖碑石，误伤了牛腿。”周围的人们听到了，都笑弯了腰。等到该城失守，师铎的兵马竟从坏墙处蜂拥而入。高骈曾经与郑丞相不融洽，吕用之知道这件事。他忽然对高骈说道：“我刚才得到天上神仙的书信，说宰相们之中，有人要暗害于你。他派了一个侠士，今晚该到了。”高骈又惊又怕，向吕用之询问对策。吕用之说：“张守一少年的时候，曾经跟深井里的聂夫人学过一门道术，近日不知是否更加精深？如果是这样，只要请他出来抵挡，非把对方击成粉末不可！”高骈立即召来张守一，把意图跟他说了。张守一回答说：“我好长时间没练此

道了，手脚生疏；但是为了您，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时辰临近时，他穿上女人的衣服，藏在高骈爱妾的房间。张守一睡在高骈的卧室之内。到了半夜时分，他把一颗铜铁扔到了石阶之上，发出铿然的声响。接着，他从皮囊中拿出狗血，洒在门窗和房檐之间，像是经过一番格斗的样子。第二天，高骈哭着向张守一道谢说：“蒙先生再生之恩，我真是起死回生呵！”就躬下身子献上黄金珠玉及通天犀带，作为酬谢。江阳县有个薛县尉，忘记了他的名字，也是吕用之的死党。忽然有一天，他告诉高骈说：“昨天晚上我去巡警，到了后土夫人庙前，发现了无数阴兵，其中一个说：‘请替我们转告高骈，后土夫人派来数百万兵将在这个地方巡逻，使他不用担心贼寇入侵呵。’说完，便销声匿迹。”那伙妖人听了十分欢喜，竞相把金银布帛赠送给这位薛县尉。不久，高骈奏报朝廷封薛县尉为六合县县令。吕用之又用木头刻了一只巨人脚，三尺五寸多长。当时久雨初晴，晚上他在后土夫人庙的大殿后面柏树林中，印上了巨人的脚印，一直印到江阳县衙门前，那脚印呈现拼搏之状。第二天，吕用之对高骈说：“昨天晚上有神仙来到后土夫人庙中相斗，我派遣阴兵把他们赶跑了，已经过江而去了。”不久，广陵几乎被洪水淹没，高骈十分惊恐，当即拿出二十斤黄金赠给吕用之。后来，高骈有一匹爱马死了，喂马的人怕由此获罪，向吕用之求救。吕用之就去拜见高骈，说：“隋朝的大将陈果仁，我命令他到淮东办一件事情，他说没有马；并说知道你有一匹大乌马，希望能借给他一用。”顷刻，管马厩的小官来报告说，大乌马身上直冒黑汗，怕是不行了。高骈缓缓地点点头说：“我已经借给大司徒了。”

那马一会就死了。起初，萧胜向吕用之行贿，谋求当盐城监司。高骈认为当任者有政绩，考虑定夺之际，颇有为难之色。吕用之说：“用萧胜当盐城监司，不算破格任用呵。昨天我收到天上神仙写来的书信说，盐城的井里有一把宝剑，但必须用灵官才能把它取出来。萧胜作为神仙身边的人，应该派他去呵。”高骈听他这么一说，点头应允。萧胜到盐城几个月后，将一把铜匕首装在匣子里敬献给高骈，吕用之点头说：“这是北帝所佩带的呵，得到它的人在百里之内，五种兵器都不敢碰它。”高骈十分惊异高兴，在剑上镶嵌上宝玉，常常放在自己坐椅旁边。当时广陵久雨不停，吕用之对高骈说：“这地方应该有一场火灾，城内将化为一片灰烬。这两天我派金山下的毒龙，用小雨润润地。这样一来虽然没有火灾，也难免受到小小的惊忧。”于是，吕用之每天晚上都悄悄派人放火，荒毁的庙宇便成了牺牲品，一座都没有幸存下来。高骈应该接受道家的秘法了，然而吕用之、张守一却没有什长进。于是，他们把一块大青石头，刻成用手扭过的样子，隐隐约约可以看见蜿蜒盘曲的“文字”：玉皇大帝授高骈为“白云先生”，潜使左右置安道院香几上。高骈看见了，不胜惊喜。吕用之说：“玉皇大帝念你焚香修德功绩显著，才有了这样的命运。估计他派来的鸾凤和仙鹤，不久也该到了。我们几个这次在凡间的期限已满，应该陪着你的大驾，同归仙境呵。将来有一天，咱们在瑶池宴上相逢，这不也是人世间的一段故事吗？”说完，狂笑不已。随即，他们相互搀扶着登上了“延和阁”，命人摆上酒菜，酒足饭饱方肯罢休。接着，又在道院庭中用木头刻起仙鹤来，如同小马一样大小，鞍垫下和缰绳

上安好机关，他们逼近阁台，奋臂飞动。高骈尝试着穿上仙衣跨了上去，仰望天空，有飘然欲仙、心旷神怡之感。从此更加严格地遵守斋戒，虔心敬神，炼制金丹，妄想一日成为飞仙。耗资巨大，动辄万计，日积月累，竟然一点也不灵验。

董 昌

董昌未僭前，有山阴县老人，伪上言于昌曰：“今大王善政及人，愿万岁帝于越，以福兆庶。三十年前，已闻谣言，正合今日，故来献。其言曰：‘欲识圣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圣人名，日人曰上生。’”昌得之大喜，因谓（谓原作读，据明抄本改）曰：“天命早已归我，我所为大矣。”乃赠老人百缣，仍免其征赋。先遣道士朱思远立坛场，候上帝。忽一夕云，天符降于雨（《稽神录》雨作函）中，有碧纸朱文，其文又不可识。思远言“天命命与董氏”。又有王守真者，欲谓之王百艺，极机巧。初立生祠，雕刻形像。塑续官属，及设兵卫，状若鬼神，皆百艺所为也。妖伪之际，悉由百艺幻惑所致。昌每言：“我（明抄本我下有得字。）兔子上金床讖我（明抄本无我字。）也。我卯生，来年岁在卯，二月二日亦卯，即卯年卯月卯日，仍当以卯时。万世之业，利在于此。”乾宁二年，二月二日，率军俗数万人，僭袞冕仪卫，登子城门楼，赦境内，改伪号罗平国，年号天册，自称圣人。及令官属将校等，皆呼“圣人万岁。”俯而言曰（云云）。词毕，复欲舞

上安好机关，他们逼近阁台，奋臂飞动。高骈尝试着穿上仙衣跨了上去，仰望天空，有飘然欲仙、心旷神怡之感。从此更加严格地遵守斋戒，虔心敬神，炼制金丹，妄想一日成为飞仙。耗资巨大，动辄万计，日积月累，竟然一点也不灵验。

董昌

董昌未僭前，有山阴县老人，伪上言于昌曰：“今大王善政及人，愿万岁帝于越，以福兆庶。三十年前，已闻谣言，正合今日，故来献。其言曰：‘欲识圣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圣人名，日人曰上生。’”昌得之大喜，因谓（谓原作读，据明抄本改）曰：“天命早已归我，我所为大矣。”乃赠老人百缣，仍免其征赋。先遣道士朱思远立坛场，候上帝。忽一夕云，天符降于雨（《稽神录》雨作函）中，有碧纸朱文，其文又不可识。思远言“天命命与董氏”。又有王守真者，欲谓之王百艺，极机巧。初立生祠，雕刻形像。塑续官属，及设兵卫，状若鬼神，皆百艺所为也。妖伪之际，悉由百艺幻惑所致。昌每言：“我（明抄本我下有得字。）兔子上金床讖我（明抄本无我字。）也。我卯生，来年岁在卯，二月二日亦卯，即卯年卯月卯日，仍当以卯时。万世之业，利在于此。”乾宁二年，二月二日，率军俗数万人，僭袞冕仪卫，登子城门楼，赦境内，改伪号罗平国，年号天册，自称圣人。及令官属将校等，皆呼“圣人万岁。”俯而言曰（云云）。词毕，复欲舞

命令所属官兵百姓等，全都得喊“圣人万岁”。一次董昌在殿上饮酒作乐，手下人俯首说道：“祝词已经说完了，是否再来段舞蹈？”董昌连声制止，说：“你讲了这么多话，把我的头都压疼了！”当时人们听了，全都大笑起来。（由于当地人造的皇冠太重，他才会这样说）。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九十一 神一

龙门山	太公望	四海神	延 娟
齐桓公	晋文公	郑繆公	晋平公
齐景公	妬女庙	伍子胥	屈 原
李 冰	土羊神	梅 姑	秦始皇
观亭江神	宛 若	竹 王	刘 向
何比干			

龙门山

禹凿龙关之山，亦谓之龙（龙原作门，据明抄本改）门。至一空岩，深数十里，幽暗不可复行。禹负火而进。有兽状如豕，衔夜明之珠，其光如烛。又有青色犬，行吠于前。禹计行十余里，迷于昼夜，既觉渐明，见向来豕犬，变为人形，皆著玄衣。又见一神人面蛇身。（蛇身二字原缺。据许本补。）

禹因与之语。仙即示禹八卦之图，列于金板之上。又有八神，侍于此图之侧。禹问曰：“华胥生圣子，是汝耶？”答曰：“华胥是九（九原作孔。据明抄本改。）江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简以授禹。简长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时之数，使度量天地。禹即执持此简，以平定水土。授简披图，蛇身之神，则羲皇之身也。（出《拾遗录》）

大禹开凿龙关山，此山也叫龙门。他遇到一个大岩洞，数十里深，幽暗莫测，难以行进。大禹举着火把向前走。忽然，闪出一只像猪的野兽，衔着夜明珠为他照路，那珠光比蜡烛还亮。又来了一只青色的狗，叫着跑在他的前面。大禹估计走了十多里，迷迷糊糊地分不清白天还是夜里。渐渐看到了光亮，只见那跟来的猪状兽和狗都变成了人的模样，全穿着黑色的衣服。这时，又来了一个神仙，长着人的面孔蛇的身子。大禹便跟他攀谈。那神仙拿出八卦图给大禹看，然后摆在一块金板上。又来了八个神仙，站在八卦图的两侧。大禹问道：“听说华胥氏生了个圣子，是你吗？”那神仙回答说：“我母亲华胥氏是九江神女，是她生下了我。”然后掏出玉简送给大禹。那玉简一尺二寸长，正符合每天十二时辰这个数。那神仙让大禹用它来度量天地。大禹就带着这玉简，来治理山河水土。送给大禹玉简并让他看八卦图的这位蛇身神仙，则是伏羲氏呵。

太公望

文王以太公望为灌坛令，期年，风不鸣条。文王梦见有一妇人甚丽，当道而哭。问其故，妇人言曰：“我东海泰山神女，嫁为西海妇。欲东归，灌坛令当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风疾雨过也。”文王梦觉。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风暴雨去者，皆西来也。文王乃拜太公为大司马。（出《博物志》）

周文王任命姜子牙姜太公为灌坛令，一年来，连把树枝吹得发声的风都没有。一日，文王梦见一个女人容貌艳丽，坐在路中央哭。问其缘故，那女人说：“我是东海边泰山神女，嫁给西海龙王作妻子。我想回东海边去，不料灌坛令挡了我的道。考虑到太公有德。我不敢挟暴风骤雨而过呀！”文王一惊醒来。第二天，他召见姜公。过了三日三夜，果然有狂风暴雨从西向东而去。于是，文王就拜姜太公为大司马。

四海神

武王伐纣，都洛邑。明年阴寒，雨雪十余日，深丈余。甲子平旦，五丈夫乘马车，从两骑，止王门外。师尚父使人持一器粥出曰：“大夫在内，方对天子。未有出时，且进热粥，以知寒。”粥皆毕，师尚父曰：“客可见矣。五（五原作可。据明抄本改。）车两骑，四海之神，与河伯风伯雨师耳。南海之神曰祝融、东海之神曰勾芒、北海之神曰颛顼、西海之神曰蓐收。河伯风伯雨师，请使谒者。各以其名召之。武王乃于殿上，谒者于殿下门内，引祝融进。五神皆惊，相视而叹。祝融等皆拜。武王曰：“天阴乃远来，何以教之？”皆曰：“天伐殷立周，谨来授命。”顾敕风伯雨师，各使奉其职也。（出《太公金匮》）

周武王伐纣时，曾建都于洛邑。第二年气候阴冷，一连下了十几天雨雪，有的地方积水一丈多深。第二天天大亮的时候，五个大丈夫乘着马车而来，后面还跟着两个骑马的，他们停在武王门口。国师吕望让人拿一盆稀粥出来，说：“大夫正在屋里同天子谈话呢！在武王没有出来之前，请那五个人先喝热粥，以避寒冷。”等他们喝完粥，吕望才对武王说：“现在，你可以召见他们了。那五车两骑，是四海之神和河神、

风神及司雨之神。南海之神叫祝融，东海之神叫勾芒，北海之神叫颛顼，西海之神叫蓐收。河神、风神、雨神，就这么称呼便可。”他嘱咐传唤谒见者的人，一定要直呼其名召之。武王就坐在大殿之上，使谒者于殿下门内，把祝融领了进去，其余诸神大惊，相视而叹。祝融等都向武王下拜。武王说：“这天气如此不好，你们却远道而来，有何见都教？”诸神皆说：“上天要伐殷立周，我们是来向你领任务的。”周武王看看风神和雨神说：“你们各供其职、各负其责就可以了。”

延娟

周昭王二十年，东瓠贡女，一曰延娟，二曰延娱。俱辩丽词巧，能歌笑，步尘无迹，日中无影。及王游江汉，与二女俱溺。故江汉之间，至今思之，乃立祠于江上。后十年，人每见二女拥王泛舟，戏于水际。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祠间。或以时鲜甘果，采兰杜包裹之，以沈于水中。或结五色綵以包之，或以金铁系其上，乃蛟龙不侵。故祠所号招祇之祠。（出《拾遗记》）

周昭王登基二十年的时候，东瓠越族献来两位女子，一个叫延娟，一个叫延娱，皆美丽纤巧，能言善辩，而且会唱会笑。她们走路不留脚印，太阳下没有影子。一次，她们陪

昭王游览长江和汉水，不幸全都随昭王落水而死。因此，江汉一带，至今人们还怀念她们，并修祠堂立于江边。十年之后，人们每天都可以看见二位女子伴昭王泛舟江上，嬉戏于水边。到晚春上巳节这天，人们都集中到祠堂前祭祀：有的拿来又甜又新鲜的水果，采来杜兰叶将其包好，沉入水中；有的用五彩线包，还把金属系在上面。这样一来，蛟龙就不会侵害她们的仙体了。由此，这个祠堂被称为“招祇之祠”。

齐桓公

齐桓公游于泽，管仲御。公见怪焉。管仲云：“泽有委蛇，其大如毂，其长如辕，紫衣朱冠。见人则拜其首而立，见之者殆霸乎？”公曰：“此寡人之所见也。”（出《庄子》）

齐桓公游历于水乡泽国，管仲亲自为他赶车。齐桓公不悦地责怪他，他回答说：“这湖中有大莽蛇，有车轮子这么粗，有车辕这么长。身上是紫色的，头上是红色的，如同穿着紫衣服戴着红帽子。见了人，它就把脖子昂起来，直盯着你。谁如果看见它，谁的霸业就要受到威胁！”齐桓公指指管仲的衣服和帽子，开玩笑道：“这条蟒蛇，我已经看到了！”

又

桓公北征孤竹，来至卑耳之溪十里，见人长尺，而人形悉（人形悉原作立人则。据明抄本改。）具。右祛衣，走马前。以问管仲，管仲曰：“臣闻登山之神有余儿者，长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兴，而登山之神见。走前导也。祛衣前有水也。右祛示从右涉也。”至如言。（出《管仲子》）

齐桓公向北征讨墨胎氏的孤竹国，走过卑耳溪十里处，看见一个人只有一尺多高，而人体各部器官俱全。他右身赤着，走在齐桓公的马前。齐桓公问管仲，这人是怎么回事。管仲说：“我听说登山之神有个小儿子，只有一尺多高，而人的器物齐全。你今天看见了登山之神，这就是霸业兴盛的预兆。他走在前面是给我们做向导呵。他赤裸着右身，说明前面有水；他右侧没穿衣服，这是暗示我们应从右面涉过河去。”果然，一切都像管仲说的那样。

晋文公

晋文公出，有大蛇如拱，当道。文公乃修德，使吏守蛇。守蛇吏梦天使杀蛇，谓曰：“蛇何故当圣君道？”觉而视之，蛇则臭矣。（出《博物志》）

晋文公出巡时，有一条大蛇，如同两手合围的大树，挡住他的路。文公修道积德，命一小吏守护这条蛇。守护蛇的小吏睡着了，梦见天使来杀这条蛇，并说道：“这条蛇为何要挡圣君之道？”小吏醒来看去，那条蛇不但死了，而且臭了。

郑繆公

郑繆公昼日处庙，有神人面鸟身，素服，而状方正，繆公大惧。神曰：“无惧，帝厚汝明德，使锡汝寿十年，使若国昌。”公问神名，（名原作明。据明抄本改。）曰：“予为勾芒也。”（出《墨子》）

郑繆公白天住在庙里，有个神仙来见他。这神仙长着人的面孔，鸟的身子，穿着白衣服，脸型有梭有角。繆公十分害怕。那神人说：“你不要害怕，天帝对你的圣明贤德十分厚爱，派我赐你十年阳寿，为的是使你的国家昌盛起来。”繆公问他叫什么名字，回答说：“我就是东海之神勾芒呵。”

晋平公

晋平公至浚上，见人乘白驂八駟以来。有狸身而狐尾，去其车而随公之车。公问师旷，师旷曰：“狸身而狐尾，其名曰首阳之神。饮酒于霍太山而归，其逢君于浚乎，君其有喜焉！”（出《古文琐语》）

晋平公来到田地里的水沟旁，看见有人乘坐八匹白马拉的车匆匆而来。有一个长着狐尾野猫身子的怪物从那辆车上跳下来，紧紧跟在晋平公车子的后面。平公问乐师师旷，这是个什么东西。师旷说：“野猫身子狐狸尾巴，它的名字叫首阳之神。它去霍山饮酒回来，恰与你在水沟旁相遇，看来大王要有喜事了！”

齐景公

齐景公伐宋，过泰山，梦见二人怒。公恐，谓泰山之神。晏子以宋祖汤与（与原作兴。据明抄本改。）伊尹，为言其状，汤皙容，多髭须，伊尹黑而短，即所梦也。景公进军不听。军穀毁，公恐，乃散军不伐宋。（出《物异志》。明抄本作出《博物志》）

齐景公率兵讨伐宋国。过泰山时，他梦见二人大发雷霆，十分恐惧，以为他们是泰山之神。晏子却说他们二位是宋国的始祖商汤和殷商的国政伊尹。接着，晏子又向景公说出他们的模样：商汤脸色白皙，连鬓胡子；伊尹是个黑黑的矮个子。这与齐景公梦见的那两个人相符。然而，他却没有在意，继续向宋国挺进。结果，所率大军中了圈套受到重创，齐景公吓坏了，于是把士兵遣散了，从此永不伐宋。

妬女庙

并州石艾、寿阳二界，有妬女泉，有神庙。泉澗水深沉，

洁澈千丈。祭者投钱及羊骨，皎然皆见。俗传妬女者，介子推妹。与兄竞，去泉百里，寒食不许断火，至今犹然。女锦衣红鲜，装束盛服。及有取山（山原作仙。据明抄本改。）丹百合经过者，必雷风电雹以震之。（出《朝野僉载》）

并州石艾、寿阳二县的交界处，有一条妬女泉，泉边有座神庙。这泉水是从地下喷出来的，极深，且又极清澈，一泻千丈。来此祭奠的人投进去不少钱和羊骨头，白花花的，谁都看得见。民间传说的妬女，就是郑国贵族介子推的妹妹。她与哥哥比赛，离开该泉一百多里，寒食节不许断火，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女子们穿上了节日的盛装，披红戴绿的，颇为新鲜。等到有人进山采山丹百合等野花从这里经过时，必然遭到风雨雷电及冰雹的袭击。

伍子胥

伍子胥累谏吴王，赐属镂剑而死。临终，戒其子曰：“悬吾首于南门，以观越兵来。以鱧鱼皮裹吾尸，投于江中，吾当朝暮乘潮，以观吴之败。”自是自海门山，潮头汹高数百尺，越钱塘渔浦，方渐低小。朝暮再来，其声震怒，雷奔电走百余里。时有见子胥乘素车白马在潮头之中，因立庙以祠焉。庐州城内淝河岸上，亦有子胥庙。每朝暮潮时，淝河之水，亦

鼓怒而起，至其庙前。高一二尺，广十余丈，食顷乃定。俗云：与钱塘江水相应焉！（原缺出处。黄本作出《钱塘志》）

伍子胥屡次规劝吴王，结果把吴王惹火了，赐给他一把属镂剑，让他自杀而死。临终之前，告戒他的儿子说：“我死之后，把我的脑袋悬挂在南门上，我要亲眼看见越兵的到来。另外，用鱧鱼皮裹住我的尸身，投进江中，我要早晚乘潮而来，亲眼看见吴国的失败。”从这一天开始，自海门山往这里，潮头汹涌异常，比往日高数百尺，一直越过钱塘江入海口的渔场，才渐渐变小。那潮头每天早晚两次，其声音如同人之震怒，雷鸣电闪般地涌过去，足有一百多里呵。当时，有人看见伍子胥乘着白车白马站在潮头之上，所以他修了一座庙来祭祀他。庐州城的淝河岸上，也有一座子胥庙。每天早晚涨潮时，淝河的水也愤怒地鼓涨起来，一直涌到庙前。那浪头一二尺高，十余丈宽，一顿饭的工夫才能够平定下来。老百姓们说：这是它与钱塘潮相呼应呵！

屈原

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水，而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白日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但常年所

遗，恒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叶塞其上，以采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曲依其言。今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及五色丝，皆汨罗水之遗风。（出《续齐谐记》）

屈原于五月初五投汨罗江而死，楚国人纷纷哀悼他。到了这一天，人们用竹筒装米，扔进水里来祭奠他。东汉建武年间，长沙有个人叫区曲，大白天忽然看见一个士人，自称三闾大夫。他对区曲说：“得知你正要来此祭奠一番，很好。但这些年大家所送来的东西，全被蛟龙偷去吃了。今天你如果有什么东西要送的话，可以塞些楝树叶，再用五彩线缠上。这两样东西是蛟龙最害怕的呵！”区曲照他说的这样去做了。今天，老百姓们在五月初五包粽子时，还要包上楝树叶、缠上五彩线，这便是汨罗河的遗风呵

李 冰

李冰为蜀郡守，有蛟岁暴，漂垫相望。冰乃入水戮蛟。己为牛形，江神龙跃，冰不胜。及出，选卒之勇者数百，持强弓大箭，约曰：“吾前者为牛，今江神必亦为牛矣。我以太白练自束以辨，汝当杀其无记者。”遂呼吼而入。须臾雷风大起，天地一色。稍定，有二牛斗于上。公练甚长白，武士乃齐射其神，遂毙。从此蜀人不复为水所病。至今大浪冲涛，欲及

公之祠，皆瀾瀾而去。故春冬设有斗牛之戏，未必不由此也。祠南数千家，边江低圯，虽甚秋潦，亦不移适。有石牛，在庙庭下。唐大和五年，洪水惊溃。冰神为龙，复与龙斗于灌口，犹以白练为志，水遂漂下。左绵、梓、潼，皆浮川溢峡，伤数十郡。唯西蜀无害。（出《成都记》）

李冰在蜀郡做郡守的时候，有一条蛟龙年年兴风作浪，百姓们常常浸漂水中，遥遥相望。李冰于是下水杀它，欲为民除害。他自己化作一头牛，那江神龙上下跃动；李冰见难以取胜，便及时回到岸上。他挑了好几百名勇敢的士兵，拿着强弓大箭，事先约定说：“我在刚才变成一头牛，现在江神必定也会变成一头牛，我把一条大白绢带系在头上，你们好辨别，去射杀那个无记号的。”李冰呼孔着进入水中。顷刻之间，风雷大作，天地一色。稍稍平静下来，只见两头牛正在岸上拼斗。李冰头上的绢带又长又白，十分醒目；士兵们便举起箭来，一齐射向江神，它当即毙命。从此，蜀郡的老百姓再也没有受过水患。直到现在发洪水的时候，那浊浪眼看就要冲及李冰祠堂了，却又减弱下来，向远处滚滚流去。另外，春冬两季举行的斗牛表演，未必不是起源于这件事。李冰祠南边有好几千户人家，房屋、桥梁均很低矮，虽然显得非常破败荒寂，也都不搬迁。那里有石牛，在庙庭下面。唐代太和五年，洪水泛滥。李冰化作一条龙，又同蛟龙在都江堰的入口处杀起来，还是以白绢带为标志，顺水而下。江东的绵、梓、潼诸州大水溢满了所有的河流峡谷，几十个郡都受了灾，只

有西蜀安然无恙。

土羊神

陇州汧源县，有土羊神庙。昔秦始皇开御道，见二白羊斗，遣使逐之，至此化为土堆。使者惊而回。秦始皇乃幸其所，见二人拜于路隅。始皇问之，答曰：“臣非人，乃土羊之神也。以君至此，故来相谒。”言讫而灭。始皇遂令立庙，至今祭享不绝。（出《陇州图经》）

陇州汧源县境内，有一座土羊神庙。当年，秦始皇到此开御道，看见两只白羊在相斗。他当即派人去逐赶。那人到了跟前，见两只白羊已变成了土堆，不由大惊而回。秦始皇亲自来到那个地方，看见两个人跪拜于路旁。秦始皇问他们有什么事情，回答说：“我们两个不是人，而是土羊之神呵。因为你来到此地，我们故来拜见。”说完便没了踪影。秦始皇随即下令修建了这座土羊庙，至今香火不断，祭祀的供品不绝。

梅 姑

秦时，丹阳县湖侧，有梅姑庙。生时有道术，能著履行水上。后负道法，夫怒杀之，投尸于水。乃随波漂流，至今庙处。巫人常会（会原作令。据明抄本改。）殡敛，不须坟墓，即时有方头漆棺在祠堂下。晦望之日，时见水雾中，暖然有著履形。庙左右不得取鱼射猎，辄有迷径溺没之患。巫云：“姑既伤死，所以恶见残杀。”（出《法苑珠林》）

秦朝的时候，丹阳县的湖畔，有一座梅姑庙。这梅姑活着的时候有道术，能穿着鞋子在水面上行走，后来违背了道法，丈夫一气之下，把她杀死，并抛尸于水。梅姑的尸体随波漂流，一直漂到现在建庙之处。巫师们经常在这里集会，便将她的尸体收敛出殡，暂时没把她埋葬在坟墓里，而是装入祠堂下面正摆放着的一口方头漆木大棺材里。月亮最亮的日子，时常可以看见在水雾之中，隐隐约约地，梅姑穿着鞋子在行走。在庙的四周，禁止渔猎。违犯者则要遭受迷路或淹死灾祸。巫师们说：“梅姑自己是被杀害致死的，所以她不愿再见到残杀的情景，便采用这些办法来惩罚他们。”

秦始皇

秦始皇作石桥，欲过海，观日所出处。传云：“时有神能驱石下海。阳城十一山，今尽起立，巍巍东倾，如相随行状。又云：石去不速，神人辄鞭之，皆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犹尔。秦始皇于海中作石桥，或云，非人功所建，海神为之竖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于神，求与相见。神云：“我形丑，约莫图我形，当与帝会。”始皇乃从石桥入三十里，与神相见。帝左右有巧者，潜以脚画。神怒曰：“帝负约，可速去。”始皇即转马。前脚犹立，后脚随崩，仅得登岸。（出《三齐要略》）

秦始皇造石桥，想跨过海去，看一看太阳升起的地方。传说，那时有个神仙能把石头赶下大海。阳城共有十一座山，如今全都巍然挺立，且向东倾斜，仿佛相随而行。又说，石山走得太慢，那神仙就用鞭子抽打，这些石头便会流出血来，石头没有不全变红的。不信你看，现在还是那个样子。还有人说，秦始皇在海里造的石桥，不是人工所能完成的，而是由海神立的桥墩。秦始皇感谢他的恩惠，便烧香祈祷，请求与之相见。海神说：“我的样子十分丑陋，咱们先约定好了，千万别把我画下来，这样我才能与你相会。”秦始皇当即答应下

来，便从石桥上向海中走了三十里，与神相见。皇帝手下有个能人，暗中用脚把海神的相貌画了下来。海神发觉后大怒道：“想不到你这皇帝竟也负约，请你马上回去吧！”秦始皇没有办法，只好打转马头。那马前腿刚刚落地，后腿下面的石桥就崩塌了，仅仅使他登到岸上而已了。

观亭江神

秦时，有中宿县千里水观亭江神祠坛。经过有不恪者，必狂走入山，变为虎。中宿县民至洛，及路，见一行旅，寄其书曰：“吾家在亭庙前，石间悬藤即是也。但扣藤，自有应者。”乃归如言，果有二人从水中出，取书而沦。寻还云：“江伯欲见君。”此人不觉随去。便睹屋宇精丽，饮食鲜香，言语接对，无异世间也。（出《南越志》）

秦朝的时候，在中宿县千里水处有一座观亭江神祠坛。凡是经过这里而不恭谨者，必定要被弄得神志恍惚，狂走入山，变成一只大老虎。中宿县有一个百姓去洛阳，返回的路上，看见了一个出外旅行的人。那人让他捎一封书信，并说：“我家在观亭江神祠前面，那悬着枯藤的乱石中间便是了。只要拽一拽藤子，就会有人迎将出来的。”那人返回时一切都遵嘱而行，果然有两个人从水中跳了出来，接过书信又沉入水底。不

一会儿，他们又回来说：“江神想见一见你。”这个人不知不觉地就跟了进去。只见眼前的房屋精美华丽，酒菜也颇为讲究；待人接物及言谈举止等，与人世间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宛若

汉武帝起柏梁台以处神君。神君者，长陵女，嫁为人妻。生一男，数岁死。女悼痛之，岁中亦死。死而有灵，其姒宛若祠之。遂闻言：宛若为主，民人多往请福，说人家小事，颇有验。平原君亦事之，其后子孙尊显。以为神君力，益尊贵。武帝即位，太后迎于宫中祭之。闻其言，不见其人。至是神君求出，乃营柏梁台舍之。初霍去病微时，数自祷神。神君乃见其形，自修饰，欲与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责神君曰：“吾以神君清洁，故斋戒祈福。今欲为淫，此非神明也。”自绝不复往，神君亦惭。及去病疾笃，上令祷神君。神君曰：“霍将军精气少，命不长。吾尝欲以太一精补之，可得延年。霍将军不晓此意，乃见断绝。今不可救也。”去病竟卒。卫太子未败一年，神君乃去。东方朔娶宛若为小妻，生子三人，与朔俱死。（出《汉武故事》）

汉武帝刘彻筑起一座柏梁台，用来供神君居住。神君原

来是长陵县令的女儿，后来嫁给人家做妻子。她生了一个小男孩儿，不几岁就死了；她悲痛万分，哀伤不已，当年也死了。她死后常常显灵。她的姐姐宛若为她建起一座祠堂。随即听说宛若在这里做了主持，老百姓不断前来祈祷，并顺口说些家里人的小事情，还挺灵验。平原君也来这里祈祷，以后他的子孙果然得到高官显位。他们认为这是神君在相助，对她更加尊崇。汉武帝即位时，太后把神君迎进宫中供奉起来，只能听见她在说话，却看不见神君本人。后来，一直到神君主动提出离宫时，这才营造柏梁台供她居住。当初，霍去病还十分贫寒时，常常到这里祈祷。后来有一次，神君现出原形，且着意打扮了一番，欲与霍去病交媾。霍去病不肯，并斥责神君道：“我总以为你是圣洁的，这才斋戒并向你祈福。可没想到你今天想与我淫乱，这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神明呢？！”从此霍去病决心永不再来，神君也感到十分惭愧。等到霍去病患了重病之后，皇帝让人为此向神君祈祷，神君说：“霍大将军的精气不足，注定短命呵。我曾经想通过男女交媾之法，用太一精给他补充一下，可以延长寿命的；然而，霍将军不懂我的意思，而且再也没有去过我那里……现在，他已经没有救了！”果然，霍去病不久就死去了。卫青被匈奴打败不到一年，神君便走了。东方朔纳宛若为妾，生了三个儿子。后来宛若和东方朔也都死了。

竹王

汉武帝时，有竹王兴于（于原作有。据明抄本改。）豚水。有一女子浣于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去，闻有声，持破之，得一男儿。及长，遂雄夷濮，氏竹为姓。所损破竹，于夜成林，王祠竹林是也。王尝从人止大石上，命作羹。从者曰：“无水。”王以剑击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后唐蒙开牂牁，斩竹王首。夷獠威怨，以竹王非血气所生，求为立祠。帝封三子为侯。及死，配父庙，今竹王三郎祠其神也。（出《水经》）

汉武帝当朝的时候，有一位竹王兴起于豚水之间。那年，有一个女子在河边洗衣服，只见从上游漂来三节大竹子，流到她的两脚之间，推都推不走。仔细一听，竹子里有响动，她便将其破开，得到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儿。他长大之后，遂称雄于夷陵濮阳一带。他以竹作姓氏，原来那三节被破开的大竹子，如今已在荒野里长成一片竹林，竹王祠旁边那片竹林便是。竹王曾经带个随从来到一块大石头上，让随从作羹来吃，随从说没有水。竹王用剑刺穿石头，那水便哗哗地流了出来，就是现在那股竹王水呵。后唐蒙打到牂牁郡，砍下了竹王的脑袋，当地人纷纷怨恨之。大家认为，由于竹王非

血气所生，故请求为他修建祠庙。汉武帝封他（竹王）第三个儿子为侯。待他死后，葬在其父庙里。如今的竹王三郎祠就是其神呵。

刘 向

刘向于成帝之末，校书天禄阁，专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黑衣，植青藜之杖，扣阁而进，见向暗中独坐诵书。老人乃吹杖端，赫然火出，因以照向，具说开辟以前。向因受《五行洪范》之文，辞说繁广，向乃裂裳绅以记其言。至曙而去，向请问姓名。云：“我太一之精，天帝闻金卯之子有博学者，下而教焉。”乃出怀中竹牒，有天文地图之书。“余略授子焉。”向子歆，从向授其术，向亦不悟此人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汉成帝末年，刘向在天禄阁校阅书籍，正聚精会神地沉思之时，有一个老人趁夜色来到他的身帝。那老人穿一套黑衣服，拄着一根青藜杖，扣门而入。看见坐在暗处读书的刘向，老人吹了吹拐杖的顶端，竟然冒出一道火光，老人就举着拐杖为他照亮，并详说开天之前的事。刘向由于得到宣扬五行学说的《尚书》中《洪范》一文，其文长辞繁，刘向敞开衣带，认真记录他说的话。天亮之后，老人才走。刘向问

他姓名，他回答说：“我是太一之神，天帝听说刘氏家族之子十分博学，因此下来教他呵。”然后从怀中掏出竹筒，说道：“这里有天文地图之书，我把它送给你吧。”刘向之子刘歆，跟着刘向学习他传授的知识，可刘向却没有弄清楚他是个什么人。

何比干

汝南何比干，通律法。元朔中，公孙洪辟为廷尉右平，狱无冤民，号曰何公。征和初，去官在家。天大阴雨，昼寝，梦有客车骑。觉而一老姬年八十余，头尽白，求寄避雨。雨方甚，而姬衣履不濡。比干异之，延入座。须臾雨止，姬辞去，出送至门。跪谓比干曰：“君先出自后稷，尧至晋有阴德，及公之身，当继一人。今天赐策，以广公子孙。佩印绶者，当随筒。”长九寸，凡百九十板。以授比干曰：“子孙佩印绶者，当随此算。”姬东行，忽不见。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后三岁，复生三男。徙平陵，八男去，一子留。常祭姬如东行，及终，遗令东首。自比干已下，与张氏俱授灵瑞。累世为名族。三辅旧语曰：“何氏策，张氏钧也。”（出《三辅决录》）

汝南县有位何比干，精通律令法典。汉武帝元朔年间，公孙洪征召他作廷尉右平，监狱中没有关押一个受冤的百姓，人

们称他为何公。武帝征和初年，他辞职回家。一天正下大雨，他白天就睡着了，梦见来了一辆大马车。接着，就发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婆从车上走下来，她的头发全白了。老太婆请求在此避雨。雨下得正急，而她衣服和鞋子却没有湿。何比干十分惊异，请她进屋落坐。一会儿雨停了，老太婆告辞，他出门相送。老太婆跪到地上对他说：“你的祖先是周族始祖后稷，从尧帝到晋文公已积下了阴德。现在到了你这代，应当再找一个继承人。今上天送竹筒给你，以宽慰你的子孙后代。将来他们当中有佩以官吏印章的，就当把这竹筒送给他。”那竹筒九寸多长，一共一百九十块。老太太把它送给何比干，说：“你子孙中佩以印绶的，应当得到这竹筒。”老太婆说完向东走，忽然就不见了。何比干这年五十八，有六个儿子；三年之后，他又生了三个儿子。他们迁徙平陵时，只去了八个儿子，另一个儿子却留了下来，常常在这里祭奠向东而去的那位老太婆。何比干临终之前，留下遗嘱，让他的坟墓朝东。自从比干死后，这个儿子同张氏所生之子，都做了官吏，世世代代为名门望族。《三辅旧语》上说：何氏的竹筒，张氏的钧陶呵。（钧转陶以成器，比喻造就人才。）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九十二

神二

栾	侯	阳	起	欧	明	李	高
黄	原	贾	逵	李	宪	张	璞
洛	子渊	陈	虞	黄	翻	阳	雍
钱	祐	徐	郎	丁	氏妇	阿	紫

栾 侯

汉中有鬼神栾侯，常在承尘上，喜食鲈菜，能知吉凶。甘露中，大蝗起，所经处，禾稼辄尽。太守遣使告栾侯，祀以鲈菜。侯谓吏曰：“蝗虫小事，则当除之。”言讫，翕然飞出。吏仿佛其状类鸠，声如水鸟。吏还，具白太守。即果有众鸟亿万，来食蝗虫，须臾皆尽。（出《列异传》）

汉中郡有个叫栾侯的鬼神，常常住在室内的棚顶上或帐幕后，喜欢吃腌制的鱼类，能卜吉凶。甘露年间，这里闹起了蝗灾，蝗虫经过之处，庄稼全被吃光了。郡守派人将这件事通知了乐侯，并祀奉上不少腌制的鱼类。栾侯对来说：“小小蝗虫，算不了什么，应当把它们除掉！”说罢，翕然掀动翅膀飞出窗外。来的小吏看见他仿佛一只鸠鸟，还发出水鸟的叫声。小吏回去后，将此事禀报了郡守。当即，果然有成万上亿只鸟来吃蝗虫，顷刻就把它们全除尽了。

阳起

河南阳起字圣卿。少时疟疾，于社中得书一卷，《谴劾百鬼法》。为日南太守。母至厕上，见鬼，头长数尺。以告圣卿。圣卿曰：“此肃霜之神。”劾之来出，变形如奴。送书京，朝发暮返。作使当千人之力。有与忿恚者，圣卿遣神夜往，趣其床头，持两手，张目正赤，吐舌柱地，其人怖几死。（出《幽明录》）

河南郡有个叫阳起的人，字圣卿，小时候患疟疾，在土神庙祭祀时得到了一部书，书名叫《谴劾百鬼法》。后来他做了日南郡的太守。一日，他的母亲在厕所里看见一个鬼，光脑袋就有好几尺长。母亲回来后告诉了阳起，阳起说：“这是

肃霜之神呵。”随即将他喊来。这位肃霜之神就变做了一个奴仆，去京城送信，早晨出发傍晚就回来了。他发威时可以抵挡住千人之力。有一个使阳起愤恨得发怒的人，他便派肃霜之神深夜赶到那人床前，张开两手，眼睛瞪得通红，大舌头拖拉到地上，差一点儿把那人吓死。

欧明

庐陵邑子欧明者，从贾客道经彭泽湖。每过，辄以船中所有，多少投湖中。见大道之上，有数吏皆著黑衣，乘车马，云是清洪君使，要明过。明知是神，然不敢不往。吏车载明，须臾见有府舍，门下吏卒。吏曰：“清洪君感君有礼，故要君。以重送君，皆勿取，独求如愿耳。”去，果以缙帛赠之，明不受。但求如愿。神大怪明知之，意甚惜之，不得已，呼如愿，使随明去。如愿者，清洪婢，常使取物。明将如愿归，所须辄得之，数年成富人。意渐骄盈，不复爱如愿。正月岁朝，鸡初一鸣，呼如愿。如愿不即起，明大怒，欲捶之。如愿乃走于粪上，有昨日故岁扫除聚薪，足以偃人。如愿乃于此逃，得去。明谓逃在积薪粪中，乃以杖捶粪使出。又无出者，乃知不能得。因曰：“汝但使我富，不复捶汝。”今世人岁朝鸡鸣时，辄往捶粪，云：“使人富。”（出《博异录》。明乐本作出《录异传》。）

庐陵郡郡府里有个男子叫欧明。他常常跟随商人们从彭

泽湖边的大道上经过。每次路过这里，不论船上有什么，都要多少往湖里投一些。一次，欧明看见大道上有好几个黑衣吏乘车马而来，并说是清洪君的使者，要欧明跟他们走。欧明知道他们是神，但又不敢不去。黑衣吏们用车载着欧明，顷刻之间来到了一座府院，门口站着小吏和士兵。小吏说：“清洪君被你的彬彬有礼所感动，因此把你请来，要重重地谢你呢！不过，你什么都不要拿，只要一个如愿。”小吏说完便不见了。欧明进屋之后，清洪君果然送给他不少绫罗绸缎。欧明不要，只要如愿。清洪君对他了解自己的情况颇觉奇怪，有些舍不得，不得已，只好唤如愿出来。如愿，原来是清洪君的一个婢女，经常听他的差使。清洪君让她随欧明而去。欧明带着如愿返回故里。他需要什么就能够得到什么，几年之后就成了富人。于是，他志得意满，渐渐骄横起来，不再爱如愿了。正月初一天刚亮，小鸡又鸣叫起来。欧明喊如愿，如愿没有立即起来，欧明怒气冲天想捶她一顿。如愿跑到粪堆上，那里有扫岁清除的柴草，满可以掩人。如愿就在旁边跑过，方得以脱身。欧明认为她钻进了柴草和粪土中，于是就用木棍猛劲捶打，半天不见人影，才知道她不能出来了。因此，欧明最后说道：“你只要使我富起来，我便不再捶打你。”如今，人们都要在大年初一鸡叫时捶打粪堆，并且说：“让我富，让我富！”

李 高

王莽时，汉中太守五更往祭神庙，遗其书刀，遣小吏李高还取之。见刀在庙床上，有一人，著大冠绛袍，谓高曰：“勿道我，吾当祐汝！”后仕至郡守。年六十余，忽道见庙神，言毕而此刀刺高心下，须臾而死。莽闻甚恶之。（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莽当朝的时候，汉中郡太守五更天去祭拜神庙。返回时，他将一把装订书册的刀子忘在庙中，便派小吏李高回去取。李高回到庙中，看见那把刀放在床上，旁边坐着一个穿深红色袍子、戴顶大帽子的人。那人对李高说：“不要说见到我，我会保佑你的。”后来，李高果然步入仕途，一直升到郡守。他六十多岁那年，忽然把在庙中遇神之事讲了出来。话音刚落，那把刀子就刺进了他的心脏，顷刻便死了。王莽听说了这件事，十分厌恶。

黄原

汉时，泰山黄原，平旦开门，忽有一青犬，在门外伏，守备如家养。原继犬，随邻里猎。日垂夕，见一鹿，便放犬。犬行甚迟，原绝力逐，终不及。行数里，至一穴，入百余步，忽有平衢，槐柳列植，垣墙回匝。原随犬入门，列房可有数十间，皆女子，姿容妍媚，衣裳鲜丽，或抚琴瑟，或执博棋。至北阁，有三间屋，二人侍值，若有所伺。见原，相视而笑云：“此青犬所引致妙音媼也。”一人留，一人入阁。须臾有四婢出，称太真夫人白黄郎，有一女，年已弱笄，冥数应为君妇。”既暮，引原入内。有南向堂，堂前有池，池中有台，台四角有径尺穴，穴中有光，照映帷席。妙音容色婉妙，侍婢亦美。交礼既毕，晏寝如旧。经数日，原欲暂还报家。妙音曰：“人神道异，本非久势。至明日，解佩分袂，临阶涕泗，后会无期，深加爱敬。若能相思，至三月旦，可修斋戒。”四婢送出门，半日至家。情念恍惚。每至其期，常见空中有辘车，仿佛若飞。（出《法苑珠林》）

汉朝的时候，泰山有叫黄原的人。一天天大亮的时候，他打开房门，忽然看见一只黑狗在门口趴着，俨如自家养的守护着门户。黄原就用绳子将它拴了起来。一天，他跟随邻里

去打猎，日头偏西的时候，遇见一只鹿，黄原便放狗去追。狗跑得太慢，黄原拼命追逐，最后还是没有追上。去了好几里，看见一个山洞。黄原入洞走一百多步远，忽然看见一条平坦的大路，两旁栽着槐树和柳树。前面又闪出蜿蜒的城墙。黄原随那条黑狗进了城门，只见两旁有几十间房子，房子里全是女子，一个个如花似玉，娇艳妩媚。她们有的在弹琴，有的在下棋。到了北边的一座阁楼，只见这里有三间屋，两个女子站在一边，仿佛在等候什么人。看见黄原来了，她们相视一笑，说：“这黑狗所引来的就是妙音的夫婿了！”然后一个留在原地，一个进入阁内。有顷，四个婢女走了出来，说：“太真夫人白黄郎有个女儿，年龄已近二十，按冥数她应当成为你的妻子。”天黑之后，她们引黄原入内。这里有一个方向朝南的大厅，厅前有水池子，水池子里有个平台，平台四角有直径盈尺的孔穴，穴中有光，闪闪烁烁，映照着帷席。那妙音姑娘容色美艳，楚楚动人，侍婢们长得也很漂亮。拜过天地之后，他们便入了洞房。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忽然有一天，黄原想暂时离开这里，还家报告一声。妙音说：“人神毕竟不同道呵，你我这夫妻本来就不是长久的呀！到了明天，咱们互赠玉佩作为离别纪念，下台阶时泪流满面，想到这一朝分手，后会无期，你我都将更加深爱对方……你如果还能够思念于我，那么就请你在每年三月的今天斋戒一日。”四个婢女将他送出门来，他半天便回到家中。从此，黄原神情恍惚，每到三月的那一天，他就会影影绰绰看见一辆女人乘坐的有帷帘的车子，从空中飞一般朝他驶来。

贾逵

贾逵在豫郡亡，家迎丧去。去后，恒见形于项城。吏民以其恋慕彼境，因以立庙。庙前有柏树。有人窃来砍伐，始投斧刃，仍著于树中，所著入寻而更生。项城左右人，莫不振怖。（出《贾逵碑》）

贾逵在豫郡死了，家里人前去迎丧。迎走之后，人们还经常看到贾逵的影子在项城中晃来晃去。官吏和百姓们都认为他仍留恋这个地方，便为他建起一庙，庙前有柏树。有人偷偷前来砍伐，可是当他们刚举起斧头，那斧刃便砍入树干，所砍之处一会儿就长好了。项城周围的人们无不为之震动、惊恐。

李宪

龙舒陵亭，有一大树，高数十丈，黄鸟十数巢其上。时久旱，长老共相谓曰：“彼树常有黄气，或有神灵，可以祈雨。”因以酒脯往。亭中有寡妇李宪者，夜起室中，忽见一绣衣妇

人曰：“我树神也，以汝性洁，佐汝为生。朝来父老皆欲祈雨，吾已求之于帝。”至明日日中，果大雨，遂为立祠。宪曰：“诸卿在此，吾居近水，当致少鲤鱼。”言讫，有鲤数十头，飞集堂下。坐者莫不惊悚。如此岁余。神曰：“将有大兵，今辞汝去。”留一玉环，曰：“持此可以避难。”后袁术、刘表相攻，龙舒之民皆流去，唯宪里不被兵。（出《搜神记》）

龙舒陵亭旁边，有一株大树，几十丈高，有十多只黄鸟在上面筑巢。当时久旱不雨，几位长老商议后说：“那棵树常有黄气，或许会有神灵，可以向它祈雨。”于是，人们拿着酒肉等供品前来。亭子里有个寡妇叫李宪，一天半夜起来，在自己房中看见一个穿着绣花衣服的妇人对她说：“我是树神呵！由于你洁身自好，所以我想帮助你生活下去。早晨来的父老乡亲都是来祈雨的，为此我已经向天帝请求过了，天帝也答应下来。”到了第二天中午，果然下了一场大雨。人们当即即为树神建了个祠堂。落成那天，李宪说：“各位官员都在这里，我住在水边上，目下却没有鲤鱼。”她的话音刚落，有十几条鲤鱼，忽然凭空飞落到堂前。见状，一旁观看的人们惊慌悚然。就这样过了一年多。一日，树神来跟李宪告别说：“不久，这里将有一场兵马之争，我今天是来向你辞行的。”然后又留下一只玉环说，“拿着它就可以避过此难。”后来袁术和刘表互相攻打，龙舒的老百姓都被害苦了，逃走了，只有李宪的住处未被打扰。

张 璞

张璞，字公直，不知何许人也。为吴郡太守。征还，道由庐山。子女观于祠堂，婢使指像人以戏曰：“以此配汝”。其夜璞妻梦庐君致聘曰：“鄙男不肖，感垂采择，用致微意。”妻觉怪之。婢言其情。于是妻惧，催璞速发。中流，舟不为行。阖船震恐。乃皆投物于水，船犹不行。或曰：“投女则船为进。”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灭一门，奈何？”璞曰：“吾不忍见之。”乃上飞庐卧，使妻沈女于水。妻因以璞亡兄孤女代之。置席水中，女坐其上，船乃得去，即璞见女之在也，怒曰：“吾何面目于当世也！”乃复投己女。及得度，遥见二女在下。有吏立于岸侧，曰：“吾庐君主簿也。庐君谢君，知鬼神非匹，又敬君之义，故悉还二女。”问女，言：“但见好屋吏卒，不觉在水中。”（出《搜神记》）

张璞，字公直，不知道究竟是个什么人。他后来作吴郡太守。后被召还，途经庐山。孩子们进祠堂里参观，婢女指着庐君的神像对张璞的女儿开玩笑说：“把你许配给他，如何？”当天夜里，张璞的妻子梦见庐君送来聘礼说：“感谢您选择我这个不肖男儿为婿，这点东西表示一下我的心意，请您收下。”张璞的妻子醒来之后，甚觉奇怪。婢女向她道出实

情，她感到有些害怕，催促丈夫赶紧离开这里。他们的船行到江中央，却不动了，全船的人无不感到震惊、恐怖，纷纷把一些东西投入江中。然而，那船还是不动地方。有人对张璞说：“你把女儿扔入江中这船才能走呵。”大家都说：“神的意思已经清楚了。为了一个女孩子而想害死全家，怎么办？”张璞痛苦万状地说：“那就只好牺牲她一个而保全大家了……可是我实在不忍心看哪！”说完便爬进船顶舱里躺下，示意妻子把女儿沉入水中。妻子不舍得，便用张璞死去的哥哥留下的孤女代替。她把一张席子扔到水中，然后把那孩子放到上面，船终于向前行进了。旋即，张璞看见自己的女儿还在，明白过来，怒气冲冲地对妻子说：“你这样做，还让我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世上！”说罢，便将女儿也扔入江中。船渡到对岸，人们远远看见那两个被扔进水中的女孩子正在岸边玩耍呢，且有一个官吏站在她们身边。那官吏上前对张璞说：“我是庐君的主簿呵。庐君非常感谢你，但他知道，鬼神是不能与你女儿相配的；另外，他还十分敬重你的大义，因此派我把这两个女孩子全还给你。”张璞和妻子问那两女孩子，她们说刚才只看见不少漂亮的房屋和众多的吏卒，没有感觉到是在水里面。

洛子渊

后魏孝昌时，有虎贲洛子渊者，自云洛阳人。孝昌中，戍

於彭城。其同营人樊元宝，得假还京师，子渊附书一封。云：“宅在灵台南，近洛水乡。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宝如其言，至灵台南，见无人家。徙倚欲去，忽见一老翁，问云：“从何而来？傍徨于此？”元宝具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儿也。”取书，引元宝入。遂见馆阁崇宽，屋宇佳丽。既坐，命婢取酒，须臾，见婢抱一死小儿而过，元宝甚怪之。俄而酒至，酒色甚红，香美异常。兼设珍羞，海陆备有。饮讫告退。老翁送元宝出云：“后会难期，以为凄恨。”别甚殷勤。老翁还入。元宝不复见其门巷。但见高崖对水，绿波东倾。一童子可年十四五，新溺死，鼻中血出。方知所饮酒。是其血也。及还彭城，子渊已失矣。元宝与子渊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出《洛阳伽蓝记》）

南北朝北魏孝昌年间，有个勇士叫洛子渊，自称是洛阳人氏，参军后到彭城戍边。他同一个营里有个人叫樊元宝，请假返回京城，洛子渊求他捎一封信回去，并告诉他说：“我的家在灵台南边，离洛水乡不远。”只要到了那个地方，家里人自然会出来接你。樊元宝按照他说的，来到灵台南边，可一户人家也没有。他徘徊有顷正想离去，忽然看见一个老翁，向他问道：“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在这里流连不去？”樊元宝向他说明缘由。老翁笑道：“噢，他是我的儿子呵！”老翁接过洛子渊捎来的书信，引樊元宝进入家门。樊元宝随即看到一漂亮的楼阁，高大而宽敞。落坐之后，老翁让婢女拿酒来。不一会，只见那婢女抱个死孩儿匆匆而过，樊元宝颇觉奇怪。

这时，酒送上来了，颜色非常之红，却异常香美。另外，又端上来一些美味佳肴，山上的海里的全有。喝完酒后，樊元宝起身告辞。老翁送他到门外，并且伤感地说：“你我再见面就难了，这该多么遗憾呵！”老翁又送出好远，才转身返回。这时，樊元宝却再也看不见那座楼阁和大门，只看见高崖下面的江水，清波滚滚向东流去。岸边，他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儿刚刚淹死，鼻子里流出红红的血来，不由恍然大悟：刚才所喝下的酒，正是这孩子的血呵！等到他回到彭城，那洛子渊已不知去向。樊元宝跟他一起戍守三年，却不知道他就是洛水之神呵。

陈 虞

陈虞，字君度。妇庐江杜氏，常事鬼子母，罗女乐以娱神。后一夕复会，弦管无声，歌音凄恻。杜氏常梦鬼子母，遑遽涕泗云：“凶人将来。婢先与外人通，以梯布垣，登之入。神被服将剥夺毕，加取影像焚剗而去也。（出《异苑》）

陈虞字君度，他的妻子是庐江郡的杜氏。这杜氏常常侍奉鬼子母，安排一些歌舞妓供其娱乐。后来一天夜里，一切都安排停当，可那弦管等乐器却发不声来，歌舞妓的嗓音也变得凄凉而悲愤。不久，杜氏梦见那鬼子母，惶惶不安，泪

流满面地说：“凶恶的人要来了，我先与外人约定好了，把梯子搭在墙上，登着梯子就出去了！”说完，神把衣服财物都留了下来，又将她的影像焚烧、磋磨一阵才离去。

黄 翻

汉灵帝光和元年，辽西太守黄翻上书：“海边有流尸，露冠绛衣，体貌完全。翻感梦云：‘我伯夷之弟，孤竹君子也。海水坏吾棺椁，求见掩藏。’民嗤视之，皆无病而死。”（出《博物志》）

汉灵帝光和元年，辽西郡太守黄翻上书说：“海边发现一具被冲上来的尸体，没戴帽子，穿着深红色衣服，肢体完整，容貌也未被损坏。一日，他托梦给我说：‘我是商代伯夷的弟弟，也是孤竹君的儿子呵。海水冲坏了我的棺材，请求你把我掩埋了吧！’凡是看到这具尸体而讥笑者，全都无病而死了。”

阳雍

魏阳雍，河南洛阳人。兄弟六人，以佣卖为业。公少修孝敬。达于遐迩。父母歿，葬礼毕，长慕追思，不胜心目。乃卖田宅，北徙绝水浆处，大道峻坂下为居。晨夜辇水，将给行旅，兼补履屨，不受其直。如是累年不懈。天神化为书生，问曰：“何故不种菜以给？”答曰：“无种。”乃与之数升。公大喜，种之，其本化为白璧，余为钱。书生复曰：“何不求妇？”答曰：“年老，无肯者。”书生曰：“求名家女，必得之。”有徐氏，右北平著姓，女有名行，多求不许。乃试求之。徐氏笑之，以为狂僻，然闻其好善，戏笑媒曰：“得白璧一双，钱百万者，与婚。”公即具送。徐氏大愕，遂以妻之。生十男，皆令德俊异，位至卿相。今右北平诸阳，其后也。（出《孝德传》）

南北朝北魏有个人叫阳雍，系河南洛阳人氏，兄弟六个，均以受人雇用、出卖劳动力为生。阳雍从小就孝敬父母，远近闻名。父母双亡，阳雍将他们埋葬之后，一直思念不已，常常伤心落泪。于是，他把房子和地全卖了，迁往北边缺水的地方，在一个大道旁的陡坡下面住下来。他天不亮就起来车水，送给过往的行人，而且还给他们补修鞋子，一律免费。就

这样，他一直坚持数年，从未松懈。天神变成一个书生，向他问道：“你为什么不种菜自己吃呢？”阳雍回答说：“没有种子。”天神给了他几升菜种，阳雍大喜，便种进了地里。结果，长出来的根茎变成了白璧，叶子变成了钱。天神又说：“你为何不娶个妻子呢？”阳雍回答说：“我的年纪大了，没有人肯嫁的。”天神说：“你向名门之女求婚，一定能成。”有一家姓徐的，属右北平郡的大户。他们有个女儿，所作所为颇有些名气，好多来求婚的她均未相中。阳雍请了个媒婆去试探一下。开始，徐氏女淡淡一笑，认为阳雍太轻狂，或者说太无知；后来得知他多行善事，便对媒婆开玩笑道：“如果他能送来一对白璧，一百万钱，我就嫁给他。”第二天，阳雍就把这些作为聘礼送上门去。徐氏女一看，大惊，只好嫁给阳雍做了妻子。他们一共生了十个儿子，全都德才兼备，俊美非常，担任过宰相、公卿等要职。眼下，右北平郡里众多姓阳的人家，都是他的后代呵。

钱 祐

会稽余姚人钱祐，夜出屋后，为虎所取。十八日乃自还。说虎初取时，至一官府，见一人凭几坐，形貌壮伟，侍从四十人。谓曰：“吾欲使汝知数术之法。”留十五日，昼夜语诸要术。祐受法毕，使人送出。得还家。大知卜占，无幽不验。经年乃死。（出《异苑》）

会稽郡余饶县有个叫钱祐的人，半夜到房后解便，被一只老虎叼走了。想不到，十八天之后，他又自己回到了家中。他说：“老虎把我叼走后，来到一座官府，只看见有个人凭案几而坐，仪表堂堂，高大伟岸，仅侍从就有四十人。他对我说：‘我想让你懂得算命之法。’于是，留我住了十五天，天天夜以继日向我传授算命之要领。我把这算命之法学成之后，那人派人将我送出大门，我才得以还家。”从此，他对占卜算命那一套十分精通，没有不灵验的。他又活了好多年才死。

徐郎

京口有徐郎者，家甚褴褛，常于江边拾流柴。忽见江中连船，盖川而来，迳回入浦，对徐而泊，遣使往云：“天女今当为徐郎妻。”徐入屋角，隐藏不出。母兄妹劝励强出，未至舫，先令于别室为徐郎浴。水芬香，非世常有。赠以缁绛之衣。徐唯恐惧，累膝床端，夜无醑接之礼。女怒遣之使出。（怒遣之使出五字原作然后发遣。据明抄本改。）以所赠衣物乞之而退。家大小怨惜煎骂。遂懊叹卒。（出《幽冥录》）

京口城有位徐郎，家中十分贫困，一次到江边捡大水冲

下来的柴禾，忽然看见上游出现几只大船，顺着江面漂来，径直调转船头进了入浦口。船行到徐郎对面停下来，派人来到他身边说：“天女今天想做你的妻子。”徐郎吓得躲到墙角，隐藏起来不再露面。母亲、兄长、妹妹又是劝说又是鼓励，徐郎才勉强走出来。未等上船，先有人奉命在别的屋里为他沐浴。沐浴的芬香无比，非人世间所有。然后，又送给他一套深红色的绸缎衣服。徐郎唯唯喏喏，恐惧不已，在床头整整跪了一夜，晚上没有行夫妻之礼。第二天，天女愤怒地把他赶了出来。他把那套衣物还给天女，便匆匆告退。一家老小对他又是责骂又是埋怨，都感到十分惋惜。这种折磨，使徐郎为之懊丧、哀叹，不久便死了。

丁氏妇

淮南全椒县，有丁新妇者，本丹阳丁氏女。年十六，适全椒谢家。其姑严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仍便笞捶，不可堪。九月七日自经死。遂有灵响，闻于民间。发言于巫祝曰：“念人家妇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七日勿用作。”见形，著缥衣，戴青盖，从一婢，至牛渚津求渡。有两男子共乘船捕鱼，仍呼求载。两男子笑，共调弄之，言：“听我为妇。”言：“当相渡也。”丁姬曰：“谓汝是佳人，而无所知。汝是人，当使汝入泥死。是鬼，使汝入水。”便却入草中。须臾，有一老翁，乘车载苇，姬从索渡。翁曰：“船上无装，岂可露渡。恐

不中载耳。” 姬言：“无苦。” 翁因出苇半许，安处（处下原有不字。据明抄本删。）著船中，径渡之，至南岸。临去语翁曰：“吾是鬼神，非人也，自能得过。然宜使民间粗相闻知。翁之厚意，出苇相渡，深有惭感，当有以相谢者。翁速还去，必有所见，亦当有所得也。” 翁曰：“愧燥湿不至，何敢蒙谢。” 翁还西岸，见两少男子覆水中。进前数里，有鱼千数，跳跃水边。风吹置岸上。翁遂弃苇载鱼以归。于是丁姬遂还丹阳。江南人皆呼为丁姑。九月七日不用作事，咸以为息日也。今所在祠之。（出《搜神记》）

在淮南郡全椒县里，有个人刚娶了个妻子，娘家在丹阳，姓丁，年方十六岁。她丈夫姓谢，婆婆颇为严厉、冷酷，拿她当奴仆一样使役好些日子，但稍不如意，便棍棒抽打。她苦不堪言，于九月七日这天上吊自尽了。随即，这位丁氏女便常常在村子里显灵。有位巫师祷告说：“感念民间女子，一年四季辛苦劳作，从今以后，可以在九月七日这一天停工歇息。” 后来，人们看见了丁氏女身形。她穿着青白色的衣服，戴青伞，跟着一个婢女。他们来到朱渚津求渡。这时，有两个男子坐在一只船上撒网捕鱼，那丁氏女向他们呼喊求助，欲登船过江。那两个男子相视一笑，调戏她说：“只要你顺从听话，做我们的老婆，我们才能把你送过江去。” 丁氏女说：“说你们是好人，而我却一无所知。你们如果是人，就让你们入泥而死；你们是鬼，就让你们掉进水里。” 那两个男子们吓得急忙躲入草中。须臾，又有一个老头载着芦苇乘船而来，丁

氏女请他帮忙。老头儿说：“船上没有铺垫，怎么能让你们坐在船板上呢？恐怕不能载你们了。”丁氏妇说没关系，老头儿就拿下一半芦苇，把她们安置在船上，径直向对岸渡去。到了南岸，临别时她对老头儿说：“我是鬼神，不是人呵。我自己当然能够过江的，但却想见见世面，看看人间的一些丑态恶行……承老人家的厚意，把自己的苇子卸掉而让我上船，这使我深为惭愧和感动，应当用什么来报答你才是。老人家快撑船而返，必有所见，也一定会有所得的。”老头儿说：“惭愧！这船上潮湿闷热，怎敢蒙谢？”他撑船回到西岸，看见那两个男子漂在水上，又向前走了几里，只见有数千条的鱼儿在江边跳跃，被风一吹，全都落到了岸上。老头儿随即扔掉芦苇，载着满船的鱼儿回家了。于是，丁氏女又回到丹阳，江南人都喊她“丁姑”。九月七日不用干活，都把这一天当作休息日。现在，那地方已经盖起了一座祠庙。

阿紫

世有紫姑神。古来相传是人妾，为大妇所嫉，每以秽事相交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厕间或猪栏旁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亦归去，（即其大妇也。）小姑可出戏。”捉者觉重，便是神来。奠设酒果，亦觉貌辉辉有色。即跳躩不住。占众事，卜行年蚕桑。又善射钓。好则大舞，恶便仰眠。平昌孟氏恒不

信，躬试往捉。便自跃穿屋，永失所在。（出《异苑》）

世上有位紫姑神。自古以来，人们都传说她本是人家的
小妾，遭到了正妻的嫉恨，总是让她干那些最脏的活。正月
十五日这天，她由于过份激愤犯心病而死。所以，人们都在
这一天作出她的摹拟像，然后等到夜里拿着它到厕所或猪圈
边迎候，并且还要祝祷说：“子胥不在，曹姑亦归去，小姑可
出戏。”子胥是她丈夫的名字，曹姑是正妻的名字。提着摹拟
像的人感到忽然有些沉重，便是神来了。于是，大家忙着祭
设酒肉瓜果，同时也觉得那摹拟像熠熠生辉，真像要活了一
般，当即便手舞足蹈。接着，开始占卜各种事情，如当年的
桑情如何，蚕茧是否丰收等等。然后，把牺牲挂到前面，用
射钓占卜。如果射中了，大家就狂舞起来；如果没有射中，人
们便回家睡觉。平昌县孟氏总是不相信，躬腰上前试着用手
去捉，结果跳穿了屋墙，她本人也不见了踪影。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九十三 神三

度朔君	蒋子文	葛祚	虞道施
顾邵	陈氏女	王表	石人神
圣姑	陈敏	费长房	胡母班
张诚之			

度朔君

袁绍在冀州，有神出河东，号度朔君，百姓为立庙。庙有主簿大福。陈留蔡庸为清河太守，过谒庙。有子名道，亡已三十年。度朔君为庸设酒曰：“贵子昔来，欲相见。”须臾子来。度朔君自云：父祖昔作兖州。有人士母病往禱。主簿云：“君逢天士留待。”闻西北有鼓声而君至。须臾，一客来。着皂单衣，头上五色毛，长数寸。去，复一人着白布单衣，高冠，冠似鱼头，谓君曰：“吾昔临庐山，食白李，忆之未久，

已三千岁。日月易得，使人怅然。”君谓士曰：“先来南海君也。”士是书生，君明通五经，善《礼记》，与士论礼，士不如也。士乞救母病。君曰：“卿所居东有故桥，人坏之。此桥所行，卿母犯之。能复桥，便差。曹公讨袁谭，使人从庙换千匹绢，君不与。曹公遣张郃毁庙。未至百里，君遗兵数万，方道而来。郃未达二里，云雾绕郃军，不知庙处。君语主簿：“曹公气盛，宜避之。”后苏并邻家有神下，识君声，云：“昔移入胡，阔绝三年。”乃遣人与曹公相闻：“欲修故庙，地衰不中居，欲寄住。”公曰：“甚善。”治城北楼以居之。数日，曹公猎，得物，大如麕，大足，色白如雪，毛软滑可爱，公以摩面，莫能名也。夜闻楼上哭云：“小儿出行不还。”太祖拊掌曰：此物合（物合原作子言真。据明抄本改。）衰也。”晨将数百犬绕楼下。犬得气，冲（冲原作衰。据明抄本改。）突内外。见有物大如驴，自投楼下，犬杀之，庙神乃绝。（出《搜神记》）

袁绍在冀州的时候，河东出了一个神人，自称度朔君，老百姓为他建了一座庙，庙里还有位主簿和大供桌香炉等。陈留县的蔡庸当时是清河郡太守，一次途经此地便进庙拜谒。他有个儿子叫蔡道，已经死去三十年了。度朔君设酒宴招待蔡庸，对他说：“你的儿子早就来了，想与你相见。”一会儿，蔡庸的儿子来了，度朔君自语道：“他的父亲和祖父当年在兖州当州牧。”有个人因为母亲病重前去祈祷。主簿说：“度朔君正和天上的神仙见面。”这时，只听西北方一阵敲响度朔君回

来了。一会儿进来位客人，穿黑单衣，头上长着好几寸长的五色毛。他走之后，又来了一个穿白单衣的客人，戴着高高的帽子，那帽子像鱼头似的。这人对度朔君说：“我当年去庐山吃白李子，想起来好像没过多久，但实际上这已经是三千年前的事情了。斗转星移，日月如梭，使人怅然哪。”走后，度朔君对他说：“先前来的那位是南海神君呵。”这位是个书生。度朔君精通五经，钻研礼书，与这位文士论起礼来，文士还不如他呢。文士乞求他为自己的母亲治病。度朔君说：“你所住的房子东边有一座老桥，被人破坏了。从这座桥上走了一趟，你母亲就犯病了，你如果能够把桥修复起来，老太太的病就会慢慢好的。”曹操讨伐袁绍之子袁谭时，派人到庙上换一千匹绢布，度朔君没有答应。于是，曹操就派大将张郃来捣毁庙宇。不到一百里的地方，度朔君就调集数万兵马顺大道并排压来。张郃的部队未推进二里，他的兵马就被云雾缠裹起来，不知道庙在什么地方。度朔君对主簿说：“曹操气势太盛，最好能够避开。”后来，苏并邻居家有位神仙下凡，他分辨出度朔君的声音，说：“当年我移居胡地，阔别三年。”就派人向曹操传达要他修复旧庙，但因地力衰微，神君难以居住，先到我那里去吧。度朔君说：“很好。”于是便被安顿在城北楼住。数天之后，曹操猎获一只怪物，像麋那么大，长着四只大脚，浑身像雪一样白，毛十分光滑可爱。曹操用那毛摩挲几下脸，顿时产生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晚上，他们听到楼上有哭声，说：“小儿出去就不知道回来……”曹操拍掌说：“这东西真是该死了呵！”第二天早晨，他们用几百条狗把这座楼包围起来。狗们一闻到气味儿，就楼里楼外地奔

突冲撞。这时，只见一只像驴一样大的东西自己从楼上投到地上，恶狗们上前就把它咬死了。从此庙神度朔君便不见了。

蒋子文

蒋子文，广陵人也。嗜酒好色，挑挞无度。常自谓青骨，死当为神。汉末，为秣陵尉，逐贼至钟山下，贼击伤额，因解绶缚之，有顷遂死。及吴先祖之初，其故吏见文于道，乘白马，执白羽，侍从如平生。见者惊走，文追之，谓曰：“我当为此土地神，以福尔下民，尔可宣告百姓，为我立祠。不尔，将有大咎。”是岁夏，大疫，百姓辄相恐动，颇有窃祠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将大启祐孙氏，宜为吾立祠。不尔，将使虫入人耳为灾。”俄而有小虫如鹿虻，入耳皆死，医不能治。百姓愈恐，孙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将又以大火为灾。”是岁，火灾大发，一日数十处，火及公宫，孙主患之。议者以为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宜有以抚之。于是使使者封子文为中都候，次弟子绪为长水校尉，皆加印授，为庙堂，转号钟山为蒋山。今建康东北蒋山是也。自是灾厉止息，百姓遂大事之。

陈郡谢玉，为琅邪内史。在京城。其年虎暴，杀人甚众。有一人，以小船载年少妇，以大刀插着船，挟暮来至。逻将出语云：“此间顷来甚多草秽，君载细小，作此轻行，太为不易，可止逻宿也。”相问讯既毕，逻将适还去，其妇上岸，便

为虎取去。其夫拔刀大唤，欲逐之。先奉事蒋侯，乃唤求助。如此当行十里，忽觉如有一黑衣人为之导，其人随之。当复二十里，见大树，既至一穴。虎子闻行声，谓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即其所杀之，便挟刀隐树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妇着地，到牵入穴，其人以刀当腰砍断之。虎既死，其妇故活，向晓能语。问之云虎：“初取，便负着背上，临至而后下之。四体无他，止为草木伤耳。”扶归还船。明夜，梦一人语之云：“蒋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杀猪祠焉。

会稽鄞县东野，有女子，姓吴，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爱。其乡里有鼓舞解神者，要之便往。缘塘行半路，忽见一贵人，端正非常。贵人乘船，手力十余整顿。令人问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对。贵人云：“我今正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辞不敢，忽然不见。望子既拜神坐。见向船中贵人，俨然端坐，即蒋侯像也。问望子来何迟，因掷两橘与之。数数形见，遂隆情好。心有所欲，辄空中下之，尝思噉鲙，一双鲜鲤，随心而至。望子芳香，流闻数里，颇有神验，一邑共事奉。经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绝往来。

咸宁中，太常卿韩伯子某，会稽内史王蕴子某，光禄大夫刘耽子某，同游蒋山庙。庙有数妇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戏相配匹。即以其夕，三人同梦，蒋侯遣传教相闻曰：“家子女并丑陋，而猥垂荣顾，辄刻某日，悉相奉迎。”某等以其梦指适异常，试往相问，而果各得此梦，符协如一。于是大惧，备三牲，诣庙谢罪乞哀。又俱梦蒋侯亲来降己曰：“君等既已顾之，实贪会对，克期垂及，岂容方更中悔！”经少时，并亡。

刘赤父者，梦蒋侯召为主簿，期日促，乃往庙陈请。母老子弱，情事过切，乞蒙放恕。会稽魏过，多材艺，善事神，请举过自代，因叩头流血。庙祝曰：“特愿相屈，魏过何人，而有斯举！”赤父固请，终不许，寻而父斧死焉。

孙恩作逆时，吴兴分乱，一男子匆急突入蒋庙。（庙原作侯。据明抄本改。）始入门，木像弯弓射之，即卒。行人及守庙者无不皆见也。中书郎王长豫，有美名，父丞相导，至所珍爱，遇病转笃，导忧念特至，正在北床上坐，不食已积日。忽见一人，行床甚壮，着铠持刀。王问：“君是何人？”答曰：“仆是蒋侯也。公儿不佳，欲为请命，故来耳。勿复忧。”王欣喜动容，即求食，食遂至数斗，内外咸未达所以。食毕，忽复惨然，谓王曰：“中书命尽，非可救者。”言终不见也。（出《搜神记》）

蒋子文是广陵人，贪酒好色，轻薄放纵，自称身上有青骨，死后能够成神。汉代末年他当上了秣陵县尉。一天，他率人追捕盗贼来到钟山脚下，被贼将额头击伤之后，解下自己的绶带紧急包扎，有顷，他便死了。到孙权称帝不久，蒋子文原来手下的小吏在大道上见到了他。只见他骑着白马，拿着白羽扇，身后还跟着不少侍从，就像生前一样。那小吏吓得拔腿就跑。蒋子文追上前去，对他说：“我应当做这里的土地神，以福祐百姓。你可以向他们宣告此事，并让他们为我立庙；不然，将有灾祸”。这年夏天，瘟疫猖獗，老百姓们吓得奔走相告，不少人私自立庙祷告。蒋子文又发布祝祷说：

“我将要竭诚开导并祐护孙权，他应当为我立庙；不然，我便让小虫子钻进人的耳朵里，让他们遭殃。”当即，就有像鹿虻一样的小虫从远处飞来，钻进谁的耳朵谁就死，请医生也治不了。老百姓更加恐惧。孙权不相信，蒋子文又发布祝祷说：“如果再不祭祀我，我将使这里闹大火灾。”这年，火灾频发，一天就有几十处报警。大火眼看就要烧到皇宫了，孙权有些担心，与手下商议对策。大家认为如果让鬼有个归宿，他就不会再这样肆虐胡为，所以最好应该安抚他一下。于是，孙权便派人封蒋子文为中都侯，封他的二弟蒋子绪为长水校尉，全加印绶。接着，就建起一座庙堂，改称钟山为“蒋山”，现在在建康东北的那座山便是。从此，灾患自然就平息下去，老百姓们热热闹闹地祭祀了一番。陈郡有个叫谢玉的人，任琅幘县内史，住在京城里。那年他的家乡虎患暴起，伤害了很多人。有一个人，用小船载着个少妇，并把大刀插在船头，傍晚来在此间，巡察官兵的头领说：“这地方近来有许多野兽，你带着个年轻女子，就这样轻率而行，太危险了，先到我们的驻地住一夜吧。”相互询问了一番，那头领率部下先行。可那少妇刚一上岸，便被老虎叼走了，她的丈夫拔出刀来大喊大叫，想去追赶，可是哪里还有老虎的影子呢？没办法，他只好先进蒋山庙祭祀一番，向蒋子文请求救助。返回时，他刚走出十里地，忽然恍恍惚惚看见一个黑衣人在前面领路，他便随后而行。当走出二十里地的时候，看见一棵大树，树下有个洞穴。洞穴里的虎崽子听见响动，还以为是母亲回来了，全钻了出来。那人将它们一一杀死，便挟刀隐藏于树后。良久，母虎才叼着那位少妇回来。它将少妇放到地上，倒退着

往洞穴里钻，那人举刀上前，将母虎拦腰砍断，当即便死了，那少妇终于虎口脱生。天快亮的时候，她才能够讲话，对丈夫说：“老虎刚把我叼走的时候，就把我背在它的身上，到这里之后才把我放下来，身体各部都完好如初，只是被草木刮出点小伤。”丈夫扶她回到船上。第二天，那人梦见有个人对他说：“蒋侯派人帮助了你，你知道吗？”夫妻二人回到家中，杀了一口猪到蒋子文庙上祭祀。会稽郡鄞县东郊，有一个女子姓吴，字望子，刚满十六岁，姿容美貌可爱。她住的乡间里有个巫师，要望子到他家去一趟。沿着池塘边走到半路上，她忽然看见一个贵人，非常端庄，仪表堂堂。这贵人乘着船，手下十余人，穿戴整齐。他让人问望子想干什么，望子如实相告。贵人说：“我今天正想往那里去，咱们一块坐船走吧。”望子不敢推辞。刚上岸，贵人便不见了踪影。她心中诧异。急忙到蒋侯庙拜神。这时，她看见刚才乘船的那位贵人，伊然端坐，原来竟是蒋子文的神像呵。蒋子文问望子为什么来迟了，便把两个橘子扔进望子怀中。他望着楚楚动人的望子，遂生喜爱之情，心有所欲，就从神座上走了下来。一次望子想吃鱼，一对鲜活的大鲤鱼就随心而至，从空中掉在面前。望子的这段风流韵事，传播到十里八村，弄得妇孺皆知。见此庙颇有灵验，全县都来祭祀。一共过了三年，后来望子忽然生了外心，蒋子文便和她断了往来。晋武帝咸宁年间，太常卿韩伯的儿子，会稽郡内史王蕴的儿子，光禄大夫刘耽的儿子，三人同游蒋山神庙。庙中有好几个妇人的神像，非常端庄秀美。见状，他们被迷醉了，各指其中一个调戏起来，说要与之成婚配等等。当天晚上，三人同时作了这样一个梦——

蒋子文派人传话说：“我的这几个女儿都很丑陋，而你们却不怕辱没自己的身份，光顾垂爱。好吧，你们即刻定个日子，我将她们给各位送上门去。”三人都觉得此梦十分怪异反常，相互一探问，果然都做了这样的梦，而且完全相同。于是，他们十分恐惧，备下牛羊猪三牲，到庙上谢罪乞求原谅。当天晚上，他们又都梦见蒋子文亲自来对自己说：“你们既然已经对她们产生了眷念之情，实际上就是想与她们匹配。如今，限定的日期已到，怎么容许中途反悔呢？”过了不长时间，这三个人都死了。有个叫刘赤父的人，梦见自己被蒋子文封为主簿。上任的日子日趋迫近，他便到庙上请罪并陈述说，家中母老子弱，生活负担十分沉重，乞求宽恕并放过自己。会稽郡的魏过，多才多艺。善于祭祀神灵。刘赤父便举荐魏过代替自己做主簿，态度十分恳切，把头都磕出血来了。庙里管香火的人说：“你特为此事受委屈，魏过到底是个什么人，值得你这样做呢？”刘赤父再三请求，终于没有被批准。很快，刘赤父就死了。孙恩作乱时，吴兴兵荒马乱，一个男子匆忙中忽然闯入庙里。刚一进门，那神像就弯弓向他射了一箭，他当场就死了，路上的行人和守庙的役差全看见了。中书郎王长豫，他的父亲是丞相王导，对他自然十分疼爱。王长豫患病转重，王导十分忧愁。一天，他进屋探望，只见儿子坐在北床上，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忽然，进来一个人，又高又棒，身穿铠甲手持刀。王导问他是什么人，回答说：“我是蒋子文呵。你的儿子病危，我想请求为他保全生命，所以就来了。你不要再担心了！”王导欣喜动容。儿子王长豫马上要吃饭，一会儿就吃下了半斗米的饭。相府内外全不知道怎么回

事，他已经吃饱了。然而，他旋即又恢复了原状，神情惨然。蒋子文对王导说：“中书郎的命已经到了尽头，没有办法可救了！”他说完就不见了。

葛祚

葛祚，吴时衡阳太守。郡境有大槎横水，能为妖怪，百姓为立庙。行旅祷祀，槎乃沈没，不者槎浮，则船为之破坏。祚将去官，乃大具斤斧，将去民累。明日当至，其其，闻江中啾啾有人声。往视，槎移去，沿流下数里，驻湾中。自此行者无复沈覆之患。衡阳人为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为移也。”（出《幽明录》）

葛祚这个人，是三国东吴的衡阳太守。衡阳郡境内，有一个大木筏子横在水上，兴妖作怪。老百姓没有办法，便为它修一座庙，过往行人均向它祭祀、祈祷。那木筏子才沉下去，否则浮在水面上，过往的船只便遭到它的破坏。这时，葛祚将离职而去，他想要在临走之前为民解除这一忧患，便欲大动刀斧。动手前夜，听见江里人声喧闹，葛祚带人去看，只见那木筏子竟然自己移动，顺流行了好几里地，停在一个湾子里。从此，过往船只再也不用担心被颠覆沉没了。衡阳的老百姓为葛祚立碑，上面写着：“正德祈禳，神木为移也。”

虞道施

虞道施乘车出行。忽有一人着乌衣径来上车，云：“令寄载十许里耳。”道施试视此人，头上有光，口皆赤，面悉是毛，异之。（之原作于。据明抄本改。）始时既不敢遣，行十里中，如言而去。临别，语道施曰：“我是驱除大将军，感汝相容。”赠银铎一双而灭。（出《异苑》）

虞道施乘着马车出门远行。忽然，有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径直跳上车来，说：“请你拉我走十几里吧。”虞道施试探着看看这个人，只见他头上闪着光，嘴全是红的，满脸是毛，开始时就不敢打发他走。车行十多里路后，那人如他说的那样跳下车去，临别，对虞道施说：“我是驱除邪恶的大将军，感谢你让我坐你的车。”说完，送给他一对银铎便没了踪影。

顾邵

顾邵为豫章，崇学校，禁淫祀，风化大行，历毁诸庙。至庐山庙，一郡悉谏，不从。夜忽闻有排大门声，怪之，忽有

一人，开阁逢前，状若方相，自说是庐君。邵独对之，要进上床。鬼即人坐。邵善《左传》，鬼遂与邵谈《春秋》，弥夜不能相屈。邵叹其积辨。谓曰：“传载晋景公所梦大厉者，古今同有是物也？”鬼笑曰：“今大则有之，厉则不然。”灯火尽，邵不命取，乃随烧《左传》以续之。鬼频请退，邵则留之。鬼本欲凌邵，邵神气湛然，不可得乘。鬼反和逊，求复庙，言旨恳至。邵笑而不答，鬼发怒而退。顾谓邵曰：“今夕不能仇君，三年之内，君必衰矣。当因此时相报。”邵曰：“何事匆匆，且复留谈论。”鬼乃隐而不见。视门阁，悉闭如故。如期，邵果笃疾，恒梦见此鬼击之，并劝邵复庙。邵曰：“邪岂胜正？”终不听。后遂卒。（出《志怪》）

顾邵管理豫章郡的时候，兴学校，禁祭祀，渐渐形成风气，并把庙宇一个一个地拆毁。当拆到庐山庙时，全郡上上下下都规劝他，他没有听，到底将那庙拆除了。当天夜里，他忽然听见有敲大门的声音，正觉奇怪，匆匆进来一个人，推开门径直向他走来。那人长得凶恶可怕，如职掌“驱鬼”之官，自称是庐山神君。顾邵独自与他对视了一会儿，就请他坐床，这鬼却像客人一样坐了下来，顾邵精通《左传》，那鬼随即跟他谈起来，整夜不得安歇。顾邵惊叹他知识丰富，能言善辩，对他说道：“《左传》记载，晋景公所梦大厉者，从古到今都有这个东西呵。”那鬼笑道：“如今大则有之，厉则不然。”这时，灯火燃尽了，顾邵也不再取，随即把《左传》烧着，继续同鬼谈话。鬼连连告退，顾邵却挽留他。那鬼本

想凌辱顾邵，没想到顾邵正气浩然，使之无机可乘。这样一来，那鬼反倒变得和气恭逊起来，十分恳切地请求他把庙宇修复。顾邵笑而不答，鬼发怒而去，回头对他说：“今天晚上没能向你报仇，三年之内，你必定得死，还是在这同一时刻。”顾邵说：“什么事使你如此匆忙？再坐下谈一会儿吧！”那鬼却隐去踪影。顾邵看看门窗，全都关得紧紧的，还是原来的样子。三年之后的那个时刻到了，顾邵果然患了重病，总是梦见那鬼来打他，并劝他修复庙宇。顾邵说：“邪怎能压正？”始终不听，后来便死了。

陈氏女

乌伤陈氏有女，著屐上大枫树颠，了无危惧。顾曰：“我应为神，今便长去。唯左苍右黄，当暂归耳。”家人悉出见之。拳手辞诀，于是飘耸轻越，极睇乃没。人不了苍黄之意，每春辄以苍狗，秋黄狗。设祀树下也。（出《异苑》）

乌伤陈家有个女儿，穿着鞋爬到大枫树尖上，一点也不害怕，更没觉得有什么危险。她环顾四周，道：“我应当成为神仙，今天就要永远离开这里了。只有左面是青色的右面却是黄色的，才可以暂时回来。”家里人全跑出来看她，她抱拳拱手与大家诀别，然后耸身一跳，飘然而起。人们极目望去，

直至没影为止。家里人不知道苍黄到底是什么意思，每年春天就用黑狗、秋天就用黄狗在树下祭祀她。

王 表

临海罗阳县有神，自称王表。语言饮食，与人无异，然不见其形。又一婢，名纺绩。是月，遣中书郎李崇，赍辅国将军罗阳王印绶迎表。表随崇俱出，所历山川，辄遣婢与其神相闻。表至，权于苍龙门外为立第舍。表说水旱小事，往往有验。（出《吴志》。明抄本作出《异志》）

临海郡罗阳县有个神，自称王表，说话吃饭和人没什么两样，但是却看不见他的模样。他还有一个婢女，叫纺绩。这个月，皇帝派中书郎李崇把印绶送给辅国将这罗阳王迎接王表。王表随李崇一起出行，所经历的名山大川，江湖河流，他就派遣婢女与那里的神通报一声。王表到了之后，暂且在苍龙门外为他建造了一套房舍。王表预言一些旱涝之类的小事情。往往很灵验。

石人神

石人神，在丰城县南。其石状似人形。先在罗山下水中，流潦不没。后有人于水边浣衣，挂著左臂。天忽大雨，雷电霹雳，石人臂折，走入山畔。时人异之，共立为祠，每有灵验，号曰“石人神”。（出《豫章古今记》）

石人神，在丰城县南边。这块石头酷似人形，先前在罗山脚下的河中，洪水也不能将其淹没。后来，有人在河边洗衣服。挂在了它的左臂。这时，天空忽然下起大雨，电闪雷鸣。石人的左臂被折断。不久，它自己便从河中走到山边。当时，人们都感到惊异，共同为它修起个祠堂，常常显灵，于是大家便叫它石人神。

圣姑

吴兴郡界首，有洞庭山，山中圣姑祠庙在焉。《吴志》曰：姑姓李氏，有道术，能履水行，其夫怒而杀之。自死至今，向七百岁，而颜貌如生，俨然侧卧。远近祈祷者，心至则能到庙；心若不至，风回其船，无得达者。今每月一日沐浴，为除爪甲。每日妆饰之，其形质柔弱，只如寝者。盖得道欤。

(出《纪闻》)

吴兴郡的边界上，有座洞庭山，山中有座圣姑祠庙。据《吴志》记载，圣姑原本姓李，有道术，能在水面上行走，她的丈夫一次发怒将她杀死了。从她死后到如今，已经七百年了，而容颜栩栩如生，很庄重地侧身躺着。远远近近来祈祷的人，心诚者就可以到达庙前；心不诚者，大风便会使他的船头调转，怎么也到不了庙前。现在，每月一日给圣姑沐浴，还要给她剪除指甲；每天都要为她化妆修饰一番。她体质极差，柔弱无骨，就像个正在睡觉的人。要知道，她已经真的成仙得道了呵。

陈 敏

陈敏，孙皓之世为江夏太守。自建业述职，闻宫亭庙神灵，枉帆过之，乞在任安稳，当上银杖一枝。限既满，作杖，插竹为杆，以银度之。寻征为散骑常侍，还到江口，后宫亭送杖讫，即进路。日晚，降神巫宣教曰：“陈敏许我银杖，今以度银杖见与，使投水中，当送以还之。欺蔑之罪，不可容也。”乃置杖浮水上，从流而北，其疾如飞，径到敏船前，徘徊不去。敏惧，取之，遣小吏到庙逊谢。小吏既发，惊风卒至，涌浪滔天，敏舟倾。唯小吏四人独在。（出《神鬼传》）

陈敏，在三国吴末帝孙皓当朝时任江夏郡太守。一次，他去京城建业述职回来，听说宫亭庙的神仙十分灵验，便专程驱船去了一趟，祈求任职期间平安无事，并许愿说将来送上一支银杖。任职期限已满，他用竹杆做了支手杖，然后镀上一层银。不久，他被封为散骑常侍，又来到江口，去宫亭庙送手杖。当他们的船正行在途中，天黑下来，有位神巫自天而降，宣告般地说道：“陈敏当年许愿说给我一支银手杖，今天却拿来一支镀银的竹杖送我，我要你把它投入水中，再复还给你。但是，你对我的欺骗和蔑视之罪，是不能容忍的！”说罢，他把那支镀银的竹手杖放在水面上，它便随水向北漂去而且像飞一样快。手杖径直奔到陈敏船前，徘徊不去。陈敏害怕了，急忙取过手杖，派小吏到宫亭庙谢罪道歉。小吏们刚一出发，狂风大作，波浪滔天，陈敏的大船翻入水中，只有那到庙上谢罪道歉的四名小吏幸免于难，其他人全死了。

费长房

费长房能使鬼神。后东海君见葛陂君，淫其夫人。于是长房敕系三年，而东海大旱。长房至东海，见其请雨，乃敕葛陂君出之，即大雨也。（出《列异传》）

费长房这个人能够役使鬼神。后来，东海的神君去见葛陂湖的神君，奸污了他夫人。于是，费长房下令将东海神君拘囚三年。这样一来，东海一带遭受了特大旱灾。费长房来到东海，见百姓们纷纷求雨，就命葛陂神君出来施展威力，随即就下了一场大雨。

胡母班

胡母班曾至太山之侧，忽于树间。逢一绛衣骑，呼班云：“太山府君召。”母班惊愕，逡巡未答，复有一骑出呼之。遂随行数十步，骑母班暂瞑。少顷，便见宫室，威仪甚严。母班乃入阁拜谒。主为设食，语母班曰：“欲见君无他，欲附书与女婿耳。”母班问女郎何在？曰：“女为河伯妇。”母班曰：“辄当奉书，不知何缘得达。”答曰：“今适河中流，便扣舟呼‘青衣’，当自有取书者。”母班乃辞出。昔骑复令闭目，有顷，忽如故道。遂西行，如神言而呼“青衣”。须臾，果有一女仆出，取书而没。少顷复出云：“河伯欲暂见君。”婢亦请瞑目，遂拜谒河伯。河伯乃大设酒食，词旨殷勤。临别，谓母班曰：“感君远为致书，无物相奉。”于是命左右：“取吾青丝履来。”以贻母班。母班出，瞑然忽得还舟，遂于长安经年而还。

至太山侧，不敢潜过，遂扣树，自称姓名，“从长安还，欲启消息。”须臾，昔骑出，引母班如向法而进，因致书焉。

府君请曰：“当别遣报。”母班语讫，如厕，忽见其父著械徒作，此辈数百人。母班进拜流涕，问大人何因及此。父云：“吾死不幸，见谴三年，今已二年矣！困苦不可处。知汝今为明府所识。可为吾陈之，乞免此役，便欲得社公耳。”母班乃依教，叩头陈乞。府君曰：“死生异路，不可相近，身无所惜。”母班苦请，方许之。于是辞出。还家岁余，儿子死亡略尽。母班惶惧，复诣太山，扣树求见。昔驹遂迎之而见。母班乃自说：“昔辞旷拙，及还家，儿死亡至尽，今恐祸故未已，辄来启白，幸蒙哀救。”府君拊掌大笑曰：“昔语君，‘生死异路，不可相近’故也。”即敕外召母班父，须臾至庭中，问之：“昔求还里社，当为门户作福，而孙息死亡至尽，何也？”答云：“久别乡里，自忻得还，又遇酒食充足，实念诸孙，召而食之耳。”于是代之。父涕泣而出。母班遂还，后有儿皆无恙。（出《搜神记》）

胡母班曾经到过泰山。他在山坡上的林木间遇见一位穿深红色衣服的主驾车马的官吏，招呼他说：“泰山府的神君要见你。”胡母班愕然一惊，他迟疑不决，未作回答。又有一个主驾车马的官吏出来喊他，他只好跟着行进几十步。那官吏请胡母班暂时闭上眼睛。一会儿，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便看见了宫殿，这里的人都有严肃的容貌和庄重的举止。胡母班就从侧门入内拜见泰山神君，神君请他吃饭，并对他说：“我想见你没有别的目的，只是求你捎封信给我的女婿。”胡母班问他的女儿在什么地方？回答说：“我的女儿现在成了河

神的妻子。”胡母班说：“放心吧，我应该送这封信，但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它送到？”神君说：“现在，你到河的中流，就敲船喊婢女，便会有人主动把书信取走。”听罢，胡母班就告辞出来。当初那位主驾车马的官吏又让他闭上眼睛。一会儿，忽然像回到来的路上，向西行去，来到河中流，胡母班睁开眼睛，照神君说的那样敲船喊婢女，果然，有一个女仆从水中走出来，接过书信便又回到水中。有顷，那女仆又钻出水面说：“河神想见你一面。”她也让胡母班闭上眼睛。入水之后，胡母班拜见河神，河神大摆酒筵招待他，显得十分热情、殷勤。临别，河神对胡母班说：“感谢你远道而来为我送信，我也没有什么好东西相送的。”于是，命手下人把他的青丝鞋取来，赠给胡母班。胡母班走出来的时候，眼睛一闭再一睁，便回到了船上。然后，他在长安住了一年才返回。到泰山的时候，他未敢悄然而过，走进那片林子敲击树干，自报姓名后说：“我刚从长安回来，想向神君回禀一下音信。”一会儿，当初那个主驾车马的官吏走出来，还像上次那样把他带进地府。因为他送信有功，神君又请他吃喝一顿，并说：“我将对你另有报答。”胡母班向神君述说完经过后，去厕所的时候，忽然看自己的父亲戴着镣铐在服刑做苦役。像他这样的人有好几百。胡母班扑向父亲，跪拜，哭道：“您为什么落到这步田地？”父亲说：“我死之后便遭不幸，被判刑三年，今天已满二年，整日苦不堪言，简直没法活了！听说你受到神君的任用和赞赏，能不能为我陈述一下，并乞求免除我的苦役。这样一来，我就能做土地神了。”胡母班便照父亲说的那样，再次拜见神君，并替父亲陈述、乞求。神君说：“生死

不是同道，你不能够接近他呀。人的肉体是不值得怜惜的。”胡母班苦苦哀求，神君才答应下来。胡母班从地府中走出。回家一年多，孩子差不多死光了。他十分惶恐、惧怕，再次奔向泰山，敲树求见。当年那位主驾车马的官吏迎接他走进地府，见到了神君。他自述说：“当年离开这里之后，我就回到家中，一年多来孩子们全死亡了，我担心这祸事还没有完结，所以来此请你说明并开导。如蒙相救，乃我们全家之大幸！”神君拍掌大笑道：“当初我就对你说，生死不是同道，你不能够接近他。这下怎么样？”随即下令召见胡父。一会儿，胡母班之父来到庭中，神君问他：“当初你请求回去当土地神，并为家里人造福，而现在你的孙儿们全死了，这是为什么？”胡父回答说：“久别乡里，终于回到家中，自然十分欣喜；又见酒饭丰盛，实在想念孙儿们，便召他们一块来吃，于是便都随我而来……”因此，泰山府君就让人代替了母班父亲的职位，老人哭泣着走了出去。胡母班当即到家中，从此以后，他生下的孩子再也不闹病闹灾了。

张诚之

吴县张诚之。夜见一妇人。立于宅东南角。举手招诚。诚就之。妇人曰。此地是君家蚕室。我即是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于上。以祭我。当令君蚕桑百倍。”言绝失之。诚如言，为作膏粥，自此年年大得蚕。世人正月半作

膏粥，由此故也。（出《续齐谐记》）

吴县的张诚之，夜里看见一个女人，站在房头东南角上，举手招呼他，他便走过去。那女人说：“这里是你家养蚕的房子吧？我是地神呵。明年正月十五，你应该做白米粥祭上，上面撒上肥肉来祭祀我，我就能让你的蚕和桑叶增产一百倍。”说完，那女人就不见了。张诚之像她说的那样，做了一碗带肥肉的白米粥，从此年年的蚕茧都获得大丰收。如今，人们正月十五做带肥肉的粥，就是由这而来的。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九十四 神四

王 祐	温 峤	戴文谏	黄石公
袁 双	商 康	贾 充	王文度
徐 长	陈 绪	白道猷	高雅之
罗根生	沈 纵	戴氏女	孙 盛
湛 满	竺县遂	武 曾	晋孝武帝
蔺启之	王 猛	封驱之	

王 祐

散骑侍郎王祐，疾困，与母辞诀。既而闻有通宾者曰：“某郡某里某人。”尝为别驾，祐亦雅闻其姓字。有顷，奄然来至，曰：“与卿士类，有自然之分，又州里，情便款然。今年国家有大事，出三将军，分布征发。吾等十余人，为赵公明府参佐。至此仓卒，见卿有高门大屋，故来投。与卿相得，

大不可言。”祐知其鬼神，曰：“不幸笃疾，死在旦夕，遭卿以性命相托。”答曰：“人生有死，此必然之事。死者不系生时贵贱。吾今见领兵千人，须卿，得度薄相付。如此地难得，不宜辞之。”祐曰：“老母年高，兄弟无有，一旦死亡，前无供养。”遂歔歔不能自胜。其人怆然曰：“卿位为常伯，而家无余财。向闻与尊夫人辞诀，言辞哀苦，然则卿国土也，如何可令死。吾当相为。”因起去：“明日更来。”其明日又来。祐曰：“卿许活吾，当卒恩不？”答曰：“大老子业已许卿，当复相欺耶！”见其从者数百人，皆长二尺许，乌衣军服，赤油为誌。祐家击鼓祷祀。诸鬼闻鼓声。皆应节起舞，振袖飒飒有声。祐将为设酒食，辞曰：“不须。”因复起去，谓祐曰：“病在人体中如火，当以水解之。”因取一杯水，发被灌之。又曰：“为卿留赤笔十余枝，在荐下，可与人使著，出入辟恶灾。”因道曰：“王甲李乙，吾皆与之。”遂执祐手与辞。时祐得安眠，夜中忽觉，忽呼左右，令开被：“神以水灌我，将大沾濡。”开被而信有水，在上被之下，下被之上，不浸，如露之在荷。量之得三升七合。于是疾三分愈二，数日大除。凡其所道当取者，皆死亡，唯王文英半年后乃亡。所道与赤笔人，皆经疾病及兵乱，皆亦无恙。初有妖书云：“上帝以三将军赵公明、钟士季，各督数万鬼下取人。”莫知所在。祐病差，见此书，与所道赵公明合焉。（出《搜神记》）

任散骑侍郎一职的王祐，由于被疾病折磨得死去活来，便与母亲诀别。随即，他就听见有人来报说：“曾经任过别驾的

某郡某里某人，突然登门来访。”其实，王祐也听说过此人的姓名。来报信的人又说：“这个人与你是同一种人，你们二人有天然的缘份，又是同州同里人。”于是，王祐对客人相当热情，款然接待。客人告诉他说：“今年国家有大事，把三将军派出来到各地向民间征调兵将。我们这十来个人，都是赵公明府里的参佐，仓卒来到此地，见你这里有高门深院，于是就投奔来了。我与你相投又相称，此情深不可言。”王祐知道他是鬼神，便说：“我不幸病情转重，死在旦夕，今天有幸遇到你，便想以性命相托。”客人回答说：“人生固有一死，这是必然的事情。死去的人，与生前的贵贱毫无关系。我今天举荐你领兵千人，必须等到官署下文书之后才能上任。这件事情是非常难得的，你不应该推辞呵。”王祐说：“老母亲年纪太大了，又没有一个兄弟，我一旦死了，老母亲谁来侍养？”随即便歔歔感叹，不能自己。那位客人也怆然说道：“你身为皇帝的近臣，而家中却没有什财产；刚才，我又听你与老母亲诀别，言辞悲哀凄苦，令人心碎，但你的的确确称得上一个国士，怎么能让你死呢？我应当相助于你。”于是他起身而去。说：“第二天来。”第二天又来了。王祐说：“你如果让我活下去，当至死不忘这大恩大德。”回答说：“我们将军老爷子已经答应了你，我还能骗你吗？”这时，只见他的身后跟了好几百人，全都二尺多高，穿黑色的军装，身上涂着红油标志。王祐家里人击鼓祈祷，众鬼听见鼓响，全都踏着那鼓点跳起舞来，袖子甩得飒飒作响。王祐为他们设下酒筵，那人告辞说：“不用。”便又站起身对王祐说，“病在人体中如同一团火，就应当用水去解它。”说完拿来一盆水，掀被就灌，

又说，“我给你留下十余支红笔，放在垫子下面，可以让人举着它，出入辟恶灾。”于是就说出一串名字，有的已经发过了，其余的让王祐都给他们每人发一支。那人随即握着王祐的手同他告别。这天王祐得以安然入睡。半夜，他忽然醒来，急忙喊手下人，让他们打开被子，说神人用水灌他，就要弄得一塌糊涂了。打开被子一看，果然真的有水。那水在上下两床被子中间，不往被子里浸渗，如露珠在荷叶上滚动，收起来共有三升七合。于是，王祐的病就去了三分之二。几天之后便彻底痊愈。凡是那个人说要选取的人全都死了，只有三文英又活半年之后才死；凡是他说要送给红笔的人，虽然遇上了疾病和兵乱之灾，但却都安然无恙。当初，有本妖书说：上帝派赵公明、钟士季等，各率领数万鬼兵到世间征召兵将，结果没找到他住的地方。王祐病好之后，看见了这本妖书，与那人所说的赵公明完全符合。

温 峤

古今相传：夜以火照水底，悉见鬼神。温峤平苏峻之难，及于湓口，乃试照焉。果见官寺赫奕，人徒甚盛；又见群小儿，两两为偶，乘轺车，驾以黄羊，睚眦可恶。温即梦见神怒曰：“当令君知之。”乃得病也。（出《志怪》）

从古到今，人们都传说：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用火照水底，便能够看见鬼神。温峤等人击败了苏峻的叛乱，来到江西的湓口，他试着照了一把。果然，他看见了官家的寺庙显耀盛大，大众甚多；又看见不少小孩子，两个两个为一伙，乘坐轻便小车，让黄羊拉着，睁大眼睛向上看，十分可恶的样子。温峤当夜就梦见神人发怒道：“应该让你知道知道厉害。”不久，温峤便得病了。

戴文谔

沛国戴文谔居阳城山，有神降，妻焉。谔疑是妖魅，神已知之，便去。遂见作一五色鸟，白鸠数十枚从，有云覆之，不遂见。（出《搜神记》）

沛国人戴文谔住在阳城山，有神女来到此地，嫁给他作妻子。戴文谔怀疑她是妖怪。神女知道他的心思之后，便走了。当即，只见她变成一只五色鸟朝远处飞去，后面跟随着几十只白鸠。有顷，云霞将它们盖住，再什么也看不见了。

黄石公

益州之西，云南之东，有神祠。克山石为室，下有人奉祠之。自称黄公。因言此神，张良所受黄石公之灵也。清净不烹杀。诸祈祷者，持一百钱，一双笔，一丸墨，石室中前请乞。先闻石室中有声，须臾，问来人何欲。既言，便具语吉凶，不见其形。至今如此。（出《搜神记》）

在益州的西部、云南县的东边，有一座神庙。它是在岩石上凿出一个洞作为庙室的。刚刚凿洞的时候，只见里面有一个人正在祭祀，他自称黄公，因此人们把他看作这个庙里的神。汉留侯张良就是受黄石公的点化，并得到一部《太公兵法》才具有灵气的。他一靠子不杀生，且清清净净。所有来祈祷的人，都要拿一百钱，一双笔，一丸墨，到石室中向前跪下乞告。这样，就可以先听石室里有说话声，一会儿，便问来人有什么要求。当你把自己的要求说出来之后，那人就会告诉你吉凶福祸。然而，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袁 双

丹阳县有袁双庙。真弟四子也。真为桓宣武诛，便失所在。灵在太元中，形见于丹阳，求立庙。未既就功，大有虎灾。被害之家，辄梦双至，催功甚急。百姓立祠堂，于是猛暴用息。今道俗常以二月晦，鼓舞祈祠。尔日，常风雨忽至。元嘉五年，设奠讫，村人丘都，于庙后见一物，人面鼯身，葛巾，七孔端正，而有酒气。未知为双之神，为是物凭也。（出《异苑》）

丹阳县境内有座袁双庙。袁双是道教所奉的真武帝君弟弟的四儿子，真武帝君被桓武杀死之后，他便失去了住处。他的灵魂在晋太元年间，身子却出现在今天的丹阳县。他请求人们为自己修一座庙。未等到修成，这里便闹起虎灾。被害者的家属就梦见袁双来到身边，催促他们赶快把庙修建起来。百姓们把祠庙建起之后，虎患于是就根除了。如今，道家有个习俗，就是常常在二月的最后一天擂鼓起舞，到祠庙祈祷祭祀。近些日子，常常有风雨忽然降临。汉桓帝元嘉五年，祭祀完毕，村里有个叫丘都的人，在庙后看见一个怪物，长着人的面孔扬子鳄的身子，扎着葛织成的衣巾，耳目口鼻等七窍长得挺端正，而且有酒气。不知道他是袁双化身的人应该

明白，这就是凭证呵。

商 康

乌程卞山，本名土山。有项籍庙，自号卞王，因改为名。山足有一石柜，高数尺。陈郡殷康，尝往开之，风雨晦暝，乃止。（出《异苑》）

乌程县有一座卞山，原名叫土山。山上有座项羽庙，因为他自己号称卞王，所以这座山改名为卞山。山脚下有一口石柜，好几尺高，陈郡有个姓康的富人曾经前往打开石柜，顿时风雨飘摇，天昏地暗，只好停止。

贾 充

贾充伐吴时，尝屯项城，军中忽失充所在。充帐下都督周勒，时昼寝，梦见百余人，录充，引入一迳。勒惊觉，闻失充，乃出寻索之。忽睹所梦之道，遂往求之。果见充行至一府舍，侍卫甚盛，府公南面坐，声色甚厉，谓充曰：“将乱吾家事，必尔与荀勖。既惑吾子，又乱吾孙。间使任愷黜尔

而不去，又使庾纯詈汝而不改，今吴寇当平，汝方表斩张华，汝之愆，皆此类也。若不悛慎，当旦夕加罪。”充因叩头流血。公曰：“汝所以廷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卫府之勋耳。终当使孙嗣死于钟籥之间，太子毙于金酒之中，小子困于枯木之下。荀勖亦略同。然其先德小浓，故在汝后。数年之外，国嗣亦替。”言毕命去。充忽然还营，颜色憔悴，性理昏丧，经日乃复。其后孙谧死于钟下。贾后服鸩酒而死，贾午考竟。用大杖。皆如所言。（出《晋书》）

西晋大臣贾充攻打讨伐孙吴时，曾经屯兵于项城，军营之中忽然就不见了他的影子。贾充帐下有个都督叫周勒，当时正在白天睡觉，梦见一百多人在追捕贾充，抓住之后把他押入一条小道。周勒惊醒了，就听说了贾充失踪这件事，便出去寻找线索。忽然，他发现了梦见的那条小道，随即就沿路去找，果然看见贾充走进一座官府，那里侍卫很多，壁垒森然。只见府中的长官坐在南面，声色俱厉地对贾充说：“你将坏了我们家的大事儿！你与尚书令荀勖勾结，既迷惑了我的儿子，又迷乱了我的孙子。这期间我派任恺罢免你，你却不离去；又派庾纯谴责你你也不改。今天，孙吴之寇应当扫平，你就上表斩了张华。你的愚昧和蠢笨的伎俩，不过如此。如果再不思悔改而谨慎起来，早晚还会给你加刑。”贾充便连连磕头，脑袋都磕出了血。那长官又说，“之所以为你延长了阳寿并使你有如此地位和名气，这都是因为你保卫朝廷有功呵。不过，你要记住，最后应当让孙太子死于钟籥的两侧之

间，让你的大儿子死在药酒毒下，让你的小儿子被压于枯木之下。尚书令荀勖也与你大致相同。但他有才华并积下阴德，死在你的后面。数年之后，就要改朝换代了。”说完，他就让贾充离去。贾充突然回到军营，脸色憔悴，神志不清，整天恍恍惚惚，过了好几天才恢复过来。后来，孙太子死于钟山脚下，贾充的女儿齐王妃服鸩酒而亡，贾义（午考），太子的死，是用大棒杖毙的。全跟那人说的一样。

王文度

晋王文度镇广陵，忽见二骑，持鹄头板来召之。王大惊，问骑：“我作何官？”骑云：“尊作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王曰：“吾已作此官，何故复召耶？”鬼云：“此人间耳，今所作是天上官也。”王大惧之。寻见迎官玄衣人及鹄衣小吏甚多，王寻病薨。（出《法苑珠林》）

晋代，王文度镇守广陵郡。一日，他忽然看见两个主驾车马的小吏，握着鹄头板来召见他，王文度大惊，急问那两个小吏：“我将要做什么官？”回答说：“你将要做平北将军及徐州和兖州的刺史。”王文度说：“我已经当上了这样的官，为什么还要召见我呢？”那鬼吏说：“这是人间哪，今天让你做的则是天上的官呀。”王文度更加惊恐万状。俄顷，只见不少

黑衣人鹄衣小吏来迎接他，他随即便病死了。

徐 长

吴兴徐长夙与鲍靓有神明之交，欲授以秘术。先请徐宜有约，誓以不仕，于是授录。以常见八大神在侧，能知来见往。才识日异，州乡翕然美谈。欲用为州主簿。徐心悦之。八神一朝不见七人，余一人倨傲不如常。徐问其故，答云：“君违（原来违下有不字。据明抄本删。）誓，不复相为。使身一人留卫录耳。”徐乃还录，遂退。（出《世说》）

吴兴县的徐长早就跟鲍靓有神祈之交往，想跟他学神仙法术。鲍靓先让徐长立下誓约，今后不再做官，然后才把记载法术的籍录传授给他。不久，徐长就能把常见的八大神召到自己身边，而且使人们看见这八大神怎么来的和怎么走的。他的法术越来越高，日新月异，当地人传为美谈。官府还要任用他为州主簿。听到这消息，徐长很高兴。一天，八大神少了七个，只召来一个大神还傲慢无礼不如往常。徐长问其原因，他回答说：“你违背了誓约，大家不再奉陪，派我一个人留下来是保护这套籍录的呵。”徐长把籍录还回后，这个大神也走了。

陈 绪

新城县民陈绪家，晋永和中，旦闻扣门，自通云：“陈都尉。”便有车马声，不见形。径进，呼主人共语曰：“我应来此，当权住君家，相为致福。”令绪施設床帐于斋中。或人诣之，斋持酒礼求愿，所言皆验。每进酒食，令人跪拜，授闱里，不得开视。复有一身，疑是狐狸之类，因跪，急把取。此物却还床后，大怒曰：“何敢嫌试都尉？”此人心痛欲死，主人为扣头谢，良久意解。自后众不敢犯，而绪举家无恙，每事益利，此外无多损益也。（出《幽明录》）

晋代永和年间，新城县陈绪家里，天刚亮就听见敲门声，并且自报姓名和身份说：“我是陈都尉。”接着就听见一阵车马声，但却看不见人影。“陈都尉”径直走进屋里，把主人喊出来说道：“我应该到这里来，暂且住在你们家，让我们相互致福吧！”他让陈绪在书房里架设床帐。有人来拜见他，拿着酒和礼品求他算命，所说的都很灵验。每次送酒饭，他都让人跪下，把酒饭送进门里，但不准开门而视。一天，有个怀疑这位“陈都尉”是狐狸精之类的妖怪的人，刚跪下把酒饭送进去，又急忙夺了回来。“陈都尉”却回到床上，大怒道：“你还敢怀疑并试探都尉？”那人立即心痛欲死。陈绪急忙走

过来，为那人磕头谢罪，好久他的病情才缓解。从此之后，众人谁也不敢冒犯它，而陈绪全家均平安无事，什么事都很吉利，几乎没有什么意外损失。

白道猷

章安县西有赤城山，周三十里，一峰特高，可三百余丈。晋泰元中，有外国道士（道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人白道猷，居于此山。山神屡遣狼怪形异声往恐怖之，道猷自若。山神乃自诣之云：“法师威德严重，今推此山相与，弟子更卜所托？”道猷曰：“君是何神？居此几时，今若必去，当去何所？”答云：“弟子夏王之子，居此千余年。寒石山是家舅所住，某且往寄憩，将来欲还会稽山庙。”临去，遗信赠三奩香。又躬来别，执手恨然，鸣鞞响角，凌空而逝。（出《述异记》）

章安县西部有座赤城山，方圆三十里，其中一峰特别高大，大约有三百多丈。晋代泰元年间，有一位外国道士名叫白道猷，就居住在这座山上。山神三番两次地派遣狼变成十分可怕的样子，怪声怪气地嗥叫着吓唬他。白道猷泰然自若。山神便又亲自上山见他，说道：“大法师德重威严，今天，我就把这座山送给你了，希望你不要辜负我之所托。”道猷说：“你是什么神？在这住了多长时间？今天如果必须离开，你将

去往何处？”山神回答道：“我是夏王的儿子，在这里住一千多年了。寒石山是我舅舅住的地方，我暂且去那寄居一段时间，将来回到会稽山神庙去。”临走，留下一封信，又赠给白道猷三奩香。然后，向白道猷躬身告别，举手时感到十分遗憾，吹响号角，敲击刀鞘，凌空而逝。

高雅之

晋太元中，高衡为魏郡太守，戍石头。其孙雅之，在厩中，云：“有神来降，自称白头公，拄杖光耀照屋。与雅之轻举宵行，暮至京口，晨已来还。”后雅之父子，为桓玄所灭。（出《幽明录》）

晋代太元年间，高衡为魏郡太守，戍卫石头城。他的孙子高雅之在马棚中说：“刚才，有位神人来此，自称白头公，他拄的那根拐杖闪闪发光，把屋子都照亮了。他和我轻轻举着那根拐杖连夜而行，第二天天快黑时到了京口城，早晨已经返回来了。”后来，高雅之父子，被南郡公桓玄所灭。

罗根生

豫章有庐松村。郡人罗根生，来此村侧垦荒，种瓜果。园中有一神坛。瓜始引蔓，忽见坛上有一新板，墨书云：“此是神地，可速出去。”根生祝曰：“审是神教，愿更朱书赐报。”明早往看，向板犹存，字悉以朱代墨。根生谢而去也。（出《述异记》）

豫章县有个庐松村。郡里有个叫罗根生的人，到村头来开荒，并种上了瓜果。当瓜刚开始爬蔓的时候，园中那个神坛上忽然出现一块新木板，上面用黑墨水写道：“这是神地，请速离开。”罗根生当即祝祷说：“神的教示我已知悉，希望换成红字公布于众。”第二天早晨，罗根生来园中观看，只见那块新木板还在，上面的字全用朱红代替了墨黑。罗根生谢罪后离去。

沈纵

余姚人沈纵，家素贫。与父同入山，还未至家，见一人。

左右导从四五百许，前车辐马鞭，夹道卤簿，如二千石。遥见纵父子，便唤住，就纵手中燃火。纵因问是何贵人？答曰：“是斗山王，在余杭南。”纵知是神，叩头云：“愿见祐助。”后入山，得一玉枕，从此如意。（出《幽明录》）

余姚县人沈纵，家中一向贫穷。一日，他跟父亲一起进山，回来时还没有到家，看见一个大人物迎面走来。这位大人物前呼后拥的，仅前导和随从就有四五百人。前面闪动着车轮和马鞭，夹道站着仪仗队，如同二千石俸禄的官员。远远看见沈纵父子，那大人物便将他们喊住，然后靠近沈纵并在他手中点上火。沈纵于是问道：“你是何方贵人？”回答说：“我是斗山之王，住在余杭县南边。”沈纵知道他是神仙，一边叩头一边说：“希望能够得到您的祐护和帮助。”后来，沈纵进山得到一方玉枕，从此他们家万事如意。

戴氏女

豫章有戴氏女，久疾不瘥。见一小石，形像偶人。女谓曰：“尔有人形，岂神？能差我宿疾者。吾将重汝。”其夜梦有人告之：“吾将佑汝。”自后疾渐差。遂为立祠山下。戴氏为巫，故名戴侯祠。（出《搜神记》）

豫章郡戴氏有个女儿，久病不愈。一天，她看见一块小石头，形状像个人，便对它说：“你有人形，难道是神仙吗？如果你能把我的老病治好，我将重重地谢你。”当天夜里，她梦见有人告诉她说：“我今后会保佑你的。”从此以后，她的病情渐渐好转，于是就在山下建起一座祠庙，戴氏就在那做巫师，因此这座祠庙便被称为“戴侯祠”。

孙 盛

衡山白槎庙。古老相传：昔有神槎，皎然白色，祷之灵无不应。晋孙盛临郡，不信鬼神，乃伐之。斧下流血。其夜波流神槎向上，但闻鼓角之声，不知所止。开皇九年废，今尚有白槎村在。（出《湘中记》）

衡山有座白槎庙。很久以前，人们就传说：早年，这儿有一个神奇的木筏子，皎然白色，向它祈祷没有不灵验的。晋代孙盛来此任郡守，他不信鬼神，便让人砍毁它。不料，那斧子砍下去，木筏子竟然流出血来。当天夜里，水流奇迹般地将木筏子送向上游，只听鼓号声声，不知停在了什么地方。隋代开皇九年，这座庙便毁废了，如今还有个白槎村存在着。

湛 满

须江县江郎山。昔有江家在山下居，兄弟三人，神化于此。故有三石峰之异。有湛满者，亦居山下。其子仕洛，永嘉之乱，不得归。满乃使祝宗言于三石之灵，能致其子，靡爱斯牲。旬日中，湛子出洛水边，见三少年，使闭目伏车栏中间，去如疾风。俄顷，从空中堕，恍然不知所之。良久，乃觉是家园中。（出《十道记》）

须江县境内有座江郎山。从前，有一户姓江的人家在山下居住，他们兄弟三人，都在这里成神而去，因此留下一座奇异的三石峰。有位叫湛满的人，也住在这座山下。他的儿子在洛阳做官，赶上杀王公士民数万人的永嘉之乱，有家不能回。湛满就来到三石峰下祈祷，求其保佑他的儿子，说：“能让我的儿子回来，一定不会舍不得供祭祀的牲畜”十天之内的某一日，湛满的儿子走到洛水边，看见三位少年。这三位少年让他闭上眼睛趴在车栏中间，那车便像疾风一般跑起来。有顷，他突然从空中掉了下来。他恍恍惚惚，不知到了何处。好久，他才发现这是自己家的菜园子。

竺昙遂

晋太元中，谢家沙门竺昙遂，年二十余，白皙端正，流落沙门。尝行经青溪庙前过，因入庙中看。暮归，梦一妇人来，语云：“君当来作我庙中神，不复久。”昙遂问：“妇人是谁？”妇人云：“我是青溪姑。”如此一月许，便卒。临死，谓同学年少曰：“我无福，亦无大罪，死乃当作青溪庙神。诸君行便，可见看之。”既死后，诸年少道人诣其庙。既至，便灵语相劳问，音声如其生时。临去云：“久不闻呗声，甚思之。”其伴慧观，便为作呗讖，犹唱赞。语云：“歧路之诀，尚有悽怆。况此之乖，形神分散。窃冥之叹，情何可言。”既而歔歔不自胜，诸道人等皆为流涕。（出《续搜神记》）

东晋太元年间，出家的佛门弟子中有一个叫竺昙遂的，二十多岁，相貌端庄，皮肤白皙。他流落到佛门之后，一次他从青溪庙前路过，于是进庙里看了一番。晚上回来，他梦见一个女人来了，对他说：“你应当来做我庙中之神，这一天不会太久了。”竺昙遂问那女人是谁，回答说：“我是青溪姑。”就这样过了一个月，竺昙遂便死了。临终前，他对僧人们说：“我这辈子没有福，也没有大的罪过，死后能做青溪庙之神，你们从那里路过方便的话，可以进去看看我。”竺昙遂死后，

那些年轻道人来到青溪庙上，便与之对话互致问候。竺昙遂的声音跟生前一样。临别，竺昙遂说：“很久没有听到唱赞偈的声音，真想呵！”他的同伴慧觀，便为他唱了一段。接着，他也唱了起来，大意是：歧路之别，尚有悽怆之情；而我们这种情况下的分离，形神各在一方，深远难见，长叹不已，这种心情简直无法表达……唱罢，他感慨不已，难以控制。道人们都为他流下了热泪。

武 曾

侯官县常有阁下神。岁终，诸吏杀牛祀之。沛郡武曾作令，断之。经一年，曾选作建威参军。当去，神夜来问曾：“何以不还食？”声色极恶，甚相谴责。诸吏便于道买牛，共谢之，此神乃去。（出《幽明录》）

侯官县曾经有位阁下神。每年年底，各位官吏都要杀牛来祭祀他。自从沛郡的武曾来此做县令之后，便将祭品给断了。一年之后，武曾被选任建威参军，临行前夜那神人来问他：“你为什么不给我送吃的？！”声色俱厉，对他痛加谴责。官吏们得知此事后，便于当地买牛杀了，共同向阁下神谢罪。此后，那神人就走了。

晋孝武帝

晋孝武帝，殿北窗下见一人，著白帽，黄练（练原作疏。据明抄本改。）单衣，自称华林园水池中神，名曰淋涇君。帝取所佩刀掷之，空过无碍。神忿曰：“当令君知之。”少时而暴崩。（出《幽明录》）

东晋孝武帝，在大殿北面的窗下看见一个人，穿着白色的夹袄，黄绢单衣，自称是华林园水池中的神仙，名叫淋涇君。孝武帝摘下自己的佩刀向他砍去，然而却什么也未砍到。那神人忿然地说：“我应当让你知道我的厉害。”不久，孝武帝就暴死了。

蔺启之

蔺启之家在南乡，有樗蒲娄庙。启之有女名僧因，忽厥（厥原作气。据明抄本改。）而寤，云：“樗蒲君遣婢迎僧坐斗帐中，仍陈盛筵。以金银为俎案，五色玉为杯碗。与僧共食，一宿而醒也。”（出《述异记》）

蔺启之家住南乡，那里有座樗蒲娄庙。蔺启之有个女儿名叫僧因。一天，她忽然昏倒又醒来，说：“樗蒲君遣侍女迎接我，坐在斗帐之中，又摆上酒席筵菜，用金银做肉案子，用五色玉做杯碗；和我共同吃了顿饭，又住了一宿才醒来呵……”

王 猛

王猛者，北海人。少贫贱，曾至洛阳货畚。有一人，于市贵买其畚，而云无直，家近在此，可随我取。猛随去。行不觉远，忽至深山中。此人语猛，且住树下，当先启道君来。须臾，猛进，见一公据胡床，头鬓悉白。侍从十许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马公可进。”因拜，老公曰：“王公何缘拜？”即十倍售畚价，遣人送猛出。既顾视，乃嵩山也。（出《中兴书》）

王猛是北海郡的人，少年时家里很穷，曾经到洛阳卖过畚箕。一次，有个人在市场上花高价买他的畚箕，却又说没有带钱，家就住在附近，让王猛随他去取。王猛随他而去，没觉走出多远，忽然来到深山里。那人对王猛说：“你暂且站在

树下，我得先回去禀告一声你来了。”不一会儿，王猛便随他进了树洞，看见一个人坐在折叠床上，他的头发和两鬓全白了，有十多个侍从。有一个人引王猛来到这老者跟前，并说：“大司马公请进——”王猛向老者跪拜，老者说：“你为什么来拜我呢？”当即送王猛十倍于原价的畚箕钱，并派人把他送出树洞。王猛四下看看，这里原来是嵩山呵。

封驱之

始兴林水源里有石室，室前磐石上，行罗十瓮，中悉是饼银。采伐遇之，不得取，取之迷闷。晋大元初，民封驱之家仆，密窃三饼归，发看，有大蛇螫之而死。《湘州记》曰：“其夜，驱之梦神语曰：‘君奴不谨，盗银三饼。即日显戮，以银相偿。’觉视，则奴死银在矣。”（出《水经》）

在始兴郡老林子山溪的源头，有一座石屋，屋前的大石头上，摆着一排十个陶瓮。这瓮里全装着银饼子，采药的伐木的如果看见，也不能拿走，谁拿了谁就得迷路。东晋太元初年，郡民封驱之家里的仆人，悄悄偷三块银饼子回来，到家揭开一看，有一条大蛇爬出来，当即把他咬死。《湘州记》里说：“那天晚上，封驱之梦见神人对他说：“你的奴才不老实，偷走银饼子三块，当天就被处决了。现在，就把那银饼

子送给你，作为补偿吧。”封驱之醒来一看，那奴才果然死了，而银饼子还在。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九十五 神五

王僧虔	陈	悝	宫亭庙	安世高
曲阿神	谢	奂	李滔	树伯道
侯褚	卢	循	陈臣	张舒
萧惠明	柳	积	赵文昭	河伯
邵敬伯	吴兴人	刘子卿		

王僧虔

晋王僧虔秉政，使从事宗宝，统作长沙城。忽见一传教官语曰：“君何敢坏吾宫室？司命官相诛。”寻时宗宝乃坠马。其夜，僧虔梦见一贵人来通，宾从鲜盛，语僧虔曰：“吾是长沙王吴君。此所居之处。公何意苦我？若为我速料理，当位至三公。”僧虔于是立庙。自后祈祷无不应。（出《湘中记》）

晋代王僧虔主持政事，派从事宗宝统镇长沙城。一日，宗宝忽然看见一个传教官跑过来对他说：“你怎么敢破坏我的宫室呢？！”伺机命人相杀。旋即，宗宝从马上摔了下来。当天夜里，王僧虔梦见一位贵人来登门拜访，其随从之多之排场，是很少见的。那贵人对王僧虔说：“我是长沙王吴君呵。这里是我住的地方，你何必要难为我？你如果能快点把这事处理好，我保你位至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于是，王僧虔为他修起一座庙。此后，凡是来祈祷没有不应验的。

陈 悝

隆安中，丹徒民陈悝，于江边作鱼簋。潮去，于簋中得一女，长六尺，有容色，无衣裳，水去不能动，卧沙中。与语不应。有一人就奸之。悝夜梦云：“我江神也。昨失路，落君簋中，小人辱我。今当白尊神，杀之。”悝不敢归，得潮来，自逐水而去。奸者寻亦病死矣。（出《洽闻记》。《御览》六十八引作出祖台之《志怪》）

东晋隆安年间，丹徒县有个百姓叫陈悝，在江边编放了一个鱼篓子，退潮之后，在鱼篓里有一个女子，六尺高，颇有姿色，裸体，水退去之后不能动弹，躺在沙滩上。有一个

人上前把她奸污了。陈慊晚上做了个梦，梦见那女子对他说：“我是江神呵。昨天迷了路，落入你的鱼篓里，被小人奸污了。今天我要报告尊神，杀了这个小人！”陈慊不敢放她回去。等到涨潮的时候，她便随水而逝。不久，那个奸污她的人就病死了。

宫亭庙

南康宫亭庙，殊有神验。晋孝武世，有一沙门至庙。神像见之，泪出交流。因摽姓字，则是昔友也。自说：“我罪深，能见济脱不？”沙门即为斋戒诵经，语曰：“我欲见卿真形。”神云：“真形甚丑，不可出也。”沙门苦请，遂化为蛇，身长数丈，垂头梁上，一心听经，目中血出。至七日七夜，蛇死，庙亦歇绝。（出《幽明录》）

南康郡有座宫亭庙，有神且非常之灵验。东晋孝武帝在位时，有一佛教徒来到庙前，庙里的神像看见他，不由泪水交流。于是他们道出姓名字号，原来从前是一对好朋友。那神自己说：“我罪孽深重，能不能帮助我早日解脱？”那僧人当即为他斋戒诵经，并说：“我想看看你的真面目。”神说：“我长得很丑，不可现原形呀。”僧人再三请求，神便变成一条蛇，好几丈长，把头垂在房梁上，聚精会神地听僧人诵经。

后来，这蛇的眼睛里冒出血来，到七天七夜时，它死了，这座宫亭庙也关了门。

安世高

安侯世高者，安息国王子。与大长者共出家，学道舍卫城。值主不称，大长者子辄恚，世高恒呵戒之。周旋二十八年。云当至广州。值乱，有一人逢高，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大笑曰：“我宿命负对，故远来相偿。”遂杀之。有一少年云：“此远国异人，而能作吾国言，受害无难色，将是神人乎？”众皆骇笑。世高神识还生安息国，复为王作子，名高。安侯年二十，复辞王学道。十数年，语同学云：“当诣会稽毕对。”过庐山，访知识，遂过广州。见少年尚在，径投其家，与说昔事，大欣喜。便随至会稽。过稽山庙，呼神共语。庙神蟒形，身長数丈，泪出。世高向之语，蟒便去。世高亦还船。有一少年上船，长跪前受咒愿，因遂不见。世高（世高原作广州客。据明抄本改。）曰：“向少年即庙神，得离恶形矣。”云庙神即是宿长者子。后庙祝闻有臭气，见大蟒死，庙从此神歇。前至会稽，入市门，值有相打者。误中世高头，即卒。广州客遂瘞之于佛舍。（瘞之于佛舍五字原作事佛精进。据明抄本改。出《幽明录》）

有位王侯叫安世高，本是安息国太子，和大长者一同出家为僧，在舍卫城里学道。遇上个主持不称心，大长者之子便常常发脾气，安世高总是呵责警告他。安世高与他打了二十八年的交道，后来说自己应该到广州去。正值战乱，有一个人遇上他，唾手拔刀说：“果然找到你了！”安世高大笑道：“我命中注定要负于对手，因此远道而来使你得到满足。”那人遂将安世高杀了。有一个少年说：“这位从遥远国度里来的奇人，能够说我们国家的话，而且临死不惧，就会变成神人呀！”众人都惊异地笑起来。安世高的神魂回到安息国，又托生为王子，名高。他二十岁的时候，又告别父王去学道。十九年过去了，他对同学们说：“我应当去会稽山毕对。”于是，他们经过庐山，访寻有造诣的人，随后来在广州。安世高得知当年那个说他会变成神人的少年还在，便径直来到他家，跟他说起当年自己被杀的往事，那少年欣喜若狂，便随安世高到会稽山稽山庙前。少年喊庙神说话，那庙神现出蟒的原形，好几丈长，眼里在流泪。安世高对它说了几句什么，那蟒便走了，世高也回到船上。这时，有一个少年跳上船来，长跪在安世高面前，接受他的祝告和希望。然后，那少年竟不见了踪影。安世高说：“刚才那个少年，就是庙神；他难得脱开那个丑恶的体形呀！”他又说庙神就是当年那个大长者之子。后来，到庙上来祈祷的人闻到一股腥臭气，才发现那条大蟒死了，庙也从此关门。安世高来到会稽，进了城门，正赶上有人在打架。不慎，误中安世高的脑袋，他当即毙命。广州客——那位少年随即把他埋葬在寺庙旁。

曲阿神

曲阿当大埭下有庙。晋孝武世，有一逸劫，官司十人追之。劫逢至庙，跪请求救，许上一猪。因不觉忽在床下。追者至，觅不见。群吏悉见入门，又无出处。因请曰：“若得劫者，当上大牛。”少时劫形见，吏即缚将去。劫因云：“神灵已见过度，云何有牛猪之异？而乖前福。”言未绝口，觉神像面色有异。既出门，有大虎张口而来，逢夺取劫，衔以去。（出《神鬼传》）

曲阿县境内，面对着大坝有一座庙。东晋孝武帝当朝时，有一个劫匪逃跑，官府派出十个人追捕他。那劫匪径直跑进庙里，跪下求助神人保佑救他一命，并许愿说过些日子送来一头猪。于是，不知不觉忽然就滚进了床底下。追捕他的人赶到了，怎么也找不到他。捕吏们全都看见他进了这个门，又没有别的出口，于是也向庙神祈祷说：“如果你能让我们捕到劫匪，过几天给你送条大牛来！”有顷，那劫匪露出马脚，捕吏们立即绑住他就要走。劫匪于是说道：“你作为神灵这样做大过分了，你说牛和猪对于你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违背先前的许诺？”话未说完，只见那神像的脸色有了变化。出门之后，有只大老虎张着大嘴扑将过来，径直夺下劫匪，衔着他跑掉

了。

谢奂

青溪小姑庙，云是蒋侯第三妹。庙中有大榖扶疏，鸟常产育其上。太元中，谢庆弹杀数头，即觉体中慄然。至夜，梦一女子，衣裳楚楚，怒云：“此鸟是我所养，何故见侵？”经日谢卒。庆名奂，灵运父也。（出《异苑》）

青溪县境内有座小姑庙，说是为蒋侯的三妹所建。庙里有株大树扶疏，鸟儿们经常在上面生儿育女。东晋太元年间，谢庆用弹弓杀死几只鸟儿后，当即觉得体内颤栗不已。到了晚上，他梦见一个女人，衣裳楚楚动人，对他怒气冲冲地说：“这些鸟儿是我养的，你为什么要伤害它们？！”过了几天，谢庆就死了。谢庆名为奂，他就是谢灵运的父亲呵。

李滔

吴郡桐庐，有徐君庙，吴时所立。左右有为劫道非法者，便如拘缚，终至讨执。东阳长山吏李滔，以义熙中，遭事在

都。妇自出料理。过庙请乞恩，拔银钗为愿。未至富阳，有鱼跳落妇前。剖腹，还得所愿钗。夫事寻散。（出《异苑》）

吴郡桐庐县，有座徐君庙，东吴时所建。附近有抢劫的盗窃的等犯法的人，便像被逮捕时那样把自己绑起来，临死前到这里忏悔并讨要牵引枢车的绳索。东阳郡长山县的官吏李滔，于东晋义熙年间摊上了事，被困在京都。他的妻子只好自己出来料理一些事情。一次，她从徐君庙前经过，便进去祈祷请庙神施恩，并拔下头上的银钗奉上，算作还愿。没等她走到富阳，有条鱼跳落到她的面前，等到把鱼剖腹，鱼腹中有庙神送还的那支银钗。不久，她丈夫所摊之事也烟消云散了。

树伯道

余杭县有仇王庙，由来多神异。隆安初，县人树伯道为吏，得假将归。于汝南湾觅载，见一朱舸，中有贵人。因求寄。须臾如睡，犹闻有声，若剧甚雨。俄而至家。以问船工，亦云仇王也。伯道拜谢而还。（出《异苑》）

余杭县有座仇王庙，从建庙以来发生不少神奇怪异之事。

东晋隆安初年，县里有个叫树伯道的人，在官府中当小吏。一天，他请假回家，在汝南湾待渡时，看见来了只红船，上面有位贵人。于是，他向贵人求载。不一会儿，他昏昏沉沉，如同睡着了一般，还听到一种声音，像下大雨似的。俄顷，他便回到家中。他向船夫询问，亦说那贵人便是仇王。树伯道望着远去的红船拜谢一番，才进到屋里。

侯 褚

郟县西乡，有杨郎庙。县有一人先事之。后就祭酒侯褚，求入大道。遇谯郡楼无陇诣褚，共至祠舍，烧神坐器服。无陇乞将一扇。经岁，无陇闻有乘马人呼楼无陇数四声，云：“汝故不还杨明府扇耶？”言毕，回骑如去。陇遂得痿病而死。（出《异苑》）

郟县的西乡，有一座杨郎庙，县里有一人先来奉祀之。后来，他便与任祭酒的诸侯就伴，一起祈祷以期得道。不久，逢谯郡的楼无陇拜会侯褚，三人便一同来到庙里，烧神坐器服。楼无陇乞得了一把扇子。一年之后，楼无陇听见一个骑马的人连喊他四声“楼无陇”，并说道：“你为什么不还我们杨郡守的扇子呢？！”说完，调转马头而去。不久，楼无陇患痿病而死。

卢循

义熙四年，卢循在广州，阴规逆谋。潜遣人到南康庙祈请，既奠牲奏鼓。使者独见一人，武冠朱衣，中筵而坐曰：“卢征虜若起事，至此，当以水相送。”六年春，循遂率众直造长沙，遣徐道覆逾岭。至南康，装艚十二，艚楼十丈余。舟装始办，大雨一日一夜，水起四丈，道覆凌波而下，与循会巴陵。至都而循战败。不意神速其诛，洪潦之降，使之自送也。（出《述异记》）

东晋义熙四年，卢循在广州阴谋造反，偷偷派人到南康庙祈祷祭祀，并奏起鼓乐奉上牺牲。被派去的亲信在庙中只见一人，戴着武将的帽子穿着红色的衣服，往中间的席位上一坐，说：“征虜大将军卢循如果想造反起事，来到此外，我奉送给他的水。”义熙六年的春天，卢循率领人马直奔长沙，派徐道覆等过岭去南康，装了十二船军需品，每船都有十多丈高。船装完开始出发，天突然下起大雨，一天一夜，江水上涨四丈，徐道覆率船队顺流而下，与卢循在巴陵会师。直逼京都建康后，却多次战败，卢循投水而死。想不到他这么快就完了。雨水及山洪，使他自己断送了自己。

陈 臣

临川陈臣家大富。永初元年，臣在斋中坐，其宅内有一町筋竹，白日忽见一人长丈许，面如方相，从竹中出，径语陈臣：“我在家多年，汝不知，今去，当令汝知之。”去一月许日，家大失火，奴婢顿死，一年中便大贫。（出《搜神记》）

临川县陈臣家十分富有。南北朝时，宋武帝永初元年，陈臣在书房里端坐，望着院子里那片瘦竹。忽然，大白天只见一个一丈多高的人，从竹林中走出来，长得十分凶恶可怕。他径直对陈臣说：“我在你家里多年了，可你还不知道。今天我要走了，应该让你知道知道。”那人走了一个月零几天，陈臣家里起了大火，奴婢们当即都烧死了。一年之内，他家一下子就变得十分贫穷。

张 舒

长山张舒，以元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奄见一人，著朱衣平上帻。手提青柄马鞭。云：“汝可教，便随我去。”见素丝

绳系长梯来下，舒上梯，仍造大城。绮堂洞室，地如黄金。有一人长大，不巾帻，独坐绛纱帐中，语舒曰：“主者误取汝，赐汝秘术卜占，勿贪钱贿。”舒亦不觉受之。（出《异苑》）

长山县有个张舒，在南北朝宋文帝元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忽然看见一个人，穿着大红衣服，围着一般的头巾，手执一支黑色的马鞭。他对张舒说：“你适宜学道法。想学，就随我来吧！”这时，只见一架用白丝绳系制的长梯从空中降下，张舒便登上了梯子，跟着那人来到一座大城。走过绮丽的殿堂，进入一个幽深的洞室。这里的地面闪烁着金光，有一位又高又大的人，没有戴头巾，独自坐在深红色的纱帐中，对张舒说：“主持此事的人错误地选取了你。我教一套秘术给你，回去以占卜为生吧。记住，千万不要贪财物和金钱呵。”张舒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

萧惠明

宋萧惠明为吴兴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项羽庙。相承云：“羽多居郡厅事，前后太守不敢上厅。惠明谓纲纪曰：“孔季恭曾为此郡，未闻有灾。”遂命盛设筵榻。未几，惠明忽见一人，长丈余，张弓挟矢向之，既而不见。因发背，旬日殒。（出《异苑》）

南北朝刘宋时，萧惠明任吴兴郡太守。在郡的边界处有座卞山，卞山下有座项羽庙。相传说，那项羽总住在郡府的厅堂里，所以前后几任太守不敢上大厅。萧惠明向综理府事的纲纪说：“孔季恭也曾经管理过这个郡，没听说他遇到什么灾。”随即，他命人在厅里摆上坐席和床榻，非常讲究地装饰起来。未等完成，他忽然看见一个人，一丈多高，拉弓搭箭地射向自己，旋即却不见了。于是，萧惠明的背部就长出个痈疽，十天后就死了。

柳 积

柳积，字德封。勤苦为学，夜燃木叶以代灯。中夕，闻窗外有呼声，积出见之，有五六人。各负一囊，倾于屋下，如榆荚。语曰：“与君为书粮，勿忧业不成。”明日视之，皆汉古钱，计得百二十千。乃终其业。宋明帝时，官至太子舍人。（出《独异志》）

柳积字德封，学习起来十分勤奋、刻苦，晚上读书时点燃树枝树叶照亮。一天半夜，他听见窗外有呼喊声，便出门望去，只见有五六个人，各背来一个口袋，把里面的东西倒

在了屋檐下，像榆树钱儿。那些人对柳积说：“这些东西送给你，就算给你的粮食；不必担心学业不成。”第二天早晨一看，全是汉代的古钱币，合如今一百二十千钱。柳积有了这些钱，终于完成学业。南朝宋明帝时，他的职位升到太子舍人。

赵文昭

宋文帝元嘉三年八月，吴郡赵文昭，字子业，为东宫侍讲。宅在清溪桥北，与吏部尚书王叔卿，隔墙南北。尝秋夜，对月临溪，唱《乌栖》之词，意旨闲怨。忽有一女子，衣青罗之衣，绝美，云：“王尚书小娘子，欲来访君”。文昭问其所以，答曰：“小娘子闻君歌咏，有怨旷之心，著清凉之恨，故来愿荐枕席。”言讫而至，姿容绝世。文昭迷误恍惚，尽忘他志，乃揖而归。从容密室，命酒陈筵，递相歌送，然后就寝。至晓请去，女解金缨留别，文昭答琉璃盏。后数夜，文昭思之不已。偶游清溪神庙，忽见所与琉璃盏，在神女之后，及顾其神，与画侍女，并是同宿者。（出《八朝穷怪录》）

南朝宋文帝元嘉三年八月，吴郡的赵文昭，字子业，为太子当侍讲。他的家住在清溪桥北，与吏部尚书王叔卿家仅隔一道墙，成南北邻居。有一个深秋之夜，赵文昭对月临溪，唱《乌栖曲》，音旨显得寂寞幽怨。忽然，有一个穿着青丝衣

的小女子走了过来。十分美丽，她对赵文昭说：“王尚书的小娘子，想来看一看你。”赵文昭问其缘故，她回答说：“小娘子听你咏唱的声音，就知道你的内心旷凉而凄苦，有怨也有恨……因此，想来侍寝于你。”她刚说完，那位小娘子就到了。她姿容盖世，使赵文昭被迷得神情恍惚，把别的一切全忘了。他向小娘子拱手行礼，并从容地把她带回家中密室。然后，他让人摆上酒席，一边饮酒一边对唱，当夜便睡在一起。到天亮之后，小娘子与他辞别，并解下自己的金纓带留作纪念。赵文昭回赠她一只琉璃杯。之后一连数夜，赵文昭思念不已。一天，他偶然游经清溪神庙，忽然发现他的那只琉璃杯在神女像的身后放着。他走过去仔细观察那神像与画上的侍女，原来正是那天侍寝的主仆二人。

河伯

余杭县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马看戏，将三四人至岑村饮酒，小醉，暮还。时炎热，因下马入水中，枕石眠。马断走归，从人悉追马，至暮不返。眠觉，日已向晡，不见人马。见一妇来，年可十六七，云：“女郎你好。日既向暮，此间大可畏。君作何计？”问：“女郎姓何？那得忽相闻？”复有一年少，年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车，车后二十人至，呼上车。云：“大人暂欲相见。”因回车而去。道中络绎把火，见城郭邑居。既入城，进厅事，有信幡，题云“河伯”。俄见一

人，年三十许，颜色如画，侍卫繁多。相对欣然，敕行酒炙，云：“仆有小女，颇聪明，欲以给君箕帚。”此人知神，不敢拒逆。便敕备办，令就郎中婚。承白已办。进（进原作遂。据明抄本改。）丝布单衣（衣下原有纱字。据明抄本删。）及袷、绢裙、纱衫褌、履屐，皆精好。又给十小吏，青衣数十人。妇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礼。（礼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三日，经大会客，拜阁。四日云：“礼既有限，当发遣去。”妇以金瓿、麝香囊与婿别，涕泣而分。又与钱十万、药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复云：“十年当相迎。”此人归家，遂不肯别婚。辞亲，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一卷脉经，一卷汤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疗，皆致神验。后母老兄丧，因还婚宦。（出《幽明录》）

余杭县南边有一个湖，湖中央筑起堤坝。有一个人骑马看戏回来，领三四个人到岑村喝酒，微醉，傍晚才向自己家走去。当时天气炎热，他便下马跳入水中，过一会儿就枕着水边石头睡着了。马挣断绳子往回跑，这人的随从全追马去了，直到天黑也没有返回。这人睡醒后，已经过了申时，仍不见随从牵马回来，却看见从远处走来一个女子，年纪大约十六七岁。这人说：“女郎再拜！天色既然已经很晚，这地方十分可怕，你到这干什么呢？”这人又问女郎姓氏。远处忽然传来声响，又有一个少年乘坐新车奔过来。他十三四岁，很聪明的样子。随即，车后面的二十人也赶到了，喊这人上车，说：“我家大人暂且想见你一面。”他只好上车随之而去。途

中，路旁火把络绎不绝。俄顷，前面闪出城市和民房。他们入城之后，进了厅堂，只见长条的信旗上写着“河伯”二字。旋即，这人见到一个人，年纪大约三十几岁，脸色像画的一样，侍者和卫士众多。二人相视，不由一阵欣喜。主人吩咐端酒肉上来招待客人，并对这人说：“我有个小女儿，很聪明，想许配你作妻子，如何？”这个人知道他乃是个神，不敢拒绝，便令手下人准备操办婚礼，并说去女方家中办，一再讲明一切由自己办。送去的丝布单衣和夹衣，绢裙纱衫裤子和鞋，全都是最好最精美的。又送上十个小吏，几十个女仆。那神的女儿十八九岁，姿容美丽妩媚。于是，在送上聘礼三日之后，大摆筵席，拜堂成亲。婚后第四天，神的女儿说：“你的聘礼既然有限，我们的缘分也不能长久，你应当送我回去了。”她把自己的金瓿麝香囊送给丈夫作纪念，痛哭着分手。最后，又给了他十万钱和三卷药方，说：“今后，你可以用它行善积德，建功立业。”又说十年之后你再迎接我吧。这人回家之后，便没有再婚，告别亲人，出家做了道人。他所得到的三卷方子包括：一卷脉经，一卷汤药方，一卷丸药方。他四处周游，救命治病，都十分神奇灵验。后来母亲年迈，兄长又死了，他才回家结婚步入仕途。

邵敬伯

平原县西十里，旧有社林，南燕太上时，有邵敬伯者，家

于长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书，言：“我吴江使也，令吾通问于齐伯。吾今须过长白，幸君为通之。仍教敬伯，但至社林中，取树叶投之于水，当有人出。”敬伯从之，果见人引入。伯惧水，其人令敬伯闭目，似入水中，豁然宫殿宏丽。见一翁，年可八九十，坐水精床，发函开书曰：“裕兴超灭。”侍卫者皆圆眼，具甲冑，敬伯辞出，以刀子赠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当无水厄矣。”敬伯出，还至社林中，而衣裘初无沾湿。果其年宋武帝灭燕。敬伯三年居两河间，夜中忽大水，举村俱没，唯敬伯坐一榻床，至晓著岸，敬伯下看之，床乃是一大鼃也。敬伯死，刀子亦失。世传社林下有河伯家。（出《酉阳杂俎》）

平原县西边十里处，有一片敬神的社林。晋代南燕太上年间，有一个叫邵敬伯的人，家住长白山里。有人寄给他一封信，上面说：“我是吴江的使者，他令我和齐伯互通言讯，我今天需要从长白山经过，希望你能为我帮帮忙。”然后告诉敬伯说，只要到那片社林中，摘下一片树叶投入水中就可以了。敬伯便照他说的去做了。果然有人从水中走出来之后，邵敬伯就跟上了他。那人果然要领他下水，邵敬伯惧怕，那人就让他闭上眼睛，随即好像进了水中。当他睁开眼睛时，豁然开朗，面前是一座宏伟壮丽的宫殿。他去拜见一位老翁，年纪足有八九十岁，坐在水晶床上。邵敬伯送上带来的信函，那老翁打开书信，看了看，便说了一句话：“裕兴超灭。”敬伯惑然不解。侍卫们全瞪着圆圆的眼睛，穿着厚厚的甲冑。邵

敬伯告辞出来，那老翁拿出一把刀子赠给他，说：“好好去吧，只要拿上这把刀，就该不会受到水的危害了。”邵敬伯从水中走出来，又回到社林中，而衣服一点也没有湿！果然如老翁所言，当年宋武帝刘裕就把南燕的慕容超灭掉了。邵敬伯在两条河中间一个村落里居住了三年。一天半夜忽然发了大水，整个村子都淹没了，只剩邵敬伯自己坐在一床榻上得以脱险，到拂晓时靠到岸上。他下来一看，才发现那床榻乃是一只大老鳖！敬伯死后，那把刀子也丢失了。世代传说，那片社林下面就是河神的家呵。

吴兴人

晋隆安中，吴兴有人，年可二十，自号圣公，姓谢。死已百年，忽诣陈氏宅，言：“是己旧宅，可见还，不尔烧汝。”一夕大火，烧（烧原作发。据明抄本改。）尽，因有鸟毛插地，绕宅周匝数重，百姓乃起庙。（出《酉阳杂俎》）

晋代隆安年间，吴兴县有个人，年纪大约二十岁，自称圣公，姓谢。他死了一百年之后，忽然来到陈家的宅院，说这是他的老房子，应该还给他，不然就用火烧你们。一天晚间起了大火，把这里烧个一干二净。这时，便有不少鸟毛插在天上，绕宅院的废墟围了好几重。于是，老百姓们就在这

里修起一座庙。

刘子卿

宋刘子卿，徐州人也。居庐山虎溪。少好学，笃志无倦。常慕幽闲，以为养性。恒爱花种树，其江南花木，溪庭无不值者。文帝元嘉三年春，临玩之际，忽见双蝶，五彩分明，来游花上，其大如燕，一日中，或三四往复。子卿亦讶其大。

九旬有三日，月朗风清。歌吟之际，忽闻扣扃，有女子语笑之音。子卿异之，谓左右曰：“我居此溪五岁，人尚无能知，何有女子而诣我乎？此必有异。”乃出户，见二女。各十六七，衣服霞焕，容止甚都。谓子卿曰：“君常怪花间之物。感君之爱，故来相诣，未度君子心若何。”子卿延之坐，谓二女曰：“居止僻陋，无酒叙情，有惭于此。”一女曰：“此来之意，岂求酒耶？况山月已斜，夜将垂晓，君子岂有意乎？”子卿曰：“鄙夫唯有茅斋，愿申缱绻。”二女东向坐者笑谓西坐者曰：“今宵让姊，余夜可知。”因起，送子卿之室。入谓子卿曰：“郎闭户双栖，同衾并枕；来夜之欢，愿同今夕。”及晓，女乃请去。子卿曰：“幸遂缱绻，复更来乎？一夕之欢，反生深恨。”女抚子卿背曰：“且女妹之期，后即次我。”将（将原作请。据明抄本改。）出户，女曰：“心存意在，特望不忧。”出户不知踪迹。

是夕二女又至，宴如前。姊谓妹曰：“我且去矣。昨认之

欢，今留与汝。汝勿贪多误，少惑刘郎。”言讫大笑，乘风而去。于是同寝。卿问女曰：“我知卿二人，非人间之有。愿知之。”女曰：“但得佳妻，何劳执问？”乃抚子卿曰：“郎但申情爱，莫问闲事。”临晓将去，谓卿曰：“我姊实非人间之人，亦非山精物魅，若说于郎，郎必异传，故不欲取笑于人代。今者与郎契合，亦是因缘。慎迹藏心，无使人晓，即姐妹每旬更至，以慰郎心。”乃去，常十日一至，如是数年会寝。后子卿遇乱归乡，二女遂绝。

庐山有康王庙，去所居二十里余。子卿一日访之，见庙中泥塑二女神，并壁画二侍者，容貌依稀，有如前遇，疑此是之。（出《八朝穷怪录》）

南北朝刘宋时，有个叫刘子卿的人，徐州人氏，住在庐山的虎溪。他年轻好学、志向专一且孜孜不倦。他平时也羡慕那种幽静闲适的环境和生活，认为那样可以陶冶性情。他一惯喜欢养花种树，凡是江南一带的花木，虎溪边的庭院里应有尽有。文帝元嘉三年的春天，到了赏花之际，忽然看见一双蝴蝶，五彩分明，来到花间飞舞，像燕子那么大。一天之内，它们差不多能来三四趟。这么大的蝴蝶，使刘子卿也感到十分惊讶。四月三日晚上，月朗风清，他正在吟唱的时候，忽然听见敲门声，有女子在门前说说笑笑。刘子卿十分惊异，对手下仆人说：“我住在这里五年，人们现在还都不了解我，为什么会有女子来找我呢？这里定有异常。”于是就走出门去，看见两个女子，都十六七岁，服饰艳丽，焕然一新，

容貌和举止都很美。她们对刘子卿说道：“你常对花间的那双蝴蝶感到惊奇，是吧？那就是我们呀。为感谢你的怜爱之情，所以来找你，却不知你意下如何？”刘子卿将她们引进屋里坐下，对她们说：“这地方偏僻简陋，又无酒以抒情怀，真是惭愧呀！”一个女子说：“我们这次来的目的，难道是为了喝酒吗？况且山月已斜，天很快就要亮了，你到底有没有意吧？”刘子卿说：“我虽然只有这茅屋，但也想缠绵一番。”向东坐的女子对向西坐的女子笑了笑，说：“今天晚上让给姐姐了。”当夜之事可想而知。起床之后，那位姐姐同刘子卿告别说：“你关起门来与我同床共枕，男欢女乐，今天晚上，也希望能同昨天一样。”到天亮的时候，她临走之前，刘子卿说：“遂了我缠绵一番的心愿，十分欣幸！你还能再来吗？一夜之欢，反而令人感到深深的遗憾……”她抚摸着刘子卿的后背说：“今晚的时间是属于我妹妹的，后一次是我的。”她正要出门，又回过头来说：“你心中装着这份情意是对的，但希望你不必为此忧伤。”她出门之后便不见了踪影。这天晚上，那两个女子又来了，刘子卿如同上次一样款待她们。姐姐对妹妹说：“我暂且离去，昨天晚上那种欢悦，今天就留给你了。对于那种男欢女乐，你不要过于贫恋而误事，不要把刘郎给迷惑住哟！”说罢大笑，乘风而去。于是，刘郎与妹妹睡在了一起。刘子卿对她探问：“我知道你们二人，不是凡间之女，那么你们到底是什么呢？我想知道。”妹妹说：“你凭空得到了美丽的妻子，还问什么呢？”便指刘子卿的身子，又说，“你只管展情作爱吧，不要多问闲事。”拂晓之前，她临走时对刘子卿说：“我们姐妹实在不是凡间之人，也不是山精和物怪，如果

把实话告诉你，你必然会传出去而且会走样……所以，我们不想被人类取笑。今天晚上，我与你合欢，也是缘分，望你把这事深藏于心，不要让别人知道。”之后，她姐妹二人每十天轮流来一次，以使刘子卿的心得到慰藉，然后就离去。经常十天一来，就这样在一起睡了好几年。后来刘子卿遇战乱回到故乡，那两个女子也从此绝了踪迹。庐山上有座康王庙，距离刘子卿原来住的地方二十多里。一天，刘子卿前去拜谒，见到庙中前两座泥塑的女神像，墙壁上还画了二位女侍者。这二位女侍者容貌美丽，刘子卿依稀觉得在哪里见过，仿佛前几年遇见的那对女子。他怀疑这对女侍者就是那姐妹二人。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九十六

神六

太室神	黄苗	龚双	萧总
萧岳	尔朱兆	蒋帝神	临汝侯猷
阴子春	苏岭庙	卢元明	董慎
李靖			

太室神

后魏太武时，嵩阳太室中有宝神像，长数尺。（尺原作寸，作见三字。据明抄本改。）孝文太和中，有人避疟于此庙，见太武来造神。因言：“今日朝天帝，帝许移都洛阳，当得四百年。”神言：“昨已得天符矣。”太武出，神谓左右曰：“虜性苛贪，天符但言四十，而因之四百。”明年，孝文选都洛阳，唯得四十年矣。（出《广古今五行记》）

南北朝北魏太武帝时，在河南登封县太室山嵩阳寺中有座宝神像，高数尺。孝文帝太和年间，有人逃避疟疾传染躲进此庙，看见太武帝来拜访庙神，并说今日来朝觐天帝云云，天帝允许他迁都到洛阳，并说他可以延续四百年统治。庙神说自己已经得到天符了。太武帝出去之后，庙神对左右说：“这奴才本性苛刻而贪婪，天符只说四十年，而我顺着他说了个四百年。”第二年，孝文帝迁都到洛阳，只坐了四十年江山。

黄 苗

宋元嘉中，南康平固人黄苗，为州吏，受假违期。方上行，经宫亭湖，入庙下愿：“希免罚坐，又欲还家，若所愿并遂，当上猪酒。苗至州，皆得如志，乃还。资装既薄，遂不过庙。行至都界，与同侣并船泊宿。中夜，船忽从水自下，其疾如风介。夜四更，苗至官亭，始醒悟。见船上有三人，并乌衣持绳，收缚苗。夜上庙阶下，见神年可四十，黄面，（面原作白。据明抄本改。）披锦袍。梁下悬一珠，大如弹丸，光辉照屋。一人户外白：“平固黄苗，上愿猪酒，遁回家。教录，今到。”命谪三年，取三十人。遣吏送苗穷山林中，锁腰系树，日以生肉食之。苗忽忽忧思，但觉寒热身疮，举体生斑毛。经一旬，毛蔽身，爪牙生，性欲搏噬。吏解锁放之，随其行止。三年，凡得二十九人。次应取新淦一女，而此女士族，初不

出外，后值与娣妹从后门出，诣亲家，女最在后，因取之。为此女难得，涉五年，人数乃充。吏送至庙，神教放遣，乃以盐饭饮之，体毛稍落，须发悉出，爪牙堕，生新者。经十五日，还如人形。意虑复常。送出大路。县令呼苗具疏事，覆前后所取人，遍问其家，并符合焉。髀为戟所伤，创瘢尚在。苗还家八年，得时疾死。（出《述异记》）

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南康郡平固县人黄苗，在州里当官吏。一次，他休假超期，正匆匆往回赶的时候，经过宫亭湖便进庙祷告，希望能够免于处罚并辞职回家。如果这些愿望能够实现，他将带着酒和全猪来祭祀一番。黄苗赶回州府之后，这些愿望全都实现了，便返回故里。由于他带的东西很少，就没有经过庙门口。走到四县的交界处，与同伴把船并连停泊宿江上。半夜，船忽然被吹得顺流而下，速度相当之快。四更天，黄苗随船漂到宫亭湖时，才醒悟过来。这时，只见船上有三个人，都穿着黑衣服并拿着绳子，将黄苗绑住，天没亮把他押到庙门口的石阶下。黄苗看见一个神人，年龄在四十岁左右，黄脸，披着锦袍。屋梁下面悬挂着一颗珠子，弹丸般大小，照得满室生辉。一个人在门外说：“平固县的黄苗，上次许愿说要献酒和全猪，结果逃遁回家，派人又把他抓了回来。”神人决定把他流放三年，捉三十个人回来。小吏把黄苗送进深山老林。从此，黄苗被锁锁住腰并系在树上，天天以生肉充饥。他心中空虚恍惚，忧思不已，只觉得一阵冷一阵热，浑身长疮，整个身体都生出斑毛来。十天之后，那

毛便遮蔽全身，兽的爪牙也长了出来，性情也变得狂暴嗜杀。看管他的小吏打开锁放他走，并随之而行。三年，黄苗一共抓了二十九个人。接着，他应该去找新淦县的一个女子。但这女子出身大姓豪族，开始根本就不出门，后来她同丈夫的兄弟媳妇等从后门走出去串亲戚，由于她走在最后，于是被黄苗抓住。这女子得来最为不易，前后过了五年，人数已够，小吏把黄苗送到庙前。神人让把他放了，并用饭和盐水喂他。于是，他身上的斑毛渐渐脱落，胡子和头发全长了出来，兽的爪牙也蜕掉了，生出来的是新的。十五天后，他复原为人，精神和神志也恢复了常态。他被送出大路，县令喊他具疏事，提到先前所吃的人及其家庭情况，全都符合事实。他股骨受过戟伤，现伤疤还在。黄苗回家八年后患流行病而死。

龚 双

襄阳汉水西村，有庙名土地主，府君极有灵验。齐永元末，龚双任冯翊郡守。不信鬼神，过见此庙。因领人烧之。忽旋风绞火，有二物挺出，变成双青鸟，入龚双两目。两目应时疼痛，举体壮热。至明便卒。（出《汉沔记》）

襄阳郡汉江边的西村，有座庙叫“土地主”，这座庙的庙神极有灵验。南朝齐永元末年，龚双在冯翊郡任郡守。他平

时不信鬼神，一次路过这座庙前，便带人把它烧了。忽然间，一阵旋风绞动起冲天大火，只见有两个东西从大火中挺然而出，随即化作一对青鸟，钻进了龚双的眼睛里。顿时，他感到双目疼痛难忍，全身奇热无比。到了第二天，他便死去了。

萧 总

萧总，字彦先，南齐太祖族兄环之子。总少为太祖以文学见重。时太祖已为宋丞相，谓总曰：“汝聪明智敏，为官不必资。待我功成，必荐汝为太子詹事。”又曰：“以嫌疑之故，未即遂心。”总曰：“若讖言之，何啻此官！”太祖曰：“此言狂悖，慎钤其口。吾专疚于心，未忘汝也。”总率性本异，不与下于己者交，自建业归江陵。

宋后废帝元徽后，四方多乱，因游明月峡，爱其风景，遂盘桓累岁。常于峡下枕石漱流，时春向晚，忽闻林下有人呼“萧卿”者数声，惊顾，去坐石四十余步，有一女，把花招总。总勿异之。又常知此有神女，从之，视其容貌，当可笄年，所衣之服，非世所有，所佩之香，非世所闻。谓总曰：“萧郎遇此，未曾见邀，今幸良晨，有同宿契。”总恍然行十余里，乃见溪上有宫阙台殿甚严。宫门左右，有侍女二十人，皆十四五，并神仙之质。其寝卧服玩之物，俱非世有，心亦喜幸。一夕绸缪，以至天晓。忽闻山鸟晨叫，岩泉韵清，出户临轩，将窥旧路，见烟云正重，残月在西。神女执总手谓云：“人间之

人，神中之女，此夕欢会，万年一时（时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也。”总曰：“神中之女，岂人间常所望也。”女曰：“妾实此山之神，上帝三百年一易，不似人间之官，来岁方终。一易之后，遂生他处。今与郎契合，亦有因由，不可陈也。”言讫乃别。神女手执一玉指环，谓曰：“此妾常服玩，未曾离手，今永别，宁不相遗？愿郎穿指，慎勿忘心。”总曰：“幸见顾录，感恨徒深，执此怀中，终身是宝。”天渐明，总乃拜辞，掩涕而别。携手出户，已见路分明。总下山数步，回顾宿处，宛是巫山神女之祠也。

他日，持玉环至建业，因话于张景山。景山惊曰：“吾常游巫峡，见神女指上有此玉环，世人相传云：是晋简文帝李后曾梦游巫峡，见神女，神女乞后玉环，觉后乃告帝，帝遣使赐神女。吾亲见在神女指上。今卿得之，是与世人异（与世人异原作世世异人。据明抄本改。）矣！”总齐太祖建元末，方征召，未行帝崩。世祖即位，累为中书舍人。初总为治书御史，江陵舟中遇，而忽思神女事，悄然不乐，乃赋诗曰：“昔年岩下客，宛似成今古。徒思明月人。愿湿巫山雨。”（出《八朝穷怪录》）

萧总，字彦先。他是南朝齐太祖萧道成哥哥萧道环的儿子。萧总小时候，便以辞章修养被太祖看重，当时，太祖已经是南朝刘宋的丞相了。他对萧总说：“你聪明智敏，做官不必论资排辈，等我大功告成的时候，一定举荐你为太子詹事。”又说：“因为要避开嫌疑，所以这个职位未必遂你的心愿。”萧

总说：“如果将来要应验的话，我何止担任此官？”太祖说：“这话说得太狂妄而悖谬了！你要谨慎小心尤其说话要注意。我为你而感到忧苦和内心不安。”萧总向来率直坦白，性格异常，不与低于自己的人相交。他从建业回到江陵。宋后废帝元徽年间之后，四处战乱纷起，于是他到明月峡游览。他喜爱这里的风光，一逗留便是一年。有一次，他于峡下枕着石头任凭水流冲刷着身体，当时已是晚春，忽然听见林子里有人连喊数声“萧卿”，不由惊起四顾。此刻，只见离他坐的石头四十余步远的地方，有一个女子，摇动着手里的花束招呼萧总。萧总感到慌乱、惊异，又常听说此地有神女，只好顺从地走了过去。看她的容貌，应该是到了出嫁的年龄。她所穿的衣服，不是人世间所有；她所佩戴的香袋里散发出的香气，也是人世间闻不到的。她对萧总说：“未曾受你的邀请，在此与你相遇，应该为这个美好的早晨而庆幸。这说明我们有同宿之缘分呵！”萧总恍恍惚惚跟着她走了十余里，就看见溪边有一座辉煌庄严的宫殿，宫门左右，有二十个十四五岁的侍女，都具有神仙的气质。那女子卧室里的衣物古玩等，也都是人世间没有的，萧总心中十分高兴，一夜缠绵，直到天亮。忽然听见山雀在叫，只见山泉清亮，在欢快地流淌。萧总走出门来，站在长廊上，欲看回去的路，只见那里烟云正浓，残月尚悬在西天。神女握着他的手，对他说：“一个是人间的男子，一个是神仙中的女子，我们这一夜欢会，一万年才能有一次呵。”萧总说：“神仙中的女子，不正是世人经常盼望的吗？”神女说：“我实际上是此山之神。上帝让我们三百年一换，不像人间的官，明年就到期了，一换下来之后，随

即又托生别处。今天我与你合欢，也是有原因的，但不能说出来呵。”说完便与萧总告别。神女拿出一枚玉戒指，对萧总说：“这东西我一直戴着赏玩，不曾离手；今天你我永别，怎能不把它送给你呢？希望你把它戴在手指上，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情义。”萧总说：“有幸得到你的眷顾，使我十分感动而又遗憾。我把它放在怀中，一辈子都是宝呵。”天渐渐亮了，萧总揖手告辞，挥泪而别。二人手挽手走出门来，只见归路云雾散尽，萧总顺着山路走了几步，回首朝住过的地方望去，仿佛是在巫山神女的庙祠。后来有一天，他拿着玉戒指来到建业，把这件事告诉了张景山。张景山吃了一惊，说：“我曾经去过巫峡，看见神女手指上就戴着这枚戒指！人们相传说，当年晋简文帝时，李皇后有一次作梦去巫峡游玩，遇见了神女，那神女向皇后乞要她手上的玉戒指。醒来之后，李皇后把这件事告诉了简文帝，简文帝就派人把那戒指赐给了神女。我亲眼看见那枚戒指在神女手上戴着呢！今天你得到了它，这说明你与我们这些人有不同之处。”齐太祖建元末年，萧总正应召进京，没等动身高祖萧道成便驾崩了，世祖萧赜即位。萧总连着当了几年中书舍人。刚刚升任治书御史不久，有一次他坐船来在江陵，忽然想起当年神女之事，闷闷不乐，便赋诗一首道：昔年岩下客，宛似成今古。徒思明月人，愿湿巫山雨。

萧岳

齐明帝建武中，有书生萧岳，自毗陵至延陵季子庙前，泊舟望月。忽有一女子，年十六七，从三四侍女，貌皆绝世，橘掷岳怀中。岳心异之，乃问其姓名。云：“葛氏。”岳因请舟中，命酒与歌宴，及晓请去，岳甚怅然。岳登舟望之，见庙前有五六女相迎笑，一时入庙。岳异之，及明，乃整衣冠，至延陵庙中。见东壁上书第三座之女，细观之而笑，果昨夜宿之女也。及左右侍女，亦所从也。画壁题云，东海姑之神。（出《八朝穷怪录》）

南朝齐明帝建武年间，有个叫萧岳的书生，从毗陵来到延陵季子庙前，泊船赏月。忽然来了一个女子，年龄大约十六七岁，跟随三四个侍女，都美貌无比。那女子把一个橘子扔进萧岳怀中，使萧岳颇感惊异。于是，他问那女子姓名，回答说葛氏。萧岳便请她们上船，吩咐摆上酒筵，并用歌舞助兴。天亮之后，她们告别离去。萧岳十分惆怅。他站在船头望去，只见庙前有五六个女子微笑相迎，同时进入庙中。萧岳感到奇怪。等天亮之后，他便整整衣帽，来到延陵季子庙中。这时，他看见东面墙壁上画的第三个女子有些面熟，仔细一看不由笑了，果然是昨夜与他同宿的那位女子呵。站在

她身旁的侍女，也都是昨天见过的随从。壁画上面题着“东海姑之神”五个字。

尔朱兆

后魏孝庄帝，既诛尔朱荣。荣子兆，自汾州率骑攻洛。师自河梁西涉，掩袭京邑。先是河边有一人，梦神谓曰：“尔朱家欲渡河，用尔作波津令，当为缩水脉。”及兆至，见一人，自言知水深浅处，以草表插导，忽失所在。兆众遂涉焉，寻而陷京，弑庄帝。（出《北史》）

南北朝北魏孝庄帝杀死尔朱荣不久，尔朱荣的儿子尔朱兆便从汾州率领骑兵进攻洛阳。兵马从桥西涉水，偷袭京城。在这之前，河边有一个人梦见神对他说：“尔朱家要渡河，用你作波津令，你应当管束住那水脉呵。”等尔朱兆赶到河边时，见到一个人，自称知道何处水深何处水浅，并用草棍为他导向。上岸之后，那人便不见了。尔朱兆的大队人马随即渡过河去，立刻攻陷了洛阳城，杀死了孝庄皇帝。

蒋帝神

梁旱甚，诏于蒋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载荻焚庙，并其神影。尔日开朗，将欲起火。当神上，忽有云如伞盖，须臾骤雨。台中宫殿，皆自震动。帝惧，驰诏追停，少时还静。自此帝诚信遂深。自践祚比未曾到庙，于是备法驾，将朝臣修谒。时魏将杨大眼，来寇钟离。蒋帝神报敕，必许扶助。既而无雨，水暴涨六七尺，遂大克魏军。神之力也。凯旋之后，庙中人马脚皆有泥湿，当时并目睹焉。（出《南史》）

南朝时梁地大旱，皇帝下诏书向蒋帝神求雨。一百天过去了，雨仍未降下来，皇帝大怒，拉去柴草想把庙和神像全烧了。那太阳变得格外红亮。刚要点火，神庙的正上方，忽然有一块伞盖般的云彩飘了过来，顷刻之间骤然降雨。这时，又高又平的宫殿，全都自己摇动起来。皇帝害怕了，急忙又下诏停止焚烧庙宇，一会儿那宫殿便恢复了安静。从此，皇帝对神深信不疑。他从即位以来未曾到过庙上，于是备好法驾，带领文武百官前去拜谒。当时北魏将军杨大眼，率兵攻掠钟离郡。皇帝又下诏去祭祀蒋帝神，请祈扶助。当时虽然没有下雨，河水暴涨了六七尺，遂将魏军打得落花流水。这就是神的力量呵。胜利之后，庙中那些泥塑的人马足下都沾

着稀泥，当时人们都看见了。

临汝侯猷

宗室临汝侯猷，为吴兴太守。性倜傥，与楚庙神交，饮至一斛。每酬祀，尽欢极醉，而神影亦有酒容，所祷必应。后为益州刺史。时江陵人齐狗儿反，众十余万，攻州城。猷兵粮已尽，人有二心，乃遥祷请救。是日，州界田父，逢一骑络铁，从东方来，问去城几里。曰：“百四十里。”日已晡，骑语父曰：“后人来，可令疾马，欲及日破贼。”俄有数百骑如风，一骑仍请饮。田父问为谁，曰：“吴兴楚王，来救临汝侯。”当此时，庙中请祈无验。十余日，乃见侍卫土偶皆泥湿如汗者。是日，猷大破狗儿焉。及猷卒，谥曰“灵”，与神交故也。（出《南史》）

临汝县有个叫侯猷的人，本是皇帝的族亲，被任为吴兴太守。他风流倜傥，与楚庙的神君有神交，喝一斛里的酒。每次祭祀酬酒时，他都要喝得尽兴以至醉倒，而神像的脸上也有醉意，因此，他所祈祷的一些事情，都应验了。后来，他被任为益州刺史。当时，江陵人齐狗儿造反，带领十余万人攻打州城。侯猷军粮已经吃光了，士兵们军心浮动，他就向着远处的楚庙神君祈祷，请求救助。这天，州界上有位老农，

遇见一位戴着头巾和盔甲的人骑着马从东方奔来，问他离州城还有几里地，老农说：“一百四十里。”太阳快要落了，那骑马的人对老农说：“后面的人赶上来，告诉他们打马快行，我准备在今天大破贼寇。”一会儿，有几百匹马旋风般奔来，一个骑马的人向老农要水，老农问给谁要的，他说：“吴兴楚王，他是领我们来救临汝侯猷的。”由于楚庙神君走出庙门，这时去庙中祈祷什么都不灵验。十余天过去了，那些泥塑的侍卫身上还泥乎乎的，仿佛在流汗呢。那天，侯猷果然大破齐狗儿。等到侯猷死后，他得到的谥号为“灵”，这就是他与神交往的缘故呵。

阴子春

梁阴子春为东莞太守。时青州刺史王神念，毁临海神庙座。栋上有一蛇，役夫不擒，入于海水。尔夜，子春梦见一人诣其府，云：“有人见苦，破坏所居，今既无托，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记之。经日。方知神念毁庙。因办牲醪，立宇祠之。数日，梦一朱衣人谢曰：“得群厚惠，当以一州相报。”经月余，魏君欲袭朐山，子春预知，设伏摧破。武帝以为南青州刺史。（出《南史》）

南朝梁地有个叫阴子春的人，被任为东莞郡的太守。当时，青州刺史王神念毁坏了临海神庙的庙座。庙的大梁上有一条蛇，役夫们谁也不捉，看着它游进大海。这天夜里，阴

子春梦见有个人来到府上，说：“有人受苦了！他的居室遭到破坏，现在已经无处寄托，想在你这里落个脚，歇息一下。”阴子春把这个梦悄悄记在心中。第二天，才知道王神念毁庙一事。于是，他令人办好牺牲和酒等祭祀品，修建庙宇把它们供了上去。几天之后，他梦见一个穿红衣服的人来感谢说：“得到你这么厚重的恩惠，应该用一个州来报答呵！”一个多月之后，北魏皇帝想袭击胸山，阴子春事先得到了情报，设下埋伏，摧毁了敌人的进攻。不久，梁武帝便任命他为南青州刺史。

苏岭庙

襄阳苏岭山庙，门有二石鹿夹之，故谓之鹿门山。习氏记云：“习郁常为侍中，从光武幸黎丘。郁与光武，俱梦见苏岭山神，因使立祠。”郭重产记云：“双石鹿自立如斗，采伐人常过其下。或有时不见鹿。因是知有灵瑞。梁天监初，有蚌湖村人，于此泽间猎。见二鹿极大。有异于恒鹿，乃走马逐之。鹿即透涧，直向苏岭。人逐鹿至神所，遂失所在。唯见庙前二石鹿。猎者疑是向者鹿所化，遂回。其夜梦见一人，著单巾帻，黄布裤褶，语云：‘使君遣我牧马，汝何驱迫？赖得无他，若见损伤，岂得全济。’”（出《襄阳记》）

襄阳苏岭有一座山庙，庙门由两只石鹿夹着，因此人们叫它鹿门山。一位习某人记载说：“习郁曾经做过侍中，跟随光武帝刘秀在黎丘起兵。习郁和光武帝都梦见了苏岭的山神，于是便派人修建祠庙。”郭重产记载说：“这对石鹿自立如斗。采药伐木的人常常从它们旁边走过，有时候竟然看不见它们，于是才知道有神灵。南朝梁武帝天监初年，有个来自蚌湖村的人，在这山水间打猎，看见两只鹿，特别之大，且有别于恒鹿。于是，他就驱马追赶。那鹿穿过山涧，直奔苏岭。那人追鹿追到庙前，随即不见鹿的踪影，只见庙门口有两只石鹿。这猎人怀疑是刚才那两只鹿所变。立即返回家中。当晚他梦见一个人，头上扎着单头巾，穿着黄布褶裤。对他说：‘使君派我放马，你为什么追赶我？幸亏没有什么，倘若我有所损伤，怎么能够成其大事呢？’”

卢元明

北齐卢元明，聘于梁。其妻乘车，送至河滨。忽闻水有香气异常，顾见水神涌出波中，牛乃惊奔，曳车入河。其妻溺死，兄子十住尚幼，与同载，投入获免。（出《北史》）

北朝齐的卢元明，受聘于南朝的梁地。他的妻子乘着牛车，送他来到黄河边上，忽然闻见水中冒出一股异常的香气。

回头一看，只见河神从波涛中钻了出来，那牛便惊恐万状地狂奔起来，拽着车子跃入河中。卢元明的妻子淹死了，他哥哥的儿子十住还小，与他妻子同坐一车，虽然落入水中却幸免一死。

董 慎

隋大业元年，兖州佐史董慎，性公直，明法理，自都督已下，用法有不直，必犯颜而谏之。虽加谴责，亦不知惧，必俟刑正而后退。常因授衣归家，出州门，逢一黄衣使者曰：“太山君呼君为录事。”因出怀中牒示慎。牒曰：“董慎名称茂实，案牘精练。将平疑狱，须俟良能，权差知右曹录事。”印甚分明。后署曰：“倨。”慎谓事者曰：“府君呼我，岂有不行，然不识府君名谓何？”使者曰：“录事勿言，到任即知矣。”自持大布囊，内慎其中，负之出兖州郭，因致囊于路左，汲水调泥，封慎两目。慎都不知经过远近，忽闻大唱曰：“范慎追董慎到。”使者曰：“诺。”趋入。府君曰：“所追录事，今复何在？”使者曰：“冥司幽秘，恐或漏泄，向请左曹匿影布囊盛之。”府君大笑曰：“已死范慎追董慎，取左曹囊盛右曹录事，可谓能防慎也。”便令写出，抉去目泥，赐青缣衫、鱼须笏、豹皮靴，文甚斑驳。邀登副阶，命左右取榻令坐，曰：“籍君公正，故有是请。今有闽州司马令狐实等六人，置无间狱。承天曹符，以实是太元夫人三等亲，准令递减三等。昨

罪人程翥一百二十人，引例喧讼，不可止遏。已具名申天曹。天曹以为罚疑唯轻，亦令量减二等。予（予原作余。据明抄本改。）恐后人引例多矣，君谓宜如何？”慎曰：“夫水照妍媸而人不怨者，以至清无情，况于天地刑法，岂宜恩贷奸匿。然慎一胥吏耳，素无文字，虽知不可，终语无条贯。当州府秀才张审通，辞彩隽拔，足得备君管记。”府君令帖召之。

俄顷至，审通曰：“此易耳，当为（当上原有君字。为字原缺。据明抄本删补。）判以状申。”府君曰：“君善为我辞。”即补左曹录事，仍赐衣服如董慎，各给一玄狐，每出即乘之。审通判曰：“天本无私，法宜画一。苟从恩贷，是资奸行。令狐实前命减刑，已同私请；程翥后申簿诉，且异罪疑。倘开递减之科，实失公家之论。请依前付无间录狱，仍录状申天曹。”即有黄衫人持状而往。少顷，复持天符曰：“所申文状，多起异端。奉主之宜，但合遵守。《周礼》八议，一曰‘议亲’。又《元化匱》中《释冲符》。亦曰‘无不亲’。是则典章昭然，有何不可！岂可使太元功德，不能庇三等之亲！仍敢衍违，须有惩罚。府君可罚不衣紫六十甲子，余依前处分。”府君大怒审通曰：“君为判辞，使我受谴。”即命左右，取方寸肉，塞其一耳，遂无所闻。审通诉曰：“乞更为判申，不允，即甘当再罚。”府君曰：“君为我去罪，即更与君一耳。”审通又判曰：“天大地大，本乃无亲。若使有亲，何由得一！苟欲因情变法，实将生伪丧真。太古以前，人犹至朴；中古之降，方闻各亲。岂可使太古育物之心，生仲尼观蜡之叹。无不亲，是非公也，何必引之。请宽逆耳之辜，敢荐沃心之药。庶其阅实，用得平均。令狐实等，乞（乞原作也。据明抄本改。）

请依正法，仍录状申天曹。”黄衣人又持往。须臾，又有天符来曰：“再有所申，甚为允当。府君可加六天副正使。令狐实、程翥等，并正法置处。”府君即谓审通曰：“非君不可正此狱。”因命左右割下耳中肉，令一小儿擘之为耳，安于审通额上。曰：“塞君一耳，与君三耳，何如？”又谓慎曰：“甚赖君荐贤，以成我美。然不可久留君，当加（加原作寿。据明抄本改。）一周年相报耳。君兼本寿，得二十一年矣。”即送归家。

使者复以泥封二人，布囊送至宅，欸如写出，而顾问妻子，妻子云：“君亡精魂，已十余日矣。”慎自此果二十一年而卒。审通数日额觉痒，遂踊出一耳，通前三耳，而踊出者尤聪。时人笑曰：“天有九头鸟，地有三耳秀才。”亦呼为鸡冠秀才者。慎初思府君称邻，后方知倨乃邻字也。（出《玄怪录》）

隋朝大业元年，董慎任兖州佐史。他秉性公正率直，明辨是非且懂理法。从都督以下的官员，凡有执法不公正的，他都要不顾情面前去规劝。有时虽然会受到责骂，但他也无所畏惧，一定要等到刑罚公正合理之后方才告退。一次，因为领受官服很晚才回家，他出州府的大门，遇见一位黄衣使者对他说：“泰山神君召你为录事。”于是从怀中掏出一纸文书让董慎过目。那文书上写道：“董慎名称茂实，官府的文书写得十分精练，欲平冤狱、解疑案，必须依靠他的良知和才能，暂且任他为右曹录事。”文书上的字迹印章都十分清晰，最后署名“倨”。董慎对使者说：“府君召我，怎么能不去呢？但

是我不知道府君叫什么名字呀。”使者说：“录事不要问，到任之后就知道了。”说完，他拿出一个大布袋，让董慎钻了进去，然后背着就出了兖州城门。接着，他把布袋放在路东边，打水和泥，封住董慎的两只眼睛。董慎全蒙在鼓里，不知道究竟走出多远，忽然听见一长声高呼道：“范慎追董慎到！”使者说：“喏——”然后便走了进去。府君说：“你上次所追赶的录事，现在在什么地方？”使者说：“我们阴间官署幽深神秘，我怕泄露出去，当初请左曹隐形后装进了布袋中。”府君大笑说：“已死范慎追董慎！拿左曹的布袋子装右曹录事，可以说是能限制慎了！”说完，便让人把董慎倒出来。然后让人抠掉董慎眼睛上的泥巴，赐给他黑绢衫和鱼须笏板，还有一双豹皮靴子，上面有斑驳的花纹。府君请他来到殿前阶下，让身边的人搬来坐榻让他坐下，对他说道：“由于你办事公正，所以才把你请来。现在，有这样一件事请你处理——闽州司马令狐实等六人，被关押在无间狱中，顺承天曹的旨决，以令狐实是晋孝武帝夫人三等亲戚的缘故，准许在量刑时罪减三等。昨天，犯人程翥带领一百二十人，用此事做例子喧闹公堂，争辩是非，无法制止。他们已经联名向天曹申诉，天曹认为对令狐实的惩罚过轻，又决定罪减二等。我担心后人以此事作由头都这样闹起来呀！你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董慎说：“水映照出人们的美好和丑恶，可人无怨言，是因为太清晰了就无情可言了。况且天地间的刑法大事，怎么能凭个人的恩怨来减轻或隐瞒罪行呢？但我董慎只是一个办理文书的小吏，平常又没有什么法典，虽然知道不可以这么做，最终说来还是没有什么依据。我所在的州府里有位叫张审通的

秀才，辞彩隽永超群，给府君管理文书是绰绰有余的。”府君让人执帖召他来，那张审通很快就赶到了，见面就说：“这太容易了！应当判他重新陈状申述。”府君说：“你真善于为我说话呀！”当即补任他为左曹录事。但仍然赐衣服给董慎，各给他们一只黑狐狸，每次外出都骑着。审通评论说：“上天本来是无私的，所以法律最好应该统一。苟且为个人恩怨随意减刑，这是在助长恶人的罪行。令狐实前次让人减刑，已经同人私下求情；程翥后来联名申诉，且异罪疑。倘若开了递减罪行的先例，实际上等于失去了法律的公正严明。请依照原判还把他关进无间狱中吧。”乃写下状子申报天曹，当即派一个穿黄衫的使者拿着状子而去。有顷，那使者又拿着天符回来了，天符上写道：“所申报上来的文状，多是受异端思想之影响。奉事天主，迎合其旨意，却也符合古之信条。周礼中有‘八议’，其中之一就是‘议亲’。又《元化匱》中《释冲符》上也说‘无不亲’。这些典章中写得清清楚楚，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怎么能让太元夫人的功德，连她的三等亲人也庇护不了呢？！如果还敢拖延违抗，应该对当事人进行惩罚。可罚府君六十年不做官，其余的按上次的标准给予处分。”看罢天符，府君大怒，冲张审通说：“你写的文状，使我受到了如此责罚！”立即让手下人从张审通身上割下一小块肉，塞住他的一只耳朵，那只耳朵便什么也听不到了。张审通申诉道：“那就奏请更改判辞吧！”没有被允许，当即只好甘心情愿地再次受到惩罚。府君说：“你为我去受罪，我应该立即再给你一只耳朵。”张审通又评定说：“天地之大，本来就没有什么亲疏，如果使它有了亲疏，怎么能够统一呢？随便为了感情

而改变法律，实际上是滋生出虚伪而丧失了真诚和公正。远古以前，人们还很淳朴；到了中古，那淳朴之风江河日下，才听到有什么‘六亲’之说。我们怎么能够使太古之人哺育万物的博爱之心，生出孔老夫子观蜡之叹呢？没有不讲亲疏的，哪里还有公正可言？何必要引经据典呢？请宽恕我忠言逆耳之罪，敢于向你推荐开阔心智之药。增加你的阅历和实绩，若用法就得公平合理。令狐实等人，还是请求依法惩治吧！”就写文状再次申报天曹，黄衣使者又拿著文状前往。很快，使者又拿着天符返回，天符上面写道：“经过再次反省申报来的文状。十分公正恰当。府君可增加任六天副正使以资奖励，令狐实、程翥等人，一起正法，请全权处置。”府君当即对张审通说：“没有你是不可能纠正此案的。”于是让手下人割下一块耳朵上的肉，让一个小孩儿把那肉掰成耳朵状，贴到张审通的额头上，说道：“塞住你一只耳朵，给了你三只耳朵，怎么样？”然后，又转脸对董慎说：“全靠你举荐贤能，才成全了我的美事。但是，不能让你在此久留，应当以增加一年阳寿来报答你。这样，再加上本来该享的寿命，你还能活二十一年呵。”随即送他回家。使者再次用泥巴封住他们二人的眼睛，用布口袋把他们分别送回家中。董慎突然像宣泄出来似地醒来，他向妻子询问，妻子说：“你失去魂魄，已经十多天了！”董慎从这天算起，果然又活了二十一年才死。张审通到家后不几天，便觉得前额发痒，随即冒出一只耳朵，与原来的两只耳朵相通，而后冒出的这只格外好使。当时人们都逗他说：“天有九头鸟，地上有三耳秀才。”也有人称他为鸡冠秀才。董慎想起当初府君自称为邻，后来才知道“倨”就邻

字呵。

李靖

卫公李靖，始困于贫贱，因过华山庙，诉于神，且请告以官位所至。辞色抗厉，观者异之。伫立良久，乃出庙门百许步，闻后大声曰：“李仆射好去。”顾之不见人。后竟至端揆。（出《国史记》）

卫国公李靖，当初由于贫穷而饥寒交迫。于是在途经华山庙时，他向庙神诉说了一番，并且祷告给自己以官职。他言辞激烈，声色刚直，围观的人们惊诧不已。李靖默默地站了好长时间，刚走出庙门一百来步，听后面有人大声说：“李仆射请走呵！”他回头望去却没有看见说话的人。后来，他竟然当上了总持朝政的宰相。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九十七 神七

丹丘子 瀚海神 薛延陀 睦仁茜
兖州人

丹丘子

隋开皇末。有老翁诣唐高祖神尧帝，状貌甚异。神尧钦迟之，从容置酒，饮酣，语及时事曰：“隋氏将绝，李氏将兴，天之所命，其在君乎？愿君自爱。”神尧惕然自失，拒之。翁曰：“既为神授，宁用尔耶。隋氏无闻前代，继周而兴，事逾晋魏。虽偷安天位，平定南土，盖为君驱除。天将有所启耳。”神尧阴喜其言，因访世故。翁曰：“公积德入门，又负至贵之相，若应天受命，当不劳而定。但当在丹丘子之后。”帝曰：“丹丘为谁？”翁曰：“与公近籍，但公不知耳？神器所属，唯此二人。然丹丘先生，凝情物外，恐不复以世网累心。傥或

俯就，公若不相持于中原，当为其佐。”神尧曰：“先生安在？”曰：“隐居鄆杜间。”帝遂袖剑诣焉。帝之来，虽将不利于丹丘，然而道德玄远，貌若冰壶，睹其仪而必骇神耸。至则伏谒于苦宇之下，先生隐几持颐，块然自处。拜未及起。先生遽言曰：“吾久厌浊世，汝膺于时者，显晦既殊，幸无见忌。”帝愕而谢之，因跪起曰：“隋氏将亡，已有神告。当天禄者，其在我宗。仆（仆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夙叶冥征。谓钟未运。窃知先生之道，亦将契天人之兆。夫两不相下，必将决雄雌于锋刃，衡智力于权诈。苟修德不竞，仆惧中原久罹刘项之患。是来也，实有心焉，欲济斯人于涂炭耳。殊不知先生弃唐虞之揖让，躐巢许之遐踪。仆所谓螭鸡夏虫，未足以窥大道也。”生先笑而颌之。帝复进曰：“以天下之广，岂一心一虑所能周哉。余视前代之理乱，在辅佐得其人耳。苟非伊周皋夔之徒。秦汉以还，皆瓌瓌庸材不足数。汉祖得萧张而不尽其用，可为太息。今先生尚不屈尧舜之位，固蔑视伊皋矣。一言可以至昌运。得无有以诲我乎？”先生曰：“昔陶朱以会稽五千之余众，卒殄强吴。后去越相齐，于齐不足称者，岂智于越而愚于齐？盖功业随时，不可妄致。废兴既自有数，时之善否，岂人力所为？且非吾之知也？”讫不对。帝知其不可挹也，怅望而还。武德初，密遣太宗鄆杜访焉，则其室已墟矣。（出《陆用神告录》）

隋文帝开皇末年，有一位老翁去拜见唐高祖李渊，他的相貌很不一般。高祖非常敬重他，从容不迫地布置酒筵，喝

到兴起之时，那老翁谈到时事政治说：“隋朝将要灭亡，李氏宗族将要兴起，取而代之。这是上天的旨意，不是您自身决定的呵。希望你能够自爱自重，好自为之。”高祖感到戒惧不安，且怅然若失，急忙拒绝了。老翁说：“既然是天神授命，只管用好了。隋朝的杨坚在前代没有什么名气，北周时袭父爵为隋国公，后废静帝自立的，权力超越了晋魏南北朝任何一个皇帝。可是，他虽然一时得到天子之位，平定了南方的国土，还是得被你推翻。上天将对你有所开导。”听罢此言，高祖暗自高兴，于是询问治世经验。老翁说：“你在品德方面已经修养成了，容貌又有大贵之相，如果应承天帝的旨意接受此命，定会不费力就能取得成功。但是，你应该排在丹丘子的后面。”高祖问道：“丹丘是谁呀？”老翁说：“跟你住的很近，但你却不知道他。将来帝位所属，只有你们二人。然而，丹丘生在你的前面，他把精力和情感都集中到世俗之外，恐怕不会再为国家和社会的纲纪而费心。倘若他屈就于此，你如果不打算和他在中原相争，那就应该去辅佐他。”高祖问：“丹丘先生在什么地方？”老翁说隐居在鄠县和杜县的交界处，高祖随即藏剑于袖中前去拜见丹丘子。高祖的到来，虽然将对丹丘不利，然而丹丘在道德修养方面十分透彻深远，脸上冷若冰霜，看他的仪表就会使人敬畏不已。高祖来到之后就伏身在草棚前拜见，那丹丘先生坐在几案后面养神，泰然自若。高祖拜谒完了站起身来。丹丘先生忽然说道：“我很久就厌恶凡世了，而你胸中却一直装着世事；你我二人对国家和社会的了解是相当悬殊的，可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因此被你忌恨。”高祖愕然不已，向他道谢，又跪下说道：“隋朝就

要亡了，已经有神人告诉我说，如今由上天赐予帝位的人，就在我们李氏宗族之内。我在往日梦中所见的征兆，称为‘钟未运’。我知道你修道德济世之道，也是想找寻天人合一的征兆。如果我们两个不相上下，必将用武力一决雌雄，把才智全用在搞阴谋诡计、争权夺势之上，谁也不讲善和德，我担心中原大地会受像刘邦、项羽争雄那样的灾乱。我今天到这里来，其实是有很多心思和想法的，想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呵。殊不知你会把大唐基业揖让给我，而要步隐居不仕的巢父和许由的后尘。我所说的不过是鸡虫一般的浅见，不足以说明大的道理呵。”丹丘先生笑着点点头。高祖又进而说道：“凭天下之广大，有些事情不是一个人所能考虑周全的。我看前朝的治与乱，原因在于得到没得到辅佐之人。是不是伊尹、周公、皋夔那样的良臣。自秦汉以来，碌碌无为的庸才是靠不了前的；汉高祖刘邦得萧何、张良而未能很好发挥他们的作用，应该为此叹息。现在，你还没有为帝位而动心屈身，当然可以看不起伊尹皋夔。一句话可以致国运昌盛，得到或没有得到对我都是个教诲。”丹丘先生说：“当年陶朱在会稽山用五千多人，战胜了强吴。后来他离开越国到齐国为相，在齐国他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难道这能说他在越国就聪敏而到齐国之后就愚笨了呢？功业应该随着时代而兴，不可妄动，废兴你自己早已经心里有数。时事好坏，不是人力所能左右。而且不是我所能够知道。”言罢，高祖没有再说什么，他知道自己不能推让，怅然地望着丹丘子越走越远。武德初年，高祖秘密派遣李世民到鄆县和杜县的交界处寻访，然而，丹丘子住的屋子已经化作一片废墟了。

瀚海神

并州北七十里有一古冢。贞观初，每至日夕，即有鬼兵万余，旗幡鲜洁，围绕此冢。须臾，冢中又出鬼兵数千，步骑相杂，于冢傍力战。夜即各退，如此近及一月。

忽一夕，复有鬼兵万余，自北而至，去冢数里而阵。一耕夫见之惊走。有一鬼将，令十余人擒之至前，谓曰：“尔勿惧，我瀚海神也。被一小将窃我爱妾，逃入此冢中。此冢张公，又借之兵士，与我力战。我离瀚海月余，未获此贼，深愤之。君当为我诣此冢造张公，言我自来收叛将，何乃藏之冢中？仍更借兵拒我，当速逐出。不然，即终杀尔！”仍使兵百人，监此耕夫往。耕夫至冢前，高声传言。良久，冢中引兵出阵。有二神人，并辔而立于大旗下，左右剑戟如林。遽召此耕夫前，亦令传言曰：“我生为锐将三十年，死葬此，从我者步骑五千余，尽皆精强。今（今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有尔小将投我，我已结交有誓，不可不借助也。若坚欲与我力争，我终败尔，不使尔得归瀚海。若要且保本职，当速回！”耕夫又传于瀚海神，神大怒，引兵前进，令其众曰：“不破此冢，今夕须尽死于冢前！”遂又力战，三败三复。战及初夜，冢中兵败，生擒叛将。及入冢，获爱妾，拘之而回。张公及其众，并斩于冢前，纵火焚冢，赐耕夫金带。耕夫明日往观，此冢之火犹未灭，冢傍有枯骨木人甚多。（出《潇湘录》）

并州以北七十里处有一座古墓。唐代贞观初年，每天天一亮，这里立即会出现一万多鬼兵，举着鲜艳的旗职，把这座古墓包围起来。不一会儿，墓里又冲出鬼兵几千人，步兵和骑兵夹杂在一起，双方在墓旁拼力厮杀，天快亮时便各自退去。就这样闹了快一个月了。忽然在一天晚上，又有一万多鬼兵从北边冲杀过来，在距古墓几里地远的地方摆下了阵势，一个农民见状吓得拔腿就跑。这时，有一位鬼将军，派十几个人把那农民抓到跟前，并对他说：“你不要害怕，我是瀚海神呵。我的爱妾被手下一个小将带着私奔，逃进那座古墓里。这座古墓的主人张公，又借给他兵马，与我拼战。我离开瀚海一个多月了，尚未抓住这个贼，十分气愤。你应当为我去拜见那古墓的主人张公，说我来此的目的就是捉拿叛将，他为何将此人藏在墓中，还借兵让他跟我对抗？他应该马上把那叛将驱赶出来，否则，最终我要把他杀死的！”接着就派出一百多士兵，监视那农民向古墓走去。农民来到墓前，高声传达瀚海神说的那些话。好久，古墓里杀出兵马上前迎战。只见有两个神人，骑在马上，并肩站在大旗下，周围剑戟刀枪林立。其中一个神人急忙把农夫招呼过去，也让他传话过来说：“我生前当过三十年勇将，死后埋葬在这里，跟随我的共有骑兵步兵五千多，全都是精兵强将。今天，你的一员小将投奔于我，我已经同他宣誓结交，不能不帮他的忙呵。如果你坚决想和我拼下去，我最终将把你打败，使你无法再回到瀚海。如果你想要暂且保住现在的职位，就应当立即返

回。”农民又把这番话传给了瀚海神。瀚海神听罢大怒，带兵前进，对手下发令说：“不攻破这座古墓，咱们今天就都战死于墓前！”随即又拼杀起来。三次进攻均未成功，一直打到天黑，古墓中的兵马败下阵去，活捉了那名叛将。接着他们又杀进墓中，找到了瀚海神的爱妾，把她押送回去。张公及其手下兵士，全被斩杀于墓前。瀚海神命手下人放火烧了那座古墓，赐给那位农民一条金带子。第二天，那农民又到墓前观看，只见那大火还没有灭，墓旁边有许许多多的枯骨和木头人。

薛延陀

突厥沙多弥可汗，贞观年，馭下无恩，多有杀戮，国中震恐，皆不自安。常有客乞食于主人，引入帐，命妻具馔。其妻顾视，客乃狼头。主人不之觉。妻告邻人，共视之，狼头人已食其（其原作告。据明抄本改。）主人而去。相与逐之，至郁督军山，见二人，追者告其故。二人曰：“我即神人，薛延陀当灭，我来取之。”追者惧而返。太宗命将击之，其众相惊扰，诸部大乱。寻为回纥所杀，族类殆尽。（出《广古今五行记》）

突厥的沙多弥可汗，于唐代贞观年间，对部下及百姓不

施恩惠，且大开杀戒，弄得举国上下惶恐不安，人人自危。一天，有位客人来向薛延陀部落首领乞食，主人把他引进帐内，让妻子准备饭食。他的妻子抬头看去，只见那客人长着一颗狼脑袋，主人却没有发觉。妻子去通知邻居，一起来看。这时，那个狼头人已经吃掉主人逃走了。人们聚到一起前追赶，追到郁督军山时，遇到两个人，追赶的人们告诉他们此行的原因。那二人道：“我们是神人呵。你们的薛延陀部落应当灭亡了，我们就是来取你们首领脑袋的。”追赶的人们听罢此言，全吓得跑了回来。唐太宗派将领率兵攻打薛延陀部落，部落里的人们相互惊扰，这样一来铁勒各个部落全乱了，旋即被回纥人斩尽杀绝，这个部族便灭亡了。

睦仁茜

唐睦仁茜者，赵郡邯鄲人也。少时经学，不信鬼神。常欲试其有无，就见鬼人（人原作神。据明抄本改。）学之，十余年不能得见。后徙家向县，于路见一人，如大官，衣冠甚伟，乘好马，从五十余骑。视仁茜而不言。后数见之，经十年，凡数十相见。后忽驻马，呼仁茜曰：“比频见君，情相眷慕，愿与君交游。”仁茜即拜之，问公何人耶？答曰：“吾是鬼耳。姓成名景，本弘农人。西晋时为别驾，今任临湖国长史。”仁茜问其国何在？王何姓名？答曰：“黄河以北，总为临湖国。国都在楼烦西北沙碛是也。其王即故赵武灵王。今

统此国，总受泰山控摄。每月各使上相朝于泰山。是以数来至此与君相遇也。吾乃能有相益，令君预知祸难而先避之，可免横苦。唯死生之命，与大祸福之报，不能移动耳。”仁茜从之。景因命其从骑常掌事以赠之，遣随茜行。有事则令先报之，即尔所不知，当来告我，如是便别。掌事恒随，遂如侍从者。每有所问，无不先知。时大业初，江陵岑之象为邯郸令。子文本，年未弱冠。之象请仁茜于家教文本，仁茜以此事告文本。仍谓曰：“成长史语我，‘有一事差君不得道。既与君交，亦不能不告。鬼神道亦有食，然（食然二字原缺。据《冥报记》补。）不能得饱，常苦饥。若得人食，便得一年饱。众鬼多偷窃人食。我既贵重，不能偷之，从君请一食。’”仁茜既告文本。文本既为具饌，备设珍羞。仁茜曰：“鬼不欲入人屋，可于外水边张幕设席，陈酒食于上。”文本如其言。至时，仁茜见景与两客来至，从百余骑。既坐，文本向席再拜，谢以食之不精，亦传景意辞谢。初文本将设食，仁茜请有金帛以赠之。文本问是何等物？仁茜云：“鬼所用物，皆与人异。唯黄金及绢，为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黄金涂大锡作金，以纸为绢帛，最为贵上。”文本如言作之。及景食毕，令其从骑更代坐食。文本以所作金钱绢赠之。景深喜，谢曰：“因睦生烦郎君供给，郎君颇欲知寿命乎？”文本辞云：“不愿知也。”景笑而去。数年后，仁茜遇病，不因困笃而不起。月余，仁茜问常（常原作凭。据明抄本改。）掌事，掌事不知。便问长史，长史报云：“国内不知。后月因朝泰山，为问消息而相报。”至后月，长史来报云：“是君乡人赵某，为泰山主簿。主簿一员缺，荐君为此官，故为文案，经纪召君耳。案成者当死。”

仁茜问计将安出，景云：“君寿应年六十余，今始四十。但以赵主簿横征召耳，当为请之。”乃曰：“赵主簿相问，睦兄昔与同学，恩情深至。今幸得为泰山主簿。适遇一员官缺，明府令择人，吾已启公。公许相用。兄既不得长生，命当有死。死遇济会，未必当官。何惜一二十年苟生耶？今文案已出，不可复止。愿决作来意，无所疑也。”仁茜忧惧，病愈笃。景谓仁茜曰：“赵主簿必欲致君，君可自往泰山，于府君陈述，则可以免。”仁茜问何由见府君。景曰：“往泰山庙东，度一小岭，平地是其都所。君（君原作居。据明抄本改。）往，自当见之。”仁茜以告文本，文本为具行装。数日，又告仁茜曰：“文书欲成，君诉惧不可免。急作一佛像，彼文书自消。”告文本，以三千钱为画一座像于寺西壁。讫而景来告曰：“免矣。”仁茜情不信佛，意尚疑之，因问景云：“佛法说有三世因果，此为虚实？”答曰：“皆实。”仁茜曰：“即如是，人死当分入六道，那得尽为鬼？而赵武灵王及君，今尚为鬼耶？”景曰：“君县内几户？”仁茜曰：“万余户。”又曰：“狱囚几人？”仁茜曰：“常二十人已下。”又曰：“万户之内，有五品官几人？”仁茜曰：“无。”又曰：“九品以上官几人？”仁茜曰：“数十人。”景曰：“六道之义分，一如此耳。其得天道，万无一人，如君县内无一五品官；得人道者，万有数人，如君县内九品数十人；入地狱者，万亦数十，如君狱内囚；唯鬼及畜生，最为多也，如君县内课役户。就此道中，又有等级。”因指其从者曰：“彼人大不如我，其不及彼者尤多。”仁茜曰：“鬼有死乎？”曰：“然。”仁茜曰：“死入何道？”答曰：“不知，如人知生而不知死。”仁茜问曰：“道家章醮，为有益否？”景曰：“道者

彼天帝总统六道，是为天曹。阎罗王者，如人间天子。泰山府君，如尚书令录。五道神如诸尚书。若我辈国，如大州郡。每人间事，道士上章请福，如求神之恩。大曹受之。下阎罗王云：‘以某月日，得某申诉云。宜尽理，忽令枉滥。’阎罗敬受而奉行之，如人奉诏也。无理不可求免，有枉必当得申，何为无益也？”仁茜又问：“佛家修福何如？”景曰：“佛是大圣，无文书行下。其修福者，天神敬奉，多得宽宥。若福厚者，虽有恶道，文簿不得追摄。此非吾所识，亦莫知其所以然。”言毕即去。仁茜一二日能起，便愈。文本父卒，还乡里。仁茜寄书曰：“鬼神定是贪谄，往日欲郎君饮食，乃尔殷勤。比知无复利，相见殊落漠。然常掌事犹见随。本县为贼所陷，死亡略尽。仆为掌事所导，故（故原作如常。据明抄本改。）贼不见，竟以获全。”贞观十六年九月八日文官赐射于玄武门，文本时为中书侍郎。自语人云尔。（出《冥报录》）

唐代的睦仁茜，是赵郡邯郸县人士。从小就钻研经学，不相信鬼神。他常常想试探到底有无鬼神，就去拜见看到过鬼的人并跟他学习，十多年一无所获。后来他把家迁往县城，在路上看到一个人，像个大官，衣帽十分威风而考究，骑着好马，骑马的随从就有五十多人。他看着睦仁茜却没有言声。后来，经常看见他，十年之内，一共见过几十次。后来有一次，他停下马来，喊睦仁茜说：“我经常看见你，感情上便有些眷恋而倾慕，真想和你交往、游玩呀。”睦仁茜当即朝他揖拜，问他是什么人，回答说：“我是鬼呵，姓成名景，本来是弘农

县人，西晋时当过别驾，现在任临湖国的长史。”睦仁茜问他国家在什么地方？国君叫什么名字？回答说：“黄河以北，统称为临湖国，国都建在楼烦县西北处的沙漠地带。我们的国君是已经死去的赵武灵王。他今天统治这个国家，总的还要受泰山府君的控制和管理。每月派一名宰相去泰山朝觐。所以多少次路过此地与你相遇呵。我只能给你一样好处，就是能够让你事先知道福难而设法避开它，可以免去受罪。但生死和大祸大福是早就有定数的，不能变动了。”睦仁茜听从了成景的话，成景于是把他的从骑常掌事送给睦仁茜，派他跟随仁茜而去，有什么事情必须事先向上报告，并说道：“凡是你所不知道的，就应当来告诉我。”于是便告别。常掌事一直跟随着睦仁茜，就像个侍从似的。每次睦仁茜提出问题，常掌事没有不事先知道的。隋代大业初年，江陵来的岑之象做了邯郸县令。岑之象的儿子叫文本，年纪不满二十，岑之象请睦仁茜到家中教导文本。睦仁茜将与鬼相遇这件事告诉了文本，并对他说道：“成景长史对我说：‘有一事羞于启齿你还不知道；但我既然与你相交，也不能不告诉你呀。鬼神之道也是要吃饭的，但不能够吃饱，常常忍饥挨饿。如果能够吃上人间的饭菜，一年之内都饱饱的。所以，那些鬼们都常常偷吃人间的饭食。’我很穷又十分珍重自己的名声，就不能去偷了。那么你就宴请他一顿吧！”他既然告诉了文本，文本立即就派人准备饭食，备设珍羞。睦仁茜说：“鬼是不想进人的房间的，可以在外面河边支起布棚摆下筵席。”岑文本照他说的一一去做了。时间到了，睦仁茜看见成景与两位客人赶到，骑马的随从就有一百多人。落坐之后，岑文本起身向席

间的客人再次揖拜，并道歉说自己准备的食物不够精细，也转告成景感谢之意。岑文本开始设宴时，睦仁茜拿黄金玉帛赠给他。岑文本问是什么东西，睦仁茜说：“鬼所用的东西，全都和人用的不一样。但只有黄金和绢帛，能够通用。但也不如假的好。把黄金镀在锡块上当金子，用纸做绢帛，才是最贵重的上品。”岑文本照他说的去做了。等到成景吃饱了，又把他的从骑叫过来坐着吃开了。岑文本把所作的假金钱及绢帛送给成景，成景十分喜欢，谢道：“由于我而给你找麻烦，而你却把这些东西送上来，十分感激。请问，你是不是很想知道自己的寿命呀？”岑文本辞谢道：“我不愿知道。”成景笑着离席而去。几年之后，睦仁茜患上了病，他没有因为疾病沉重、处境窘迫而躺倒。一个多月之后，睦仁茜问常掌事这是怎么回事，常掌事也不知道；便又去找成景长史，成景回答说：“我也不知，下个月要去泰山朝觐，问清因由再告诉你。”到了下个月，成景来告诉他说：“你的一个同乡赵某人，原来是泰山的主簿，现在主簿一职空缺，因此他推荐你当此官，有意让你管理文案，管事的人召你前去。但是文案整理成后你也就该死了。”睦仁茜问他到底该不该去。成景说：“你的寿命应该活到六十多岁，现在才四十岁。但是赵主簿横竖都要把你征召去，你应当去呀。”又说：“赵主簿如果问起来，你就说与他昔日是同学，恩情深厚。今天有幸被任为泰山主簿。”梦中，那位赵某说：“正赶上一个官职空缺，神君让我选人。我已经把你的名字报到神君那里，神君默许用你。你老兄既然不能够得到长生，命中注定必有一死，那样死后的人都集中到一起，你就未必能够当上官了，何必吝惜一二十年的苟

安生活呀?!现在文案已经发下来了,不可能再收回去,希望你作出来的决定,什么也不要乱怀疑。”睦仁茜又担忧又害怕,病更加严重了。成景对睦仁茜说:“赵主簿一定想致函给你,你可以自己前往泰山,向泰山府君陈诉,就能免去你的这个职务。”睦仁茜问怎么才能见到府君,成景说:“到泰山庙的东面,再过一个山岭,那片平地就是府君的明府,你到了那个地方,自然就可以见到他了。”睦仁茜把这事告诉了岑文本,文本为他准备行装。几天后,成景又告诉仁茜说:“文状要写成了,你前去陈诉一定会害怕的,那就应当赶快做一尊佛像,这样那文书自然就会撤销了。”睦仁茜嘱咐文本,花三千钱在寺院的西墙上画一尊佛像。画完了,成景就来告诉他:“你的那件事终于免了!”睦仁茜知道自己不信佛,对此半信半疑,问成景说:“佛法说人有三世因果轮回,这是真是假?”成景回答说:“全是真的。”睦仁茜说:“即然如此,那么人死之后应当分别进入六条道,怎么会全变鬼呢?而赵武灵王和你这样的人,现在还是鬼,这……”成景说:“你们那个县共有多少户?仁茜说:“一万多户。”成景又问:“监狱中押着多少人?”仁茜回答:“平时在二十人以下。”成景又问:“你们那万户之内,做五品官的有几个人?”仁茜回答:“没有一个。”又问:“做九品官以上的有几个人?”仁茜回答说:“几十个人。”成景说:“所谓六道的合理划分,就跟这是一样的。能够在死后进入天道的,一万人中没有一个,这就像你们全县也没有一个做五品官的;能够在死后进入人道的,一万人中有几个,这就像你们县里做九品官以上的有几十个人差不多;人死后下地狱的,一万人中也有几十个,这就像你们县监狱里关押的

囚犯。人死之后，只有做鬼和畜生的，才是最多的呵，这就像你们县里的纳税服役的人家一样。进入这条道的，也有等级之分。”于是，他指指自己的随从说道，“这人就远远赶不上我了！其实，不如他的人还有很多很多。”睦仁茜问道：“鬼也有一死吗？”成景回答说：“是的。”睦仁茜又问：“那么鬼死之后进入什么道？”成景说：“不知道，这就像人知道生而不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似的。”仁茜问道：“道家的章醮，到底有没有益处？”成景说：“道者就是阴间总管六道的天帝，称为天曹。阎罗王，就像人间的皇帝一样。泰山府君，如同现在尚书令的职位，五道神如同各位尚书。像我们那样的国家，就跟现在的大的州郡一样。每次处理人间的事情，都是由道士上表求神乞请保佑，如求神降恩等等。天曹受理之后，接着对阎罗王说：于某月某日，接到某人的申诉等。应当尽快公正地处理，不能不顾事由而冤枉人。阎罗王敬受而认真地奉行，就像人世间奉诏一样。在这里，没有充分理由是不能请求赦免的，有冤屈也必然能够得到申报。怎么能说没有益处呢？”仁茜又问：“请佛家保佑怎么样？”成景说：“佛是大圣呵，不发文书，但他所要保佑的人，天神都会敬奉的，差不多都会得到宽恕和谅解。如果福大之人，虽然生前有过罪恶，阴司的文簿上也不得追记。这些都不是我所见过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说完就离去了。睦仁茜一两天就起床行走，病也好了。岑文本父亲死了，岑文本回到老家。睦仁茜给他写信说：“那些鬼神准是些贪婪且善于谄媚之徒，当初你请他们吃饭，显得那么殷勤、热情；如今知道再无利可图，与我相见便显得十分冷淡。但是那位常掌事还一直跟随着我。

另外，本县县城已被贼寇攻陷，人几乎被杀光了。我由常掌事领着，贼寇们看不见，竟然保全了性命。”唐贞观十六年九月八日，太宗皇帝赐文官们在玄武门前练习射箭，岑文本当时是中书侍郎，也参加了，自己对别人讲出了上述之事。

兖州人

唐兖州邹县人姓张，忘字。曾任县尉。贞观十六年，欲诣京赴选。途经泰山，谒庙祈福。庙中府君及夫人并诸子等，皆现形像。张遍拜讫，至第四子旁，见其仪容秀美。同行五人，张独祝曰：“但得四郎交游，赋诗举酒，一生分毕，何用仕官？”及行数里，忽有数十骑马，挥鞭而至，从者云是四郎。曰：“向见兄垂顾，故来仰谒。”又曰：“承欲选，然今岁不合得官。复恐在途有灾，不复须去也。”张不从，执别而去。行百余里，张及同伴夜行，被贼劫掠，装具并尽。张遂祝曰：“四郎岂不相助？”有顷，四郎车骑毕至，惊嗟良久。即令左右追捕。其贼颠仆迷惑，却来本所。四郎命决杖数十。其贼臂膊皆烂。已而别去。四郎指一大树，兄还之日，于此相呼也。是年，张果不得官而归。至本期处，大呼四郎。俄而郎至。乃引张云，相随过宅。即有飞楼绮观，架迥凌空，侍卫严峻，有同王者。张即入。四郎云：“须参府君，始可安。”乃引入。经十余重门，趋而进，至大堂下谒拜。见府君绝伟。张战惧，不敢仰视。判事似用朱书，字皆极大。府君命使者宣

曰：“汝乃能与吾儿交游，深为善道。宜停一二日讌聚，随便好去。”即令引出，至一别馆。盛设珍羞，海陆毕备。奏乐盈耳。即与四郎同室而寝。已经三宿。张至明旦，游戏庭序，徘徊往来，遂窥一院，正见其妻。于众官人前荷枷而立。张还，甚不悦。四郎怪问其故。张具言之。四郎大惊云：“不知嫂来此也。”即自往造诸司法所。其类乃有数十人，见四郎来，咸去下陞，重足而立。以手招一司法近前，具言此事。司法报曰：“不敢违命。然须白录事知。”遂召录事，录事诺云：“乃须夹此案于众案之中，方便同判，始可得耳。”司法乃断云：“此妇女勘别案内。常有写经持斋功德，不合即死。”遂放令归家。与四郎涕泣而别，仍云：“唯作功德，可以益寿。”张乘本马，其妻从四郎借马，与妻同归。妻虽精魂，事同平素。行欲至家，可百步许，忽不见。张大怪惧。走至家中，即逢男女号哭，又知已殒。张即呼儿女，急往发之，开棺，妻忽起即坐，鞦然笑曰：“为忆男女，勿怪先行。”于是已死经六七日而苏也。兖州人说之云尔。（出《冥报录》）

唐代兖州邹县有个人姓张，忘记他的名字了。张某曾经当过县尉。贞观十六年，他想进京城参加每年一次的官选，希望朝廷量才授官。路过泰山时，他进庙中祈祷请神保佑，庙中的府君及夫人连同几个儿子等，全现出了原形。张某向他们一一揖拜完毕，当走到府君的第四个儿子身边，见他仪表和容貌俊美出众，同行的五个人当中只有张某祝颂道：“我要能同四郎交往，饮酒赋诗，一生很快就过去，何必要当官呢？”

等他走出几里地之后，忽然有几十个骑马的人，挥鞭而来，随从告诉他说这就是四郎。四郎对张某说：“刚才见你对我高看一眼，所以前来拜望你。”又说：“知道你想参加大选，但今年是不会封你官职的，还恐怕在中途遇到祸事，不要再去了。”张某不听，执意告别而去。走出一百多里，张某和同伴赶夜路时，被强盗劫掠一空，衣物用具全被抢走了。张某立即祈祷说：“四郎怎么不来帮助我呀？”俄顷四郎的车马全来了。见状，四郎惊叹好久，立即派手下人追捕强盗。那强盗踉踉跄跄，神魂颠倒，又转回原地，四郎命人打他几十棍杖。那强盗的屁股和胳膊全被打烂了。然后，张某与四郎告别而去。四郎指着一棵大树说：“你回来的时候，要在这里喊我呵！”这年，张某果然落选而归。到了约定的地方，他大声连喊四遍四郎。不一会儿，四郎就来了。他领着张某边走边说：“咱们一起到这片坟地看看吧。”走了不远，前面楼檐凌空，气势雄伟，十分壮观；而且，侍卫们神色严峻，把守甚严，如同保卫皇帝一样。张某随四郎走了进去。四郎说：“咱们必须去参拜府君，才能够平安无事。”四郎领着他往里走，经过十几道门，趋身而进，终于来到大堂之下。张某拜谒完毕，只见那府君十分魁伟威严，便有些胆战心惊，不敢抬头再望。府君判案好像用红笔书写，字都很大。府君让手下人宣布说道：“你能够同我的儿子交往，使我深深感到你具有美好的品德。你应当在此住一两天，我再设宴招待你。然后你再自便吧。”当即，他被人领了出来，到了一座客馆。这里已经摆下了丰盛的酒菜，那些珍奇的山珍海味应有尽有，而且有人奏乐助兴。当天，张某与四郎同室而睡。就这样过了三宿。第四天

天一亮，张某在亭堂间游玩，徘徊往来，无意之中看见一个院子，正好见到自己的妻子在里面。她戴着枷锁，低着头站在一些当官的面前。张某回到房间，十分不高兴。四郎感到奇怪，便问他怎么回事。张某把刚才的事说了。四郎大吃一惊，道：“不知道嫂子来到这里呀！”随即，亲自前往各司法部门询问。各司法部门共有几十个人，见四郎来了，全都走下台阶，迭足而立，一个个现出十分恐惧的样子。四郎用手势把一个司法官唤到跟前，跟他说了这件事。司法官回答说：“我们不敢违命呵。但是……那也必须得让录事知道。”随即把录事召了进来。这位录事答应下来，说道：“这就必须把这个案子夹在众多的案子当中，才能便于一起宣判，方可达到目的。”最后，司法官判决说：“这位妇女所犯罪行，已经在别的案子里得到了甄别校正。另外，她还有抄写经书持斋多年的功德，不该立即处死。”随即，张某的妻子被放了出来，让她回家。夫妻二人和四郎挥泪告别。四郎因而说：“只有立功修德，才能够延年益寿呵。”张某骑着原来的马，他妻子向四郎又借了一匹马，夫妻双双往家走。妻子虽然是鬼魂，但与平时没什么两样。快走到家了，大约还有一百步远时，妻子忽然就没了踪影。张某十分惊异而恐惧。进了家门，就看见儿女们号啕大哭，一问，才知道已经出殡了。张某立即呼唤儿女们。急忙去墓地挖坟。棺材打开了，妻子忽然坐了起来，笑着说道：“因为思念儿女，别怪我先走了一步呵。”于是，她在死亡六七天之后又苏醒过来了。这个故事是兖州人讲的。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九十八 神八

柳智感 李 播 狄仁杰 王万彻
太学郑生 赵州参军妻

柳智感

唐河东柳智感，以贞观初为长举县令。一夜暴死，明旦而苏。说云：“始忽为冥官所追。大官府使者以智感见，谓感曰：‘今有一官缺，故枉君任之。’智感辞以亲老，且自陈福业，未应便死。王使勘籍，信然。因谓曰：‘君未当死，可权判录事。’智感许诺谢。吏引退至曹，有五判官，感为第六。其厅事是长屋，（屋原作官。据明抄本改。）人坐三间，各有床案，务甚繁拥，西头一坐处无判官，吏引智感就空坐。群吏将文书簿帐来，取智感署，署（署原作于。据明抄本改。）案上，退立阶下。智感问之，对曰：“气恶逼公，但遥以中事

答。”智感省读，如人间者，于是为判句文。有顷食来，诸判官同食。智感亦欲就之，诸判官曰：“君既权判，不宜食此。”感从之。日暮，吏送智感归家，苏而方晓。自归家中。日暝吏复来迎至旦如（至下原有彼字。如字原缺。据明抄本删补。）故。知幽显昼夜相反矣。于是夜判冥事，昼临县职。岁余，智感在冥曹，因起至厕，于堂西见一妇女。年三十许，姿容端正，衣服鲜明，立而掩涕。智感问何人，答曰：“兴州司仓参军之妇也。摄来此，方别夫子，是以悲伤。”智感以问吏，吏曰：“官摄来，有所案问，且以证其夫事。”智感因谓女人曰：“感长举县令也。夫人若被堪问，幸自分就。无为牵引司仓，俱死无益。”妇人曰：“诚不愿引之，恐官相逼耳。”感曰：“夫人幸勿相牵，可无逼迫之虑。”妇人许之。既而还州，先问司仓妇有疾。司仓曰：“吾妇年少无疾。”智感以所见告之，说其衣服形貌，且劝令作福。司仓走归家，见妇在机中织，无患也，不甚信之。后十余日，司仓妇暴死。司仓始惧而作福禳之。又兴（兴原作与。据明抄本改。）州官二人考满，当赴京选。谓智感曰：“君判冥道事，请问吾选得何官？”智感至冥，以某姓名问小录事。曰：“名簿并封左右函中，检之二日方可得。”后日，乃具告二人。二人至京选，吏部拟官，皆与报不同。州官闻之，以语智感。后问小录事，覆检簿，云：“定如所检，不错也。”既而选人过门下，门下审退之。吏部重送名，果是名簿检报者。于是众威信服。智感每于冥簿，见其亲识名状及死时日月，报之，使修福，多得免。智感权判三年，其吏部来告曰：“已得隆州李司户，授正官以代。公不复判矣。”智感至州，因告刺史李德凤，遣人往隆州审焉，

(焉原作为。据明抄本改。)其司户已卒。问其死日，即吏来告之时也。从此遂绝。州司遣智感领囚，送至凤州界。囚四人皆逃。智感忧惧，捕捉不获。夜宿传舍，忽见其故部吏来告曰：“囚尽得矣。一人死，三人在南山西谷中，并已擒缚。愿公勿忧。”言毕辞去。智感即请共入南山西谷，果得四囚。知走不免，因来抗拒。智感格之，杀一囚，三囚受缚，果如所告。智感今存，任慈州司法。光禄卿柳亨说之。亨为邛州刺史，见智感，亲问之。然御史裴同节亦云，见数人说如此。(出《冥报录》)

唐代河东地区有个叫柳智感的人，于贞观初年当上了长举县令。一天夜里，他突然死去，第二天早晨又苏醒过来。说道：“开始，不经意间被阴间的官吏追命。地府的使者见到我之后，对我说：‘现在有一个官职空缺着，所以想请你屈就上任。’我以双亲年迈相推辞，并且说自己天天要祈祷上苍保佑他们长寿，不应该现在就死。阎罗王的使者到我家调查一番，这才相信，于是对我说：‘你不该现在就死，可以暂时代理判案的录事。’柳智感答应下来并表示感谢。有位小吏领着他进了分科办事的官署，这里有五个判官，柳智感为第六个人。这厅堂非常大，每个人占三间屋子。他们各有各的床铺和几案，公务繁忙，十分紧张。西头一个坐位没有判官，小吏让柳智感在这里坐下来。所有的官吏都将文书帐簿拿到柳智感的官署里来，一一摆在他的几案上，然后都退到台阶下站好。柳智感问这是怎么回事，回答说：“因身上邪气恐冲犯您，所以

站在远处来回答您的问话。”柳智感审看了一下，同人世间一样，于是便写起评语来。一会儿送饭来了。各位判官都在一起吃，柳智感也想过去吃，判官们说：“你既然是暂时代理的，就不该吃这样的饭菜。”柳智感听从了他们的话，没有吃。日头落山之后，小吏送他回家，待他苏醒过来天才亮。自从柳智感回到家中之后，那小吏每到日落后就把他接去，天亮之前再送他回家。要知道，阴间和人世白天和晚上是相反的啊。于是，他晚上到阴间判案，白天去县衙门办公。就这样过了一年多。一天，柳智感在地府要去厕所小解，于大堂西侧看见一个妇女，年龄在三十岁左右，姿容端庄，穿着十分鲜艳而明丽的衣常，正站在那里捂着脸哭呢。柳智感上前问她是什么人，那妇女回答说：“我是兴州司仓参军的夫人呵，被抓到这里，刚刚离开丈夫，所以感到悲伤。”柳智感向小吏询问此事，小吏说：“地府把她抓来，是因为有案子要问，并且让她证明丈夫的一些事情。”柳智感于是对那妇女说：“我是长举县的县令呵。你如果被带去审问，希望你自已分清事实，不要牵连你的丈夫，都死了并没有好处。”那妇女说：“我诚然是不想牵连他，可只怕官府相逼呀！”柳智感说：“庆幸的是你不想牵连他，这样你就可以免去被逼迫的忧虑了。”那妇女答应下来。柳智感来到兴州之后，先去问那位司仓参军的夫人有没有病，司仓说：“我的夫人正年轻，没有病。”柳智感便把自己在阴间的所见告诉了他，而且说出了他夫人的音容笑貌及所穿的衣服，并劝他赶紧为妻子祈祷。司仓回到家中，见妻子正在机前织布，什么病也没有，不很相信柳智感的话。十几天之后，妻子暴病而死，司仓这才感到害怕而祝铸上苍

请求驱除灾祸。另外，举州有两位当官的，任期已满，应当进京参加大选，再由朝廷量才授官。他们对柳智感说：“你对阴间的一些事情判断很准确，那你说，我们参加大选会得到什么官职呢？”柳智感到了地府，把这件事对小录事讲了，并且说出那二位的姓名。小录事说：“功名簿上并列封为左右函中，但任职令第二天才能下来。”第二天白天，柳智感把这些事情全告诉了那两个人。那二人进京参加大选，吏部拟出任职名单。都跟柳智感说的不一样。那二人听说此事，对柳智感讲了。柳智感急忙赶到地府去问小录事，小录事翻开任职令簿，说：“保证跟任职令一样，不会错的呵。”第二天，中选的任职名单报到门下省，门下省审查没有通过又退了回去。吏部只好重拟名单报上。这次，果然与功名簿上的任职令一样。因此，大家对柳智感全都信服了。柳智感第一次在生死簿上，看到自己亲朋好友的名字及死亡日期，都回来告诉本人，让他祭祀祈祷，大多数都幸免一死。柳智感到地府做了三年的代理判官录事，一天，地府吏部来人对他说：“我们已经找到了隆州的李司户，并正式下任职令了，让他取代于你。往后，你就不要来这里办案了。”柳智感到了州府，于是向刺史李德凤报告了这件事，李德凤立即派人到隆州调查，果然不错，那位李司户已经死了。问起死亡日期，正是吏部来人通知他那天。从此，他去地府的路便断绝了。一天，州司派柳智感押解囚徒，将他们送到凤州地界。四个囚徒全逃跑了，使他又忧虑又害怕，追捕半天一个也没有捉到。晚上，他住在旅舍里，忽然看见原来地府中的那位小吏，告诉他说：“那四名囚犯，全都找到了。一个死了，三个现在南山西谷中，并

且已经被捕获，希望你不要忧愁。”说完，那小吏告辞而去。柳智感立即找些人一同进了南山西谷，果然找到了四个囚徒。囚徒们知道逃不掉了，于是便顽抗，柳智感与他们格斗，杀了一个，其余三个被擒缚，果然跟那小吏说的一样。柳智感现在还活着，任慈州司法。这是掌管皇室膳食的光禄卿柳亨说的。柳亨当邛州刺史时，见过柳智感，亲自问过他。同时，御史裴司节也说，听到不少人都这样进过。

李 播

高宗（宗原作祖。据明抄本改。）将封东岳，而天久霖雨。帝疑之，使问华山道士李播，为奏玉京天帝。播，淳风之父也。因遣仆射刘仁轨至华山，问播封禅事。播云：“待问泰山府君。”遂令呼之。良久，府君至，拜谒庭下，礼甚恭。播云：“唐皇帝欲封禅，如何？”府君对曰：“合封，后六十年，又合一封。”播揖之而去。时仁轨在播侧立，见府君屡顾之。播又呼回曰：“此是唐宰相，不识府君，无宜见怪。”既出，谓仁轨曰：“府君薄怪相公不拜，令左右录此人名，恐累盛德。所以呼回处分耳。”仁轨惶汗久之。播曰：“处分了，当无苦也。”其后帝遂封禅。（出《广异记》）

唐高宗李治要去泰山祭祀天地，而天总下雨。高宗有些

疑惑，欲派人去华山询问道士李播，并想让他去玉京奏报天帝。李播，他是李淳凤的父亲呵。于是，仆射刘仁轨奉旨来到华山，向李播询问去泰山祭祀天地之事。李播说：“这得等我问问泰山府君。”随即，刘仁轨让他把泰山府君喊来。喊了好久，泰山府君到了，在庭下拜谒，行大礼。李播说：“唐朝皇帝想去你那里祭天地，怎么样？”府君回答说：“应该祭的，六十年之后，还得祭祀一次。”李播向他揖拜而别。当时刘仁轨在李播身旁站着，只见那府君连着瞅了他几眼。李播见状，急忙又把府君喊了回来，说：“这位是当朝的宰相，他不认识府君你，不要见怪。”府君出门之后，李播对刘仁轨说：“府君有点责怪你没有向他揖拜，并让手下人记下了你的名字，我担心影响祭祀天地那样的大德之事，所以把他喊回来嘱咐了他几句。”刘仁轨听罢惶恐不安，流了好长时间的汗。李播说：“我已经跟他说好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之后不久，高宗顺利地登上泰山，祭祀天地。

狄仁杰

高宗时，狄仁杰为监察御史。江岭神祠，焚烧略尽。至端州。有蛮神，仁杰欲烧之。使人入庙者立死。仁杰募能焚之者，赏钱百千。时有二人出应募。仁杰问往复何用，人云：“愿得敕牒。”仁杰以牒与之。其人持往，至庙，便云有敕，因开牒以入，宣之。神不复动，遂焚毁之。其后仁杰还至汴州，

遇见鬼者曰：“侍御后有一蛮神。云被焚舍，常欲报复。”仁杰问：“事竟如何？”见鬼者（见字者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云：“侍御方须台辅，还有鬼神二十余人随从。彼亦何所能为？久之，其神还岭南矣。”（出《广异记》）

唐高宗时，狄仁杰任监察御史，江畔岭上一带的庙宇，几乎被他烧光了。一次，他来到端州，见这里有座蛮神庙，便想烧毁它。然而，派去的人刚一进庙就死了。狄仁杰悬赏一百千钱，招募能烧毁此庙之人。当时，有两个人前来应招。狄仁杰问他们来回都需要什么，回答说：“想用一下皇帝给你的命令书。”狄仁杰把命令书交给他们。他们二人拿着它，来到庙门口，便说有命令书，并将其打开走了进去，当即宣读起来。那神一动不动，整个庙随即被烧毁了。后来，狄仁杰回到汴州，遇到一个看见鬼的人对他说：“在你的身后有一个蛮神，说他的房舍被烧了，常常想寻机报复。”狄仁杰问：“事情后来怎么样？”那位看见鬼的人说：“侍御方须台辅，所以还有二十多个鬼神跟着你，他也没有别的办法。时间长了，那些鬼神就都回到岭南去了。”

王万彻

武太后暮年，宫人多死，一月之间，已数百人。太后乃

召役鬼者王万彻，使祝宫中。彻奏曰：“天皇以陛下久临万国，神灵不乐，以致是也。”太后曰：“可奈何？”彻曰：“臣能禳之。”乃施席于殿前，持刀嚔水，四向而咒。有顷曰：“皇帝至。”彻乃廷诘帝曰：“天道有去就，时运有废兴。昔皇帝佐陛下，母临四海，大弘姜嫄、文母之化，遂见推载，万国归心。此天意，非人事也。陛下圣灵在天，幽明理隔，何至不识机会，损害生人，若此之酷哉？”帝乃空中谓之曰：“殆非我意，此王后诉冤得申耳。何止后宫，将不利于君。”太后及左右了了闻之，太后默然改容，乃命撤席。明年而五王援立中宗，迁太后于上阳宫，以幽崩。（出《广异记》）

武则天晚年的时候，宫中有许多人莫名其妙地死去，一个月之内，死了好几百人。武则天把巫师王万彻召来，让他在宫中仔细勘察了一番。王万彻奏报说：“天皇认为你统治大唐的时间太长了，神灵们不高兴，所以才出现这种事情。”武则天说：“这如何是好？”王万彻说：“我能设法消除灾祸。”于是在殿前铺好席子，举着刀喷上水，向四周念着咒语。过了一会儿，王万彻说皇帝到了，当即就在殿前盘问起皇帝来，说道：“天道有去有来，时运有废有兴。当年皇帝辅佐太后陛下，使她统治四海，大力弘扬周族始祖后稷之母姜嫄、文母等人，改变人心风俗，她渐渐受到拥戴，各个小国也归须于大唐，这是天意，不是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如今，皇帝陛下的圣灵已经升天，阴间和人世的事理是不相通的，你怎么能不顾际遇时会，伤害活人，且如此之残酷呢？”皇帝就在空中对王万

彻说：“这大概不是我的本意，这是死去的王皇后在诉屈申冤呵。何止是后宫死几个人呢，这将大大不利于当朝的君主呵。”武则天手下人听得清清楚楚，她沉默无语，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便令人把席子撤掉。第二年，在五位王子的支持下，中宗登基，武则天迁居到上阳宫内，在这里被软禁而死。

太学郑生

垂拱中，驾在上阳宫。太学进士郑生晨发铜驼里，乘晓月，度洛桥。下有哭声甚哀，生即下马察之。见一艳女，翳然蒙袂曰：“孤养于兄嫂，嫂恶，苦我。今欲赴水，故留哀须臾。”生曰：“能逐我归乎？”应曰：“婢御无悔。”遂载与之归所居。号曰汜人，能诵《楚词》《九歌》《招魂》《九辩》之书，亦常拟词赋为怨歌。其词艳丽，也莫有属者。因撰《风光词》曰：“隆往秀兮昭盛时，播薰绿兮淑华归。故室萸与处萼兮，潜重房以饰姿。见耀态之韶华兮，蒙长霭以为帟，醉融光兮眇眇瀾瀾，远千里兮涵烟眉。晨陶陶兮暮熙熙，无婀娜之秣条兮，娉盈盈以披迟。醺游颜兮倡蔓卉，毅流倩电兮发随旒。”生居贫，汜人尝出轻缙一端卖之，有胡人酬千金。居岁余，生将游长安。是夕，谓生曰：“我湖中蛟室之妹也。谪而从君。今岁满，无以久留君所。”乃与生诀。生留之不能，竟去。后十余年，生兄为岳州刺史，会上巳日，与家徒发岳阳楼，望鄂渚，张宴乐酣。生愁思吟曰：“情无限兮荡洋洋，

怀佳期兮属三湘。”声未终，有画舫浮漾而来，中为彩楼，高百余尺。其上帷帐栏笼，尽饰帷囊。有弹弦鼓吹者，皆神仙峨眉，被服烟电，裾袖皆广尺。中一人起舞，含颦怨慕，形类汜人。舞而歌曰：“泝青春兮江之隅，拖湖波兮袅绿裾。荷拳拳兮来舒，非同归兮何如？”舞毕，敛袖索然。须臾，风涛崩怒，遂不知所往。（出《异闻集》）

唐代垂拱年间，皇帝住在上阳宫里。太学院的进士郑生早晨起来，乘着天边的晓月之光，由铜驼里出发、过洛桥。听见桥下有人在哀哀地哭泣。郑生立即跳下马，前去察看。这时，只见一个美丽的女子，她用衣襟蒙住脸说：“我是个孤儿，住在兄嫂家中，嫂子十分凶狠，把我折磨得好苦呵。我今天想投水自尽，因此在要死前想痛哭一场。”郑生说：“那么，你能跟我回家吗？”那女子回答说：“我随你，且不会后悔的。”郑生把她扶到马上，当即送回家中。这女子叫汜人，能背诵《楚辞》中的《九歌》、《招魂》、《九辨》等书，也常常写些诗词歌赋，抒发自己心中的幽怨之情。她的词章艳丽，人世间没有比得上的。她的一首风光词这样写道：“隆往秀兮昭盛时，播薰绿兮淑华归。故室萸与处萼兮，潜重房以饰姿。见耀态之韶华兮，蒙长霭以为帟，醉融光兮眇眇瀾瀾，远千里兮涵烟眉。晨陶陶兮暮熙熙，无痿娜之秣条兮，娉盈盈以披迟。醺游颜兮倡蔓卉，毅流倩电兮分随旒！”郑生家中很贫困，汜人曾经拿出两丈绸布卖了，有位胡人付给一千斤黄金。住了一年多，郑生要去长安游说，这天晚上，汜人对他说道：“我是

湖中龙宫里的女子呵！因被流放才跟随了你。今年期限已满，不能长住你这里了，只好跟你告别。”郑生怎么也留不住她，她终于走了。十多年之后，郑生的哥哥成了岳州刺史，过上巳节那天，他把家人聚到一起登上岳阳楼，观赏鄂州大地。宴间，鼓乐齐鸣，酒兴正酣，郑生不由生出一丝愁绪，吟道：“情无限兮荡洋洋，怀佳期兮属三湘。”话音未落，有一只漂亮的长方形船顺水而来，中间扎着彩楼，一百多尺高，上面有栏杆，四周盖着帷帐，装饰得十分讲究。有些人正在演奏各种乐器，她们都长着神仙般的蛾眉，身上披着云霞和电光，衣襟和袖子都很宽大。中间有个人翩然起舞，皱着眉头，眼里闪着爱慕和幽怨之光，看样子像是汨人。她边舞边唱道：“溯青春兮江之隅，拖湖波兮袅绿裙。荷拳拳兮来舒，非同归兮何如？”跳完了舞，她神情黯然地收起袖子。不一会儿，忽然间狂风大作，波涛汹涌，不知道她和那船到哪里去了。

赵州参军妻

赵州卢参军，新婚之任，其妻甚美。数年，罢官还都。五月五日，妻欲之市，求续命物，上于舅姑。车已临门，忽暴心痛，食顷而卒。

卢生号哭毕，往见正谏大夫明崇俨，扣门甚急。崇俨惊曰：“此端午日，款关而厉，是必有急。”遂趋而出。卢氏再拜，具告（告原作问。据明抄本改。）其事。明云：“此泰山

三郎所为。”遂书三符以授卢：“还家可速烧第一符，如人行十里，不活；更烧其次，若又不活；更烧第三符。横死必当复生，不来真死矣。”卢还如言，累烧三符，其妻遂活，顷之能言。

初云：被车载至泰山顶，别有宫室，见一年少，云是三郎。令侍婢十余人拥入别室，侍妆梳。三郎在堂前，与他少年双陆，候妆梳毕，方拟宴会。婢等令速妆，已缘眷恋故人，尚且悲泪。有顷，闻人款门云：“是上利功曹，适奉都使处分，令问三郎，何以取户家妇？宜即遣还。”三郎怒云：“自取他人之妻，预都使何事！”呵功曹令去。相与往复，其辞甚恶。须臾，又闻款门云：“是直符使者，都使令取卢家妇人。”对局劝之，不听。对局曰：“非独累君，当祸及我。”又不听。寻有疾风，吹黑云从崖顶来，二使唱言：“太一直符，今且至矣！”三郎有惧色。风忽卷宅，高百余丈放之，人物糜碎，唯卢氏获存。三使送还，至堂上，见身卧床上，意甚凄恨，被推入形，遂活。（出《广异记》）

赵州有位卢参军。新婚之后上任。他的妻子相当漂亮。几年之后，他被罢官回到家中。五月初五这天，妻子想到市场买些有益老人长寿的食物，送给公婆，车已到了门口，忽然见得心疼不止，一会儿就死了。卢某大哭一场之后，去拜见正谏大夫明崇俨。门敲得很急，明崇俨吃惊地说：“这端午佳节，门敲得这样响，必定有什么急事。”说罢迎出门去。卢某又向他揖拜一番，详细地向他说出事情的经过。明崇俨说：

“这是泰山府君的三公子干的呀！”随即画了三道符交给卢某，并告诉他：“回家可以立即烧第一道符，如果你走出十里地她还没有活，就再烧第二道符。如果还没有活过来，再烧第三道符，意外死亡之人就必定能够复活。如果再不复活，那就是真死了。”卢某回到家中，照他说的去做，连烧三道符，妻子终于活了过来，一会儿便能讲话了。她开始说：“我被车拉到泰山顶上，那里另外还有宫殿。我看见一个少年，说是叫三郎，他让十多个侍从婢女将我拥入一间屋子里，为我梳妆打扮。三郎站在堂前跟别的少年玩一种叫‘双陆’的博戏。等我梳妆完毕，才能准备婚礼的筵席，所以婢女们让我快点打扮。我因为眷恋于夫君，便悲伤地流下眼泪。有顷，听人敲门说：“我是上面派来的功曹史，奉都使的吩咐，来问一下三郎，为什么要娶卢家的媳妇？应该立即送她回去。”三郎气冲冲地说：“我娶他人的媳妇，跟都使有什么关系？”把功曹史斥责一番，让他马上回去。二人你一句我一句，言词十分激烈。一会儿，又听有人敲门说：“我是持符的使者，都使让我带卢家媳妇回去。”对局的少年劝说三郎，三郎不听。对局中人说：“这件事不仅连累你，也能祸及于我呵。”三郎还不听，旋即有狂风吹来。黑云涌上崖顶，那二位使者拖长声喊道：“天神的公正之符，现在到了！”三郎害怕了。大风忽然把整个楼阁卷到空中，足有一百多丈高，然后再抛下来，人和东西全摔得稀烂，唯独我一个人活着。功曹史等三位使者把我的魂魄送回家中。来到堂前，只见我躺在床上，神情凄苦且有些遗憾，那三位使者便推推我，使魂附于体，随即我便活了过来。”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九十九 神九

韦安道

韦安道

京兆韦安道，起居舍人真之子。举进士，久不第。唐大定年中，于洛阳早出，至慈惠里西门，晨鼓初发，见中衢有兵仗，如帝者之卫。前有甲骑数十队，次有官者，持大杖，衣画袴襦，夹道前驱，亦数十辈。又见黄屋左纛，有月旗而无日旗。又有近侍才人宫监之属，亦数百人。中有飞伞，伞（二伞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下见衣珠翠之服，乘大马，如后之（之原作主人二字。据明抄本改。）饰，美丽光艳，其容动人。又有后骑，皆妇人才官，持钺，负弓矢，乘马从，亦千余人。时天后在洛，安道初谓天后之游幸。

时天尚未明，问同行者，皆云不见。又怪衢中金吾街吏，不为静路。久之渐明，见其后骑一宫监，驰马而至。安道因

留问之：“前所过者，非人主乎？”宫监曰：“非也。”安道请问其事，宫监但指慈惠里之西门曰：“公但自此去，由里门，循墙而南，行百余步，有朱扉西向者，扣之问其由，当自知矣。”安道如其言扣之。久之，有朱衣官者出应门曰：“公非韦安道乎？”曰：“然。”官者曰：“后土夫人相候已久矣。”遂延入。见一大门如戟门者，官者入通，顷之，又延入。有紫衣宫监，与安道叙语于庭，延一宫中，置汤沐。顷之，以大箱奉美服一袭，其间有青袍牙笏绶及巾靴毕备，命安道服之。宫监曰：“可去矣。”遂乘安道以大马，女骑道从者数人。宫监与安道联辔，出慈惠之西门，由正街西南，自通利街东行，出建春门。又东北行，约二十余里，渐见夹道成守者，拜于马前而去。凡数处，乃至一大城，甲士守卫甚严，如王者之城。凡经数重，遂见飞楼连阁，下有大门，如天子之居，而多宫监。安道乘马，经翠楼朱殿而过，又十余处，遂入一门内。行百步许，复有大殿，上陈广筵重乐，罗列罇俎，九奏万舞，若钧天之乐。美妇人十数，如妃主之状，列于筵左右。前所与同行宫监，引安道自西阶而上。顷之，见殿内宫监如赞者，命安道西间东向而立。顷之，自殿后门，见卫从者，先罗主殿中，乃微闻环珮之声。有美妇人，备首饰袿衣，如谒庙之服，至殿间西向，与安道对立，乃是昔于慈惠西街飞伞下所见者也。宫监乃赞曰：“后土夫人，乃冥数合为匹偶。”命安道拜，夫人受之；夫人拜，安道受之，如人间宾主之礼。遂去礼服，与安道对坐于筵上。前所见十数美妇人，亦列坐于左右，奏乐饮饌，及昏而罢。则以其夕偶之，尚处子也。如此者盖十余日，所服御饮饌。皆如帝王之家。

夫人因谓安道曰：“某为子之妻，子有父母，不告而娶，不可谓礼。愿从子而归，庙见尊舅姑，得成妇之礼，幸也。”安道曰：“诺。”因下令，命车驾即日告备。夫人乘黄犊之车，车有金翠瑶玉之饰，盖人间所谓库车也。上有飞伞覆之，车徒僮从，如慈惠之西街所见。安道乘马，从车而行，安道左右侍者十数人，皆材官宦者之流。行十余里，有朱幕城供帐，女吏列后，乃（乃原作于。据明抄本改。）行宫供顿之所。夫人遂入供帐中，命安道与同处，所进饮饌华美。顷之，又去。下令命所从车骑，减去十七八，相次又行三数里，复下令去从者。乃至建春门，左右才有二十骑人马，如王者之游。

既入洛阳，欲至其家，安道先入，家人怪其车服之异。安道遂见其父母。二亲惊愕久之，谓曰：“不见尔者，盖月余矣，尔安适耶？”安道拜而明言曰：“偶为一家迫以婚姻。”言新妇即至，故先上告。父母惊问未竟，车骑已及门矣。遂有侍婢及阍奴数十辈，自外正门，敷绣茵绮席，罗列于庭，及以翠屏画帷，饰于堂门，左右施细绳床一，请舅姑对坐。遂自门外，设二锦步幃，夫人衣礼服，垂珮而入。修妇礼毕，奉翠玉金瑶罗纨，盖十数箱，为人间贺遗之礼，置于舅姑之前。爰及叔伯诸姑家人，皆蒙其礼。因曰：“新妇请居东院。”遂又有侍婢阍奴。持房帷供帐之饰，置于东院，修饰甚周，遂居之。父母相与忧惧，莫知所来。

是时天后朝，法令严峻，惧祸及之，乃具以事上奏请罪。天后曰：“此必魅物也，卿不足忧。朕有善咒术者，释门之师，九思、怀素二僧，可为卿去此妖也。”因诏九思、怀素往，僧曰：“此不过妖魅狐狸之属，以术去之易耳。当先命于新妇院

中设馔，置坐位，请期翌日而至。”真归，具以二僧之语命之，新妇承命，具馔设位，辄无所惧。明日，二僧至，既毕馔端坐，请与新妇相见，将施其术。新妇遽至，亦致礼于二僧。二僧忽若物击之，俯伏称罪，目眦鼻口流血。又具以事上闻。天后问之。（问之原作因命。据明抄本改。）二僧对曰：“某所以咒者，不过妖魅鬼物，此不知其所从来，想不能制。”天后曰：“有正谏大夫明崇俨，以太一异术制录天地诸神祇，此必可使也。”遂召崇俨。崇俨谓真曰：“君可以今夕，于所居堂中，洁诚坐，以候新妇所居室上，见异物至而观。其胜则已，或不胜，则当更以别法制之。”真如其言，至甲（甲原作申。据明抄本改。）夜，见有物如飞云，赤光若惊电，自崇俨之居，飞跃而至。及新妇屋上，忽若为物所扑灭者，因而不见。使人候新妇，乃平安如故。乙夜，又见物如赤龙之状，拿攫喷毒，声如群鼓，乘黑云有光者，至新妇屋上，又若为物所扑，有啾然之声而灭。使人候新妇，又如故。又至子夜，见有物朱发锯牙，盘铁轮，乘飞雷，轮铓角呼奔而至，既及其屋，又如物所杀，称罪而灭。既而质明，真怪惧，不知其所为计，又具以事告。崇俨曰：“前所为法，是太乙符篆法也，但可摄制狐魅耳，今既无效，请更贖之。”因致坛醮之策，使征八纮厚地，山川河渚，丘墟水木，主职鬼魅之属，其数无缺，崇俨异之。翌日，又征人世上天界部八极之神，其数无缺。崇俨曰：“神祇所为魅者，则某能制之，若然，则不可得而知也！请试自见而贖之。”因命于新妇院设馔，请崇俨。崇俨至坐，请见新妇，新妇方肃答，将拜崇俨，崇俨又忽若为物所击，奄然斥倒，称罪请命，目眦鼻口流血于地。真又益惊惧，不知

所为。其妻因谓真曰：“此九思、怀素、明正谏，所不能制也，为之奈何？闻昔安道初与偶之时，云是后土夫人，此虽人间百术，亦不能制之。今观其与安道夫妇之道，亦甚相得，试使安道致词，请去之，或可也。”真即命安道谢之曰：“某寒门，新妇灵贵之神，今幸与小子伉俪，不敢称敌；又天后法严，惧因是祸及，幸新妇且归，为舅姑之计。”语未终，新妇泣涕而言曰：“某幸得配偶君子，奉事舅姑，夫为妇之道，所宜奉舅姑之命，今舅姑既有命，敢不敬从。”因以即日命驾而去，遂具礼告辞于堂下。因请曰：“新妇女子也，不敢独归，愿得与韦郎同去。”真悦而听之，遂与安道俱行，至建春门外，其前时车徒悉至，其所都城仆使兵卫悉如前。

至城之明日，夫人被法服，居大殿中，如天子朝见之像，遂见奇容异人之来朝，或有长丈余者，皆戴华冠长剑，被朱紫之服，云是四海之内，岳渎河海之神。次有数千百人，云是诸山林树木之神而已。又乃天下诸国之王悉至。时安道与夫人坐侧，置一小床，令观之。因最后通一人，云：“大罗天女。”安道视之，天后也。夫人乃笑谓安道曰：“此是子之地主，少避之。”令安道入殿内小室中。既而天后拜于庭下，礼甚谨。夫人乃延天后上，天后数四辞，然后登殿，再拜而坐。夫人谓天后曰：“某以有冥数，当与天后部内一人韦安道者为匹偶，今冥数已尽，自当离异，然不能与之无情。此人苦无寿。某当在某家，本愿与延寿三百岁，使官至三品，为其尊父母厌迫。不得久居人间，因不果与成其事。今天女幸至，为与之钱五百万，与官至五品，无使过此，恐不胜之，安道命薄耳。”因而命安道出，使拜天后。夫人谓天后曰：“此天女

之属部人也，当受其拜。”天后进退，色若不足而受之。于是诺而去。

夫人谓安道曰：以郎常善画，某为郎更益此艺，可成千世之名耳。”因居安道于一小殿，使垂帘设幕，召自古帝王及功臣之有名者于前，令安道图写。凡经月余，悉得其状，集成二十卷，于是安道请辞去。夫人命车驾，于所都城西，设离帐祖席，与安道诀别。涕泣执手，情若不自胜，并遗以金玉珠宝，盈载而去。

安道既至东都，入建春门，闻金吾传令，于洛阳城中访韦安道，已将月余。既至，谒天后。坐小殿见之，且述前梦，与安道所叙同，遂以安道为魏王府长史，赐钱五百万。取安道所画帝王功臣图视之，与秘府之旧者皆验，至今行于代焉。天策中，安道竟卒于官。（出《异闻录》）

京兆郡有个人叫韦安道，他是起居舍人韦真的儿子。他想考进士，始终没有中第。唐代大定年间，他住在洛阳城里。一天清早出来，到慈惠里西门时，晨鼓刚响。这时，只见前面大路中央有士兵组成的仪仗队，像是帝王的卫士。前面是戴着甲冑的骑兵，共几十队；接着，是官员，都拿着棍棒，穿着新鲜的上衣和带花纹的裤子，夹道开路，也有几十个人。又看见以黄繒为里的车盖左边的大旗，只有月旗而没有日旗。还有近侍才人宫女太监等，也有几百人。队伍中间，有一飞伞，伞下可以看见镶嵌着翠珠的衣服。这个人骑着高头大马，完全是皇后的装饰。她美丽光艳，容貌动人。后面一些骑马的

人，全是嫔妃和女官，举着像大斧一样的兵器，背着弓箭，乘马紧随其后，也有一千多人。时当则天皇后住在洛阳，韦安道开始以是她出去巡行游玩。这时天还没有亮，韦安道问跟自己一起走的人，都说没看见。又责怪起这里的街吏金吾，怪他没有静路。过了好长时间，天渐渐亮了。这时，一个宫中的太监骑着马从后面赶上来，到了韦安道身边。韦安道喊住他问道：“前面过去的，不是咱们的君主吗？”太监说：“不是呵。”韦安道请他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太监只是指指慈惠里的西门说：“你尽管从那往前走，由里门再顺墙向南行一百多步，就会看见一道朝西的红门，你上前敲门问其根由，就知道了。”韦安道照他说的那样走到朝西的红门前，敲了起来。好长时间，走出一个穿红衣服的官员应声问道：“你就是韦安道吗？”韦安道说：“对。”那位官员说：“后土夫人等候你很长时间了。”随即把他请了进去。韦安道看见一道大门，像一道立戟的宫门，那位官员走进去通报。有顷，又把他请了进去，有位穿紫衣服的宫监，同韦安道在庭前叙谈起来。随后，把他请到一座宫中，备好热水让他沐浴。有顷，有人用大箱子送来一套华美的衣服，里面有青袍、象牙笏板、绶带以及头巾、靴子等，十分齐全，让韦安道穿戴好。那位宫监说：“这回可以去了。”随即让韦安道骑上高头大马，还有几个骑马的女子随。宫监与他并马而行，出了慈惠里西门，由正街转向西南，再从通利街往东走，出了建春门，再向东北走。大约走出二十多里，远远看见卫兵们夹道而立，不时有人向他下拜后又回到原来的位置。这样的地方有好几处。接着，他们来到一座大城，士兵们穿戴着甲冑，守卫很严，仿佛皇宫一般。一

共经过好几道岗，随即看见了飞楼连阁，气势非凡。楼阁下面还有一道大门，如皇帝的寝宫。这里有不少宫女和太监。韦安道骑着马，经过翠楼朱殿，又走了十余处地方，进入一道大门里，走了一百来步，又看见一座大殿。殿上摆下了盛宴，准备了隆重的舞乐，美酒佳肴，琳琅满目。九奏万舞，像天上的音乐。有十几个美女，像是妃子的样子，站立在筵席两侧。那位与韦安道同行的宫监，领着他从西边的台阶走上去。一会儿，只见殿上的宫监唱歌般地让韦道安到西边殿堂朝东站好。有顷，从大殿的后门走出不少侍卫和随从，按顺序站在殿中，这时就隐隐听见珮玉的声响，走出一位美丽端庄的女人。从她戴着的首饰和穿着的服饰看，如到庙里拜谒一般。她来到殿堂朝西边站好，与韦安道迎面而视。她就是方才在慈惠西街飞伞下见到的那个女人。宫监唱念道：“后土夫人，按冥间的定数应当婚配了！”他让韦安道揖拜，夫人接受了；夫人揖拜，韦安道也接受了，就像人世间行的宾主之礼。接着，脱去礼服，二人对坐在席上，前面见到的那十几个美丽的女人，也列坐在他们身边。一边奏乐一边饮酒吃饭，一直到傍晚才完事。韦安道就在这天晚上，与后土夫人结为夫妻，并发现她竟还是个处女。就这样一共住了十多天，韦安道所穿所吃，全都像住在帝王家中一般。夫人终于对韦安道说：“我做了你的妻子，可你有父有母，没告诉他们就娶了我，这不能称为有‘礼’吧？我愿意跟你一块回去，拜见尊敬的公婆，完成我做媳妇的礼仪，这是一件幸事呵。”韦安道说：“好。”后土夫人于是命令手下人准备车马，当天就准备停当了。后土夫人坐着黄牛拉的车，车上由黄金和美玉装饰一新，

就是人世间所说的库车呵。车上有飞伞遮盖，后面跟着众多的侍从，如同在慈惠西街见到的一样。韦安道骑着马，跟在车的后面朝前走。韦安道身旁的侍从也有十个人，全是些作材官和太监之流。走了十多里，有人便陈设帷帐以供行旅，如同建起一座红色的大幕城。女官们站在后面，就象宫中一样摆上酒宴。夫人随即回到陈设的帷帐中，让韦安道跟她住在一起，所吃的食品相当精美。有顷，又向前走。夫人下令把跟随而来的车马人员，减十分之七八。接着又走了三五里地，夫人再次下令减掉随从人员。等到了建春门时，夫人身边还有二十骑人马，如君王出游。当天进了洛阳城，快到韦安道家时，韦安道先行一步，家里人对他的车马和衣服颇感惊异。韦安道立即去拜见父母。二位亲人见状，惊愕地张大嘴巴，且张了好久，对他说：“一个多月，没有见到你了，你近来可否平安、舒心？”韦安道再次跪拜并且直言相告：“我无意之中被一家人强迫成婚。”并说新婚妻子已经到了，因此先来禀告父母一声。父母吃了一惊，刚要继续发问，车马已到前门。随即有几十个侍婢及太监，从正门外铺进来绣着花草的丝席，一直铺在庭前，并把一些绿屏风、画卷、帷帐布置于堂上，左右各安放一个用细绳编的坐榻，请韦安道的父母迎面而坐。接着又在门外安置两个锦绣的屏幕，用以遮蔽风尘或外人的视线。后土夫人穿着礼服，垂着珮玉款款而入，行新媳妇拜见公婆的大礼。然后，献上一大批绿玉黄金绫罗绸缎，共有十几箱，作为见面礼，放在公婆面前。接着，韦安道的兄弟姐妹各家人，也都得到了礼物。公婆终于说：“请儿媳住在东院吧。”随即，又有一些侍婢太监，拿着帷帐屏风等装饰物，安

放在东院，布置得十分周密，讲究。后土夫人和韦安道便住了进去。韦安道的父母都感到十分忧虑可怕，不知道这位儿媳妇是从哪里来的。当时，武则天后临朝执政，法令十分严酷，他们担心发生祸事连累自己，就把这件事向则天皇后禀报了并请求赐罪。则天皇后说：“这一定是住在深山老林中的鬼怪了。你不要害怕，我有九思、怀素两位神僧，他们出身佛门，有很高超的法术，能够为你除掉此妖。”于是，她派九思、怀素随韦安道之父韦真前去。这两位和尚说：“这不过是深山中的鬼怪或狐狸精之类，用法术除掉它是很容易的。你应当先让这位新媳妇在院中安排好饭菜，放好坐椅，告诉她我们明天就去。”韦真回到家中，全按照那两个和尚说的让新媳妇去做，新媳妇答应下来，立即准备饭菜，布置坐椅，一点也没有害怕的样子。第二天，两个和尚到了，吃完饭端正地坐好，请求说要与新媳妇见见面，准备施展巫术。新媳妇很快就来了，也向这两位和尚致礼问候。忽然，这两位和尚仿佛被什么东西击中了要害，趴在地上连连自称有罪，眼角和鼻孔都流出血来。他们急忙跑回宫中，把这件事如实讲给则天皇后听。则天后再三询问，两位和尚回答说：“我们以为所要咒服的，不过是深山中的鬼怪罢了，却不知竟这么厉害。这东西不知道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想必是制服不了啦。”则天皇后说：“有位正谏大夫叫明崇俨，他用太一异术可以制服天地间各位神仙，这一招一定好使。”随即召见明崇俨。明崇俨对韦真说：“你可以在今天晚间，在你所住的房间里，洁身静心，虔诚地坐好。等到新媳妇所居住的房顶上出现什么异物时，你要留心观察。那异物打胜了则已，倘若打不胜，就

得再想别的办法制服她。”韦真照他所说的去做了。第一天晚上，他看见有个奇怪的东西如同一朵云彩，闪着雷电般的红光，从明崇俨家里飞跃而来，径直落在新媳妇屋顶。忽然，这仿佛被什么扑灭，因而便看不见了。韦真派人去儿媳房中侦察，只见她平安如常。第二天晚上，他又看见一个怪物从明崇俨家中飞跃而出，像一条红色的龙，张牙舞爪地喷着毒气，发出的声音如同群鼓齐敲，驾着黑云闪着光亮，落到儿媳的屋顶。又仿佛被什么东西扑了一下，它像鹿那样叫了几声便不见了。韦真派人再去儿媳房中侦察，又跟上次一样平安如常。第三天半夜，韦真又看见有个怪物长着红头发和锯齿般的牙，坐在铁轮上，铁轮闪烁着光芒，它乘着滚动的雷声，像公野鸡那样呼叫着而来，落到儿媳的屋顶。结果，又仿佛遭到什么东西的扑杀，它连称自己“有罪有罪”而销声匿迹。随即天就亮了。韦真又惊诧又害怕。不知道明崇俨之计如何，便把自己所见又对他讲了。明崇俨说：“前几次我所做的法术，是‘太一符篆法’呵，凭空就可制服狐精之类的鬼怪；现在既然不见效果，那只好另想办法了。于是便设坛举行祷神的祭礼，召来八维之天和厚重之地间所有主管山川河流、荒丘水木的鬼怪，从数字上看一个都不缺。明崇俨疑惑不解。第二天，又召来人世与天界间八极之神，结果也是一个不缺。明崇俨说：“神仙变鬼怪做坏事的，我能够制服它；可现在神仙全部在位，那我可就不知道它究意是怎么回事了。”他请求先见这新媳妇一面试探试探。韦真便让儿媳在院中摆好饭菜，宴请明崇俨。明崇俨来后便入座，提出要看一看新媳妇。韦真的儿媳妇刚恭恭敬敬地应了一声，正要朝明崇俨跪拜时，他

也忽然像被什么东西击中要害，猛然倒在地上。明崇俨连称有罪并请求饶命，眼角和鼻孔的血喷流到地上。韦真更加惊恐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他的妻子对他说：“连九思、怀素和明宗俨都不能制服她，拿她有什么办法？听说，当初咱们的儿子刚跟她成婚时，都叫她后土夫人。那几位虽然使出人世间的各种法术，也未能把这个后土夫人制服。现在，我看她与咱们安道恩恩爱爱，颇合夫妻之道，再说也很相配……能否让安道去跟她说说试试，请她自己主动离去，也许能行吧？”韦真当即让安道向妻子道歉说：“我出身寒门，而你做为尊贵的神女，今天与我结为夫妻，我感到十分幸运，但却实在配不上你呵。再说，则天皇后法令甚为严酷，我怕因此而祸及全家。为替父母考虑，希望你能够暂且回去……”话没说完，妻子泪流满面地说：“我有幸得到你作为自己的丈夫，十分高兴，准备好好侍奉公婆，好好行妇道，最要紧的是服从公婆的意志。现在公婆既然有话，我怎敢不听？好吧，我今天就摆驾回宫。”随即，她按照礼节来到堂前向公婆告辞，并请求说：“我一个新婚女子，不敢独自回去，希望韦郎能陪我一块儿走。”韦真听她这样说很高兴，当即答应下来。后土夫人就和韦安道一起出发了。到了建春门外，开始跟去的车马侍从也全赶来了，夫人住的都城里仆使卫兵全跟从前一样。回城后的第二天，后土夫人穿着礼法规定的服装，坐在大殿之上，像皇帝上朝的样子。接着，就看见一些奇形怪状的异人上前朝拜。走在最前面的那几个人有一丈多高，全戴着华丽的帽子，佩着长剑，穿着朱紫色的衣服，说是四海之内的山神、洞神、河神和海神。接着有几千人走上前去，说是各

个山林中的树木之神。一会儿，天下各国的君王全到了。这时，韦安道于妻子坐椅的旁边，放了一张小坐榻。后土夫人让他坐在上面，认真观看。因为最后上来一个人，自称是大罗天女，韦安道一看，原来是财天皇后呵。后土夫人于是笑着对韦安道说：“这是你们国家的君主，你暂时回避一下。”她让韦安道走进殿后的小屋。随即，则天皇后拜倒在殿下，大礼行得十分恭谨。夫人便请天后上前，天后推辞几次然后登上大殿，又朝夫人拜谢而坐。夫人对天后说：“我因为命中定数和你们国内一个叫韦安道的人结为夫妻，现在天数已尽，自然应当离异。但是，我不能对他无情。这个人命苦而无长寿。我住在他的家中，本想给他延长三百年的阳寿，并使他升至三品官。可我被他的父母逼迫，不能够在人世间久住，因此没办法把他的这两件事情完成。今天有幸看到你来此，那么就请你给他五百万钱，再给他个五品官吧。官职不能超过五品，高了恐怕他难以胜任……韦安道命薄呵！”于是，后土夫人把韦安道叫出来，教他拜见则天皇后。夫人又对天后说：“这人是天女的部属呵，应当受他一拜。”天后进退两难，神情不大愿意地接受了韦安道的礼拜，应允下来之后转身离去。夫人对韦安道说：“因为你善于绘画，所以我想让你的技艺提高一步，以至能够千古留名。”接着，她把韦安道安置在一座小殿堂内，派人设置帘帐帷幕，将自古以来的帝王及功臣中的佼佼者召至面前，让韦安道画像。一共过了一个多月，这些人的容貌全被韦安道描画下来，集成了整整二十卷。于是，韦安道请求离去，夫人派了车马，于都城西边，派人安设钱行的帷帐和席筵，与安道诀别。夫人拉着韦安道的手泪流满

面，情意绵绵不能自己，并赠送不少金玉珠宝，让他满载而归。韦安道回到洛阳，刚进建春门，就听见金吾传令说：“天后派人在洛阳城里寻访韦安道，已经快一个月了。”韦安道急忙进宫拜谒天后。天后坐在一座小殿里接见了她，并将自己不久前作的一个梦向他述说了一遍，与安道所讲的完全相同。当即，她便任命韦安道为魏王府长史，赐赏五百万钱。她拿过韦安道所画的帝王功臣图仔细观赏一番，认为与秘阁中所珍藏的旧画图完全一样。韦安道的那些画一直流传到现代。武周天策年间，韦安道竟然死于长史任上。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 神十

杜鹏举 河东县尉妻 三 卫 李 湜
叶净能 王昌龄 张嘉佑

杜鹏举

景龙末，韦庶人专制。故安州都督赠太师杜鹏举，时尉济源县，为府召至洛城修籍。一夕暴卒，亲宾将具小殓。夫人尉迟氏，敬德之孙也，性通明强毅。曰：“公算术神妙，自言官至方伯，今岂长往耶？”安然不哭。洎二日三夕，乃心上稍温，翌日徐苏。数日方语云：“初见两人持符来召，遂相引徽安门出。门隙容寸，过之尚宽。直北上邙山，可十余里，有大坑，视不见底。使者令入，鹏举大惧。使者曰：“可闭目。”执手如飞，须臾足已履地。寻小径东行，凡数十时，天气昏惨，如冬凝阴。遂至一廨，墙宇宏壮。使者先入。有碧衣官

出，趋拜颇恭，既退引入。碧衣者踞坐案后，命鹏举前，旁有一狗。人语云：“误姓名同，非此官也。”笞使者，改符令去。有一马，半身两足，跳梁而前曰：“往为杜鹏举杀，今请理冤。”鹏举亦醒然记之，诉云：“曾知驿，敕使将马令杀，非某所愿。”碧衣命吏取按，审然之，马遂退。旁见一吏，挥手动目，教以事理，意相庇脱。所证既毕，遂揖之出。碧衣拜送门外。云：“某是生人，安州编户。少府当为安州都督，故先施敬，愿自保持。”言讫，而向所教之吏趋出，云：“姓韦名鼎，亦是生人。在上都务本坊，自称向来有力，祈钱十万。鹏举辞不能致。鼎云：“某虽生人，今于此用纸钱，易致耳。”遂许之。亦嘱云：“焚时愿以物籍之，幸不著地，兼呼韦鼎，某即自使人受。”鼎又云：“既至此，岂不要见当家簿书。”遂引入一院，题云户部。房廊四周，簿帐山积。当中三间，架阁特高，覆以赤黄帟帕，金字榜曰《皇籍》。余皆露架，往往有函，紫色盖之。韦鼎云：“宰相也”。因引诣杜氏籍，书笈云《濮阳房》。有紫函四，发开卷，鹏举三男，时未生者，籍名已具。遂（遂原作述。据明抄本改。）求笔，书其名于臂。意愿踟蹰，更欲周览。韦鼎云：“既不住，（住原作往。据明抄本改。）亦要早归。”遂引出，令一吏送还。吏云：“某苦饥，不逢此便，无因得出。愿许别去，冀求一食。但寻此道，自至其所，留之不可。”鹏举遂西行。道左忽见一新城，异香闻数里。环城皆甲士持兵。鹏举问之，甲士云：“相王于此上天子，有四百天人来送。”鹏举曾为相王府官，忻闻此说。墙有大隙，窥见分明，天人数百，围绕相王。满地彩云，并衣仙服，皆如画者。相王前有女人，执香炉引。行近窥谛，（谛原

作帝。据明抄本改。)衣裙带状似剪破，一如雁齿状。相王戴一日，光明辉赫，近可丈余。相王后凡有十九日，垒垒成行，大光明皆如所戴。须臾。有绋骑来迎。甲士令鹏举走，遂至故道，不觉已及徽安门。门闭闲过之，亦如去时容易。为群犬遮啮。行不可进。至家，见身在床上，跃入身中，遂寤。臂上所记，如朽木书，字尚分明。遂焚纸钱十万，呼赠韦鼎。心知卜代之数，中兴之期，遂以假故，来谒睿宗。上握手曰：“岂敢忘德？”寻求韦鼎，适卒矣。及睿宗登极，拜右拾遗。词云：“思入风雅，灵通鬼神。”敕宫人妃主数十，同其妆服。令视执炉者。鹏举遥识之，乃太平公主也。问裙带之由，其公主云：“方熨龙袞，忽为火迸，惊忙之中，不觉蕪带，仓惶不及更服。”公主唏嘘陈贺曰：“圣人之兴，固自天也。”鹏举所见，先睿宗龙飞前三年。故鹏举墓志云：“及睿宗践祚，阴鹭祥符。启圣期于化元，定成命于幽数。”后果为安州都督。(出《处士萧时和作传》)

唐代中宗末年，韦后专权。已故太师杜鹏举获安州都督的名号。当时，杜鹏举在济源县任县尉，被州府召进洛阳城整理古籍。一天夜里，他突然亡故，亲戚朋友准备为他沐浴更衣，他的夫人出面阻止。他的夫人姓尉迟，是尉迟敬德的孙女，性格通达开明且坚强刚毅。她说：“我的丈夫平时神机妙算，自己说能够成为诸侯领袖那样的官，今天怎么会死呢？”她泰然自若甚至没有哭。过了两日三夜，杜鹏举的心窝有了热气；第二天天亮时终于苏醒过来。几天之后，他才对人们

说出梦中情景。开始，只见两个人拿着符节来召他，于是他在他们的引导下从徽安门走了出去。那门缝只有一寸多，走过时却觉得很宽。他们一直向北上了邙山，大约走出十余里地，见到一个大洞，深不见底。那两位使者让杜鹏举进去，他颇为恐惧。使者们说，你可以闭上眼睛。他们拉着他的手，如同飞翔一般，一会儿脚已着地。沿着小道向东走，一共行了几十里，天空变得昏昏惨惨，如冬季里凝固般的阴天。随即来到一座官府前，只见那城墙和屋宇十分宏伟壮观。两位使者先走了进去。一会儿，有位穿绿衣服的官员走了出来，十分恭敬地向杜鹏举迎拜，然后退到一旁引他入府。这位穿绿衣服的官员坐在案桌后，让杜鹏举走上前去，他的身旁有一只狗。有人对绿衣官员说：“错了错了，虽然同姓同名，但要请的不是这位官员呵！”绿衣官员令人用板子笞打使者，然后改了符节让他们下去。这时，有一匹半个身子、两条腿的残马，腾跃跳动挪到前面，说：“当年我被杜鹏举杀死，今天请大人作主，为我申冤。”杜鹏举也清醒过来想起了那件事，申诉说：“我曾经当过驿夫，遵敕命将马杀死，这并不是我自愿的呀！”绿衣官让小吏拿出案卷，审视起来，那匹残马随即退下。旁边，走出一个小吏，朝杜鹏举挥手挤眼，教他应付此事的办法，那意思是想庇护于他，使他得到解脱。案子审理完了，杜鹏举朝绿衣官员揖拜后走出来；绿衣官员也还礼送到门外，说：“我是生人，户籍在安州。将来，你能做安州都督，因此我先向你施礼，希望你好自为之。”说完，便把那位教杜鹏举应付办法的小吏喊出来，说他姓韦名鼎，亦是个生人，住在京都长安的务本坊。他自称家中一向颇有财力，祈

告要十万钱。杜鹏举与他推辞不能相送。韦鼎说：“我虽然是生人，今天在这里用冥间的纸钱，容易收到呵。”杜鹏举遂应允下来去他家通知。韦鼎嘱咐说，“烧纸的时候，希望能用什么东西装着，不要让它着地，一边烧一边喊我的名字，我当即派人去取。”韦鼎又说：“你既然来到此地，难道不想看看你们家的簿册和文书吗？”随即领杜鹏举来到一个院内，门口写着：“户部”字样。这里房间和走廊上，簿册帐本等物堆积如山。当中的三间房子里，阁板搭得相当之高，覆盖着红黄色的帏幔和帕布，镶金的榜上写着“皇籍”二字。其余的架子全露在外面，往往是用紫色的封套盖着。韦鼎说：“这些都是宰相呵。”接着，韦鼎领他来到杜氏家族的籍册旁，只见册签上写着“濮阳房”三个字，上面有四个紫色的封套。打开卷册，只见上面写着杜鹏举有三个儿子，当时还有没生下来的，籍册上却也有名字。杜鹏举立即要来一支笔，把他们的名字写在了胳膊上。他本想再徘徊一会儿，将四周的籍册都看一看。韦鼎说：“你既然不想在这里住下，那就干脆早点回去吧。”随即把杜鹏举领出来，让一名小吏送他回家。小吏说：“我十分饥饿，不大方便，不能送你了。希望你准许我不去，好好吃一顿饱饭。只要沿着这条道，你自己就可以回到家，千万别留下来。”杜鹏举随即向西而行。走着走着，道旁忽然闪出一座新城，异常的香气散发出来，几里之外就能够闻到。城的四周全是拿着兵器、穿着盔甲的兵士。杜鹏举上前询问，兵士说：“相王李旦在这里当上了天子，现有四百个神仙来送他。”杜鹏举曾经在相王府中做过官，听他这样一说十分欣喜。城墙有道大缝子，杜鹏举看得非常清楚。天上的神仙一共有

好几百人，紧紧围绕在相王周围，他们穿着仙衣，脚下一片彩霞，全跟画上画的一样。相王的前面有几位女子，端着香炉在前引路。走到近前，杜鹏举仔细窥视，只见那几位女子的衣服和裙带像剪开了似的，都如同雁齿的形状。相王头顶一轮太阳，光芒万丈，明亮辉煌，离他只有一丈多高。相王身后一共还有十九轮太阳，重叠成行，赫赫耀眼，全跟他头顶的那轮一样。一会儿，有穿厚绸袍的甲士骑马来迎接相王。这时，穿盔甲的士兵让杜鹏举赶紧走。他随即回到原来那条路上，不知不觉到了徽安门。大门关着，只好从门缝里钻，想不到竟跟出来时那么容易。一群狗拦住去路，不停地咬，使他行进不得。好不容易回到家，只见自己的身子还躺在床上呢。他的灵魂刚扑到身体上，随即醒来。看看胳膊上记的儿子的名字，如同画在朽木上一样，但还看得清楚。当即，他烧了十万纸钱，一边一烧一边说是送给韦鼎的。心里计算着李氏中兴的日期。他借一个理由来拜谒睿宗。睿宗握着他的手说：“怎么敢忘记你的恩德呢？”于是寻访韦鼎，不巧他刚刚死去。到睿宗登基之后，拜杜鹏举为右拾遗，并为他题词道：思入风雅，灵通鬼神。睿宗下令让几十个宫娥妃子，一同化妆舞蹈。并让杜鹏举看那位手拿鑪的那个人。杜鹏举远远就认出来了，她就是太平公主呵。他上前问她的衣服是怎么搞的，太平公主说：“刚刚熨好的龙袍，忽然被火烧了，惊慌匆忙之中，不知不觉裙带也点着了，仓惶之中便没有来得及换衣服。”太平公主感叹不已地上前祝贺其兄道：“圣人的兴达，一般都是来自于天上呵！”杜鹏举所看见的，是在睿宗皇帝登基前三年。因此，他的墓志铭上写道：待睿宗即位时，

恰与他在阴间所见一致。他在阴间就知道皇帝登基的日子，真是定天命于幽冥之间。后来，他果然成为安州都督。

又

一说，鹏举得释，复入一院，问帘下者为谁，曰：“魏元忠也。”有顷，敬挥至，（至原作入。据明抄本改。）下马，众接拜之。云是大理卿对推事。见武三思著枷、韦温、宗楚客、赵履温等著锁，李峤露头散腰立。闻元忠等云：“今年大计会。”果至六月，诛逆韦，宗赵韦等并斩，峤解官归第，皆如其言。（出《朝野僉载》）

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杜鹏举被解脱之后，又进了一个院子，他问帘下坐着的人是谁，回答说是魏元忠呵。有顷，敬挥到了，跳下马来，众人上前迎拜。说是掌管审判的大理寺卿对推事。他看见武三思戴着刑枷，韦温、宗楚客、赵履温等人戴着锁链，还看见李峤光着脑袋，连腰带也没有扎呆呆地站在那儿，并听魏元忠等人说：“今年大聚会呀！”果然到了六月，韦后被杀，宗楚客、赵履温和韦温也一并被斩，李峤被罢官归家，全都跟他说的一样。

河东县尉妻

景云中，河东南县尉李某，妻王氏，有美色，著称三辅。李朝趋府未归，（未原作来。据明抄本改。）王妆梳向毕，焚香闲坐，忽见黄门数人，御犊车，自云中下至堂所，王氏惊问所以。答曰：“华山府君，使来奉迎。”辞不获放，（放愿作于。据明抄本改。）仓卒欲去，谓家人曰：“恨不得见李少府别。”挥泪而行，死于阶侧。俄而彩云捧车浮空，冉冉遂灭。李自州还，既不见妻，抚尸号恸，绝而复苏者数四。少顷，有人诣门，自言能活夫人。李罄折拜谒，求见卫护。其人坐床上，觅朱书符。朱未至，因书墨符飞之。须臾未至，又飞一符。笑谓李曰：“无苦，寻常得活。”有顷而王氏苏。李拜谢数十，竭力赠遗。人大笑曰：“救灾恤患，焉用物乎？”遂出门不见。王氏既悟，云：“初至华山，见王，王甚悦。列供帐于山椒，与其徒数人欢饮。宴乐毕，方申缱绻，适尔杯酌，忽见一人，乘黑云至，云：“太一令唤王夫人。”神犹从容，请俟毕会。寻又一人乘赤云，大怒曰：“太一问华山何以辄取生人妇？不速送还，当有深谴。”神大惶惧，便令送至家。（出《广异记》）

唐人睿宗景云年间，南边河东县县尉李某的妻子王氏，颇

有几分姿色，在陕西中部地区出了名。李某早晨去州府办公事尚未回来，王氏梳妆完了，正焚香闲坐时，忽然看见有好几个黄门侍郎，赶着小牛车，从云朵里下到房前站定。王氏惊恐地上前询问他们要干什么，回答说：“我们是华山府君派来迎接你的，你不想去也得去。”急忙就要把她带走。王氏对家人说：“遗憾的是没有看到李县尉，不能和他告别了！”她挥泪而行，转身死在台阶旁边。俄顷，彩云驾起小牛车，缓缓升起，腾空而去。李某从州府回来，便摇晃着她的尸体号啕恸哭。他一连哭死过去好几次，都被喊醒了。过了一会儿，有人进门来，说自己能够把夫人救活。李某把腰弯到最大限度向他拜谒，求他救护，那人坐到榻上，找红颜料画符，没有找到；于是使用墨汁画了一道符，抛了出去。有顷，未见效果，他又画了一道符抛了出去，笑着对李某说：“不要担心，一会儿她就能活过来。”有顷，王氏终于苏醒过来。李某向那人连拜几十下，并尽其所能赠送不少礼品。那人大笑一声说：“救灾除患，还用得着这些东西吗？”随即一出门就不见踪影。王氏醒悟了，说：“我刚到华山见到府君，他很高兴，把帷帐置于山顶，和他手下一些人畅饮起来。酒宴舞乐结束之后，他正要与我缠绵喝交杯酒时，忽然只见一个人乘着黑云而来，说道：‘天神让我来找王夫人。’府君还很从容镇定，让他等婚礼完毕之后再谈。旋即，又有一个人乘着红云而至，大怒道：‘天神问华山府君为什么要娶活人的妻子呢？不快点送回去，必受严惩！’府君十分惶恐害怕，便派人把我送回了家。”

三 卫

开元初，有三卫自京还青州，至华岳庙前，见青衣婢。衣服故恶。来白云：“娘子欲见。”因引前行。遇见一妇人，年十六七，容色惨悴。曰：“己非人，华岳第三新妇，夫婿极恶。家在北海，三年无书信，以此尤为岳子所薄。闻君远还，欲以尺书仰累，若能为达，家君当有厚报。”遂以书付之。其人亦信士也，问北海于何所送之，妇人云：“海池上第二树，但扣之，当有应者。”言讫诀去。

及至北海，如言送书。扣树毕，忽见朱门在树下，有人从门中受事，人以书付之。入顷之，出云：“大王请客入。”随行百余步，后入一门，有朱衣人，长丈余，左右侍女数千百人。坐毕，乃曰：“三年不得女书。”读书大怒，曰：“奴辈敢尔！”乃传教，召左右虞侯。须臾而至，悉长丈余，巨头大鼻，状貌可恶。令调兵五万，至十五日，乃西伐华山，无令不胜。二人受教走出。乃谓三卫曰：“无以上报。”命左右取绢二疋赠使者。三卫不说，心怨二疋之少也。持别，朱衣人曰：“两绢得二万贯，方可卖，慎无贱与人也。”

三卫既出，欲验其事，复往华阴。至十五日，既暮，遥见东方黑气如盖。稍稍西行，雷震电掣，声闻百里。须臾，华山大风折树，自西吹云，云势益壮，直至华山。雷火喧薄，遍山涸赤，久之方罢。及明，山色焦黑。

三卫乃入京卖绢。买者闻求二万，莫不嗤骇，以为狂人。后数日，有白马丈夫来买，直还二万，不复踌躇，其钱先已锁在西市。三卫因问买所用。丈夫曰：“今（今原作公。据明抄本改。）以渭川神嫁女，用此赠遗。天下唯北海绢最佳，方欲令人往市，闻君卖北海绢，故来尔。”三卫得钱，数月货易毕，东还青土，行至化阴，复见前时青衣云：“娘子故来谢恩。”便见青盖犊车，自山而下，左右从者十余辈。既至下车，亦是前时女郎，容服炳焕，流目清眇，迥不可识。见（见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三卫，拜乃言曰：“蒙君厚恩，远报父母。自闹战之后，恩情颇深，但愧无可仰报尔。然三郎以君达书故，移怒于君，今将五百兵，于潼关相候。君若往，必为所害，可且还京，不久大驾东幸，鬼神惧鼓车，君若坐于鼓车，则无虑也。”言讫不见。三卫大惧，即时还京。后数十日，会玄宗幸洛，乃以钱与鼓者，随鼓车出关，因得无忧。（出《广异记》）

唐玄宗开元初年，有个当三卫的官员从长安回青州。到华山岳庙前，看见一个青衣婢女，衣衫破烂不堪，上来对他说道：“我们娘子想见你一面。”于是在前面引路，来到一位夫人面前。她十六七岁，脸色憔悴，神情黯然。她对三卫说：“实话告诉你吧，我本不是人呵。我现在是华山府君的第三个儿子的娘子，丈夫十分凶恶。我的家住在北海，三年没有得到书信了。因为这个，我特别被华山府君的儿子看不起。听说你自远处还家，想捎封书信回去，劳驾你了！如果能把书

信送到，家父必有重谢。”随即，把书信交给了他。三卫也是位讲信义的人呵，当即就问在北海的什么地方才能把信送到。夫人说：“你找到海边的第二棵树，只要用力一敲，就会有人出来的。”说罢告别而去。三卫来到北海，照那夫人所说的去送信。敲完了海边的第二棵树，忽然看见树下有一道红门，有人从门中探出头来问他何事。他把书信交给了守门人。守门人进去片刻，便出来说：“大王请客人进去。”三卫跟着他走了一百多步，又进了一道门。迎面看见一个穿红衣服的人，一丈多高，周围的侍女成千上百。穿红衣服的人请三卫坐下后，便说：“三年没有得到女儿的书信了！”他看完书信，大怒说：“这奴才的胆子也太大了！”于是传令召左右虞候上殿。不一会儿，二位虞候奉命赶到，他们都一丈多高，巨头大鼻子，相貌十分丑陋可怕。大王命令他们调集五万兵马，到十五日那天，向西进军讨伐华山。一定要取胜。二位虞候领命走出来，又对三卫说：“没有什么报答你的，大王让我们拿二疋绢布赠送给你。”三卫不大高兴，心想这二疋绢布也太少了吧？握别时，大王说：“两疋绢布给两万贯，你才能卖，千万不要降价卖给人家呵。”三卫走上岸来，想验证一下这件事，便又向华山走去。到了十五日这天傍晚，他远远看见东边黑云如车篷一般，缓缓西行，电闪雷鸣，百里之内都可以听到。一会儿，华山上刮起狂风，把大树都折断了。从西边吹来乌云，那乌云越来越浓，直奔华山而去。雷火喷射不已，遍山一片通红，连山泉都烤干了。闹了很长时间方才罢休。等到第二天天亮时，只见山色由翠绿变成了焦黑。见状，三卫就进京城去卖绢布。买主们一听说要二万贯钱，没有不吃惊并嘲笑的，认

为 he 是个疯子。几天之后，有位骑白马的汉子来买，毫不犹豫，一下子就给了他二万贯钱。这笔钱早就在西市里锁着呢。三卫便问他买这绢布干什么用，汉子说：“今天，渭川之神嫁女儿，我想用它送礼。天底下只有北海的绢布为最好，刚才派人已去市场转了一圈。听说你在卖北海的绢布，我所以就来了。”三卫得到了二万贯钱，几个月之内，他又用这钱做了几笔买卖。东归回青州时，行到华山脚下，又看见当初那个青衣婢女，向他说道：“我们娘子向你谢恩来了！”这时，只见一辆带篷的小牛车自山而下，左右跟着十几个随从。来到跟前下车，走出一个人，又是当初那位年轻的夫人。她服饰一新，容光焕发；目光顾盼，清澈有神。三卫望着她都有点认不出来了。她见到三卫，便拜谢说道：“蒙你的厚恩，把我的书信送给了远方的父母。自开战之后，我们夫妻间的感情有了好转，且日见深厚。惭愧的是没有什么报答于你呵。另外，我的丈夫由于你送书信的原因，迁怒于你，今天派出五百兵马，正在潼关等着你呢！你如果再往前走，必然遇害，可以暂且回到长安。不久，皇帝将去东方巡幸，鬼神都害怕鼓车，你如果坐在鼓车上，就不用担心了。”说完，她便不见了。三卫大吃一惊，十分恐惧，立即回到长安。几十天之后，正赶上玄宗皇帝去洛阳巡幸，他就用钱买通了推鼓车的人，随鼓车出了潼关，果然没有遇害。

李 湜

赵君李湜，以开元中，谒华岳庙。过三夫人院，忽见神女悉是生人，邀入宝帐中，备极欢洽。三夫人迭与结欢，言终而出。临诀谓湜曰：“每年七月七日至十二日，岳神当上计于天。至时相迎，无宜辞让。今者相见，亦是其时，故得尽欢尔。”自尔七年，每悟其日，奄然气尽。家人守之，三日方悟。说云：“灵帐璫筵，绮席罗荐。摇月扇以轻暑，曳罗衣以纵香。玉珮清冷，香风斐亶。候湜之至，莫不笑开星靥，花媚玉颜。叙离异则涕零，论新观则情洽。三夫人皆其有也。湜才伟于器，尤为所重。各尽其欢清。及还家，莫不惆怅呜咽，延景惜别。”湜既寤，形貌流浹，辄病十来日而后可。有术者见湜云：“君有邪气。”为书一符。后虽相见，不得相近。二夫人一姓王一姓杜，骂云：“酷无行，何以带符为？”小夫人姓萧，恩义特深，涕泣相顾，诫湜三年勿言。言之非独损君，亦当损我。湜问以官，云：“合进士及第，终小县令。”皆如其言。（出《广异记》）

赵郡有个人叫李湜，他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去拜谒华岳庙。经过“三夫人院”时，忽然看见那几位神女全活了，并把他邀请到宝帐里，尽情欢乐，且十分和睦融洽。三位夫人依次

与他交欢，结束之后才从院中走出。临别时，三位夫人对他说：“每年七月七日到十二日，庙神都上天去筹划事情，到时候我们在此迎候你，千万不要推辞。今天咱们相会，也是在庙神上天的日子，因此才能尽情欢乐呵。”从此一连七年，每逢庙神上天之日临近时，李湜就会忽然气绝，家人守在身边，三天之后才能醒来。醒来之后他说：“宝帐内备好了包括海龟在内的酒菜，地上衬垫着绮丽的席子。三位夫人摇动着月扇以消暑气，拖曳着丝裙任香味四处飘散。她们身上的玉珮闪着清凉的光，香风很浓烈。她们都在等待着我。我到了之后，她们都扬起笑脸，玉颜如花一般娇媚。谈起离别之情，她们都热泪盈眶；说到重逢的喜悦，盛情则更加融洽，难舍难分。我的才华高于我的容貌，这一点尤其被她们看重。我与她们各尽欢情。待等回到家中，便惆怅地哭泣起来。那情景，怎不使我依依惜别？”每次他醒来之后，形貌憔悴，汗流浹背，总是病个十来天才能好。有位法师见到李湜后说：“你身上有邪气呵。”便为他画了一道符，带在身上。后来，他虽然还能够看到那三位夫人，却不能相近相亲。一位姓王的和一位姓杜的两位夫人骂道：“你冷酷而又缺德，为什么要带符前来？！”那位最小的夫人姓萧，与李湜恩义深厚，望着他哭泣不止，并告诫他说：“你三年之内不要把此事说出去，否则不仅要损害你自己，也会伤害我们。”李湜问自己能不能当官，她说：“你应该以中进士及第，但最终只能当个小县令而已。”后来，全跟她说的一样。

叶净能

开元初，玄宗以皇后无子，乃令叶净能道士，奉章上玉京天帝，问：“皇后有子否？”久之章下，批云“无子”，迹甚分明。（出《广异记》）

唐代开元初年，由于王皇后没有生儿子，玄宗皇帝便让叶净能道士写一奉章，呈送天帝起居的玉京，问皇后今生有没有儿子。过了好长时间，奉章批复下来，上写：无子。那字迹十分清楚。

王昌龄

开元中，琅琊王昌龄，自吴抵京国。舟行至马当山，属风便，而舟人云：“贵识至此，皆令谒庙。”昌龄不能驻，亦先有祷神之备。见舟人言，乃命使赍酒脯纸马，献于庙，及草履致于夫人。题诗云：“青骢一匹昆仑牵，奏上大王不取钱。直为猛风波滚骤，莫怪昌龄不下船。”读毕而过。当市草履时，兼市金错刀一副，贮在履内。至祷神时，忘取之。昌龄至前

程，求错刀子，方转其误。又行数里，忽有赤鲤鱼，可长三尺。跃入昌龄舟中。呼使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错刀，宛是误送庙中者。（出《广博异志》）

唐代开元年间，琅琊郡的王昌龄从吴郡返回京城。船行到马当山时，被大风吹得东摇西晃不能行进。于是，船的主人说：“有贵人来到了这里！”让所有的人都去庙里拜谒。王昌龄不想下船，但先前也做好了祈祷神灵的准备，就对船的主人说：“快派人把酒肉纸马献到庙上，送给庙神，再送一双草鞋给庙神的夫人。”然后，他题了一道诗：“青骢一匹昆仑牵，奏上大王不取钱。直为猛风波滚骤，莫怪昌龄不下船。”读罢这首诗，船便顺利而过。当初王昌龄买草鞋时，同时还买了一把金错刀，放在了鞋内；向神祝祷时，忘了把错刀拿出来，随草鞋一并献了上去。王昌龄向前走了一段，想拿错刀，这才知道有误。又向前行了几里地，忽然有一条三尺来长的红鲤鱼从水面跃起，蹦到王昌龄坐的船上。王昌龄喊仆人烹了它，结果剖开鱼腹一看，里面有把金错刀，仿佛是误献到庙上的那把。

张嘉祐

开元中，张嘉祐为相州刺史。使宅旧凶，嘉祐初至，便

有鬼崇回祐家，(明抄本崇回祐家作回易家具。)备极扰乱。祐不之惧。其西院小厅铺设，及他食物，又被翻倒。嘉佑往观之。见一女子。嘉佑问女郎何神。女云：“己是周故大将军相州刺史尉迟府君女。家有至屈，欲见使君陈论。”嘉佑曰：“敬当以领。”有顷而至，容服魁岸，视瞻高远。先致敬于嘉祐，祐延坐，问之曰：“生为贤人，死为明神。胡为宵窳幽瞑，恐动儿女，遂令此州，前后号为凶阙，何为正直而至是耶？”云：“往者周室作殄，杨坚篡夺，我忝周之臣子，宁忍社稷崩殒。所以欲全臣节，首倡大义，冀乎匡复宇宙，以存太祖之业。韦孝宽周室旧臣，不能闻义而举，反受杨坚衔勒，为其所用。以一州之众，当天下累益之师。精诚虽欲贯天，四海竟无救助。寻而失守，一门遇害，合家六十余口骸骨，在此厅下。日月既多，幽怨愈甚，欲化别不可。欲白于人，悉皆惧死。无所控告至此，明公幸垂顾盼。若沉骸倘得不弃，幽魅有所招立，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嘉佑许诺。他日，出其积骸，以礼葬于厅后。便以厅为庙，岁时祷祠焉。祐有女八九岁，家人欲有所问，则令启白，神必有应。神欲白嘉祐，亦令小女出见。以为常也。其后嘉祐家人有所适，神必使阴兵送出境。兵还，具白送至某处。其西不过河阳桥。(出《广异记》)

唐代开元年间，张嘉祐任相州刺史，刺史的住宅一直闹鬼。张嘉祐刚搬进去不久，便有鬼魂在他家徘徊，受尽了惊扰。张嘉祐并不害怕。一次，听说西院小厅的陈设及食物又

被鬼弄得一塌糊涂，他便赶过去察看。这时，见到了一位陌生女子。张嘉祐问女子是哪来的神仙，那女子说：“我是南北朝时北周已故大将军——相州刺史尉迟府君的女儿。我家有莫大的冤屈，想向大人陈述。”张嘉祐说：“我应当恭恭敬敬地聆听。”他进屋有顷又走了出来，刚换上官服，仪表堂堂，目光也显得高远有神。那女子先上前向他致礼，他请女子入坐后，问道：“你生前为贤德之人，死后应作贤明之鬼。可你总在昏暗的夜晚胡闹，吓得孩子不敢动弹，结果使全州的人都称这里为凶宅，这样做你还有什么正直善良可言呢？”那女子说：“从前北周将尽，被杨坚篡夺政权。我等愧为周室旧臣，怎忍社稷如此崩溃？所以想保全为臣的气节，率先倡导忠于旧制之大义，寄希望于挽救将亡之国，使宇文太祖开创的大业得以延续。韦孝宽也是西周的旧臣，不但未能响应我父的倡导而行动，反被杨坚用官禄收买，死心踏地为之效力。我们一州军民，抵挡天下累战皆捷的兵马，尽管精诚团结，浩气贯天，但全国竟无一人援助，相州城很快就陷落了。我们被满门杀害，全家六十多口人的遗骨，就埋在这厅下面。时间越长，幽怨越重，想将它化解却不可能。我们早就想向人诉说，然而那些人都被我们吓死了。有冤无处诉，就这样一直等到现在。今天，幸遇大人垂怜顾视，实在是感激不尽。如果我们这些沉年遗骨不被抛弃荒野，我们这些幽魂能得到个栖身之处的话，我们便会把死的那天当成自己生日的。”张嘉祐应允下来。几天之后，他令人掘出遗骨，礼葬于厅后，并将那厅堂改成了庙。每年过年时都要祭祀并祈祷一番。张嘉祐有个八九岁的女儿，家里人有什么事要问，就让她进庙诉

说，每次都能得到鬼魂的答复。鬼魂想找张嘉祐说话，也让她的小女儿出面。就这样，她便习以为常。从此以后，张嘉祐家中有人出门办事，那神灵必定派阴兵护送出门。阴兵回来后，都要报告送到什么地方——当然，最西面也不能越过河阳桥。